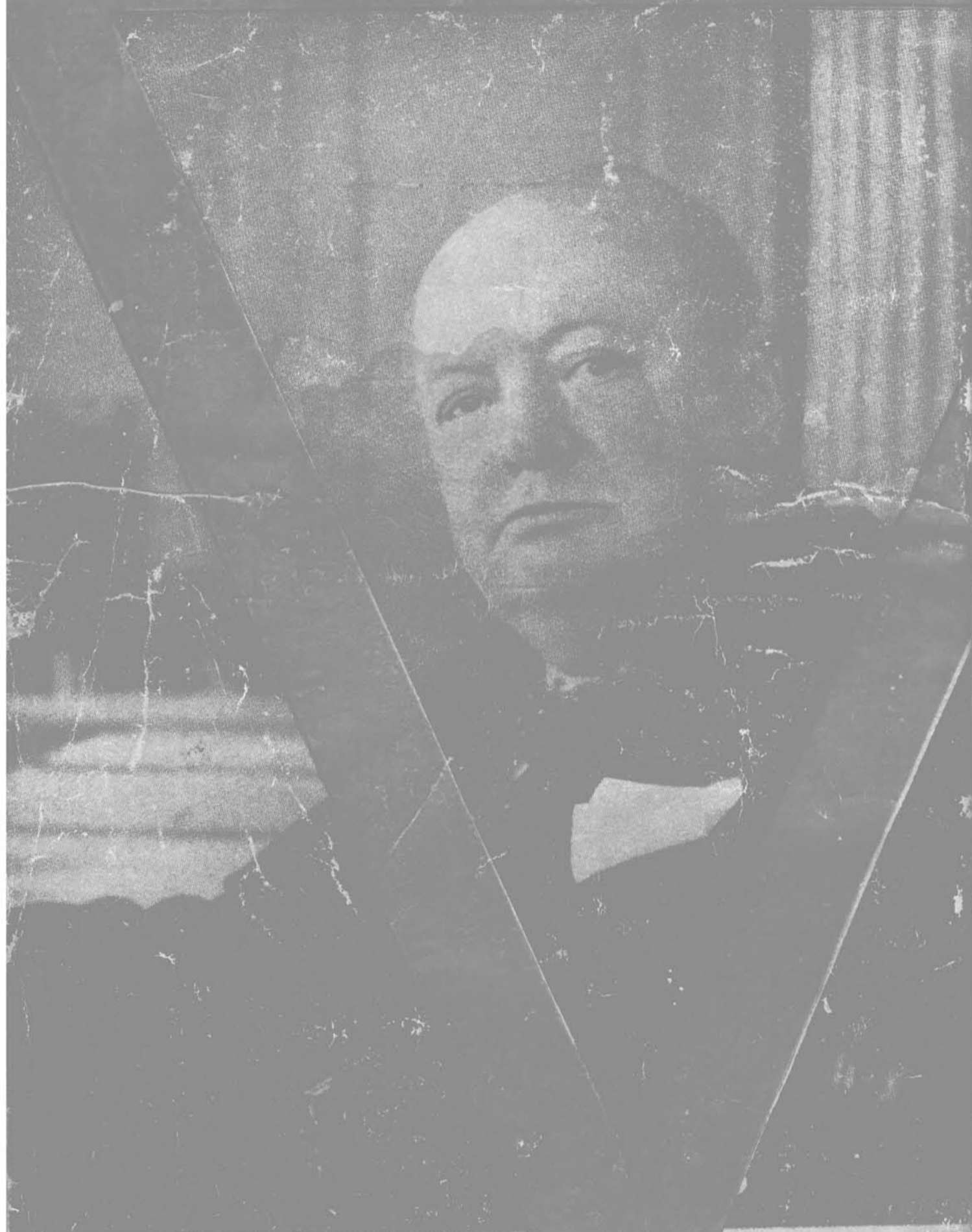


# 傳自尔吉



A ROVING COMMISSE

My Early Life—By Winston S.

英前首相 吉爾德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著

李木譯

邱吉爾自傳——我的早年生活

上海華美出版社新書之二

# 著者序言

關於我的早年生活與冒險的各種記述已經時時發表過，並且我自己三十年前也會出版過我參加的幾次戰爭的故事，而且後來又寫過關於某些特別事件的插話，我想着應該把這些歸併爲一個完整的故事；並且重新來講這個故事。因此我不但搜尋我的記憶，而且還極慎重的從我所保有的紀錄去證實我所經歷的那些事實。我會努力把在本故事所佔的二十五年間的每一段都使之適合我那時代——不論是當孩童，小學生，軍校生，小尉官，戰地通信員或年輕政治家時——的觀點。假如這些意見與現代一般所公認的有抵觸時，它們只是代表我的早年生活的形勢，而不是現在所講的。

在我把此工作當一整個的加以觀察時，我發現我繪出了一幅消失了的時代的圖畫。社會的特性，政治的基礎，戰爭的方法，青年的展望，價值的標準，都改變了，並且其改變的程度使我不敢相信它會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而無任何劇烈的國內革命。我不能假意說在所有各方面它們改變得都更好了。我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產兒，那時我國的機構像是異常堅穩，它在商業與海洋上的地位是無敵的，那時我們明瞭英帝國的偉大並且我們應當保衛它的責任心增加極強。那時代不列顛的操縱勢力對於他們自己和他們的主義心中很有把握。他們認爲他們能够教訓世界以管理政府的藝術，與經濟學的科學方法。他們確切知曉在海上具有最高威力並且於是在國內也安全。因此他們安靜的休息於權力及安全的確信之下。這些切盼與難以憑信的時代狀況是很不同的。讀者們對於這些改變應當原諒。

我會想使新一代的人讀一個青年的努力故事定然有興趣，所以我儘可能坦白的並極簡潔的把我個人的遭遇寫了下來。

因為本書的增印美國版像是我應當特別對於我的美國先祖略略一述。我的母親是傑魯木家的女兒。提莫賽傑魯木於一七一七年從英國坐船渡大西洋到了新大陸，並在紐約殖民地賽瑞攷斯城不遠的龐比村落戶。他的兒子薩莫爾還有他的四個孫子在美國革命戰爭時都會加入華盛頓的軍隊去作戰。傑魯木家在龐比村繼續住了四五代。在十九世紀之初，我的外祖父里昂納德傑魯木和他的一個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弟兄因為家業愈大乃遷居羅卡斯特。他兩人在此娶了浩爾斯家的兩姊妹。他們在當時那城中的最優市區建造了兩所房子，並由一個橋相連在一起。我的外祖父有四個女兒而他的兄弟有四個兒子。我的母親是里昂納德的第二個女兒，一八五四年生於羅卡斯特。同時他的家庭隨着美國的一般趨勢愈加繁榮，並在一八五六年遷往紐約。到這裏我外祖父在麥迪森廣場建了兩所房子，一是馬哈坦俱樂部會址另一所是他以後些年自己居住的。在羅卡斯特時他創辦了一份新聞報在當時叫做「一無所知」黨的機關報。這個報至今仍存在並已改名爲「羅卡斯特民主與紀事」。

在紐約他又從事於更大的事業，一面辦報館並且兼營房地產，到了美國南北戰爭初起時，他已經成了很富並且是一位著名的公民。他在戰爭期間始終贊助南北聯合，雖然他從未參預政治。他的主要興趣除了商業以外是運動與音樂。他是一個儀表堂堂的人有一部極長的鬍鬚，一只鷹鼻，和極光閃的眼睛。這些我都還記得。他慣喜遇在重要時機坐六匹馬的馬車行經紐約市街，他自己是一位駕車老手。他很可以被稱爲美國賽馬會之父，並且傑魯木公園，現在就舊的跑馬場改建的即是紀念他的名字。他成立騎者

俱樂部，並且任副會長多年。在賽馬時從未失敗過的最著名的馬「肯特基」，就是他養的。他是紐約音樂學院最初創辦人之一，幫助過推動歌劇，與當年的名歌唱家珍尼林德及派蒂甚友善，並教育過最初演卡門的敏尼浩克女士。

他的太太帶領着她的女兒們恰在普法戰爭爆發以前去到巴黎。被逼近法京的德軍從巴黎驅得她們到英國並在那裏住了數年結識不少朋友。一八七三年夏在去考斯城遊覽時，珍尼傑魯木小姐會着我的父親倫道夫邱吉爾勳爵。她當時在紐約，巴黎和倫敦的社會上是那時代最著名美麗的女子之一。倫道夫邱吉爾勳爵對她一見傾心，並且不數月之後他們就成爲夫與妻。

溫斯頓斯賓塞邱吉爾。

# 李木譯世界名著

- 處世奇術 美國代爾卡耐基著 第十一版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 演講術 美國代爾卡耐基著 第四版  
Public Speaking and Influencing Men in Business
- 林肯逸事 美國代爾卡耐基著 第三版  
Lincoln The Unknown
- 世界名人逸事 美國代爾卡耐基著 第五版  
Little Known Facts About Well-known People
- 世界名人逸事續集 美國代爾卡耐基著 第四版  
Five Minutes Biography
- 擇偶術 美國桃樂賽迪克斯女士著 再版  
How to win and Hold A Husband
- 健身術 美國麥克費丹著 第三版  
Exercise and Live It
- 相人術與成功術 美國巴爾肯著 再版  
How to Measure Your Power and Increase Your Income
- 結婚的教育 英國瑞特女醫士著 第四版  
Sex Factor In Marriage
- 生活的藝術 法國莫洛亞著 初版  
Art Of Living

美國賽珍珠女士最新傑著

男 與 女 初版新書

OF MEN AND WOMEN

# 目錄

自敘	1
第一章 童年回憶	1
第二章 哈魯學校	11
第三章 放試難關	19
第四章 三德賀斯特軍校	33
第五章 第四驃騎軍	47
第六章 古巴參戰	55
第七章 在杭斯洛兵營	68
第八章 開往印度	77
第九章 在班加羅爾城自修	83
第十章 瑪拉坎特遠征軍	93
第十一章 瑪芒特谷之役	102
第十二章 泰拉遠征	112
第十三章 與凱奇諾將軍的不洽	121

第十四章	奧木得曼戰爭之前夕	一一九
第十五章	騎兵衝鋒的情緒	一三七
第十六章	我脫離軍隊	一四八
第十七章	奧爾丹木市選區	一六四
第十八章	與布勒將軍赴南非	一七四
第十九章	鐵甲車遇險	一八二
第二十章	在監禁中	一九七
第二十一章	我的脫逃(一)	二〇四
第二十二章	我的脫逃(二)	二一八
第二十三章	返回軍中	二二七
第二十四章	斯鹿昂山之役	二三四
第二十五章	雷狄司密司的解圍	二四一
第二十六章	在奧倫治自由邦	二四七
第二十七章	約罕尼斯堡與普瑞托里亞	二六〇
第二十八章	競選議員	二六七
第二十九章	在下議院	二七五



## 第一章 童年回憶

一個人甚麼時候第一次起始記憶？甚麼時候剛有的意識的光與影的搖拽投射印像到一個幼兒的心上？我最早的記憶是愛爾蘭。我能很清楚的回想在愛爾蘭的景物和事跡，並且有時候還模糊的能記憶人物。可是我生在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而一八七九年初我就離開了愛爾蘭。我的父親去愛爾蘭是充當我祖父——瑪爾布羅公爵，一八七六年被狄斯瑞里首相特任爲愛爾蘭總督——的祕書。我們住在一所名叫「小廬」的房子，距總督府約一箭之遙。我在這裏住了將近三年。我記下了一些事蹟的清晰生動的印象。我記得我祖父在一八七八年爲高夫勳爵像行揭幕禮。一大羣黑壓壓的民衆，紅衣兵士騎着馬，用繩索拉下一面褐色閃光的蒙布，老公爵，我的威嚴的祖父，大聲對羣衆講話。我甚至還記住他曾講的一句話：「他用一種摧殘的齊發擊破敵人的戰線」。我十分明瞭他是說的打仗，並且「齊發」的意思，就是那些黑衣兵士（來福槍隊）時常在我每天早上去玩的鳳凰公園裏放出砰砰的巨響。我想這些就是我最初有聯貫的記憶。

別的事體記得更清楚。我們會要去看啞劇。那裏更是一件大的激動。久已等待的下午到了，我們從總督府坐車到宮堡，那裏必也有許多別家的孩子全去。宮堡裏也有一大塊方形空場鋪着小的長方形石頭。那天下雨，那裏幾乎總在下雨——像而今一樣。人們從宮堡門裏走出來，像是發生甚麼大的騷動。隨後人們說我們不能去看啞劇了，因爲戲院剛被火燒毀。經理也葬身火中只剩下他衣袋中裝着的一把鑰

匙。我們不能看哪劇被安慰允許明天來看被燒毀的醫院遺跡。我鬧着要看那一把鑰匙，但這要求像是不樂意被接受。

有一年我們曾到過伊莫公園，這裏是鮑特靈頓勳爵的別墅，人們對我說他還是我的一個遠門叔父。對於這個地方我能作極清楚的描述，雖然從我四歲或四歲半以後便再未到過那裏。我的記憶中心點是一座高的白色石塔我們坐車走了許久才到。人們對我說這石塔被奧立渥克倫維爾所擊毀。我確切明白他把一切的東西都擊毀並且因此他必是一位偉人。

我的褸姆艾弗瑞斯特對於古愛爾蘭族勇夫們頗怕見。我感覺到他們是一些惡劣的人就是任他們去做也成不了甚麼事情。有一次我騎着我的小驢出去玩，我們以為望見很長一隊黑色行列的愛爾蘭勇夫們走來。我認爲那一定是他們的來福槍旅出來作例常的行軍。但是我們很驚慌，尤其是我騎的小驢，更驚怕得亂踢。我從驢背上摔下來並震傷了腦子。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愛爾蘭政治！

在鳳凰公園裏有一大遍樹林內中有一所房子。在這房子裏住着一位大人物的官銜是祕書長或副祕書長，我弄不大清楚。但不拘怎樣從這所房子裏出來一位巴克先生。他給我一個鼓。我記不得他的面貌是甚麼樣，但我記得那個鼓。兩年後我們回到英國，別人告訴我說就在那我們每天必去玩的鳳凰公園裏，他被愛爾蘭勇夫們殺死了。在我周圍的人聽到此事都很震驚，我並且想到那次從驢背上摔下來時不會被那些勇夫擄去真算幸運。

住在「小廬」時我第一次被「教育」所威嚇。據聲稱一位名叫「女教師」的可怕人物要來了。她的上任定規在某一天。爲了準備這一天，艾弗瑞斯特太太拿出一本書名爲「無淚讀本」。這本書名對於我的

情形實在名不符實。我被說知在女教師未到以前我必須不哭去讀。我們每天很吃力。我的保姆拿一管筆指着每個字。我覺得念時很累。我們的準備課還未完畢致命的時間就到了，並且女教師就要來。我做出像許多被逼迫的人們在這同樣情形之下所做的一件事：我跑到樹林裏去。我藏在圍着「小廬」外的一遍密極像荒林的叢樹裏。我在那裏蹲了幾小時才被找回並被交給了新到的女教師。我們繼續每天受罪，不僅讀字母而且讀單字，還有更頭痛的基數目字。字母會了之後，並被聯在一起，到還容易認出它的形式而知道它的意義或讀音，只要費上相當的腦力強記。但數目却有種種不同的繁雜聯繫並彼此相關而使人極難確切預測。你須要說出它們每次相聯的關係，而且這位女教師顯然像是對於每次的確切答案極視為重要。假如答案不對，便一定是錯。「差不多對」是沒有一點用處的。有的時候這些數目彼此欠了債：你便要去借一個，過後你仍須還回你所借的。這種繁雜在我每日的生活上投下一個日益堅固的暗影。它們將一個人在兒童遊戲室或花園中喜歡做的有趣事體完全奪去。它們逐漸侵入一個人的閒暇裏。一個人很難再有時間去做自己願意做的任何事體。它們成了一種廣遍的煩惱與擔心。尤其到了可怕的加法時更惱人了。這種算法像是沒有完了。剛加完一個，永遠接着又加別的。在我好不容易剛剛弄完了一個難題之後，更複雜繁雜的題目又給了我。

我母親在這些事體上雖未參予，但她使我明瞭她對於這些是同意的，並且她幾乎永遠贊助女教師。我對她在愛爾蘭的印象是她的騎馬習慣，穿着適體的騎裝並且時常沾了泥土愈顯美麗。她同我父親常常騎着他們的駿馬去打獵；而且有時預計一人應該回來都過了幾小時尚未見回轉而大起恐慌。我的母親在我眼中永遠像是一位神仙公主：一位容光煥發具有無限才藝與能力的女性。達伯南勳爵描寫在愛爾蘭時

代的她的一段文字是使我愉快而感激的。

「……我留有第一次看見她的最清楚的記憶。那是在都柏林的總督府。她立在進門的左邊。總督坐在屋子裏鑿頭的高台上周圍坐着許多位幹練的屬員，但人們的眼睛既不看總督也不看他的屬員們，却都注視着一位黑而柔軟的身材，肌膚光澤煥發，熱烈，似半透明，顯然與她周圍的人們迥不同相。她的髮際卡着一顆鑽石星，這是她最心愛的飾物——比着她一雙眼睛閃耀的光芒，這鑽石的光彩，反形黯然無色。她的像貌神色很像一個伶俐的花豹，但却富有絕頂的聰慧是莽林中所無的。她的勇敢決不下於她的丈夫——她是大公爵家後裔的標準良母。因了這些光輝仁慈，與勇敢的特點她乃成爲異常出衆。她的得人歡心，她對自己生活的樂趣，與她的真心希望所有的人們都能同她享生活樂趣，使她成爲一羣忠實朋友團體的中心。」

我母親在我童年的眼中也是如此光輝的印象。她像薄暮時出現西方的那顆明星閃爍着我。我極愛她——但却在遠處愛着她。我的保姆是我的親近知己。艾弗瑞斯特太太是專看管我並照料我的一切需要。我只有向她傾吐我幼年以及上學時的種種難處。她未來我家以前曾在科伯蘭一位牧師家看管他的小女孩愛拉計十二年之久。雖然我不曾見過她，而「小愛拉」却在我幼年的腦子裏成爲一個美麗的影像。我對她十分明瞭；她喜歡吃甚麼；她怎樣背她的禱書文；她怎樣的淘氣法，與怎樣的好法。我心上有一幅英格蘭北方她的家的生動如繪的圖畫。我又被薰陶得極喜愛肯特郡。據艾弗瑞斯特太太說它是一「英格蘭的花園」，她生在凱塞木鎮，故對肯特那極覺光榮。沒有一個那能比得上肯特的，更沒有別的國能比得上英格蘭。例如愛爾蘭就沒有這樣好。至若法國，艾弗瑞斯特太太當年也會在伊里西地方推着我坐的小孩

車走來走去，但心上却很少想到此地。只有肯特郡是最好的地方。它的首府是梅德斯通城，並且繞着這城的周圍都長着櫻桃樹，覆盆子，楊梅樹，同烏梅。可愛極了！我總想去肯特郡住。

一九〇〇年冬，我去都柏林城演講關於南非戰爭時，我又到了幼年居住過的一「小廬」。我記憶得很清楚，那裏是一座長而矮的屋宇綠色的百葉窗與走廊，並且圍着它的是一大塊草地，其外圍則是叢林。我想它距總督府至少有一英里遠。當我再看到它時，使我吃驚的是原來那塊草地的直徑僅約六十碼，而且所謂的叢林也只是比一叢灌木略多一些，我從總督府坐車只走一分鐘就到那裏了。

第二個最能抓住我的記憶的地方是溫特諾。我喜愛溫特諾。艾弗瑞斯特有一個姐姐住在那裏。她的丈夫當監獄的看守長，約有三十年之久。在當年和後來的幾年，他時常帶着我到郊外散步。他對我講許多故事，監獄裏的犯人怎樣的暴動越獄和他幾次被兇犯打傷。當我第一次住在溫特諾時英國正與南非洲的左魯族土人打仗，當時的報紙上刊印着左魯人的像片。他們都是裸着漆黑的身體，並使用一種長標鎗，他們投擲得極熟練。他們殺了許多英國兵，但從報紙上照片判斷，還是英國兵殺死的他們爲多。我對組魯人，極覺憤怒並很高興聽他們被殺死；我的朋友那位監獄看守長也是如此。過了不久像是他們都被殺完，因爲這次特殊的戰爭告一結束，報紙上再沒有左魯人的像片，並且也再沒有人擔心他們。

有一次我們去到溫特諾附近的山崖上遊玩時，我們望見一隻極好看的大船上邊的帆都被拉開，正在距海岸一二英里遠處駛過。據說這是一隻兵船，上邊載的是剛從戰爭歸來的兵士。但它也許是從印度回來，我記不清了。（著者後按稱，此係海軍訓練船）。旋即突然烏雲密佈吹起狂風，並落下驟雨，我們忙踉蹌跑回家幸免淋溼。當我們再去那山崖上玩時已看不見張起帆的大船，但却有三支黑色桅桿僵硬

的突出水面。這船名尤瑞地斯號，就在海天的暴風中慘遭覆舟，全船三百名兵士皆沉入海底。善測水的人們，沉入海底打撈屍首。別人對我講述——並且這事在我心上留下傷痕——有些泗水人看見這些剛從與土人作戰的危險艱苦中歸來，竟被溺斃的可憐的兵士們的屍體，被海中的大魚吞食慘狀被嚇得暈了過去。我似乎在某晴朗的一天，看見一些屍首被小船緩緩載走。山崖上有許多人在看，並且我們都脫下帽子以示哀悼。

大約也是正在此時期又發生了「太橋慘劇」。在一次暴風雨中一列火車正行在橋上時，整個橋樑場陷全車乘客皆落河中。我想他們當時決無法從車窗爬出來。當年的車窗極難開，因為有一條很長的鐵條門着。無疑的他們全被淹死。我心中十分憤恨政府竟容這樣不堅的橋樑存在而至折陷。我認爲他們太疏忽了，並且我決不以爲怪國人都說將投票反對他們如此懶惰粗心竟使這樣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

一八八〇年我們全被格萊斯通先生轟下了野。格萊斯通是一位極危險的人物，他出來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投票反對保守黨，並且使得我的祖父也失掉了愛爾蘭總督的官職。他對這個位置的喜歡遠不如他喜歡在前任畢肯費爾德勳爵當政時擔當的樞密院院長的位置。他任愛爾蘭總督時需要將他所有的進款全用於款待在都柏林城的愛爾蘭人；並且我的祖母也捐贈了巨額的「賑災金」。然而在我心上銘記甚深的是這些愛爾蘭人是極不感恩的，他們甚而對於這種款待以及捐款連一聲「謝謝」都不說。我祖父寧願住在英格蘭布冷恩鄉他自己的宅第並按時參加內閣會議。但是他永遠遵從畢肯費爾德勳爵的分咐去做。畢肯費爾德是格萊斯通的最大勁敵，但這一次畢肯費爾德勳爵被格萊斯通打得慘敗，因此我們都成了政府的反對黨並且國家開始迅速趨於衰敗。人人都說國家走向毀滅之途。而且在此不幸之上畢肯費爾德勳爵

又染重病。他已病得很久；又因他的年齡已高，這病乃致他的死命。我每天十分急燥地關心他的病狀，因爲人人都說假如他一病不起將是國家的重大損失，並且再沒有一個人能制止格萊斯通的一意孤行危害每個國民。我已料到畢肯費爾德勳爵的病是不會好了，終於最後的一天到來我看見每人的臉色都極其懊喪，因爲他們說一位酷愛他的國家並抵抗俄羅斯人的偉大能幹的政治家死了，致死的原因是激烈黨人忘恩負義的對待他傷碎了他的心。

我業已敘述過在我的生活世界裏對「女教師」的出現是如何懼怕。但現在一種更可怕的危難又開始來威嚇我。就是我該入學校了。這時我已七歲，而且是大人們認爲到了淘氣時的孩子。情形像是我須要離開家一連幾個星期爲的在老師的監督之下做功課。學季早已開始，但我仍須在那裏住七個星期之後方能回家過聖誕節。雖然我所聽到許多關於學校的情況已在我心上留了一個顯明可憎的印象，我可以說任何印象都是由於實現經驗而生，可是我也被這種生活的重大改變而覺興奮激動，我想到儘管功課討厭，而同許多別的男孩子們在一起必定極有趣，並且我們可以做朋友還有許多驚險趣事。我也曾被告訴說「學校生活是一個人一生最快樂的時代」。有些成年人又說在他們年輕時學校生活是極苦的，常受強者的欺凌，也吃不飽，每天早晨須要敲開自己水壟裏結了的冰，（這事在我的學校生活史上從未見過）。但現在完全變了。目今學校生活直是一種長期的享樂之事。所有的孩子們都喜歡它。我的幾位年歲稍大一些的堂兄們據說遇到學校休假日也不樂意回家。我細問他們却未得到證實，他們只露齒一笑。總之我是完全無法可施了。不可抵抗的潮流將我迅速沖向前去。我就顧不及離家的問題，因爲我終將要走入外面的世界。

購置一切上學所需的物品是一件極有趣的事體。購物單上寫着應買十四雙短襪。艾弗瑞斯特太太認爲這太奢侈了。她說若是小心穿有十雙就足够了。可是多富餘幾雙終是好的，免得因爲腳下常溼而生病。

與運命悠關的日子到了。我母親帶着我坐一輛二輪馬車去火車站。她給我三枚兩個半先令的銀幣不慎失落到車廂裏，我們伏下身，在亂草裏又找着了。我們恰趕上車，假如我們誤了車，那真將是世界的末日。幸而不曾，於是世界繼續前進。

我父母爲我的教育所選擇的學校是全英國最時髦與費用最貴的一個。它本身是慕倣伊屯學院並且目的就是專爲了預備入那個學校。這裏每班只十個學生；使用電燈（當時尙屬罕見）；一個游泳池，寬大的足球場與板球場；每季有三次學校野餐歡宴，教師都是碩士穿着碩士服頭戴方帽，學校單有一所禮堂堂，不准用足械責打學生，每樣用品都由學校當局預備。我們到達學校時是一個昏暗的十一月的下午。我們同校長一開飲茶，我母親態度極安然的同他談話。我心中深懼水從茶杯灑出來第一步便先弄壞了。我還感覺淒然想到我將孤單被留在這些陌生人堆裏在這樣大，凶悍，可怕的地方。說到歸根我才七歲，而且我一向在我的兒童遊戲室裏是那樣的快活與許多的玩具。我有那樣稀奇的玩具；一個真的汽機，一架幻燈，還有一大堆兵業已將近一千個。現在這裏所有的全是功課。除週半日休假，每天七八小時的上班，還外加足球或板球。

我母親離去的車輪最後的聲音剛剛聽不見時，校長喚了我去將所有的錢令我交出。我拿出那三枚二先令半的銀幣立刻被記入帳簿，並且對我說學校裏有一個販賣店，各樣物品皆全，隨時可以買，我所喜



歡要的以不過七個半先令之數爲限。當我們離開校長的會客室與學校的舒適房間部分旋即進到一些比較淒寂冷空的房舍是爲的學生們上課與起居之所。我被領到一個教室裏並指示坐定一個書桌。所有別的孩子們都在室外，只有我隻身圍着那位教室的老師。他拿出一薄本綠褐色皮的書上面印着字體不同的字。

「你以前不會念過一點拉丁文嗎？」他說道。「不會念過，先生」。

「這是一本拉丁文法。」他用姆指翻開書頁。「你必須念這個，」他說：「指着——指着一行一行的字。」我半點鐘以後回來看你能明白多少」。

請看我當時在一個暗淡的晚上，心上痛苦着，面對着拉丁文法第一課語尾的變用——*Morsus*——*tabulae*，桌子；*Mensa*——*o tabulae*，啊桌子；*Mensa*，桌子的；*Mensa*，用或從桌子。——這些都是甚麼意思？它們的意義在那裏？這對我完全像是冗長絮叨，然而有一件事我總能够做的；我能够用心記住。因此我在暗然愁苦之餘對它勉強默記下去。恰過半小時後老師回來。「你都念會了嗎？」他問。

「我想我會讀了，」我回答，並且不知所云的念出來。他像是很覺滿意因之我壯胆問了一個問題。「先生，它們是甚麼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它所說的。*Mensa* 即是桌子。它是一個名詞屬於第一變用。這個字共有六個變用。你讀過的是這個名詞的單數，第一變用」。

「但是」，我重複問，「它到底是甚麼意思？」他回答道，「*Mensa* 就是桌子。」「那末爲甚麼，*Mensa* 也就是啊桌子」，我追問，「並且啊桌子又是甚麼意思？」他回答說，「*Mensa*，啊桌子，是用以呼人或呼物的呼格」。

「但是爲甚麼叫啊桌子？」我以真純的好奇心堅持追問。他解釋說，「啊桌子，——你可以用在對桌子說話，對桌子發問。」他看我仍不能爲他說服又加一句道，「你可以對着桌子說，「啊桌子，怎樣怎樣」。」

「但是我從未這樣做過」，我誠實驚異地脫口說出。「假如你再這樣無禮，你要受罰的，受罰，我對你講，極嚴厲的責罰，」這是他的最後回答。

這就是我第一次的認識古文，我聽說許多我國最聰明的人士從它得到極大的慰藉與裨益。

那位級任老師所提到關於責罰一事在聖詹姆斯學校並非無有依據。也按照伊屯學院的規矩用棒條鞭答是這學校學歷中的一大特徵。但我敢斷言沒有一個伊屯的學生，而且在我求學時代也沒有一個哈魯的學生，會受過殘酷的責答像這個學校校長慣責打在他的看顧與威力之下的幼小孩子們。它們的殘酷竟甚於內務部所設任何感化院中所能忍受的責罰。我後來年長方得到一些解釋他的性情何以是如此。每月必有兩三次將全體學生召集在圖書館裏，一兩個犯錯的學生被兩位班長強拖到鄰室去挨打，直到鮮血流出，同時其餘的學生坐着渾身戰慄，靜聽他們痛得喊叫。使這種改過的形式，更爲加強的是時常在學校的教堂裏舉行高派教會的繁瑣宗教儀式。艾弗瑞斯特太太會極反對羅馬教皇。她自己是屬於不重儀禮的改進派教會，她討厭虛飾的儀式與極端對教皇的反感，會使得我也早有一種甚強的偏見反對那個人物以及一切與他有關的宗教事實。因此我在這裏讀書時從靈的方面也未得到許多慰藉。在另一方面我却充分經驗了這世俗武器的責打。

我是怎樣的恨這個學校，並且我在那裏過了兩年多的不安生活。我在功課方面所獲進益很少，在各

種運動上也是如此。我天天時的計算到每個學期的終了，何時可以逃出這可恨的奴隸生活回到家去，並在我的兒童遊戲室地板上，把我的那些兵擺成作戰的陣式。在那期間我的最大樂趣就是讀書。當我九歲半時我父親給我一冊「金銀島」，我並且記得終日手不釋卷的愉快。我的老師們看出我既落伍又早熟，所看的書高過我的年紀，然而在本班中却成績最劣。他們大爲不悅。他們有很多的強迫手段可用，但我則極頑抗。我的理智，想像或興趣若不用在某件事上，我便不會或不能學習。在所有我的十二年學校時代沒有一個人會能够使得我寫一行拉丁文或學習多一點希臘文，除了只會字母。我不能原諒自己愚笨的忽視父母費了許多金錢爲我找到的機會與我的教師們如此強迫的使我注意用功。也許假如使我從他們的歷史與習俗而不是從他們的文法與造句上去認識古希臘，我的成績或者會比較更好。

我在聖詹姆斯學校時的身體日弱，並且最後由於重病我的父母才將我領回。我們的家庭醫師是著名的羅布森魯斯大夫，當時正在伯瑞頓城實習；因爲當時我的身體很弱，於是覺得長期受他的看顧爲宜。因此在一八八三年我轉到伯瑞頓某學校去並由兩位女士看護我。這個學校比頭一個小，並且費用也低，亦不像那樣貴族化的虛飾。但是這裏却有一種溫和與同情的因素在，而是我第一個學校經驗中所顯然缺乏的。我在這裏上了三年；而且雖然我曾一度患雙重肺炎幾致喪命，我却漸漸在這暢快的空氣與和美的環境中身體日健。這個學校允許我學一些我所感覺興趣的功課：法文，歷史，背誦許多詩，並且更有騎馬同游泳。這幾年的印象在我心中留下一個快活的景像，迥異我最初學校生活的記憶。

我因受艾弗瑞斯特太太的影響而對改進派的低教會的偏袒引得我遇到一種困難的情勢。我們在伯瑞頓時常去皇家小教堂做禮拜。我們學校的學生的座位是南北着一列。因之在讀「使徒信條」時每人都而轉

向東。我相信艾弗瑞斯特太太必以這種做法是天主教的俗禮，並且我想我應該反對此事。因此我屹然仍面向前立着。我覺察到我惹起一種激動。我準備自己殉道。然而我們回到家裏卻沒有對我的這種行爲的任何批評。我幾乎大大失望。並且準備將來再等機會表現我的這種信念。但下次再去皇家小教室時，我們學生換了面向東的座位，而且讀「使徒信條」時並未叫我們作任何行動。我頗覺爲難去找我的真實路向與責任。若轉臉使不向東似乎有點過份。誠然我也覺得那樣做是不應該。因之我成爲一個猶豫被動的國教順從者。

這些老女士對我的不悅猶豫而仍然柔和相待真是智巧細心。其結果也足以報償了她們的關注。對於這種事我再也不惹起或感到困難。不被惡待或壓制，我自己也欣然對寬宏的容忍與公正讓步。

## 第二章 哈魯魯學校

我剛剛還未過完十二歲的生日便走進冷酷的考試領域，隨後的七年我被命定要走的途徑由此經過。這些考試對我是一種重大的磨練。那些爲考試者所最重視的問題幾乎全是我所最未想到的。我願意被測驗歷史，詩詞寫論文。在主考者方面却偏重拉丁與數學。而且終是他們的意見有效。再者這兩門功課他們所問的問題幾乎全是我不能給以滿意答案的。我願意他們問我所知道的。他們永是問我所不知道的。等我高興顯示我的知識時，他們却專找我的忽略處。這種對待只有一種結果：我的攷試不會答好。

這種情形尤其是在哈魯魯學校入學考試如此。然而校長維爾敦博士對我的拉丁散文却用一種寬大的見

地：他在判斷我的一般能力時表現詳審。這是極堪注意的，因為我在拉丁文的試卷上竟不能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我在試題頂上寫下我的名字。我寫出第一個題目的號碼，「一」。想了半天我又在上邊加了一個括弧成爲「(一)」。但是自此以後我再也不能想出任何與它有關的事體，或是比較適當或是對的。不意最後不知從何處降下了一塊墨污同幾點黑跡。我對此悲楚的景象瞪視了兩小時：隨後仁慈的監考員把我的卷子紙也同別人的一齊收走送到校長的桌上。就從這些微少的學力表現維爾敦博士得到結論認爲我值得被錄取入哈魯。這完全是他的力量。這表示他是一位能夠看到事物表面下層的人：一個不只依憑紙上表現的人。我永遠對他極其尊敬。

由於他的決定，結果我被錄取在第四級也是最末的一段，第三組也就是最低的一組。被錄取的新學生的姓名，按字母的先後登在學校的佈告牌上，且因爲我的名字斯賓塞邱吉爾是S字起頭更被列在後邊。實際上我在全學校是倒第三名；並且最末那兩位同學，我很抱歉的說，幾乎不久便因病或其它原因而退學。

哈魯學校點名的習慣與伊屯學院不同。在伊屯是所有的學生們都站在一堆各人的名字被喚到時將自己的帽子舉起。而哈魯則是學生在院中排隊一個一個應聲走過點名的教師。因此我的地位乃顯露得頗爲不公允的卑遜。當時是一八八七年。我的父親倫道爾夫邱吉爾勳爵剛剛辭掉下院議長及財務大臣，而且他仍然站在政治的最前端。結果有許多來參觀的男女都常站在學校的院中等待看我走過；並且我常常聽見他們無禮的批評，「喂，他是全體的最末一個！」

我繼續在這種不舒服的情境之下約一年之久。然而，因爲是在最低的班次我却比那些較我聰明的孩

子們得到極大的好處。他們都須學拉丁文同希臘文等等的體面學科。但是我却學習英文。索墨維爾先生——一位極和悅有趣的人，我從他獲益極深——負責教這些最笨的孩子們最不被重視的學科——就是，寫單純的英文。他深知應怎樣做。他教這門功課是再沒有一個人會如此教。我們不僅學習透澈英文分析，並且還繼續實習英文分析。索墨維爾先生有他自己的一種方法。他揀一個極長的句子來用黑、紅、藍、綠等色墨水將這長句分化它的各種成分。句主，動辭，賓辭：關係子句，條件子句，接續子句，與分離子句！每一種有一樣墨色同括號。這成了一種練習，我們幾乎每天必做。我因為在四級三組的時期比別人多三倍，我也比別人多學三倍的次數。我學得極為透澈熟悉。因此我將一般英文語句，——真是一種貴重的東西——的主要構造深印腦髓。並且在若干年之後我的同學當年會因能寫美麗的拉丁文詩與簡練的希臘文警句而獲獎與榮譽的却須重回到學通俗的英文，爲的謀生活求進升，我不會感覺自己有甚麼弱點。自然我偏向於喜歡學生們都學英文。我願意使他們全學英文，然後使更較聰明的學生習拉丁文當一種榮譽，希臘文當一種特技，但惟有一件事我要鞭責他們的就是不通英文，我要爲此事重重的鞭責他們。

我考入哈魯是在夏季。這個學校的游泳池是我從來所見最大的一個。說它是游泳池不如說它更像是河身的一彎，有兩座橋經過它的上邊。我們常常游泳累了從水裏上來坐在曬熱的瀝青橋邊上曬太陽休息幾小時並買許多小點心吃。自然那是一種很好玩的惡作劇就是躡腳跑到赤身的朋友甚或仇人的後邊猛將他推下水去。我慣同像我一樣大或比我小的同學做這件戲謔。有一天是我來這學校才只一月之久，我看見一個學生裹着毛巾立在池子邊上像在沉思。他的身材同我差不多大，因此我想這是一件公平的遊戲。

偷着走到他的身後邊我將他推下水去，我還好意拿住他的毛巾免得溼了。我驚訝的望見從水沫露出一張怒極的臉，並且那個人像是很有力的拚命擊水泳向池畔。我轉身逃跑，但不濟事。他像風一樣疾追上了我，凶狠的抓住我並把我拖進游泳池的最深處。不久我狼狽爬上池子的對岸。並發現我被一羣激昂的幼年孩子們圍住。「你應該受此報復，」他們喊道。「你曉得你方才做的事嗎？他是艾墨瑞，他是第六班的。他是那班的班長，他是健身室的冠軍；他得過足球錦標」。他們繼續列舉他的許多榮譽與可敬的頭銜，並擴大那可怕的報應到我的身上。不但因恐懼而且直是形同犯了瀆聖罪而陷入癡癲。我怎會從用毛巾裹着的那樣小的身體曉得他的班次呢？我決意立刻道歉。我十分驚恐的走向那位有力者，並說道，「我很對不起。我以爲你是第四班的同學呢。你的身量是如此小」。他像是全未能因這幾句話而消怒；於是我又補說了一句極妙的解嘲語，「我的父親是一位大人物的身量也很小」。他聽了這句話笑了，並且又說了幾句我太無禮了以後決不可再這樣做，才算將這件事體結束了。

我很幸運能多得看見他的機會，這時因年齡相差三歲已不像在學校相差三年級那樣的重要了。後來我們會有很多年是內閣的同僚。想來似乎不相稱的就是我雖然無名的在最低的一班，我却在全校同學參加的對校長背誦一千二百句麥考萊的「古羅馬短詩」時一個字都沒有錯而獲得獎狀。當我們在最低年級時，我却又考及格了軍校班的第一次考試。這次考試像是又顯出我的一種特殊才力，因爲有許多比我程度高的同學都未能放上。我還有一種好運氣。我們曉得在應放的許多問題之中必定讓我們用默記繪出某國家或地方的圖來。在準備應試的最後一夜我把一本地圖中所有各地方的名字寫下放進一頂帽子裏並隨手拈出新西蘭來。我就用腦子記熟這塊地方的形勢。不料果然試卷上的第一題就是「繪一副新西蘭的

地圖一。這一下算是被賭對了，若在芒特卡洛的輪盤賭我應當三十五倍於我所下的賭注。然而我這次的試卷也得了很好的分數。

我此時開始了軍事生涯。這種定向完全是因為我的玩具兵的收集。我最後共有一千五百枚兵，它們都是同樣的大小，全是英國兵，並且組織成一個步兵師團還有一旅騎兵。我的弟弟傑克指揮敵方的隊伍。由於軍備限制條約他只許有帶色的部隊，並且不許有砲兵。這極關重要，我只能調集十八尊野戰砲與砲壘。但所有別的部分都齊全——除了一種。它就是每個軍隊中都缺少的——運輸部。我父親的老朋友亨利烏爾夫爵士很稱讚我列的陣勢並注意到所缺乏的乃贈給我一筆資金為的補充運輸兵。

等到有一天我父親自己正式來檢閱我的軍隊。所有的隊伍都列成作戰的陣勢。他用了二十分鐘研究這佈成的陣勢——的確是很動人的——他的銳利目光看着嘴角露着動人的笑容。看完之後他問我是否願意進軍隊。我想着統率一支軍隊必極威武，因此我立刻回答「願意」，並且我隨後便實踐我的允諾。有不少年我想着我父親用他的經驗同識別力已經看出來，我有軍事天才的特點。但是後來我被告訴說他只是看我不够聰明去學法律乃得到這個結論。不管是怎樣說，這些玩具兵轉變了我的生命之流。從此以後我的教育完全是準備攻入三德賀斯特軍校，並且然後學習軍隊實務的細微技術學識。其餘別的便完全由我自己選擇。

我在哈魯共上了約四年半，其中三年是在軍校預備班。因此結果我被承認算是初步攻試及格了。這一班所有的都是中級或高級班的學生。年歲也不一樣，他們全是預備將來攻三德賀斯特軍校或武里池學校。我們遂從學校各班的普通活動脫却。結果我也不會升班或升亦甚微。故仍在全校同學名次的底，



不過却多是同第五班的同學在一起工作。名義上我從未逃出最低班，因此我也從未得享令新生替我服役的特權。我因在學校日久被稱爲「一三年生」，乃得不替舊同學服役，又因爲我比同班的低年生歲數都大，我遂被派爲本班服役新生的隊長。這是我第一次負責任的職務，所担的職責都是很光榮的，包括管理全體服役生的勤務名冊，定出他們的職務與日期的表格並抄寫多份貼於教員室，足球及木板球選手室及其他重要人員的住室。我最後一年辭掉這種職務。

同時我發現一個學習拉丁文翻譯的奇妙方法。我永遠對於使用字典是極慢的：正像翻看電話簿子一樣。一下翻到近于字首是不難，但隨後你須要前後上下查看你所想尋找的那個單字，却時常發現你不是尙離那個之前三頁便是翻過後三四頁。簡而言之我對此事極覺費力，而在別的同學似乎毫無困難。但現在我和第六班的一個同學訂下一種盟約。他極聰明並且能像讀英文一樣容易的讀拉丁文。凱撒，奧維德，武吉爾，浩瑞斯甚至瑪休爾的短詩對他全是一樣容易。我每天的功課只約十行或十五行拉丁文。這普通要費去我一小時或一點半鐘去翻譯，並且還難免翻錯了。但是我的朋友只要五分鐘就能逐字爲我分析清楚，而我只須看明白了便能牢記不忘。我這位第六班的朋友在寫作交給校長的英文論文時却大感困難，一如我對拉丁字謎之頭痛。我們約定他告訴我拉丁翻譯我替他寫英文論文。這種合作辦法效力很妙。拉丁文教師對於我的成績頗爲滿意，並且我每天早晨也能有較多的餘暇。在另一方面每星期我替那位第六班的同學寫一篇英文。我常常是在室內走來走去的口述——正和我現在實做的一樣——他坐在屋內的一角上照我所講的寫下來。約有數月之久毫無事故發生；但却有一次我們的辦法幾乎敗露。論文之中有一篇似乎很好。校長看罷之後喚了我那個同學去，很誇獎他的文章並高興的同他談論那個題目。「我

對於你說的這一點很感興趣。我想你還可以再向深處發揮。告訴我，在你心中所想到而未全寫出來的。」校長不願我那位同謀者的驚懼不安繼續這樣說了良久。我那位同學只吃吃無言答對。維爾頓博士不願將無費忽而改爲吹求，最後說道，「你像是寫作得比口述的好得多」，並讓他退去。他回來之後像是一個幾及於難者的驚恐神氣，並且以後我再寫論文時也特別小心。

維爾頓博士對於我持一種友好的興趣，並且知道我在古文方面不擅長，決意他自己幫忙我。他每天的例有工作很繁重；但是他每星期增加三次在晚祈禱前用一刻鐘的工夫單獨指導我。這對校長乃是一種大大的降格，因為他除了教授高級的學員與助教之外從未教過別人的。我對於這件光榮很覺得意：我對這種試練却畏縮。讀者中若有學過拉丁文的一定知道在初學時讀到客位獨立字的變化的困難。我時常不能斷定客位獨立字尾應當是。或*i*。或。或*is*。或*is*。然這却是極爲重要而不可隨意添的。維爾頓博士似乎對於連這樣都弄不清的錯誤很感頭痛。我記得後來艾斯奎首相每當我在內閣會議談話時偶然引用我的雖少而忠實的拉丁成語時，他的臉上也露出同樣的神色。這不僅是一種煩惱直是一種苦痛。再者校長有可以任意使用的權力，而是英國首相所未被授予的。因此這晚間同維爾頓博士在一起的一刻鐘給我的生活增加了極大的煩惱。過了約有一學期的忍耐勉勵他才停止了他的用意甚佳但鮮實效的努力，我也頓感輕鬆。

我在這裏願意對關於學拉丁文的一般意見，略爲述說，想也可以應用到希臘文上邊。在像英文那樣容易明瞭的語言重要的單字彼此都用次要的字相聯而各相關。羅馬人在莊嚴的古昔認爲這種方法是薄弱而無價值。沒有可以使他們滿意的除了每個字的構造都當反應到其鄰字根據周詳的定律去適應它所在的

不同的使用情形。無疑的這種方法在看與讀時比着英文生色的多。每句話都結構得像光亮的機器。每一個成語都嚴密的有其意義。這必是會很費心力，即使你想學習時也是很難；但無疑的它給羅馬人與希臘人以後世的榮譽。他們是首先來研究思想與文學的人。當他們充分表現於人生，愛情，戰爭，命運與態度之上時，他們用最恰當適宜的語言鑄成標語或警句。並因此永遠保有這種專利權。他們的榮譽也同樣傳之久遠。在學校時沒有人告訴過我這件事。我自己後來漸漸想出的。

但即便在我只是一個小學生時我就疑問到這種古文是否適宜做我國教育的主要結構。因此，他們對我講格萊斯道先生怎樣的讀荷馬的作品以自娛，我想這在他是恰當的；並且將來也會是我的一種大的樂趣。當我仍表懷疑時，他們又說學古文在將來寫或說英文時大有幫助。他們隨後舉出一些現代的英文字都是從拉丁或希臘文變化來的。顯然的一個人會更能善用這些字，假如他知曉它們的確切來源。我欣然承認這件實際的價值。但現在連這一點也消失無餘了。

### 第三章 考試難關

我一共試了三次才放入三德賀斯特軍校。考試五門科目，數學、拉丁文與英文為必試，此外我選試法文與化學。在這五種之中我只有兩張王牌——英文同化學。但至少必須有三張方能算勝。我須要再拿一張有用的牌。拉丁文我是不能學的。我有一種很深的偏見使得我的心中極端反對它。拉丁文將算二分，我或能得四百分！法文頗有趣但較比取巧，並且在英國不容易學得好。因此只剩數學一種。第一次

致試之後，大致觀察一下戰場的情勢，顯然非再有一支軍隊調前線來這戰爭便不能獲勝。數學則是唯一可用的資源。我迫不得已只可求援於它。我一生中時常在短促的通告之下須要拿起不合我意的題目，但是我認爲我的精神與技術的勝利就是在六個月之內學會數學。在三次受磨難中的第一次數學考試我只得了五百分，它應得的滿分是二千五百分。在第二次我幾乎得兩千分。我的這種成績不僅因爲我的背城借一的決心，而且是歸功於可敬佩的哈魯教師梅奧先生對我的熱心關切。他說服我數學並不是一種可怕的無理怪物，而且在可笑的難解的符號背後確有它的意義與律韻；並且我不是不能抓住它的一點形跡。

當然我所說的數學只是文官考試委員們所希冀你能及格的一種淺易的試驗。我想像對於那些喜歡這種特異的天資的人們，如像倫格勒先生，則我所曾浮游的水域直如鴨子遊戲的泥潭與大西洋之比。然而當我跳下去之後，不久便觸不着底了。當我回顧那幾個月的臨陣磨槍時，一些特異的情況從我的記憶深淵湧出。當然我們進展到分數與小數算法以上，我們如同到了「愛莉絲的奇異世界，」大門口站着那位「二次方程式」。它用着一副鬼臉指向「指數定理」，它又把我遣外鄉人交給了嚴峻的「二項式定理」。再深入一個暗室裏邊燃着陰鬱的燐火，裝着一條怪龍「微分法」。但是這個怪物不在文官考試委員所指定的朝拜聖地者的艱險行程範圍之內。我們轉入旁路，不是向上去到歡樂山，而是進入一個奇異的走廊裏邊是一些字謎詩樣的東西叫做「正弦，餘絃，切線」。它們顯然是很重要，尤其是當它們與別的相成或自成時！它們還有一樣好處——你可以用心記住它們的許多變化。在我第三次也是最後的一次考試時就有一個問題關於餘絃同切線的開方法可以說對於我後來的一生大有關係。這一個題目幸而在不幾天以前時曾見過它的凶悍面孔一望便認識了它。

我以後再也不會遇見這些東西。隨着我的第三次也就是被錄取的一次考試，它們像害熱病的惡夢幻景一樣消失淨盡，我很曉得它們在工程及天文學等方面極有用處。尤其重要的是在造橋梁同運河測量重壓與勢能，至於計算星斗宇宙測量星距預測日蝕及彗星等天文現象更需要算術。我很高興有不少人生來對於這些就有天資與喜好，我希望數學家都得到好的待遇，我應許決不欺騙他們的職業也決不從他們的嘴邊搶飯碗。

我對於數學一度曾有一種感覺，我看見了它的一切——每種的底層都顯現給我——那些深淵與奧秘。我看見，像是人們看維娜絲女神像的搬運，或是看倫敦市長的出巡，一批一批的奇異景象變化無窮。我清清楚楚的看見它是如何顯現及為何各種變化是必然的：與此一步是怎樣的和一切其它都有關聯。它很像政治現象。但我那次是在晚飯後想到的旋就任它消失而去。

實際的一點是假如那位年老力衰的文官考試委員不會命這一個正是我在不到一個星期之前學過的關於餘弦同切線的平方或是立方的題目，則這本書以下的任何一章的文字恐都無從寫出了。我或許已去教堂宣講與時代大相背馳的正教佈道。我或許去到倫敦做生意發財。我更或許遠到海外的殖民地去安撫他們，經過像被派赴澳洲的林德西戈登或南非的長官路資的可怖事績。我甚或走進司法界並使一些人因我的判決而被處死刑。總而言之，我的整個一生定被改變了，並且我想像很多別人的一生也因之被改變，這些人又轉變了其他的人們……。

但這裏我們像是又回到自一八九四年我就拋棄了的數學。只說一點就夠了的便是這位文官考試委員隨便出了這一個數學題目，竟影響到事體的整個結果，至少對我是如此。我後來又見到那些考試委員

們，我甚至委派他們的首腦。我喜歡他們，我敬重他們。我們都如此。但沒有一個人，他們之中更沒有，會想到他們竟在人類的專業上操如此主要與決定性的權力。

讓我們接談正文。在我第二次投考三德賀斯特失敗之後，我告別哈魯而流落爲希穆甚微的臨考用工作者。傑姆斯上尉同他的一位精幹的夥伴在克羅維爾街租着一所房子，他們說任何人除了天生的傻子若想進軍校而不先從此處經過。他們的營業是專門研究文官考試委員們智力心情。他們幾乎能毫無差錯的知道這些人在某一門學課將出些甚麼題目。他們便特別注意這些問題及其答案。他們對着那一窠鳥放射許多槍彈，並且他們確能打着很多的鳥。傑姆斯上尉——不知他當初可會曉得——實際上就是第一次歐戰時發明重砲火線的聰明告驅者。他從審慎選定的地點向他曉得必有大批敵兵所在的區域發砲。他只須每小時向每畝地大的地方發若干砲彈就可以獲得他的目的物。他不必需看見敵兵。他只教給砲手這種練習法。因此一年一年至少共有二十年他是一些臨陣磨槍的學生們的導師。他的方法很有效，甚至很困難的情形也能解決。固然不能絕對担保，但決比一種遊戲的機會確切的多。

然而當我正享受這種馳名的臨陣磨槍方法時，我却遭遇一次極危險的意外事件。我的姑母維伯恩夫人把她在伯恩莫斯的寬大別墅借給我們過冬季。四五十英畝的大松林終點在山巔上，下邊就是英國海峽的平坦沙灘。這是一塊荒野地帶中途有陷至海平面的一個深窪，經過這個深窪有一座長約五十碼的粗陋橋樑。我那年十八歲並在過冬季的假期。我十二歲的弟弟同十四歲的表弟提議迫趕我玩。我在被追趕約二十分鐘之後正累得幾乎喘不出氣時，我決意穿過那座橋。走到橋中間時我才驚慌的看見他們分開了勢力。每人各站在橋的一端；被他們捉住將是無疑的了。但在那一瞬間我忽然心生一計。橋底下的深窪

中長着的全是小杉木。它們的樹梢正鄰近橋板上。我心中自問道：「可不可以跳上一個樹梢沿着樹幹的小枝爬下去直到樹幹折斷？」我注視它，我計算它，我考慮着。同時我邁過橋欄干。這趕我的兩個人在橋兩頭驚得呆立着。跳不跳呢，是唯一的問題！只一秒鐘我已跳下，張開兩臂去抱一棵杉木的樹頂。那道理是對的；事實却完全錯誤。一直過了三天我才恢復知覺並且三個多月之後我才能從病床上爬起。那次的樹幹折斷距下邊硬地還有二十九英尺。但無疑的那些樹枝對我有好處。我母親聽了那兩個孩子的驚慌報告說：「他從橋上跳下去了也不同我們說話。」急忙帶着救急但却不合宜的白蘭地酒跑來。對我的父母成了必然之理的是凡遇意外危險或疾病時不管化多少錢也要請最受譽的醫治辦法。幾位著名的專科醫士守在我的床前。後來在我的腦子又能明白時我驚訝也覺得榮幸，聽到他們為我已經化了巨額的醫治費。我父親當時正在和柏林參加老費茲吉朋勳爵的盛宴過聖誕節，聽說我跌傷急速趕來。他請了倫敦最著名的外科醫生回來。在許多傷損之外我的腎臟也被跌破了。那次全仗那位醫士的精巧手術同我自己的決心要生存的意志才使得諸位讀者看到這段故事。但是約有一年之久我從一個角落觀看人生。當時在卡爾登俱樂部會有一個笑話，大家相見慣說，「我聽說倫道爾夫的公子遭遇一次極危險的意外」，「是嗎？玩了一幕追隨我們領袖的遊戲，」——「也許倫道爾夫不至於像那樣的陷於悲境」。

一八九二年夏季大選結果反對愛爾蘭自治的統一黨政府失敗，雖然僅差四十票，格萊斯通藉愛爾蘭國民黨的擁護又行當政。新議會因為遇到政府各部人選的大變動，乃依例聰明的宣佈休會六個月。一八九三年新議會的召開與不可避的愛爾蘭自治案的激烈爭論為大眾所急切等待。自然我們全家對於那次

的競選失敗並未十分愁苦，不像我父親那樣說新政權是「五年來決絕他誹謗他的政府與政黨。」實際上我們全家同許多有力的旁族和所有他的朋友們對於那政治新形勢反而看成頗有希望。大家都認爲他處在反對黨會很快的在議會裏以及在六年前因他的辭職而毀壞的本黨裏再重新得到優越的權位。

懷着這種希望最熱切的就是我。雖然以往當着我的面很少談到，可是在我父親家中長大的人沒有不曉得那次是很大的政治危難。對於這個問題的尊顏與緘默當着生人，孩童與僕役的面前必得保持。我記得只有一次我父親對我會發過一句怨言關於他的運氣，但只是一瞬間。只有一次他當我的面揭開了他的假臉。那是一八九二年秋季我們在新市住家時。他責備我因爲我放雙管獵槍射正在他窗子下草地上的一隻兔子而驚動了他。他登時怒極並甚煩躁。立刻他曉得我很受委屈又藉機會安慰我。於是我又得同他作一次親切的長談，那僅有的三四次是我永遠誇耀的。他解釋老年人怎樣對於年輕人不能總十分體諒，他們因爲只顧自己的事情便難免偶然因爲煩惱而說話驕厲。他說他很高興我喜愛射獵，並且他已定規好九月一日（當時是八月底）讓我去打鵝。隨後他拿出最令人欽佩感動的態度同我談關於學校，進軍隊以及我長大了的生活種種。我極其動容的恭聽他突然完全打破平素的緘默，並驚異他對我的切事情的關心。談到最後時他說道：「記住了我的事情不一定永遠是順利的。我的每一件行動會被錯誤判斷，並且每句話會被曲解。……因此你當原諒」。

當然我是他的熱心黨徒還有比較緩和的一些的就是艾弗瑞斯特太太，那時我們爲了節省費用，已遷到格魯文諾廣場五十號我的祖母家住，她就替我們看門。做了二十年的忠心服役之後，她便得到一筆養老金而退休，她將自己的積蓄完全交託給我父親，因之他乘了自己的兩輪馬車去倫敦特意在紐考特請金融



且頭羅斯那爾德勳爵吃便飯的煩他把艾弗瑞斯特太太的積蓄投資到最保險最有利的地方。我知道得很清楚保守黨的老朽們長期得勢以及保守派民治主義的復振，全是因為我父親的奮鬥結果，可是他在第一次的失差時——那是很嚴重的事體——他們却顯現着毫無一點寬容或感激。我們當然盼望他將重新獲得權力。我們在孩童時候常見街上的行人和工人望見他的長鬚鬚時脫帽致敬或啓齒微笑。有很多年他所講的每個字及報章關於他的一切記載我都細讀。雖然他只是一位在野的人並且鮮與外界來往，他所說的任何話甚或是在極無關重要的場所講的話也逐字不漏的登載各報章上，並且每句文辭都會加以推敲熟思。現在像的他的時機又來了。

我已被移到倫敦，並且我在病床上極關心注意一八九三年政治情況的演變。關於這件事我處的局勢甚好。我母親將她所聽到的事件完全告訴我，還有瑪久瑞班克斯先生，後來成爲蒂德莫斯勳爵，且是格萊斯通的黨員總督勳官，娶了我的姑母芬尼。因此我們從旁又感到歡喜自由黨，從多年的被逐放又重新當政。至少我們聽到一些他們的希望與畏懼。在那時候政治在我目中像是很重要而生動。他們被極具智慧魄力的政治家所支配。上等人士各就不同的職業部門像一種習慣與義務去參加政治。工人階級不論有無選舉權則像遊戲一般跟隨他們。他們對於國事的極感興趣與判斷公務人員好壞的恰當一如現在對於板球或足球賽的興趣與批評。報章也順從這種登時養成的流行趣味。

起初因爲尙是未復元的病體而被寬容，我乃成爲格萊斯通先生的末次議會大政爭的專心的旁觀者。自然在我心上這件事遠比八月就要臨到的可怕考試貴重。歲月易逝，我漸感覺到我父親的演說不像以前那樣的好了。固然其中也有些卓異的成功；然而就全體說他像是不太有把握。我當然希望我趕快長大能

去幫助他。我曉得他若接到這種建議會不動心的略感愉快；但是我總想到奧斯汀張伯倫却被允許幫同他父親作政爭，還有何伯格萊斯通幫助老格萊斯通砍橡樹並到處陪着他，並且我幻想着會有那一天保守派民治主義一手揮掉守保黨的老朽另一隻手打敗激烈黨。

這一年中我在我父親的住宅裏會見許多議會政爭的重要人物，並且時常吃便飯或晚餐一桌上在坐的不僅是他的同黨而且還有敵對黨人，和平地交換關於當時最熱烈爭辯的題目的意見。就是在那時我第一次會見柏爾夫先生，張伯倫先生，卡爾森先生和魯斯伯瑞勳爵，艾斯奎先生，約翰茂雷先生，還有其他都是身爲各部大員的人物。這些人所生活的地方像一個極廣大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視高尙的規則通行着並且每件極微細的公衆舉止都關重要：那個決鬥場上雖然做着殘酷的事體，並且武器裏都裝着實彈，那裏却仍然保持着個人間客氣的禮貌與互相尊重。自然我看見這種社交方面情形，只是當我父親招待親近的朋友或政界重要人物來訪的時候。我聽說在公平的立場時他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猛烈，並且常講極不容氣甚或粗暴的言辭羞辱別人。當然那些不了解他的人們同他接觸時都極謹慎或提防。

因此在我病體復元之後，我便開始去下議院聽那些重大的政治辯論。當格萊斯通結束他的愛爾蘭自治案第二讀時我甚而設法擠進下院貴賓旁聽席。當時的情形以及當場會發生的幾件事體，我還記得很清楚。那位自由黨的老首腦（格萊斯通）看着像一隻大白老鷹，既兇猛又威風。他的每句話宏亮莊嚴的發出來，每個人張目結舌準備着姿勢急切等着喝采或嘲笑。當時他正講到一段極重要的言辭的頂點關於自由黨如何始終貫徹它所贊助的每個主張直到勝利爲止。他却不慎失言道：「從來沒有一件像愛爾蘭自治法案使得自由黨遭受如此的打擊與聲望降低至此。」登時保守黨議員聽了是怎樣的高興得跳起來狂喊！

但是格萊斯通伸出右手張着手指搖擺着鎮壓下喧囂並又補說道：「但是我們却又爬了起來……」

我還會睜眼得見他因為奧斯汀在議會作第一次演說時對老張伯倫先生的漂亮恭維。他說道：「我不欲故意對這篇演說加以讚揚。我只願就我想要說的用簡單的幾個字總結起來。這篇演說必定使一位父親的心裏感覺親切而又舒暢。」我爬俯着從樓上旁聽席的欄杆空隙窺見這一句話立刻對於老張伯倫先生所產生的影響是甚麼。他像是被槍彈射中了一樣的突受擊中。他的蒼白得幾乎呈黃病色的臉，因為當時不能也許不擬約束的情緒而變成微紅。他半立起身來並略頷首，隨後上身彎下把頭垂得更低一些。這句話不論措辭如何恰當，若是寫在紙上便無甚稀奇。妙在是當時說出頃刻間竟把多年不可解的仇恨掃除淨盡。

又有一次我在議會旁聽席上，聽到我父親同維廉哈考特爵士彼此爭辯得異常猛烈而粗暴。維廉爵士像是很惱怒並且在他答辯時態度很欠公正，而我很吃驚不到幾分鐘之後，他走到我坐坐的地方，並微笑着自己同我介紹，還問我對於方才的辯論情形作何感想。

因為我那次跌傷愈後體弱，又加那些政治的刺激，傑姆斯上尉也未得好機會幫我預備考試。然而我的第三次考試却稍獲成功。我被錄取為三德賀斯特軍校的騎兵科學生。步兵科的競爭甚劇，騎兵生活費用較鉅。在錄取的名單上最後的學生多皆容易地使入騎兵科。我很高興考試及格而且更歡喜的是想到將來在馬上的有趣生活。我業已養成了對於騎馬同散步的有益的見解。有一匹馬是多來好玩！而且騎兵的制服遠比步兵的漂亮。我滿懷着愉快的心情寫信給我父親。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持反對意見。他認

爲我不會被錄取入步兵科實在欠光榮。他會想令我入第六十來福槍團，那是最出名的四營步兵團，雖然士兵穿黑色制服但袖口領子却是紅的。他曾說過：「你進了第六十步兵團，你將可以在地中海防地服務兩三年，那時你便完全訓練成熟了再去印度服役。」他像是已經給第六十團團長劍橋公爵寫信建議令我將來進入他的團部，並且他也接到了很客氣的答覆。現在這一切計劃全被推翻了，而且成了很不便又浪費的狀態。劍橋公爵將沒有機會讓我進他的本團，地中海防地不需要騎兵。我父親會說過，「在步兵隊裏，一個人只養一個人；騎兵隊則養一個人之外，還要養一匹馬。」這話不但對極，而且他還說少了。他一點不會看到不僅一匹馬，而且還有兩個勤務兵同一兩個馬夫，此外還未算上馬球隊的許多費用！然而他是極不滿意，並且藉此寫給我一封長而嚴厲的信對我的學業前途表示極不樂觀的意見，對於我的考取毫不表示讚許，設備是僥幸而已，並且警告我將來會成爲「一個一社會的廢物」的危險！我讀了這封信極感痛苦而驚恐，並立刻回信說明決心努力將來或會有較好的成績。我仍照舊歡欣將進三德賀斯特軍校與在十八個月之後就可以成爲一位正式的活躍的騎兵軍官；並且我忙着定製紳士派軍校生所需要的許多行裝用品。

這一年的夏天，我父母把我和一個弟弟送到瑞士參加一種競走旅行一位導師陪着我們。我不消說明我們先盡所有的旅費坐火車去。我同那位導師一道爬山。我們爬上威特何恩同魯薩山。日出照着伯尼斯奧伯蘭峯的景緻，真是我一生經歷中再也沒有見過像那種光與顏色的美麗奇觀。我很想爬上瑪特何恩，這不但是太費錢而且據那位導師說還是很危險。所有這些熟慮也許很容易將我在洛桑湖遇到的一次危險

意外整個倒轉了。我寫出這件事爲的警告別人。我會和一個比我年紀略小的男孩子同去划船。當我們划到距湖邊約一哩多遠的地方，我們商議妥游泳一番，於是我們脫下衣服，跳進水游得十分愜意。等我們游得很够了的時候，我們划來的船約在一百碼以外。一陣輕風吹皺水面。小船的船尾座上有一張小紅布篷，這布篷被風吹起，就代替船帆。當我們向前泳時，船被波浪打得更遠一些。這樣幾次之後，我們距船只有五十碼遠了。但同時風力略勁，我們兩人，尤其是我的同伴，潮感覺到力疲。到這時候我的心上還沒有一點危險感覺發生。日光照耀着綠水；遠山美麗如畫，湖邊上的精緻旅館與別墅仍像含笑。但突然我看見死神似乎近在我們面前。它像是就在我們身邊游着，時時在吹起的風裏打着口嘯，這風繼續將船向前推着速度同我們泳的一樣快慢。附近沒有救援。若無援助我們決不能泳至岸邊。我不但是一位熟練的而且是快泳家，曾在哈魯代表過本班，並且我們那一隊會勝過其他一切游泳隊。現在我爲性命而泳。我有兩回已游到離船一碼之內，而每回都是一股急風把船吹得使我抓不着；但經我再度咬牙快泳正在又一陣更勁的急風吹起船篷時，我恰巧抓住了船邊。我忙爬上去並向後划去迎接我的同伴，他雖已力疲大概還不會明瞭適才有關性命的大魔難和我們開玩笑呢。我不會把這件嚴重的經過告訴那位導師；但是我却從未忘記了它，而且大約有些讀者也會永遠記住的。

我在皇家軍事學校時期可以說是將我一生中前後分開的時代。它結束了我將近十二年的學校生活。一共三十六學期，每學期有許多個星期（中間只有極短的休假）在這整個期間我享到很少輝耀的成績，其中很少讓我學習任何像是一點用處或興趣的東西，或是允許我玩一種有趣的運動。對於這些年裏的回顧不但是最不可喜的，而且是我一生中僅有的荒寂乏趣的時期。我幼年在兒童遊玩室裏是快樂的。自

從長成人之後，我一年比一年快樂。但是這段在學校裏的過程却是我一生旅途中最灰暗的一節。它是在當時並不算細微的無盡的苦惱，終日勞苦而不容一點享樂；一個痛楚，束縛與無意義的單調生活時期。

這種念頭不應使我誇大描寫我學校時代的特點。實際上無疑的它們爲青年的愉快，精神與歡笑所浮起。哈魯是一個很好的學校，而且那裏的教師們的服務精神都達到很高的標準。大多數的孩子們都是很快活，並且有許多在教室裏和運動場上獲得一生中最大的榮譽。我只能記述這種事實，就是因爲我的弱點，我成了一個例外。我也許應做一個泥水匠學徒，或是送信的童僕，或幫助我父親整理雜貨店的窗飾。這應當會成真實的；這會是很自然的，它會教給我更多的技能；並且我必能做得更好。而且我還能够多了解我的父親，那對我定是一種愉快。

誠然那種於社會進步必不可缺的長期間教育，對於人類却違反自然。那實在非出本願。一個孩子會喜歡跟隨着他的父親去掙飲食或搶奪。他願意竭自己的力量去做勞役。他情願賺極少的工錢幫助養家。他願意有一些餘暇供自己利用，那怕他高興錯用呢。他願意要求的僅只是不做工便挨餓的權利。並且那樣也許到了晚上一點對於學習的真實喜愛發生於值得學習的人的心中——而且何苦一定強使不值得的人去學呢？——並且知識與思想會啓開心靈的魔術箱。

就全體而言我的學校生活大大的使我氣餒。除了鬥劍一樣，我會獲得中等學校冠軍之外，我沒有別的光榮成績。所有我的同學們甚至比我小的孩子們在各方面像是都比我會適合我們的小天地。他們在遊戲與功課方面還比我好。在競賽的起始就感覺到自己完全被人凌駕過去而被拋在後邊實非愉快。我十分驚異在告別時聽見校長維爾頓博士用一種我看不出一點的根據的信念預料我將來必能順利成功。我永遠

對他的這種贈言極其感激。我完全贊成英國的各種中等學校，但我却本願再回到那裏。

我在哈魯學校最要好的朋友是傑克米爾班克。他比我大兩歲。他是一位老從男爵的兒子，他的家住在琪切斯特已有數代。他在運動或功課上均不甚優。在這些方面他僅僅比一般他的同級生稍好一點。但他却有一種風度與高貴的姿態十分出眾，並且有一種成人的外表與談吐是我從未見任何另外一個哈魯學生曾有過的。他永遠是唯一的紳士派，冷靜，鎮定自若，衣冠齊整簇新。我父親每回來學校看我時，他總帶我兩人一同去皇首飯店吃中點。我驚奇地聽他們像是同年紀的人一樣談得來，並且彼此完全相信對方的知識經驗。我很嫉妬他。我是如何地願意我同父親發生那樣的關係！但是可惜我只是一个遲鈍落後的學生，並且我所插進的談話幾乎總是蠢笨或愚拙的。

我和米爾班克共同做一件冒險的事情。我們發現按學校舊例在考試的那一週內，不得強迫學生玩足球。這條規則已有多年未用。因此我們拒絕玩球，引證舊例，並說明我們必須集中心力預備功課。因了這件事我們被教師嚴重杖打一頓。可是不容否認的是我們做的並沒有錯。這件事體為學校高級當局慎重商討。約有三四天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命運為何如。我們的情形被教師武斷懷疑我們不是為用功而勞累反是爲了逃學閒玩。然而最後却決定任我們的本意去做，並且我擔保如此大阻所立下的這個先例，數十年後也不會消失。

米爾班克擬定進軍隊並且已決心入第十驃騎兵隊。他父親允許他先進學兵團，這裏期限雖稍長却可避免許多考試。因此他比我早一年離開哈魯，並且不久就榮升學兵團的副官。我們仍不斷通信，並且逢到假期還常見面。將來在本書中我們仍會見到他的名字。他被命定獲得最高的軍事榮譽。他曾獲得維多

利亞十字勳章，因為在南非戰爭時他雖已負重傷却仍英勇的在猛烈砲火之下救了他的一個騎兵。他後來在第一次歐戰時死在土耳其境加里波里半島，在薩弗拉灣血戰時率領決死隊奮勇圍擊。

X

X

X

X

我頂喜歡哈魯學校的那些歌。他們有非其他學校所能比的許多校歌。在下課時間我們常聚在演講廳或自己的宿舍裏合唱那些雄壯著名的歌。我相信這些歌是哈魯學校最可貴的珍品。在伊屯學校決沒有這些。他們那裏只有一支歌是關於賽船的，這雖然是一種好的運動但却是不高明的競技更缺乏詩意。我們還時常請名人作科學或歷史等問題的演講。這些給我很深的印象。由某種問題的專家講述動聽的故事，尤其有幻燈幫助說明時，對我是最好的學習方法。有一次我聽某人演講並且會極注意的聽，過後我更能一點不差的重講一遍。我記得那一天共有五個演講。第一個是鮑文先生，哈魯學校最著名的教師並是許多優美校歌的作者，他用通俗易懂的方法講述滑鐵盧之戰極為動聽。他又講一段塞當之戰，也使我極感興趣。過幾年後我才曉得他幾乎完全是從胡波著的「塞當」一書上選來的。但他講的也很精彩。還有惠木波先生講登阿爾坡斯山的經歷，並有許多驚險的照片上引路者與爬山的人們立在險峻的懸崖上，從像片看着也令人心悸。還有一個演講是述說蝴蝶怎樣用身上的顏色保護自己。有的蝴蝶以華麗或古怪的顏色恐嚇鳥兒不敢啄牠，有的顏色完全像樹枝或樹葉。但是這却會經過了數百萬年才演進到如此；並且同時那些保護色遲鈍落後的早被吃掉或死了。那就是何以現在生存着的才有那樣的顏色形像。最後是由派爾肯先生講帝國聯合問題。他告訴我們納爾遜大將怎樣在特拉法加發出的驚號——「英國希望現在每個人各盡自己的責任」——傳達到戰場上，並且假如我們和各殖民地打成一片，必定有一天這個驚號，不



僅達到我們的航船路線所及，並且遍及世界各國。我活到看這件希望成爲事實，並且我能够告訴年高的派爾肯先生這件事，當他晚年參加我國從上次歐洲大戰中幸獲勝利的幾次慶祝宴時。

我奇怪他們爲何不多舉行些次這樣的演講。他們應當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演講，然後應當令學生們先就自己所能記得的寫出來，再各述自己聽後的感想。那時教師便可以看出來誰能隨時吸取所學並發揮爲新見解，並且誰是笨孩子；然後學生的年級就可以按程度而分類了。那樣哈魯學校也不至自己愚笨得將我列在全校之末，而我也會更感到學校生活的愉快了。

## 第四章 二德賀斯特軍校

在三德賀斯特軍校，我得一個新的起點。我不再爲以往不擅長拉丁、法文、數學所阻礙。現在我們學的都是新東西並且大家全是同等的一齊出發。戰術，設防，地形學（繪圖），軍法與軍事行政是全部的課程。此外有操演，體育與騎術。每人除非自願均不至被迫玩任何運動。紀律極嚴，上課與操練的時間皆長。每人到了晚上都極疲乏。我對於這些工作極感興趣，特別是戰術與設防。我父親會通知他的熟書店主人白恩先生，凡遇我用學習需要的書籍時都寄給我。因此我向他定購了海木雷的作戰論，克瑞夫特親王的步兵騎兵與砲兵通論，梅思氏的步兵戰術，還有一些戰爭史書如美國之內戰、德法之戰，俄土戰爭，在當時都是我們最近最佳的作戰標本。不久我就有了一個小的軍事圖書館對於各種正確的知識都備具了一些背景基礎。我不很喜歡軍操並且有幾個月的工夫被列在需要特別整飭操演的一笨兵隊。但

在野外設防的實際工作却是最令人興奮的。我們掘壕，築胸牆，用沙袋，野草，柴束或鐵筒，覆蓋住胸牆。我們設置絆馬欄，並做簡單的地雷。我們用棉花火藥板扒鐵道，並學習怎樣炸毀石橋，或用木頭渡船搭橋。我們繪製坎伯雷週圍許多小山的圖形，往各方向探察道路，並畫出哨戒線與前衛後衛的計劃圖，並且也作些很簡單的戰略計策。我們從未學過炸彈或手榴彈用法，因為這種武器已成陳舊，在十八世紀就不屬了。在現代戰爭必更無用。

這一切無疑的都是很初步的，並且我們的心在工作時不許越出一個副官視線的範圍。但我有時被約赴一哩外的參謀學校去吃飯，那裏都是由各軍隊選出的精幹軍官受準備當高級指揮的訓練。那裏所學習的是師團，軍團甚至全軍的學識，駐軍陣地，軍需給養，交通網與鐵道戰略。這真是驚心的。它却像是很可憐因為一切都是假想的，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時代已經從此告終了。假如只消早生一百年他們將趕上多末有意思的時代！幻想在一七九三年你是十九歲，尚有二十多年與拿破崙抗戰！然而那些却全完結了。自從克里米亞戰爭以後，英國軍從未再打過白種人的軍隊，而現在世界變成如此敏感與好和平——並且如此的民治化——大的時代已成過去了。然而幸運的還有野蠻與未開化的人種。那裏有南非洲的左魯族與阿富汗人，還有非洲蘇丹的回教托鉢僧人。這些野蠻民族將來也許會與我們一戰。或者印度將有兵變或叛亂。那時土民們正在練習神秘的塗芒果樹，並且我們都被「觀察報」上一篇說數月後我們或須再征服印度的文章所引起興趣。我們對此頗作奇想。當然我們須要能早得到委任狀並踏上印度的平原，並獲得獎章與榮譽，而且也許會升為極高的指揮官像年輕的克萊武一樣！這種念頭只可得一點安慰，因為畢竟打可憐的印度人與正式的歐洲戰爭相比較，也就像以平常的騎獵代替全國大跳派賽馬。而且一個

人必須竭力去善用他那時代的機會。

我很喜愛這騎兵學校的生活並且也很有進步。我父親令我在放假日或假期去到武士橋營盤與皇家騎衛士再多學一些騎術。後來我又回到隊裏再學五個月的課程，總在一起我想我騎馬與駕馭馬的訓練已經很好了。這是在世界上最重要之技能之一。

馬在三德賀斯特是我最大的興趣。我與一夥同志把我們的錢都用在去當地最好的馬房賃好馬騎。我們因為將來任官之後會有錢的所以不妨先欠帳。我們組織騎術隊，並在一位熟識貴族家的大花園裏設飛越障礙騎賽，我們在鄉間暢快的縱馬馳騁。在這裏我願告訴當父母的，特別是極闊的父母，「不要給孩子錢。你若是有力供給，給他馬。」沒有一個人因為騎馬而遭患難——除了光榮患難。坐在馬鞍上的生活沒有一小時被浪費。年輕人常被毀於養馬或買賽馬票，但却決不會因為騎馬，當然除非是由疾馳的馬上墜下摔死，這却也是一個很好的死法。

我一旦當紳士型的軍校學生之後，在我父親眼裏也得了一個新的地位。我每逢放假回家他總叫我陪他出去。他極喜歡看走繩索，變魔術和耍各種動物的玩藝；我第一次去帝國劇院就是同着他。他還帶着我去參加羅斯茄爾德勳爵家的重要政治集會，許多政治首腦和保守黨的新興人物都聚集在那裏。他也開始帶我去接近他的善騎馬的朋友們！並且在這裏是另一個風味的集團與新的談話題目，却也是一樣的有趣。事實上我感覺他有着啓開任何事體或幾乎每樣有價值的事體的鑰匙。但是假如我稍有一點友伴意思的表示，他立刻便不悅；並且有一次我提議願意幫他的私人書記寫一些他的信函，他嚴峻地拒絕得我很難堪。我現在知道那會僅只是一個很暫的時期。他若是再多活四五年，他會一切離不了我。但可惜却再

沒有四年或五年！剛剛在友善的關係將成熟爲盟好時，而且一個聯盟或至少是軍事協定在我心中覺得已是不難努力結成時，他却永遠消逝了。

一八九四年春天我們全家都很明白我父親的病頗嚴重。他却仍然在他的政治工作上努力。幾乎每星期他都在重要的中心地點作一次演說。沒有一個人看不出那種努力愈不見成功。報上發表他的演說辭全文由三欄地位減到兩欄，最後只餘一欄半。有一次泰晤士報竟提到演講廳裏未坐滿人。最後我聽說我母親和祖母老公爵夫人——她們常意見不同——都勸他休息，而他却堅持說自己的身體很好，並且事事都順利。我曉得這位最親近最崇敬他的人除非因爲極嚴重的需要決不強迫他這樣做。

現在我可以與當初我給他作傳時不同的看法看我父親。我早已渡過了他死時的年紀。我很明白他的辭職是極大的不幸。他是在「極端危險時的大胆駕駛員」。那時候是他的好時機。但一八八六年反對愛爾蘭獨立的統一黨勝利之後形情已變。平安的歲月與政治承平是所需要的。薩里斯白瑞勳爵的政綱所代表的正是當時所需要的與希望的。他穩當的長期統治國事。自然他願意全權都由他一人掌握，不欲分給一個不馴的敵手。一個人欲恢復他失去的地位是決不可能。他或能恢復他在五十歲或六十歲時的地位，但決不能復得他在三十或四十歲時的地位。保持一黨或一國的領袖地位而且尊榮與威權仍不墜實在必須那個領袖的特長與使命，不但能迎合一黨或一國的需要，而且還能操縱他們的心境。

再者自從倫道爾夫邱吉爾勳爵當了財務大臣擔負國家要務之時，他在重大事件方面已不復是一位保守黨。他漸漸更加採取自由黨魁格萊斯通的見地，除去一件愛爾蘭自治案是他所反對的；並且在一切社會與勞工問題上他遠比自由黨或中等階級自由派的觀念更爲急進。甚至對於愛爾蘭問題他的信念也是異

常自主的而不受別人的影響。保守黨決不能容許此事。當然我以爲假如他能健康的活着，他必定用他那同情勞工階級的因素與彼他們的熱誠擁戴，極力反對發動南非戰爭而遭國人的憤恨。他的唯一能重入內閣的勝算必是預防張伯倫先生的保護貿易政策。我所知道的種種都使我明瞭他一定是此種政策的主要反對者之一。他不是一位依照黨的宗旨而下自己的判斷的人。當他爲黨而爭並決心獲勝時他不惜抓住任何在他當前的方法。但等到擔起責任時，他對於公共事務的供獻則是忠心與純然的。他從不坐下玩冷靜算計的把戲。他想的是甚麼就講甚麼。最好莫過如此。

格萊斯通先生的大演說家的榮譽有賴於他所發表出來的演講辭者小而賴它們當時對於聽衆所產生的影響之力者大。倫道爾夫邱吉爾勳爵在英國政治史上的地位不能以他的言行衡量，而應當用他的人格個性所給予他同時代人士的印象來衡量。這種嚴肅的印象若在有利情況繼續不變之下，必然會在有決定性的重要時機表示出來。他深具那種常是發自大天才家的力量，任性與動人。

現在我又把他當年很費力用規矩的體裁寫給我的那些信件細讀，我發覺當時我未能明白欣賞他對我是如何的關心注意。我最懊悔的是不會同他多住在一起使彼此能互相了解。在魯斯伯瑞勳爵的晚年我時常去看他，因爲除了我對這位偉大人物的景仰之外，我還喜歡聽他談關於我父親的種種。我和我父親的顯赫而親密的朋友談話時感覺到就像和他更加接近一樣。最後一次我看見魯斯伯瑞勳爵時，我說我是怎樣願意使時間退回若干年，並能和我父親在同等的條件下談論種種。那位年高的政治家用奇異的口氣說道，「啊！他必會了解你的」。

\*

\*

x

x

一八九四年六月，我正在繪考梅木地方的道路地圖，一個騎自行車的差役送給我學校副主任的一條命令，請我立刻去倫敦。我父親第二天要首途作環球旅行。一件用平常方式向學校爲我請假離校的要求已被學校的例規所拒絕。我父親打電報給陸軍大臣亨利巴納曼爵士說明「這是我在英國最後的一天」——於是我才被允許即刻回倫敦。

第二天早晨我們——我母親我弟弟——坐車去車站。雖然因爲他四年前往南非洲遊歷時留下的長鬚，但我父親的臉色却顯得十分憔悴，並爲心情的痛苦所消磨。他用簡單的姿勢拍拍我的膝蓋，但却極含深意。

從那裏開始他的週遊世界。我永遠再見不着他，除了偶然一瞬即逝的影像。

x x x

我在三德賀斯特學得了幾件事體告訴我在一個兵團的軍紀與生活中怎樣言行與不同階級的官兵怎樣彼此對待。我的隊長，威爾士兵團的鮑爾少校是一位極嚴厲性烈的教官。他極端莊，沉默，嚴峻有禮，拘謹小心，不容一點差錯，大家對他十分畏懼。他沒有運氣去參加正式作戰，但我們敢說，假如他會上戰場必早戰死了。

軍校的規矩是假如你出校門你必得首先在隊的離校冊上寫下你的姓名，並且那樣認爲你的請假已被准許。有一天我坐了一輛雇的馬車去看在艾爾德邵特兵營受訓的一個朋友。當我走到瑪爾布羅時，我正逢見鮑爾少校駕了一輛單人馬車跑得飛快地返校。當我脫帽給他行禮時，我突然一急才想起我太粗心或懶惰忘記在離校冊上寫名字。然而我想着「還可以有一個機會。他也許在集合吃飯以前不看那冊子；等

我回校之後立刻補寫上。」我縮短去會朋友的時間並急忙加鞭跑回學校。我進門時正六點。我跑到校門裏放簽名冊的桌子上，並且我第一眼望見的就是冊子上鮑爾少校的簽字在當天准假的最末一頁上。我已經太晚了。他已經在艾爾德邵特看見了我並且見離校冊子上沒有我的名字。於是我再細看，使我異常驚喜的是少校已經替我寫上我的名字並且經他簽屬認爲准許。

這件事使我的眼睛啓開看見在古老的英國軍隊中仍存着的和藹生活，並且極嚴的紀律怎樣能在各級官兵間保持着而仍絲毫不失斯文有禮的社會標準。自然從那次的警戒之後，我再也不那樣粗心疏忽了。

一件很類似的事情發生在一九一五年冬的一天，當時我在法境拉文太前線的近衛軍聯隊服役。我們的上校傑夫瑞是有名的優異嚴厲的教官，也是一位著名的指揮官，雖然在前線參加激戰十六個月毫不變改本色，除了應有的甜酒配給之外，士兵在值勤時一概不准飲酒，即在嚴冬之下守護前線時，亦不得例外。他的希望是雖然並無明令，大家不可把酒帶到戰壕裏去喝。在一個漆黑潮溼的戰壕裏，一瓶濃酒正被大家喝着，忽聽壕外大聲喊對指揮官敬禮，並且傑夫瑞上校業已走下壕梯來。一位顯然具有軍人的機警天才的年輕軍官，立刻本能地把戰壕裏燃着的一只臘燭拿起來插進酒瓶口。這種用酒瓶當臘台是很常見的。一切皆平安過去。然而半年後那位年輕軍官請假去近衛軍俱樂部閒坐時，恰遇見傑夫瑞上校。「喝一杯濃酒嗎？」上校說道。那個小軍官恭然接受。一瓶濃酒取來各斟滿杯兩人舉杯而乾：上校旋又說道，「酒裏沒有臘燭油味嗎？」他們兩人相視大笑。

x

x

x

x

我在三德賀斯特軍校的最末一學期時，會被奧密斯通錢特太太所發起的清潔運動激起了我的憤怒。

這位太太是倫敦市議會的委員之一，並且在一八九四年夏天她發起一種積極運動要清除倫敦的各音樂堂。她的注意特別針對皇家劇院的散步場。這個在包廂後邊的一大塊地方常在夜場表演時，尤其在星期六，擠滿了青年男女，他們不但在演奏與休息時喁喁而談，並且還時常飲酒助興。奧密斯通錢特太太和她的朋友們講了許多話涉及這些嬉戲的青年男女們的節飲與道德等問題；並且她竭力鼓吹關閉這個散步場。更注意的是場中的酒吧間。英國社會多數人士對於這件事的意見像是不同。他們的主張爲當日英國通俗報紙首腦的「每日電報」所贊助。在一個連載的標題之下，該報開始發表各方讀者的通訊，許多皆用假名像「五個孩子的母親」，「紳士基督徒」，「約翰牛」等。雙方相持的意見引起了公衆的極大興趣，但是辯論最激烈的恐怕再沒有像三德賀斯特的同學們那樣了。我們在每一個月僅有兩次的從星期六午至星期日晚的一天假期時多皆到這個散步場來玩。錢特太太所說的濫言與暗譏也影響到我們。我們並未看見兩性間的行爲有何不妥值得抗議的。我們認爲奧密斯通錢特太太的運動完全無必要並違反英國自由的善良傳統習慣。

我急欲對這種主張給以抨擊。有一天我在「每日電報」上看到一個人提議組織一個公民協會抗議並設法對付錢特太太及其贊助者的令人不能忍受的主張。這個協會定名爲「公民娛樂保障會」。這個協會提議組織委員會與執委會，設立辦事處，徵集會員，收納會費，召開大會並發行會報宣傳本會的主張。我立刻自願爲此會效力。我按照報上地址給那位正義的發起人寫一封信表示我極端贊成他的意見與目的，並且我願意在合法的範圍內與他協力。我旋即接到他的覆函信紙上印着許多名稱，說道歡迎我的贊助，並約我參加第一次的執行委員會大會，日期定在下星期三午後六時在倫敦的某旅館舉行。



星期三是一半假日，並且品行端正的學生只要請假就可被准許去倫敦。我在那三天前的餘暇完全用在做一篇演說稿，我想到時他們會請我對一羣滿臉嚴肅的委員們演說，並將揭起「當年海普頓喪命戰場與西德尼死於斷頭台上」所力爭的英國自由的旗幟。因為我以往從未當眾演說過，這回確是一件很難的工作。我的演說稿寫了又改共三四次，並且將全篇辭句完全記熟。這是一篇嚴正的演說，根據憲法上英國公民應享的權利爲論點，說明國家干涉守法公民的社會習慣的危險；並列舉不爲健全輿論所讚助的壓迫將必然發生的許多不良結果。這篇演說並未過分誇大情勢也未盲目於事實。完全用和平的語氣同善意的幽默勸導，並且用邏輯與常識去說服。甚至最後將結尾時還請求大家對於那些被錯誤引導的對方出以忍耐的心情。在人與人之間的許多事情中錯誤豈不遠比惡意多嗎？這篇演說預備完畢，我急切的有時還不安的等待着那個重大的時機。

早晨的課程完畢之後，我忙着吞點午飯換了便服馳赴車站，我趕上一班極慢的火車去倫敦。我需要說明一句當時我的經濟正甚拮据。實際上除去回來的車票，我口袋裏將只剩幾個先令，並且在兩星期之後，我的十鎊津貼方能發下。一路上我全在預習我的演說中之要點與辭句。我從瓦鐵盧站雇一輛馬車往約定召開執委會的旅館所在的里斯特街。我奇怪並有點不悅，當我看見這條灰暗甚而骯髒的僻落街道，而且更加不愉快的是馬車最後停在一一家旅館門前。然而我自己解釋道他們避免繁華的地區也很對。假如這種運動能够昌盛它必須根據人民的意見，它還必須符合所有各階級人士共通的簡單天性。我對旅館門房說道，「我是來參加今天在貴族館召開的「娛樂保障協會」的執委大會的」。

看門的像是有點不明白，隨後說道，「我想在吸烟室裏等着的一位先生大概是的吧。」我被指引到

一間灰而且暗的吸煙室，在那裏我面對面的看見那位本會的發起人。就只他一人。我大失所望，但仍鎮靜隱藏起我的懊喪，我並問道，「我們甚麼時候開會？」他也像是很難堪，回答說，「我會寫信給好幾個人，但他們却全未露面，所以只有你我兩人，假如你願意我們不妨先擬出本會的章程來。」我問道，「但是你會用印着協會名銜的信紙寫信給我。」他回答道，「噢，那費了五個先令。發起像這樣的事體頂好是用印着名銜的紙信，這樣能號召人們來。你就是被鼓舞而來的！」他像是因我的緘默所冷淡暫時停頓，旋又繼續說，「現時在英國讓人們做任何事都很難。他們只贊助既有的。我真不知國家將遇到甚麼；人們像是都沒有靈魂了」。

同這位發起人再多說也得不到甚麼，而且同他發怒更是無益。因此我強忍耐着堅決的問他說一聲再會，大踏步走出旅館，在胸中湧着一篇偉大的演說，在袋中只餘着一枚兩先令半的銀幣。街上往來行人甚多，都是爲自己的利害匆忙，對於人類國家的重大事體却毫不關心注意。我用咒咀可憐的目光看那些心地狹小的行人。顯然不像我所設想的那樣容易引導大眾的意見至正確的途徑。假如這些民主主義的懦弱份子如此看輕他們的自由，他們怎樣能防衛若干世紀來由貴族與寡頭政治權力所獲得的廣大本土與屬地呢？我不禁對於本帝國表示失望。隨後我想起了晚飯並慘然觸到那一塊錢！不，這如何行！半天的舒服假日來倫敦玩，爲一件極出乎意料之外的事體所梗阻，一篇或者會左右國家運命的演說未得講出，而且還空着胃沒得吃，就這樣回學校去吃幾塊小圓餅喝一杯茶！這真是勇氣所不能忍受的。因此我做了一件以往不曾隨後也再未做過的事。我這時走到了斯川特街。我望見有名的艾屯鮑魯先生的商店外邊懸着的三個金球。我有一只很好的金表是上次我生日時父親送給我的。想了想，英國皇室的珍寶在艱難的時

期還會典當過呢。店員細看我的金表之後問道，「你想當多少？」我說，「五鎊即可。」在簿子上記下一些應有的手續。我收到一張從前只聽說過的當票，同五鎊的紙幣，我又大步走向倫敦的街市。我安然無事的返回學校。

第二天軍校的朋友們都想知道我們的開會情形如何。我在事先會將我要講的最有力的論點告訴過他們，他們很希望知曉我的演說效力如何。大會是甚麼樣子？他們很佩服我有勇氣對着一個執行委員會中的一些成年人，政治家，市參議員們登台演說。他們願意知道所有的經過。我不會將真象完全告訴他們。我只大略的說明在一個安適滿足的國家裏欲激起公衆意見的困難。我指出須一步一步進行的重要，並且一步步走好之後，再走第二步。我們的第一步是成立執行委員會——這已經做完了。第二步是起草會章，並派定各部負責人與權限——這正在進行中。第三步是廣遍的訴諸大眾，並且未來的每件事都看這種的反響如何爲定。他們對我說的這些頗有點懷疑的接受；但是別的我能說甚麼呢？假如我自己有一份報紙，我定將我的演說全文一字不遺的刊在第一版，註明執行委員的大聲喝采，文前印出引人注意的大字標題，並且從嚴正的用社論贊助支援。然後這個娛樂保障協會定有實在的進展。它會在二十世紀剛剛開始許多事情正在成形的時期引導一種公共輿論，遍及用英語的國家，並且宣示一種深刻的警告，或許使得廣大的美國從禁酒令之下被解救了！這裏我們又看見了運命之神的足跡，但它們却把碧綠的草地變成乾燥的石路。

我被注定對這種征討再作一次猛擊。錢特夫人的運動並非全無功效，而且勢頗兇猛，以至我們的政黨認爲最好採取一種英國式的調和辦法。解決的方法是把那被攻擊的酒吧用薄帆布幕與散步場隔離開。

如此在字面上講它算是與散步場並無連帶關係了，在法理上說它們像是各在國界的兩市；然而進出口是被許可通開的，而且布幕還須弄低一些爲的流通空氣。如此愛神維納絲與酒神巴古斯的廟宇，雖然相連也可以算是分開的，並且他們對於人類弱點的襲擊也只能是先後交替而行，不能同時集中攻擊。報紙上對那清潔運動的呼聲更加宏大。劇院經營人方面在哀號抗議之後，似已漸漸屈服，準備接受自己的命運。但三德賀斯特軍校中的醞釀却不是這樣。這種卑劣的和平辦法不會同我們商談過。我個人對於這種假道學深覺憤怒。當時我還一點也未想到在民治自由的國家人民生活中欺僞竟佔甚有力的地位。我願意要一個明確的定義分清國家的責任與個人的權利，因公共的便利與合宜的需要應加修正。

在那張幕幔添設後的第一個星期六晚上，正巧有我們軍校的許多同學在帝國劇院散步場消遣。同時還有不少與我們年歲相仿的大學生們，當然那些只是書呆子，毫無紀律與責任心。這件新設的布幔被大家細心的研討，旋即成爲不滿意的批評題目。隨後幾個青年大學生用手杖扎穿那布幔。別的人也都跟着做。自然我也不甘落後，因爲許多朋友們都贊助此舉。突然一件更出奇的事情發生了，在場的全體約有二三百人都憤怒起來，他們一齊上前把那薄的布幔撕成粉碎。劇場當局無力制止。在支柱被折斷布幔被撕碎的聲中，那道遮蔽算是被毀壞了，並且那酒巴又得與散步場像原來一樣的相通了。

在這種有些不太恰當的環境下，我現在發表我的生平第一篇演說。站在那一堆被毀的殘物上，我對着騷動的羣衆大聲講話。我那次所講的確實的記錄沒有保留。然而却並非毫未被人注意，我過後還會聽別人提到幾次。我完全拋却了憲法的論證，並直接訴諸情感與熱烈的情緒，結尾時我說道：「你們看見了今晚我們拆毀這布幔；看你們在下次選舉時失掉了這些人。」這兩句話博得大衆的歡聲鼓掌，並且我

們大踏步走向廣場揮舞着木棍或布片作爲勝利獎品或表記。這使我想起凱撒大將之死，一羣叛黨走向精心揮舞着用以刺死暴虐者血染的利刃。我還想到法國大革命時攻打巴斯底獄，它的詳細情形都是我所熟知的。

使革命繼續推動，似乎比初發動時更難。我們必須趕上最後一次火車回三德賀斯特，否則將犯擅離職守的大錯。這班車夜半時仍從瓦特盧站開，是專爲把每天的死人運到倫敦郊外墳地去。它只開到艾爾德邵特附近的夫瑞木雷小站，早晨三點到達，剩下我們還有八九哩路才到皇家軍校。到了這個小村時我們找不着代步的車輛。因此我們敲一個小店的門。也許我們打門太急了，等了很久使得我們將不能忍耐時，店門的上半截忽然開了，並且我們發現一枝短鎗口對着我們，鎗後出現一副蒼白兇惡的臉。一切事體在英國都不容易逼到極端。我們保持鎮靜，說明我們的需要並允許給他錢。這位地主起初很固執，終於被緩和下來，拉出一匹老馬和一架更破舊的小馬車，我們七八個人就坐着那輛小車到了學校，並且未便驚動看門的人，從一條不合法的路回到我們的宿舍，幸而不誤早晨的操練。

這件事引起很大的激動，並且甚而所有的報紙社評都論到它。我有一時期很擔心或許過分的注意都加諸我在這件事所負的一份之上。當然那很有危險，因爲我父親的名字當時仍很有力。雖然他會感覺欣慰，我以每個願意生活在自由國度的公民應有的責任參加反抗暴政。我並非未感覺到一種相反的見解很可能是可能，並且甚至變成很有力量。年長的人們和政府當局是不能絕對信賴會對於他們叫做青年人的浮躁行爲持開明了解的看法的。他們有時會用不良的手段單只挑出幾個人來加以懲誡以警效尤。雖然隨時準備做殉道者，我却希望時間向後遞延一些。幸而到我的名字和那事件並提的時候，大眾的注意已經完全

消失了，並且在軍校或陸軍部也沒有一個人惡意的願重翻舊案。這是那些幸運中之一，須要永遠記住爲的抵消等量的惡運來時，而且它是必會來的。後來的事我只須錄記倫敦市議會的選舉情形逆轉。他們自稱爲進步派的獲勝。那些布幕重建爲磚與灰泥的牆，並且所有我們的努力都等於零。但沒有人能說我們未盡最大的努力。

x

x

x

x

我在三德賀斯特軍校的學程不久即告結束，當初幾乎是被憐憫錄取在全校最末的，到畢業時我却光榮的考列第八，全班共計一百五十人。我提到這件事因爲這可以表示我對於有用的功課也能很快學習。這是一件很艱苦而愉快的經驗。那裏只有三個學期，並在每學期末，每個人幾乎很自動的會從初級升到中級，再到高級。這個期限很短只須一年就可以成爲高級生。你可以感覺自己每週都在向上長。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我得到皇家的委任狀回到家去。與我以前的學校生活大不相同的，是我交了許多朋友，三四位還在活着。其他的都已不在了。南非戰爭喪失了大部分，不但是我的朋友，而且還有我的同伴們；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幾乎殺掉了所有下餘的他們。那僅存的幾位也會被敵人的鎗彈射穿過腿、胸或臉。我對他們全體敬禮。

我從三德賀斯特出來走進世界。它像是神洞的開朗。自從一八九五年之始，直到現在我寫這本書時我不會有時間回首他顧。我幾乎能用指計算在此期間我沒有事做的天數。這像是一部沒有完的活動電影，自己就是主角。整個說來極其有趣！但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年間也就是本書故事所包括的大部分，其生動有趣，變化多端，與努力奮鬥實在超越一切我所經過的事體——自然須要除去第一次大戰開始的前

數月。

當我回顧這些歲月時，我不禁虔誠感謝至高的神給我們的生存才幹。所有的歲月都是好的，並且一天比一天更好。起伏與興衰，危險與旅途，但永遠是動的感覺與希望的幻景。青年人們，全世界的青年們，大家一齊起來前進。現在比任何以往的時代更需要你們來填補為戰爭所摧毀的今代。你的一時一刻都不能丟失。你必須立在人生戰線你的位置上。二十至二十五歲！這些是最重要的時期！不可只苟安於現狀。「世界是你的，使它充實。」承受你的所有，負起你的責任。再舉起光榮的旗幟，進向新的敵人，他們時時聚集在全人類大軍的前方，並且只有去攻打並消滅他們。不可接受一個「不」字的回答。決不向失敗投降。不可被僅屬個人的成就或歡喜而受騙。你將做出種種的錯誤；但只要你是寬宏真實，並且勇猛，你不能損傷這個世界甚或使她十分痛心。她是專為的被追趕，並且為青年所獲得。她只有被重複的征服方能生存昌盛。

## 第五章 第四驃騎軍

現在我應當向讀者介紹一位具有特殊個性與豐采的人物，他在此時已開始在我的生活史上佔很重要的地位。布瑞巴松上校統帶第四驃騎軍。這一團是去年從愛爾蘭調到艾爾德邵特鎮，現在駐紮東騎兵營營。布瑞巴松上校與我家認識已很多年，並且我在上學的時代也曾見過他幾面。他因為我從三德賀斯特軍校畢業表示歡迎，特請我在團聚餐室同他吃飯。這是一件盛大優待。那時節一個騎兵團的聚餐在一

青年的眼中真是動人心目的奇觀。二三十位軍官都穿着輝煌整齊的藍色金章的軍服，圍坐在一個圓桌，桌上陳列着二百年來本團在各項運動與競賽得來的金銀器皿與獎品。這像是一個國府的盛宴。在一種充滿了光彩、豐盛、禮法、紀律的氣象下，一席美味豐富的聚餐在團樂隊吹奏中歷頗久的時間方舉行完畢。我被全體所熱烈歡迎，並且我也極力的顯出謹慎與謙遜，後來我又曾被邀參加數次。幾個月後我母親對我說，布瑞巴松上校急欲我入他那一團，但我父親却不允許。誠然他像是仍在相信用他的勢力，還能够把我派入步兵。劍橋公爵曾因我不去第六十來福鎗隊而表示不悅，並且聲言時機湊巧那種困難也許可以克服。「同時，」我父親寫信說，「我知道布瑞巴松上校是一位極優秀的軍人，他却無權使那個孩子的目標轉到進入第四驃騎軍」。

然而目標終於轉定了。在我父親最末一次悲楚的歸來時，他對於我的事情已不能多顧及。我母親對他解釋一切事體都已安排好了，並且他像是也很願意，甚而高興我將成一位騎兵軍官。實在的，他最後對我講的話之中有一句是「你已經得到你的馬匹了嗎？」

x

x

x

x

我父親死於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清晨，他的臨終頗無痛苦。固然他很久就失却感覺。所有我幻想的同他作伴，進入議會在他的身旁並得他的援助，完全破滅了。留給我的只有追隨他的目的並擁護他的遺名。

現在我成了自己運命的主宰者。我母親永遠在旁幫助我指導我；但我此時已二十一歲，她再也不願使用父母的管束權。果然不久她就成了一位熱心的同盟者，用她的勢力與無盡的能力，幫助促進我的計



劃並保護我的權益。她仍在年輕美麗與動人的四十歲年紀。我們用同等的地位在一起工作，說像母子，不如說更像姐和弟。至少在我感覺是這樣。並且如此繼續直到最後。

x

x

x

x

一八九五年三月，我被派入第四驃騎兵團，我在較預定時期早六個星期之前到了團裏，並立即與幾位別的下級尉官一同受初入伍軍官的嚴格勤苦訓練。每天的長時間都用在馬術科，馬廐或營盤操場上。我因為以前受過兩度的長久學程，所以很能勝任騎術；但我必須聲明在第四驃騎兵團裏，遠比我過去所經驗的軍事馬術的任何事體嚴厲得多。

在當時的原則是新入伍的軍官必先受六個月的新兵訓練。他騎着馬或在地下走着與騎兵一同操練，並受與騎兵們一樣的指導和練習。上馬術時他在一行騎兵的前頭，或徒步時在小分隊的右手，他須要給士兵們做榜樣。這件工作不是永遠能顯然順利做到的。在疾步或緩馳時上下一匹光背無鞍的馬；不用馬刺甚而無鞍或將雙手背着時跳過一個高欄；騎着光背無鞍的馬疾馳，並發生不可避免的事故。許多次我從馬術科的跑道上疲累痛楚的爬起來再戴上那金辦的小軍帽，端出我的尊嚴外表，同時二十名新兵却暗地愉快的笑他們的官也遭受他們常遇到的不幸。我的運氣不好，在受這種訓練初期，我用傷了握緊馬最依賴的腕子肌肉。結果我很受痛苦。當時電氣治療尚未發明；一個人只好繼續使用他那受傷的肌肉，因為怕被譏為懦夫而不敢請假休養一天。

本團的馬術教師，綽號紉苛，並是一個極其蠻橫的人，恰巧這幾個星期裏脾氣更加暴躁。一位副官在艾爾德郡時報上刊登一段廣告：「某某少校，馬術教授，東騎兵營營。騎獵術十二課畢業，障礙飛

越馬術十八課畢業。」這件廣告使得大家對他譏笑，大約因此，他認為在他馬術班上課的，每個人臉上若掛一絲笑容時，必是心裏在竊笑他。

然而在適度之下，我贊成青年人自願受嚴格管束；並且以後給我的生活便是有趣而又高貴。雖然在馬術科尚未學完之前，這些年輕的軍官已經常被准許騎馬帶着自己的騎兵出去演習或作實際的操練。一隊騎兵疾走操演時人馬閃耀叮噠煞是有趣動人；並且若是演爲馳騁飛奔時，這種愉快的刺激更加深刻。加鞭策馬，鞍轡鏗鏘，屏息奔馳，盜鏗搖蕩，這種景象構成一副活的機器，再加上輝煌的軍服——這一切使得騎兵操演成爲一種極壯麗的景象。

我要對於不諳軍事的讀者解說騎兵在操演時排成縱隊，而在作戰時則列爲橫陣線，並且騎兵在平時操練時則迅速的隨時變換各種隊形。因此一個騎兵中隊（即一連約二百騎）以斜縱隊向前進軍，可以隨時立即向任何方列爲作戰陣線。這同樣的原則可以適用於較大團體的活動；而且一團，一旅，甚而一師騎兵都可以在難以置信的極短時間內列開陣勢準備妥騎兵的最重大事件——衝鋒。

這真是戰爭的羞恥，竟把這一切拋在一旁而只顧它的食婪，卑劣，投機者的進發，並且轉向化學家製造奇觀，用車夫去搬動飛機或機關鎗的橫杆。但一八九五年在艾爾德那特時這些恐怖的事體尚未臨到人類。騎步兵，鎗騎兵並且我們認爲最重要的驃騎兵仍然在戰場上保持它們的光榮地位。戰爭在以往是殘忍而莊嚴的，如今却變成殘忍而卑污了。實際上完全被毀壞了。這都是民治主義與科學的過錯。自從這些干預擾亂者被允許參預實際的戰爭時起，戰爭的命運算是被注定了。原來是少數訓練有素的職業專家爲擁戴己國的主義，使用古式的武器與美麗錯綜的古雅操演，隨時得到國人的喝采，現在我們却使

全國的人口甚而包括婦孺在內，彼此敵對作殘忍的互相砍殺毀滅，並且只有一些淚眼模糊的書記在計算屠夫的帳單。自從民治主義被引入或不妨說自己侵入了戰場以來，戰爭便不再是紳士們的遊戲了。讓它滾開去！

在十九世紀末葉看陸軍總監拉克將軍操演，共有三四十中隊的一師騎兵，如同一小隊的靈活，真是異常壯觀。當這些衆多而威武的行列排成預備式，然後下令僅在十五度角之內，變換陣式，最外邊的騎兵旅需要馳奔二英里遠在塵土飛起濃厚得五碼之外看不清人臉，並且二十人墜馬與五六件意外傷害是一清早操演的特色。等到陣線最後佈成，並且一團或一旅騎兵向前衝鋒時，你不能不在歡悅的激怒之中狂喊。

過後我們回到營盤，我的這種熱情漸被一種事實所修正，就是我想起德國有二十師團騎兵，每個都與我國唯一的寶貝——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樣的雄偉；並且第二我又想到假如我們的一部騎兵被驅至速射機關砲之前又將如何。

後來是那次壯觀的大閱軍，維多利亞女皇坐着馬車在了閱兵台上，全艾爾德邵特兵營的駐軍二萬五千衆，穿着藍色，金黃，與紅色的制服，持着明燭的鎗砲，行經她的面前，騎兵，步兵，砲兵，不要忘記了還有工程和軍佐團，像一條寬闊閃爍的水流。歐陸其它的強國如法，俄，德，奧，也各在他們的國內二十個不同的地點於同一時間舉行這樣盛大的閱兵似乎是不會有的。我奇怪爲甚麼我們的政治家不會舉行國際大會由各國派遣作戰的代表，就像奧林匹克運動會一樣各派同樣的選手，我們英國派一個小型的全軍包括都是最優秀的，並由這種賽會決定世界的主權的高下。然而維多利亞時代的總理與各部大臣

們却全欠企劃與進取精神；他們失掉自己的機會；他們在戰爭從專家們及素有訓練熟知一切的人們手中失去，而演變成只是人力，金錢與機械的可憎之事。

那些業已明瞭戰爭過後必然士氣沮喪的人們，都不禁作結論英國軍隊從此再也不參加歐洲的戰爭。我們如何能呢，我們僅有一軍陸軍，一師騎兵與民團軍還有一些志願軍——只此而已！誠然在一八九五年艾爾德邵特軍營中，沒有一個具侵略野心的副官或好勇鬥狠的參謀官，會相信我們這一點軍隊會再派遣到歐洲大陸去。然而後來却有一天一位騎兵上尉——名叫海格，就是那年春季在長谷訓練我們的——感覺到自己頗受限制，因為在一場最重要的戰爭時，他僅能調度英軍四十師團及美國第一軍——共計僅六十萬人，——而且只有四百旅砲兵支援他們。

我時常懷疑別的年代會否像我們所活的年代看見這資料與價值的驚人變化。任何物質的或既定的事物我自幼被教導信以為永久與重要的，很少會繼續長遠。我會確知或被教導確知決不可能的每種事體，都發生了。

布瑞巴松上校是一位貧困的愛爾蘭地主，他的一生都消磨在英國的軍隊裏。他的性格恰代表傳說中的英雄。自從一八六〇年他投入皇家禁衛軍時起，他就是時髦的先驅者。他是倫敦社會中最光亮的軍界明星之一。他與威爾士親王之間結成了終生親密的友誼。在皇宮中，在俱樂部裏，在跑馬場上，在打獵的野外，他被公認是最出衆的人物。雖然他一生都是單身漢，但他決不是一位婚姻的憎惡者。在年輕的時候，他一定是像貌極漂亮的。他的身材高度恰是一位鬚眉男子所應有的。他實際不到六英尺，但顯得却是那般高。現在正當他的黃金時代，他的外表真是威風漂亮。他那極其勻稱的體格，他的閃亮的灰色

眼珠與堅實的下巴，襯着德皇威嚴望見也會羨慕爲理想的鬚鬚。除此之外他又具有佳公子的翩翩風度，與真的或假裝不善讀那個阿爾「R」字音。在談話上既恰當而又富經驗，他的出類拔粹的個性對任何文雅的或別種的團體，都決不是一個損失而是異常生色。

他的軍隊生涯是極長久而多變化。他入禁衛軍六年因經濟困難而離去，後來又經過一個極窮困的時期。他以紳士志願軍資格——這是一種極度的特權——參予一八七四年非洲西部阿山提之戰。他在此役戰功極著，因之高級幹部均強力主張恢復他的官職。這種幾乎可以說是從未有過先例的榮譽，實際果然贈給了他。威爾士親王是最急欲派他到他自己的第十驃騎兵團——在當時是英國全軍最例外的一團——裏服務。然而當時因爲沒有空缺，他暫時只可被派到某步兵團中工作。

有一次他問艾爾德邵特車站站長道，「去倫敦的火車在那裏？」站長回答，「已開走了，上校。」  
「開走了！再叫一輛來！」

後來終於被調到第十驃騎兵團裏去，他曾參加一八七八及一八七九年阿富汗之戰，還有一八八四年在埃及蘇亞金之激烈戰爭，他的聲譽益增。他因爲參加作戰連續獲得兩次晉升，所以實際上他的官銜竟高於他本團團長的上校官銜。這件事在那時却產生只有在英國軍隊中會有的一種困難情形。第十團團長時常挑布瑞巴松那一營的錯，並且極不滿意而至令他那一營回到國內的軍營去駐紮。布瑞巴松極感到受羞辱。然而未過幾個星期之後，第十驃騎兵團因爲與別的騎兵團演習作戰而擴充成旅。那原來那團的上尉不再當權，而布瑞巴松的官銜自然的升爲該旅的旅長。原來他的團長現在成爲他的屬下，布瑞巴松對他也報以他不久前說的那些話，並且最後也嚴峻的命令道，「帶着你的一團回國去！」英國軍界知名之

人皆期待着這件事體的發生。布瑞巴松在軍法上有立足點是不能辯駁的。在當時人們慣於以嚴峻的態度申述自己的正直，如今的人們看來似乎頗不恰當。然而因對於這件事却有兩種意見。

既是因為他上邊有團長在不能使他帶領第十驃騎兵團，陸軍部遂在一八九三年派他統帶第四驃騎兵團。這件事也難免使該團的高級官員們私下竊議與非難。沒有那個兵團樂意接受一個抱病「裝飭他們」的用意而來的一個陌生的長官；所以這位威風的上校，胸前掛滿了閃光的勳章獎狀，又帶着他的社交場與軍界的榮耀，初次來接任比第十驃騎兵團更有悠久來歷的一團的統帶權時，其間的空氣實在是很緊張的。布瑞巴松却一點也不表示妥協。他反而顯示一種極有把握的自信，竟不但博得全團官兵無疑問的服從，並且與極端的欽佩，至少中上尉們極欽佩他。然而有幾位校官却感覺有點不自在。某一晚上他問管伙食的那位易怒的軍官道，「你這香檳酒是從那個化學師手裏買來的？」

我以為，除了在軍事方面他是一位極端紀律嚴明的長官之外，他永遠是漂亮可觀的。但不久我却發現在全團官佐的餐桌上他所談的軍事與運動，宗教或非宗教的問題或一二其它的話題之外，在上校的胸中原來藏著很寬博的學識。例如有一次我引用了「弱者風波少」(譯者按直譯為「上帝使寒風對剪了毛的羔羊減少動力」)這句成語，布瑞巴松上校問道，「你從那裏讀到的？」我頗得意的回答說雖然這句成語多皆說是出自聖經，實際是在了英國十八世紀小說家斯特惠的「情感的旅程。」他很真純的問道，「你讀過那本小說嗎？」幸而我不但說實話而且還很謹慎。我承認不曾讀過。而那本書却像是上校所最愛讀的。

然而上校也有他自己的挫折。在我未參加第四驃騎兵團之前不久，他竟和一位很重要的人物——當

時的艾爾德邵特駐軍司令官艾弗林伍德爵士——發生極大的衝突。

布瑞巴松不但替他團的官兵服裝上新添了許多已前未有的大多是極合理的花樣，例如他讓士官們在操練時袴腿上用紫黃色的邊條而不用金絲的，而且他在下嘴唇還留了一撮鬚鬚已有三十多年之久。這當然違犯維多利亞女皇的軍法第七項「嘴巴與下嘴唇必須雞光，除非有開疆助勳者可留鬚。」但三十年來在戰時或平時都不會有高級長官干涉過布瑞巴松上校的拿破崙三世式的下唇短鬚。他的短鬚業已成了公認的特權與習慣，並且無疑的他很覺得可誇耀。在他剛帶領着第十驃騎兵團到了艾爾德邵特駐紮不久，艾弗林伍德爵士就要顯示他決不是人物崇敬者。於是袴腿的紫黃邊條被取消了，該團在操練時慣着的斜紋囉嘰的舒服外衣也被取消；又改回來用金絲的袴條，與那舊式的硬布的馬夫上衣。被迫服從的上校將他的抗辯非正式的傳達到陸軍部。無疑的在他這方面是有理由的。實際上一年之內這些合理而又經濟的改革竟被強令全軍都採用。但陸軍部或在倫敦的人沒有一個敢干犯有女皇的軍規在握的伍德爵士。等到伍德爵士聽說布瑞巴松會批評他的主張時，他決心做一件不容氣的事。他給上校一道書面的命令着他在下次閱兵時「按照軍規則淨鬚鬚。」這自然是一種重大的羞辱。布瑞巴松沒有別的办法只可服從。那天晚上他決心犧牲，翌晨他在自己官兵的面前頗覺現醜，士兵見之無不驚訝，並且在明白了事件經過之後極爲震驚。上校對於此事飲痛至深，以致他在任何場合從不提及。除了迫於軍事職守，他也再不提到艾弗林伍德爵士。

這位人物就是我在現在很光榮的在他之下服務，並且他的熱誠無間斷的友誼在他以後的二十年生活中我都得享受，布瑞巴松上校，是一位最嚴厲最強力派的頑固的保守黨黨員。他的三條主要的基本的教義

是：保護貿易政策，徵兵制，與恢復傳染病預防法規。他評判政府或政治家的好壞也就看是否按照他的這種政策綱領。但在政治上却沒有一件事，即便是自由貿易政策之爭，路易喬治內閣的預算案或愛爾蘭獨立糾紛，曾使我們的友誼關係中斷。

x

x

x

x

在一八九五年夏天我們都極感到歡欣得知主張愛爾蘭自治的激烈派政府在下院失敗，並再由薩里斯伯瑞勳爵組織內閣。人人都愛戴魯斯伯瑞勳爵，因為他被認為是愛國家的。但當時他所有的同僚却太壞了！這些同僚拉他向下，並且他是軟弱的，他們如此說，因之他違背自己的真意而對他們屈服。隨後他又為愛爾蘭國家主義者包圍在位，人人都勸得他們非把全英帝國分裂了不能滿足。我曾推荐約翰莫雷，但他們都說他也是最壞的一個，並且和愛爾蘭獨立派及各叛徒們來往。感到特別稱快的是那內閣應該失敗，因為使無烟火藥的產量低落。假設戰爭發生，沒有火藥如何打仗？有人說無烟火藥實際很充足，但那樣的內閣失敗了也不是惜！誠然自由黨此時在艾爾德邵特極不受歡迎。大選結果證明全國都與我們的觀點相同，因為薩里斯伯瑞勳爵以一百五十票之大多數回任總理大臣，並且保守黨統治國家計十年之久，在此期間他們打了許多次仗，均成爲本書的大部分資料。誠然他們直到對保護貿易政策發生興趣時始行退出，於是自由黨進來並發動最大的戰爭。但所有這些現在都已終止了。

我會被邀參加各部大臣盛宴後在得文郡會堂舉行的一次會。在那裏我看見了所有的新任各部院的大臣都穿着漂亮的藍色鑲金的官服。這些制服不如而今我們所穿的壯觀，但它的樣式在當時却很引起我的注意。我同當時新任外務部次官的喬治考松談話尤爲歡洽。他的樣子極其堂皇煥發，並且和藹的接受我



對他的祝賀。他解釋雖然他的位置是很小，然而却可以代表外務部出席國會。因此他希望他能對於外交政策的決定也有發言權而不僅只是作外交政策的解答與辯護。那裏還有不少不會獲得位置的可憐的青年人；但他們却須比別人更現裝笑臉，並且走向前去給取得原本是他們自己想得到的那個位置的人們道喜。因為沒有一個人其心會想到給我任何一個位置，我自己只有感覺嫉妬不已。

x

x

x

x

在此時期艾弗瑞斯特太太——我的老襟姆——逝世。當我聽說她病得很重時我立刻到倫敦去看她。她住在倫敦北區她的妹妹家。她曉得自己的病很沉重，但她唯一的憂慮却是我。當時下着傾盆的大雨。我的衣服全溼，當她的手觸着我的濕衣服時她極感驚懼，生恐我會受涼。我將衣服脫了下來並完全烤乾之後，她才安靜放心。她的唯一願望是看到我兄弟傑克，然而不幸這是辦不到了。我馳往倫敦市內去請一位有名的專科醫生，並且得到兩位大夫共同研究她的病症，所得診斷是一種腹膜炎。我必須乘夜車回艾爾德邵特趕翌晨極早的閱操。閱操完畢我又立即回到她的床前。她還認識我，但漸漸的便失去知覺。她臨死很安易無痛苦。她一生過的都是天真可愛服役別人的生活，並具著一種單純的信念，就是她毫無所懼，並且對於可懼的也不很放在心上。她是我自有生二十年中可敬愛最親密的朋友。現在我打電報給是廿五年前她曾服侍過的一位牧師。他住在克伯藍城。他會有她忠實服役的長久記憶。我們相遇在她的墳前。他已經當了副主教。

當我想到可憐的老婦人們的命運，她們多皆是無人照顧並且在她們的風燭殘年窮得一無所有，我深覺自慰的是我會幫發起制定老年的恤金與保險，是為其它各國所不能及的，並且對她們有極大的益處。

## 第六章 古巴參戰

在維多利亞朝代的末葉，英國會享受了一個很長久的承平，乃致所有的勳章及它所代表的經歷與危險，在英國軍隊中竟變成極其少見。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及平印度叛變的老軍人們已經都退伍了。去過阿富汗與埃及的武士們都已升為高級軍官。自那時起很少因憤怒放過一鎗，並且當我於一八九五年一月入第四驃騎軍時，全英國皇軍中曾經親歷最小的戰鬥的上尉階級已屬極少，至於中少尉更是毫無。因為需要的貨物的稀少，常為價值被提高的原因，於是從來不會像當時的軍事當局，尤其是各級軍官對於作戰的極端看重。它是升官進級的捷徑，它是建功揚名的門徑，它給幸運的立功者一種光榮，使老年人與少婦們一齊重視。我們年輕軍官如何嫉妬中校們參加埃及戰爭的經歷！我們又如何羨慕上校們胸前佩掛的那些勳章！我們幾乎全無壓足的愛聽他們屢屢講說當年在各地作戰的驚險事蹟。我們是如何的渴望也有同樣的那些足資回憶的事體再三向同情的聽眾誇耀！我們如何的懷疑我們的機會能否到來——我們是否也能經歷像軍中餐廳飯後，在極有趣的氛圍所談的那種幾度的戰爭？在打馬球，在畋獵，或在閱操時的英勇威武也很值得誇耀。但參加過劇烈活動上過火線的年輕的軍人，有一種氣派是他的上鋒將校，他率領的士兵，他追逐的女子，給以一致，誠摯並出於本然的賞識。

因此在當時我參加共生活的團體同伴們皆極感覺需要積極的軍事活動。這種厭怨被註定須加以醫治，並且所有我們的要求當充分予以滿足。在當時自由黨與民治政府，竭力使戰爭發生為不可能的危險

——我們的副官如此以爲——不久便被證明是虛幻的了。和平的時代已經終了，戰爭是不會缺少的，而且將足夠大家嘗受的。是的，足夠並且有餘。當年三德賀斯特軍校的活潑，野心的學生與青年軍官在那時心上無憂的參加皇家軍隊，後來的確極少會逃過命運安排下的可怖的筵席。不久印度邊防和埃及蘇丹戰爭的少數珍饈獻上，被運氣或恩惠分配開，立刻爲英軍全體所激烈奪搶。但南非戰爭的規模却擴大得充分滿足我們少量軍隊的欲望。並且自那以後，大難洪流相繼而來！

軍隊的每年定例分作七個月的夏季訓練與五個月的冬季休假，並且每個軍官都可得兩個半月的自由自在。我所有的都用在買打球的快馬了，而且因爲我無資力去打野獸，我乃到世界各地去尋找冒險或驚人的景象。人類業已感到煩惱的長期和平僅在地球的一角被破壞了。西班牙人與古巴叛民的長期游擊戰，據云將進入最嚴重的階段。著名的征服北非回民的西班牙大將馬丁尼茲凱波斯總督被派往頑強的古巴島，並且八萬西班牙援軍急速遠渡重洋去力謀壓服叛亂。當時那裏戰事已經在演進中。從很幼小的時候我就思慮關於軍人和戰爭，並且時常在夢中及白日的幻想中我就想像伴隨着第一次在戰場上的種種感覺。在我的童心中覺得聽鎗彈亂飛的響聲及時時與死傷作冒險戲弄，必是一種驚心動魄的卓越經驗。再者，我現今已經選定了此事的職業責任，我遂想何不作一次私下的試演，一種不爲人知的試驗旅程，爲的使得確實了戰爭的試練對於我的性情並非不相宜。因此我的目光轉向了古巴。

我把計劃吐露給同隊瑞金納德巴尼斯中尉——他後來在法國長期指揮教師團——他很贊成。上校及全團官佐也都對於去參加戰爭獲得一些職業的經驗，這種計劃很認爲可行。這等於去作一次劇烈的打野獸一樣有趣，若沒有這經驗，一個中尉或上尉就算是未過一種可敬佩的生活。背後既有許多人贊成，我

遂寫信給我的父親的一位老朋友，當時駐馬德里大使，亨利武爾夫爵士，詢請他能否由西班牙軍事當局取得必要的許可。這位老先生，他在西班牙朝廷上的長久取得的影響勢力，是當時各國駐西外交團中無人能比的，又是外交團的領袖，他對於我的請求費了很大的事。有力的介紹電函，正式的與私人的，不久便集成一大堆，還有武爾夫大使的保證我們只到古巴的京城哈瓦納，只須得到凱波斯大將的歡迎，並引領我們各地觀看一番。於是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初我們搭船赴紐約，從那裏再去哈瓦納。

現代的人們被戰爭所消耗，摧殘，折磨，與痛楚過，或不能了解在長期承平中生長的——個年輕英國軍官第一次接近實際的戰場時有越然而戰慄的心情感覺。當在微明的晨曦中，我第一次望見古巴的海岸出現，並從深藍色的水天之際分明出來時，我感覺到我像是和西爾澤船長同舟，並第一眼望見金銀島，這裏却是真實的事件在演進中的一塊地方。這個地方有重大活動的實景，這裏也是任何事體都會發生的一個地方，這裏是一些事體必定要發生的地方，這裏也許要埋下我的骸骨，這些默想被早餐所分散，並且因忙着下船而被遺忘。

古巴是一個可愛的島國，西班牙人叫它「西印度羣島的珍珠」很是恰當。那溫暖而又微熱的天氣，豐多的雨量，植物繁茂，土壤肥沃無比，風景美麗——這一切使得我怨恨我們的祖上於某一個心不在焉的清晨，將如此可愛的一塊屬地，從他們的手指縫遺漏了去。然而，我們的現代民主主義已經承繼了很多——保存或是拋去。

三十五年前的哈瓦納城市與海港呈現一幅壯觀，無疑的現代的進步超過當時，但在各方面都是很雄偉的。我們住宿在一家很漂亮的飯店裏，大吃密甘橘，足吸雪茄煙，並呈遞我們的證書函件給軍事當

局。一切事體進行均極順利。我們的函件被當局拆閱之後，立刻我們被款待爲一個強大的老盟邦在緊急之際派遣來的雖非正式，但却非不重要的軍事使節團。我們愈減輕我們此來的特性，它的隱含的重要性愈被看重。凱波斯大將，那時正去各防地視查，但一切的接排全都依照我們所希望的。我們須要到古巴中部的聖克拉瑞城見凱波斯大將，這段旅程尚可通行；車輛都裝有鎗砲，護衛隊在前後的特別軍中，車輛兩邊都護以鐵板，若遇到常有的開火時你只須爬在車輛裏，靜候平安到達。我們翌晨動身。

凱波斯元帥很溫和和禮的接見我們，並把我們交給他的的一位參謀，一個年輕的副官，泰突安公爵之子，名叫約翰奧當乃爾，他的英語說得極好。我聽了這個名字很驚異，但據解說自愛爾蘭旅團時即變爲西班牙人。奧當乃爾說假如我們想看作戰，我們必須參加一別動隊。這種別動隊恰在那天早晨已經由維爾戴茲將軍率領從聖克拉瑞城出發到四十英里外被叛軍包圍的斯皮瑞都斯城。我們未曾趕及實在可惜。我們提議說既然出發不久我們很容易趕上，那年輕的西班牙軍官搖頭說：「你們連五英里也走不了。」我們就問道，「那末，敵人在那裏呢？」「他們到處都有也到處都沒有，」他回答道。「五十四騎兵可以隨他們的意到各處去，但兩個人便不敢到任何地方。」然而，想半路截住維爾戴茲將軍却也可能。我們必須坐車到南部海濱的新弗高斯市，然後坐海船到圖納市。從圖納北至斯皮瑞都斯城的鐵路，據說用磚牆防禦得很堅固，兵車按時開行。這樣我們繞一百五十英里的行程可於三日之內到達斯皮瑞都斯，然維爾戴茲將軍帶領着的部隊走陸路四十英里須第四天晚上才能到達。在那裏我們可以加入他的部隊並跟隨他以後的作戰。馬匹及侍從員都有預備，並且維爾戴茲將軍要以貴賓招待我們。

我們的行程中間也遇見一些危險，但尙未出事。斯皮瑞都斯城極小，並且還最有礙衛生。天花與黃

熱情盛行。我們在一個骯髒，叫羣，擁擠的旅館裏住一夜，第二天晚上維爾戴茲將軍同他的部下進了城。那頗是一有勁的隊伍，四團人約三千步兵，兩隊騎兵及一隊驟砲兵。士兵們顯得很整齊強壯，步行跋涉，一點也不顯疲憊。他們穿的棉布制服原來應該是白色的，但因了污穢與塵土而今變成茶褐色了。他們背着沉重的行囊與雙子彈帶，並戴着大邊巴拿馬草帽。他們被城中的同志們，似乎當地居民也如此，熱烈的歡迎。

經過一陣肅敬的空閒之後，我們到將軍的司令部謁見。他已經收到介紹我們給他的電報，並且他極熱誠的歡迎我們，維爾戴茲是一個師團將官。他當時要作一次兩星期的行軍，經過各叛變的地區，並有兩種用意。一則視查西班牙軍駐屯的城鎮，再則想把凡是所遇見的叛兵即行剿滅。經翻譯官解說他的意思道，他是如何的榮幸得強大友邦的兩位卓越的代表來參加他的部隊，並且他是如何重視英國的這種表示所含的道德援助。我們回答，也由翻譯官代達，他是太客氣了，並且我們覺得參戰必定是極有趣。翻譯官解說得一定很恰當，將軍臉上顯得很高興，隨後他聲稱天明他就要出發，這城裏的疾病猖獗他不願多留一小時。我們的馬匹在天明之前可準備好，同時他請我們用晚餐。

留意翌晨就要是一個年輕軍官一生中將經驗的與平常不同的感覺。那時仍在黑暗中，但天際已灰白色，我們恰如在一位優秀但不知名的小說家所稱的「黎明的薄暗神秘的寺院。」（麥凱著印度三週記。）我們跨上馬，戎裝齊整，手鎗也實上彈。在灰色半明中，長列的裝載齊備的官兵向敵人進發。他們也許很近，大約就在一哩以外等待我們。我們不能說定，我們對於友人或敵人的特性都不知道。他們雙方的紛爭與我們毫無關係。除了爲個人的自衛，我們在他們的戰爭中大可不參預。但我們感覺它在我們的生

命中是一重大的時機——實際也是我們經歷過的最有趣之一次。我們想着有些事體將發生，然而同時我們不希望受傷或陣亡。我們在當時所想要的是甚麼？那就是青年的誘餌——冒險，並且只是爲冒險而冒險。你不妨說這是愚笨或兒戲。航行數千哩費去並非易得的錢，而在清晨四點爬起來，希冀與一整完全陌生的人們陷入困難之境，這實在不能叫做合理的步驟。然而我們曉得英軍中年輕的副官們無不甘願費去一個月的薪金來騎我們的馬。

然而，並無事件發生。白晝漸漸擴大，西班牙軍的長陣像一條蛇樣的，在無盡的叢林與起伏的寬曠光澤，因日光閃照着濕露晶瑩的景色中迂曲前進。我們走了約八哩路，當時將近九點，並且已經到了曠野，遂發令停止住用早飯及午睡。早飯是很重要的，步兵們燃起灶火做飯；馬匹也都卸下鞍喂草，軍官們同吃飯菜和咖啡。這是一頓野餐，將軍的副官長末後取出一個長的鐵桶做一種飲料類似麥酒荷蘭水，味極佳。這時際吊床已在叢林的樹上掛好了，我們爬上吊床去舒展休息。士兵們和下級軍官們分派哨戒之後，全都在樹蔭下席地大睡約四小時。

下午兩點午睡畢，在靜極的中午露營處掀起一陣喧鬧。三點我們又開始前進，共走了四小時，速度每小時約三英里。黃昏已至我們趕到宿營處過夜，全隊官兵一共走了十八九英里，而且步兵們毫不現疲勞的樣子。這些強壯的西班牙農民，在當地生長的孩子們，在不良的道路上他們能負帶很沉重的什物，極有耐性的行進。中午的四小時休息，於他們像是半個夜晚的好睡。

我很相信羅馬人計劃他們每天的工作表比我們的好得多多。他們一年四季都是在日出之前起床。除了在戰時我們從來看不見黎明，有時候我們只看見日落，日落表示憂鬱的意味，黎明則表示希望。在每

日中午休息與小睡，對於人身體的益處比夜間睡眠更大。我們天生來不能每天從清早八點直到夜半不停的工作甚或遊玩。我們對於自己身體的各部器官使用過勞是不公平的也是浪費的。爲了事業或享受的每種用意，智力或體力的，我們都應當把我們的每日或行軍分爲兩段。第一次歐戰我當海軍大臣時，我發覺幾乎能增多兩小時的工作力量，就是由於每天吃完午飯後睡一小時。拉丁人比着英國人或條頓族人的生活方式更聰明更接近自然。而且他們所居住的地帶氣候尤佳。

按照這種規程，我們行軍幾天，經過奇異的鄉野，並無戰爭的一點形影，懸宕或實現。同時我們和我們的東道主西班牙軍官們相處很親熱；並且互相講不好聽的法國話，然而從不同的方面我們也努力對於他們的觀點獲得了解。例如他們的參謀長本索中校，曾有一次談到這回的戰爭說，「我們是爲本國的領土主權而戰。」我聽了這話頗感震驚，無疑的因爲我受的教育有限，我竟不會十分明瞭那些別的國家對於他們的領土也和我們英國對於自己的領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對於古巴所感到的似乎也像我們之對於愛爾蘭，這件事給我很深的印象。我以爲這頗有點厚顏，這些外邦人對於他們的國家竟像是英國人般的具同樣的觀點，並用同樣的語氣。然而我承認那事實放入我的心胸之內，自此我頗（私下的）同情叛民，或至少同情叛變之事；但現在我起始看出西班牙人是如何的不愉快，因爲覺得他們那美麗的「西印度珍珠」將會從他們手裏失掉，於是我替他們感覺悲哀。

我們看不出他們如何能勝利，試想像這在無邊的潮濕莽林中到處漫遊的約四千人的部隊每小時的耗費，而且像這樣的隊伍總有十餘隊，還有許多小部隊，繼續這樣行動。此外在所有的防地與駐軍處或沿鐵路的防禦所共有二十萬人。我們曉得當時的西班牙國內並不太富足，我們曉得她費了很大的努力



與犧牲，才保有約二十五萬人民遠在五千英里的海外。還有敵人是怎麼樣呢？我們不會看見他們的一點形跡，我們不會聽見一次槍聲；但他們顯明是存在的。所有這些費力的防範以及調來這些大軍都是由於再三發生禍亂的結果。在這些森林和山中有一隊隊衣裝襤褸的男人們，却不缺少來福槍和子彈，並且更有一把可怕的屠刀，是南美人慣帶用以砍伐荊棘的彎刀，戰爭對於他們只有增加貧窮，危險與困苦。西班牙人在這裏出來作遊擊戰，他們的行動像拿破崙在島上的護送隊，一天又一天的，一段路又一段路的行經看不見的仇恨世界，偶爾不防被暴力出來突擊。

十一月廿九日夜晚，我們住宿在沒有防禦的布藍可村，我們派出兩團及一聯隊隨同護送大隊給各駐防兵營送給養。下餘我們的實力約有一千七百人去找敵人，並與之一戰。十一月三十是我的生日，並且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聽見槍聲在怒發，並聽見槍彈射中人身上或在天空響着飛過。

那天早晨我們出發時濃霧低迷，並且突然隊伍的末尾開了火。在當時人們走得很近，俾便於開槍，而且多使用大口來福槍，響聲震耳，還有放槍時的白烟與火花都能看見。交綏約在八分之一英里外槍聲響得很熱鬧堪驚，然而因為像是槍彈未近我的身邊，我安然的放心。我感覺像一位樂觀者「只要沒有事故臨到他頭上，他便不問其它所發生的事體。」濃霧把一切景色都隱蔽住。不久霧散了，我發現我們在寬約一百碼的開拓的林地中行進。這被叫做軍用路，我們沿着這條路走了幾小時，叢樹又侵入這條路上來，那些軍官們便抽出彎刀來砍下樹枝，或者帶遊玩意味地砍開懸生在樹枝上的水葫蘆，使內部的冷液漿傾倒在不曾提防的人的頭上。

這一天我們停下來用早飯時，每人都謹慎的坐在地上，不使馬匹遠離，並且吃各人衣袋中存的乾

糧。我還帶有半隻瘦鷄，我正在反覆的咬着鷄腿上的筋肉時，突然在很近的地方，幾乎就在我們面前，一陣急遽的槍彈聲從樹林邊上發出。就在背後的一匹馬——不是我自己的——立刻驚跳起來。當時發生激動與混亂。一部分兵馳至放槍的地方，當然甚麼也沒有除去一些空彈殼，這時我心中暗想那匹受傷的馬，子彈射中了牠的肋骨，血不停的向地下滴，馬披衣的大腿部有一塊深紅的血跡約一尺寬，牠的頭低垂着，但尚未倒地。然而顯明的是牠就要死去，因此牠的鞍座及勒頭不久便卸下，在我看着這一切行事時我不禁想到射穿馬肋部的那粒子彈一定從距我的頭一尺遠的地方飛過去的。因此無論如何我曾是很危險的，這實在非同小可，但是我從此開始對於我們的參戰工作比以前要多加一些深思。

第二天我們完全用了去追蹤昨日發槍之人，以前走過的叢林很像英國式的森林，現在改爲了大小不一奇形怪狀瓶子樣樹幹的棕櫚樹林了。穿行這樣的林地約三四小時，我們又到了比較平坦的地帶，並且渡過一條河之後，我們停在一處粗陋的茅屋準備夜宿。天氣極熱，我和我的同伴勸說兩個西班牙參謀一同到圍繞露營地三面的一條河裏去洗澡。河水極舒服，暖適清冷，河邊景緻甚美。我們洗完上岸正穿衣服時突然聽見不遠處一聲鎗響。接着又是一聲兩聲，最後又是一排鎗響。子彈從我們頭上響着飛過，這顯然是某處已在開火，我們急忙披上衣服爬伏着沿了河身回司令部去。當我們跑到時方知在半英里外已經發生正式的小交戰，槍彈紛紛落在我們露營處。叛軍多皆使用來明頓式槍，這槍彈的響聲沉重和西班牙兵使用的小來福槍尖脆的槍聲混在一起恰成對比。這樣的過半小時叛軍停止攻擊攜帶傷亡而去。

我們在屋外廊下安然吃完晚飯隨後進一間小倉房裏吊鋪上睡去。我被槍聲驚醒。不僅零星的槍聲而且還有連發的密槍在黑夜四處響着。一顆子彈穿過我們的茅屋頂子，另一顆子彈打傷了正在屋外值崗

的一個守兵。我寧願從吊鋪裏爬出來躺地下睡。然而因爲別人沒有一個那樣做，我想我還是老老實實的睡在原来的地方吧。我鼓舞自己因爲在我身子外邊一個吊鋪上睡的那個西班牙軍官體格很粗壯，幾乎可以叫做胖子。我從來對於胖子沒有不良的偏見。無論如何我不會嫌惡他的大飯量。漸漸的我又入睡。

經過不安的一夜，全部人馬翌晨一早已開始前進。霧氣給叛軍的槍手一層掩護，我們剛過了河便以頗準確的射擊迎着我們。敵人在我們前面敗退，却時時利用地勢頑強抵抗。雖然沒有多少人被擊中，而槍彈却橫掃我們的全體行列，使得每個人的進行都頗不寂寞。八點鐘時西班牙部隊先頭已從坎坷的道路，走出寬敞的野地。一條寬的草馬道一邊有鐵絲網柵欄，一邊是一條小矮樹從曠野的起頭直到敵方的防線。這條跑馬道的中途，約半英里長，有一叢約百株棕櫚樹的林子。馬道的末端成直角處是一座低而長的山地，頂上圍着木柵杆並且背後是密叢的森林。這就是敵人的本部，也是維爾戴茲將軍決定立即進攻的。

戰略頗簡單。西班牙的先頭一團兵既然將後邊的敵人肅清各以兩中隊分向兩翼並向前推進。騎兵進向馬道的右邊並以砲兵爲中堅。將軍和他的參謀屬員還有兩位英國的客人正堂堂的在火線後約五十碼處順馬道而進。第二兵團隨在中隊的砲後。如此前進了三百碼尙無動靜。隨後在遠處山頂上出現幾股烟，跟着立刻叛軍的來福槍響了，這樣的情形發生兩次，並且隨後敵人的砲火繼續放射並展開全據點的左右。西班牙步兵此際開始還擊並繼續前進。雙方砲火漸轉激烈。槍聲在我們周圍有時像一聲歎氣，有時像一聲哨響，有的還像被惹急的黃蜂的嗡嗡叫。維爾戴茲將軍與參謀人等騎馬前進直到距砲火聲裂響的山頂柵杆約四五百碼處。我們在這裏停住，仍坐在馬上，毫無一點掩護或隱蔽，觀望步兵的進攻。這期

間空中滿是呼呼的槍聲，棕櫚林被子彈射擊送出碎碎兵的回音。此時西班牙官士都在奮戰，我們似乎也應當勇敢一些。這誠然是很危險的，而我却奇怪在這樣槍聲齊響之中竟很少人被擊中。我們一夥約二十人，只有三四個人和馬匹受傷，而無一個陣亡。不久，我心上漸鬆的是毛瑟槍聲開始佔優勢，而叛軍的槍聲漸少，直到最後完全停止了。我能够望見人影急忙向樹林裏逃避，而後完全靜寂。步兵前進並佔領了敵人的本部。再追是不可能的，因為叢林無法穿過。

我們的部隊現在只剩一天的糧秣，我們穿過平原撤回到拉吉攷太城。西班牙人的光榮和我們自己的好奇心都同樣的得到了滿足，該部隊返回海岸，而我們兩人回英國去。我們却不曾以為西班牙人在古巴的戰爭會很快的結束。

## 第七章 在杭斯洛兵營

一八九六年春，第四驃騎軍開拔到杭斯洛及海普頓營盤準備秋季駛往印度。在杭斯洛我們把自己的馬匹交給一些歸國的部隊，因此所有騎兵的訓練便告結束。我們的驃騎兵團到達東將駐紮十二年或十四年，於是所有的軍官完全准假離營去料理各人的私事。在我們將馬匹交出之前曾在杭斯洛操場舉行最後一次的閱軍，布瑞巴松上校即將與我們分手，臨別訓話辭意極簡要懇摯，措辭也極漂亮。

我在這期間渡過了最愜意的半年，實際上這幾乎是我從來所僅有的一段幽閒時期。我曾得和我母親在家中住並且每星期坐地下火車去杭斯洛營盤兩三次。我們在何林漢姆及倫尼萊打馬球。魯哈普頓球場

在那時尚未成立。我當時養着五匹很漂亮的小馬，並被認爲前途極堪期待。我盡情享受倫敦盛時的各種娛樂。在當時英國社會仍然存留着它的舊姿態。那是一個燦爛而有勢力的團體，一切行爲的標準與勵行的方法，而今已全被遺忘。在很廣泛的範圍每個人都彼此互相知曉得很清楚。那會統治英國達若干代之久，並會看見她升到全盛極峯的少數百餘大世家彼此多因婚嫁而有親戚關係。每人到處都能遇着朋友與親戚。在英國社會上的著名人物許多也就是國會中的著名政治家，並且也是賽馬場上的著名運動家。薩里斯白瑞勳爵一向是很慎重的遇着新市場有賽馬時必不召開內閣會議，並且每逢英國大賽馬節時國會向例暫行休會。在那時代聚集於蘭斯棟家，黛翁謝家，或斯泰弗家的顯赫的人物聚會包括所有的分子結成快活輝耀的社交團體而與國會中的政務，陸海軍職權以及國家大政方針均有密切關係。而今蘭斯棟及黛翁謝家的巨第已經改爲旅館，公寓與飯店；斯泰弗家的宅第成爲世界最不美觀最笨重的博物館，在它的陳舊的沙龍間是社會主義政府用爲分施公衆救濟的處所。

但在一八九六年時，這些暗影尚未投射到倫敦。反之所有的人心目都集中於翌年維多利亞女皇登極六十年的紀念盛典。我從這一個快活的團體與場所跑到另一個，並且把週末的時間消磨在那些美麗的地方與顯邸，它們的主人翁當時都與英帝國的長久光榮歷史有聯帶關係。我很高興能看見這種已消逝的世界，雖僅只幾個月的光景。在我心目中仍然存留着的是——一八九七年黛翁謝公爵夫人舉行的化妝跳舞會。這次盛會重演了狄斯瑞黎首相在他的小說裏詳述的一些景色。這的確使人們重憶起他那最有名的描述：因爲在綠色公園的外邊有大羣的人民在夏夜裏聚攏來觀看來去去的貴賓們，聽美妙的音樂，並且或許沉思當時劃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鴻溝。

一九二〇年，美國駐英大使保爾凱木邦結束了他的長久而堪紀念的任期之後，他曾抽暇到我家來吃便飯。席間談到我們曾經目觀過的重大事件以及世界自廿世紀起始以來所經過的距離。那位年老的大使說，「在我到此的二十年中，我親眼看見一個英國革命，其影響之深遠徹底，尤甚於法國革命。英國的統治階級，幾乎完全失掉了它的政治勢力，並且它們的財產與土地也喪失了很多；而且這種革命的完成幾乎是毫不知覺也未犧牲一條性命。」我以為這確實如此。我的叔父瑪爾布羅公爵八世的孀婦麗蓮女士，是一位美國海軍上校的女兒，曾因前次結婚而極富有，最近第三次與維廉拜瑞斯福德勳爵結婚。他是瓦特福德勳爵三弟兄中最年輕的，他們每人都是知名人物。長兄查理是著名的海軍大將。二弟瑪卡斯在社會上及賽馬場上佔有很高的地位，三弟比爾（即維廉）是軍人，曾在南非蘇魯蘭作戰時獲得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我一生中直到他們去世前都時常和他們過從。維廉勳爵和麗蓮女士結婚時都已過中年，但他們的結合很美滿幸運，甚而還很豐盛。他們住在離道肯鎮不遠的美麗的狄普頓鄉，並且約我時常去看他們。我對比爾拜瑞斯福德勳爵很感到喜悅，他似乎具有使我這個騎兵少尉傾心的種種特點。他是一位熟識世情的人，對於俱樂部中心及社會各方面都很熟悉。他曾任杜弗倫勳爵及蘭斯棟勳爵（皆曾任印度總督）的陸軍總監多年。他是一位漂亮的運動家，並一生皆和駿馬爲友，打馬球，刺野豬，賽小馬，大賽馬，以及獵各種的野獸，在他一生專業中時時佔重要的部分。在他當第十二輕騎兵的年輕軍官時曾贏得一次巨額的賭注，是在武士橋軍官聚餐圍飯後步行到杭斯洛騎兵營盤；到那裏捕一隻第十驃騎軍喂養的籠放在袋裏背回來，在很短的時間內走很長的一段路。在運動或凡關運動的賭賽中沒有一件事他不曾嘗試過。最後他當軍官並參加過三四次戰爭，且有一次在完全無望的危險情勢下從南非左魯士人的標槍

及彈雨中救出一位同志。關於公共事務他的見解雖帶點軍人的色彩却是極其實際，並且關於行爲禮貌諸種事體的意見更爲許多人承認其決定的效力。

因此我時常到狄普頓鄉去欣賞它的舒適與華麗，而且我永不厭倦聽他的聰明談吐或對於我的評論。我總記得他聲稱文明人之間將永不會再有戰爭。他說道：「我時常看見各國走到了一觸即發的交綏境界，但總有一些事件發生阻止了他們。」他以爲世間靈多的智慧常識決不會任這些可憎的事體發生在文明的國度裏。我不能接受這種斷定，但它却被我所重視，並且有三四次戰爭的謠言佈滿空中：我便信賴於它，而且有三四次我會見它被證明爲確實。這是生活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物的自然反應。然而世界終臨到一個水深火熱的時期，遠非維廉拜瑞斯福德勳爵及其同代之人所能測。

一八九六年在狄普頓我第一次會見賓頓布勞德爵士，這位將軍是在印度邊防最有經驗最可信賴的指揮官之一。他是拜瑞斯德福的畢生好友。他是一八九五年秋在印度馬拉坎特關大獲全勝後新近回國的。假如印度邊防上將來再生事故無疑的他必握極高的指揮權。因此他操着我將來樂趣的鎖鑰，我同他成爲很好的朋友。某星期日的早晨在狄普頓鄉晨光下的草地上，我獲得將軍的允諾，假如他再統兵去遠征印度時，他一定讓我和他一同去。

我在狄普頓會遭遇一次很難堪的經驗。我被約參加招待威爾士親王的週末宴會，這對於一個小尉官真是莫大的光榮。布瑞巴松上校也是來賓之一。我很明瞭我應該拿出我最佳的舉止態度，守時刻，恭謹，緘默，總之要表現一切我天賦甚少的特點。我應該趕上晚六點鐘去道肯鎮的火車，但我決定坐七點一刻的，這對一切事體都很恰當，但到了半途上我才恍然曉得一定要誤了晚宴。火車到站時是應該八點

十八分，然後須坐十分鐘的馬車。因此我在火車裏忙着換衣裝，這使我同車的人對我也關心起來。火車是可怕的緩慢，並且似乎每停一站時又損失掉幾分鐘，它當然每到一站必停。車到道肯鎮時已是欠二十分不到九點，我忙下了火車望見站上一個僕役顯然在煩躁的等待着。我急忙跳上馬車，並且由那兩匹馬被驅馳的速度可以看出在我的終點有一種嚴重的危機等待着。然而我心中想，「我將悄悄的進去不爲人注意的坐到我的位子上，並且事後再向主人道歉。」

當我到了狄普頓時，我發現全體客人都聚在客廳裏。這個宴會假如我不到場恰是十三人，在當時皇家對於十三人同席的憎惡偏見極深，威爾士親王業已明白表示不欲入座而且也不允許重新擺兩張桌子。他會一分鐘也不誤的在八點半到會，他向例極守時刻。現在已經是八點四十八分，在那個大客廳裏一邊是那羣精選的貴賓各在心緒煩躁，而在這一邊却是我這個年輕的孩子，以格外的榮耀被約參加這個盛會。我當然有十分充足的解釋原委。說也奇怪，它成了我以後用過不只一次的解釋之辭。我未能及早起程！我未說這話。我吶吶的講了一句道歉的話，並走向前去鞠躬。「溫斯頓，你在軍營裏他們沒有教過你守時刻嗎？」威爾士親王厲聲的說，然後不悅的看着布瑞巴松上校，他對我怒視着。這真是可怕的一剎那！我們兩人兩人的走進餐廳，賓主共十四人無缺憾的落坐。約過一刻鐘後天性真誠和藹的威爾士親王又用一些親切的笑談使得我又心中泰然。

x

x

x

x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南非洲發生了一種事件使我回顧一生的過程圖時它像是惡運之源。薩里斯白瑞勳爵那年夏天以保守黨一百五十票的多數重掌政權。他決心要做的重大專體就是掃除格萊斯通首相當年在



非洲蘇丹的恥辱，那次戈登將軍被殺，與因馬久巴山我們的戰敗而向南非乞降。他以緩慢確實和極其謹慎的腳步向這條道路邁進。他小心的維護歐洲的和平，並且在國內儘可能的使事事平靜。當帝俄在遠東擴張勢力而威脅到英國的權益時，他唯有讓步。他命令英國在華的艦隊應俄國的要求撤出旋順港。當時反對派的自由黨，頗欠恰當的譏諷他懦弱無能，他也忍受。當美國送來關於南美委尼蘇拉的奧爾尼通牒——實際等於哀的美頓書——時，他以柔和的答覆消滅了憤怒。他把自己的主旨只用於不列顛帝國。他將一切障礙完全掃除準備對蘇丹與托蘭斯瓦爾戰爭。

在這後一種事件範圍中張伯倫先生也很活躍。曾支援薩里斯白瑞勳爵自一八八六至一八九五當權的老約瑟夫張伯倫，是歷次政爭的槍鋒並曾於一八九五年將當政不久的自由黨驅逐下野。他最後決定參加薩里斯白瑞勳爵的新政權；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中葉殖民部的職權被視為次要的，到他手裏却成爲國策的主要創造機構。薩里斯白瑞勳爵慎重的向前進行要與埃及蘇丹喀士穆的酋長及南非普瑞托里亞的克魯格總統作一次公平的清算，這時從伯明漢城激烈帝國主義者的張伯倫身上更獲得了對南非事件的加強而且是超越的推動力。

除了這些個人的及氣質的傾向之外，在南非洲諸種事體的巨潮使得一切皆逐漸走向一種危機。南非金礦的開發在數年之內不僅使得約罕尼斯堡城在英國成爲堪重視的要素，而且在全世界金融與經濟上亦有其重要。南非荷蘭農民，一向滿足於自從他們的祖上移居到這偏僻地帶的田野生活，而今發現他們從金礦可得鉅額的進款並建設起來一個繁盛的現代城市，通諸國語言的人口日漸迅速增加。一個強盛，能幹又有野心的政府機構在普瑞托里亞省產生出來。它成爲全南非洲荷蘭人的期望的磁石。班開特山岩層

的金礦愈開採產量愈多，新政府由徵金礦稅發展本身。它又進向荷蘭及德國求得歐洲的支援與關係。在它背後是五六萬兇猛，偏狹，武斷，忠心的荷蘭農民的未可測知的戰鬥力，這些農民是自蒙古騎軍以來所僅見的最精銳慣使來福槍的騎兵也是最能幹的馬上勇士。

約罕尼斯堡的新居民，被他們稱爲「外鄉人」，其中英國分子最多，對於荷蘭移民政府的腐化不良行政甚爲不滿，尤其是它所增加的重稅。他們喊出了那句老口號：「無代表不納稅」。他們要求投票權。但因爲他們的票數將壓倒荷民政權，並將自一八八一年被奪去的托蘭斯瓦爾主權使重入於英國人之手，他們的正當要求決不會被允許的。

張伯倫先生及背後緊緊跟隨着的薩里斯白瑞勳爵，一致贊助「外鄉人」的主張。在紙上及爲民治的宗旨，這事件是有壓倒之力的。但你却決不能用道理說服任何人放棄切身利益。托蘭斯瓦爾的舊居民決不想把自己的自治權或任何有用的部分讓給新移民，不論這些移民的數目如何衆多及勢力將如何的大。他們打算用重稅取得必需的手段，永使這些新移民成爲附屬的治下。假如糾紛演變成真實的戰爭，克魯格總統及其幕僚想着歐洲決不會不替他們出而干涉，他們也必定成爲整個南非洲的主人。當時兩方的對抗形勢頗像美國南北戰爭的前夕。他們聲稱英帝國主義的長臂爲了攫奪黃金已把他們驅逐到無處安身；而張伯倫回答說他們拒絕給予增加該國財富十分之九的現代生產份子以公民權利，因爲他們恐怕不能再被允許鞭笞他們的南非黑奴。罪惡的傾軋！

西西爾魯茲是南非殖民公司的創辦人兼總理。他還因頗得荷蘭人的援助任好望角殖民地的首相。傑梅森博士在他下邊任殖民公司的理事。傑梅森，一位具有極強與易衝動個性的人，在麥贊肯城集合了六

七百壯丁準備假如「外鄉人」起而反叛爭取公民及政治的自由，近屢傳說有此舉動，假如有必要且得魯茲的贊成及英國政府許可，他將火速從麥費肯行經一百五十英里到約罕尼斯堡以期預防無益的流血。與此同時的是在約罕尼斯堡暗中進行用武力爲「外鄉人」爭取公民權。這種密謀並不缺乏財力，因爲合謀者之中有些都是重要的金礦主人。大體上他們獲得大多數僱工及約罕尼斯堡城非荷蘭人的支援，雖然這支援不很熱烈，但這些人數已超過托爾斯瓦爾城其他全體的居民。在四月的一天早晨，一個臨時政府在約罕尼斯堡設立起來，同時傑梅森博士率領着七百騎兵及兩枝鎗穿過南非草原向該城前進。

這事件震動了歐洲並激動了全球。德皇給克魯格總統發出那封著名的電報，並命令當時恰船在南非的德國海軍在代拉高灣登陸。各國對英國皆加以嚴辭責難。荷蘭移民的指揮官早已有備，很容易的包圍了傑梅森及其部下，並且經過一次激戰之後，強迫使之投降。同時托爾斯瓦爾的其它強大兵力壓服了約罕尼斯堡的反叛，並逮捕與此案有關的領袖人物及富商們。當傑梅森事件的消息初傳到英國時，他的這種舉動立刻爲英政府所駁斥，在好望角城的西西爾魯茲也簡潔的說一句，「他把我的計劃完全攪亂了。」首相薩里斯伯瑞動爵拿出他的最大的忍耐，並運用有力的外交以平服各國的憤恨，約罕尼斯堡的叛亂首腦已被處死刑，又被寬恕以巨款贖罪。傑梅森的叛亂部下被荷蘭人轉送英國司法機關，他的領袖及副官們被審詢並處罰兩年監禁。

經自由黨領導發起嚴厲的質詢，務要確切明瞭張伯倫及西西爾魯茲與此事件的合謀程度如何，假如有牽連的話。這種審詢經過很長的時間，而最後並未得着確切的結論，這事件漸漸的消滅了。然而在其背後却像是覺得有一個很長的暗淡結局。英國的名譽在全世界遭受到可悲的創傷，荷蘭人把西西爾魯茲

在好望角殖民地的權力推倒。英國朝野對於德皇的電報視為敵意的表示而永不能忘懷。德皇本人看到在英國海軍實力之前他是全無能力的，乃決心去建造德國艦隊。南非政治的整個行程是從和平的規道轉變了。英國殖民者向英帝國求援，南非洲全體的荷蘭人努力發展他們在南非的兩個共和國。英國政府在那次慘敗之後，努力團結，同時托爾斯瓦爾共和國對「外鄉人」征稅愈重，並起始以那稅收極力充實軍備，這爭端的一切原因愈被燃起，而它們的審判會被提到異常重要的法庭之上。

在這個有趣的夏天，我母親不斷的邀請各黨的政治家，文學藝術界的著名人物，以及最可親的人們到家來聚談。然而有一次她的不偏狹的範圍太過了。約翰維勞北爵士是傑梅森事件中的一份子，當時在倫敦取保候審，他是我們的老友之一。實際上他還是首先教給我怎樣用玩具騎兵擺列進攻陣式的。我從杭斯洛兵營回來之後，發現他已經來到等用午飯。我母親尚未回來，突然門啓處僕人報告約翰莫雷到。我料着必有麻煩；但仍大胆介紹他們二位，實在的除此也沒有第二個辦法。約翰莫雷挺起胸來，並未伸出手準備握手，只微微的一點頭。維勞北毫不在意的望着並未接受。我心內十分不安，並竭力向他兩人交替着問一些平淡的問題。忽然我母親回來，我才如釋重負。她對這種嚴重情形却非不能應付，在飯未用到一半時已沒有外人能看出同坐的四個人之中，有兩人從不會直接相談話。等吃完飯時我感覺到他們將不介意此事。但就各人的地位講，他們必須那樣堅持。我懷疑我母親有意用談我們的私事來緩和這異常的不快情形。她想將傑梅森事件降為普通政治的水準，但血已經流了，而這便成爲一個不同的故事。

我不須說明二十一歲的我是完全同情傑梅森及其他一同起事的人，我很清楚雙方爭執的原因。我渴望我們能「報復馬久巴山英國的敗仗」的日子到來。我驚異我們的保守黨政府對這次事件的懦弱行爲，

我羞於看他們詭媚被誤解的自由反對黨並甚而懲罰這些勇敢的叛變者，許多都是我所熟識的。後來些年我對於南非洲更多得些明瞭。

## 第八章 開往印度

這時我們已該搭船去遠東了。我們從南桑普頓啓旋一行共一千二百人坐一艘運輸艦，並且行駛了二十三天之後，船在孟買港拋錨，並且揭開了另一個奇異世界之幕。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們全船的官兵是怎樣的高興在被囚禁了將一個月，而今孟買市的棕櫚樹及宮殿在我們眼前展開像一個寬的新月。我們的目光從船舷上經過閃耀的海濱澎湃的浪頭望着它們，每個人都想立刻上岸去看印度究竟是甚麼樣子。平素使一般旅客甚感麻煩的上岸應有的手續與延遲，對於受官方資助的旅客們更增加數倍。然而到了下午三點命令發出說是等到八點天氣涼爽時上岸，並且同時一部分軍官可以自由上岸。一羣小船業已在我們的船周邊停了一整天，小船隨着海浪起伏。我們急切的喚幾隻前來。小船搖了約一刻鐘方到薩遜碼頭的停船處。我看見碼頭心中十分高興；我同另外兩個朋友坐的那隻小船飛快得使我們心神恍惚。我們靠近一段高石牆有斜階及鐵環供上岸人捉握。小船隨着浪頭每一起伏約四五尺。我伸手去抓一個鐵環；但在我的腳還未踏上台階時，小船忽然退走，我的右肩受到猛烈與奇特的扭傷。我蹣跚着跳上岸去，嘴裏說着無妨，揉弄幾下肩膀旋即不再想它。

讓我勸告年輕的讀者要注意肩膀脫臼。遇着此事時也和許多別的事一樣，第一步是很重要的。拉傷

肩關節的筋白需要很大的力量，但你若果真拉傷之後，便永遠成了一種累贅。雖然我的肩並未真脫環，我這一次的受傷却使我忍受一生；它會使我在打馬球時毫無能力，使我再也不能打網球，並且每遇到危急，劇烈與需要用力時成爲一種嚴重的苦惱。從那次以後我的肩膀不定時的在很料不到情由之下便脫臼：胳膊放在枕頭下睡覺，伸手從書架上取書，下樓時失足；游泳等時際。有一次我在國會演說時一個姿勢做得太過肩又幾乎脫臼，並且我心中想議員們將如何驚訝地望見演講者忽然毫無理由的踰到台上用力扶治他的脫臼的肩。這種意外是一件嚴重的壞運氣。然而你決不能料到一種惡運後來是否會轉禍爲福。大約假如在奧木德曼一役，我的右臂能够使劍而不會用一件新兵器像毛瑟鎗之類，我的故事也許不能講得這般長了。一個人決不可忘記遇着一件不幸時很可能救了那個人不致遇到更大的不幸，或者你做了一件大錯事，它也許比你的慎重考慮對你更有益處。生命是一整個的，運氣也是一整個的，而它們的任何部分皆不能從其餘的分開。

讓我們重回我們的行程到布瑞巴松上校在臨別致辭所說的，「不列顛皇家著名食邑的印度」。我們被送到普納營幕去休息，到那裏天已很晚了，我們上登後的第二夜是在寬闊的平地的大雙頂帳幕中過的。天明後來了許多和藹有禮，纏頭巾的印度人請求充當軍官們的司食僕役，服裝侍童及馬夫頭，在當時這些用人成爲騎兵尉官的家員基礎。他們每人都有被回國的英軍官使用過的忠實可靠證明書；經過簡單手續及會見禮之後便把各人所有的一切什物交給那些差役完全負責。假如你喜歡被人伺候並免除一切家中事務的麻煩，三十年前的印度是最合理的。你只屑把你的軍服及便衣等物交給管衣物的童僕，把你的馬匹交給馬夫，把你的錢交給管食用的僕役，你便永遠不必再操心。你的內閣業已組成；每個部長

皆具知識經驗與忠心走進各部去服務。他們將奉獻全力於各自的工作。只須很低的工資，公允，與幾句客氣話，他們便沒有不能做的事。他們的世界的範圍就是你的衣服用具等零碎的什物。任何工作全不覺累，工作時間決不嫌長，任何危險在他們那決不擾亂的沈靜或決無失敗的謹慎之下全不足慮。太子的生活也不能勝過我們。

在我們帳幕的一羣求事者中有兩三個馬夫牽着能打馬球的小馬並持有馬主人的證件，隨後在一陣騾動中來了一個穿紅色金邊外衣的體面人帶來一封外面印着高貴飾紋的信，他是印度總督三德賀斯特勳爵派來的信差，約我和我的同伴休高拜凌當晚在總督府吃晚飯。在一整天全用力於叱責騎兵們忘記戴他們的木髓帽蓋並因之危害自己的性命，隨後我們整理衣裝並享受豐盛的宴席飲輝煌華貴的冰香檳。總督閣下在飲罷祝女皇安康酒及飯罷之後，很客氣的問我對於幾件事體的意見，因為感於他的盛意隆情，我想着假如我不充分的回答實在是失禮。我已經記不得他所問的關於英國和印度問題的那幾點了，我所能記得的只是我回答的很大方。當時確曾有幾次他像是很願意商酌他自己的見解；但我想那頗失禮使他陷入那樣的困境；他也就立刻平靜下去。他很和藹的派他的副官送我們回到住處不致走錯了路。就全體而言，經過四十八小時的縝密研究，我對於印度得到一個很有好意的見解。有時候我想一個人在最初用眼觀察時更可以把事體看週全了。就像肯雷克說過的，「過於細微的精密觀察把目的物置於官覺不正確的角度之下，反不若大致一觀事物得其正確比例足資爲吾人判斷的指導」。我們確切的在就寢時深深的明瞭英國在印度所做的偉大工作以及爲了我們自身與他們的福利而對這原始但頗可人的民族施以統治的高貴使命。但幾乎像是立刻起床號就在吹着而我們須要趕五點十分的火車行三十六小時的路程到印度南方

的班加羅爾城。

印度南部的大三角高原包括麥索爾邦印度國王的領地。這些合起來約有法國面積大的地域的安寧最後是因分在班加羅爾城及塞康得拉巴城各約二三千名英國的駐軍得以保障。在每個城又有一倍於此的印度兵；因之所有的各種兵力永遠足夠訓練或操演的。英兵的防線或營舍的布置都按照實際試驗設於離他們所駐守的人口稠密城市五六英里以外；而在這距離中間分駐印度部隊。英國兵皆住在高大涼爽，有柱廊的營房裏。這裏有寬坦的道路，兩排望不盡頭的蔭涼樹木，充足的清潔飲水；壯觀的公事廳，醫院及各會所；寬廣的練兵場及騎術操場——成爲白種人集團生活的中心區的特點。

班加羅爾離海面三千英尺而氣候極佳，雖然太陽以焦熱的威力照射，除了最熱的幾月每晚却甚涼爽清新。歐洲的玫瑰花在無數的大盆裏生長得最香最美。別種的花草，叢生的花樹及蔓生花木均開得極茂盛。鵝和蛇在池沼中極多，美麗的蝴蝶在陽光下飛舞，會跳舞的印度歌妓則在月光下舞。

軍官們並無特別的住所。他們因之領一筆住房津貼連同月薪及其它臨時費用每月可以把銀盧比裝滿一個約有大蘿卜大小的錢袋。圍着騎兵餐廳是一排一層高的寬大單層房屋另有院牆及花園。小尉官們每月底得到一袋銀幣之後緩馳回住所來，把錢袋擲給高興的僕役，於是按理論說便再沒有其它物質掛慮。那時當騎兵是更運氣，除女皇賜給的豐裕餉銀之外，又有從國內發給三四倍於餉銀的津貼。共計我們的勞役所得一天約十四先令每月又有三鎊爲的養兩匹馬。這連同每年分四期發給的五百鎊，便是所僅有的進項；其餘的全是從當地人善行方便的銀行家手中以重利借來的。每個軍官都被警告對這些人要小心。我始終覺得他們很可親；身體極胖，極和氣，十分誠實而無情的貪婪，所有你須做的只是在一塊小紙上



簽你的名字，於是就像變魔術一般的換出一匹打馬球的好馬。那帶笑的高人站將起來，用手蒙住他的臉，穿上他的拖鞋，滿意的踱了去直等到三個月後的這一天。他每月只取二分利並藉此可以過很舒服的生活，他們很少遇着不還的呆帳。

休高拜凌，瑞金納德巴尼斯和我三個人把我們所有的錢財都投資在一起，佔一所宏大的房屋，全是粉紅與白色，很厚的瓦頂深入的走廊，支以白灰泥的柱子，纏繞着紫色的熱帶植物。它共佔據約二英畝大的一個院落，我們又從以前的房主得到一百五十餘株美麗的玫瑰花都是極名貴的品種。我們建蓋一所寬大的瓦頂泥牆倉庫，喂養三十四匹戰馬和小馬的馬廄也在內。我們用的三個僕役組成三頭政權而從未發生過內部糾紛。我們每人拿出等數的錢公用，從此不必顧慮一切世俗生活等瑣事，把我們的精力完全用在生活的重大目的上。

這會表現於一件事上——打馬球。除了軍人的責任之外，所有我們的興趣全都集中在這件事上。但在你能玩馬球之前，你必須先有馬。我們在來印度的海程中就組織了一個全國馬球俱樂部，向各軍官（會打馬球的與不會打的）請求加入為會員納相當數的會費，以備補助購買打球的馬匹。一團新從英國開來的騎兵決未被人料到兩年之內在印度的馬球界能露頭角。喂養訓練齊了一隊馬需要兩年的時間。然而我們本團的馬球俱樂部部長及高級軍官經過長時間的緊急討論之後，決定作空前大膽的一試。孟買城的白考拉馬廄是阿刺伯馬及球馬輸入印度的主要交易所。彭那輕騎兵是主要由英國軍官指導的一團當地兵，因為久駐當地實際上在購買阿刺伯馬可得很大的便利。我們路過彭那鎮時，曾試乘過他們的馬匹，並會與他們作深切重要的談判。最後我們全團馬球俱樂部決定購買彭那輕騎兵團馬球隊的二十五匹馬，

因此這些馬匹就作爲將來國際球賽獲勝的中堅實力。我實在無法形容我們決定從事的這種大膽艱巨的工作所感受的緊張目標。在印度馬球賽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駐印南的騎兵團獲得國際賽銀杯的。我們曉得那須要二三年的犧牲，籌劃與努力。但假如其它一切的消遣都擱置一邊，我們不信勝利是我們所不能及的。爲了這件工作於是我們決定用全副心力以赴之。

我必須不要忘了說明我們當然還有許多軍事上的職責。每天早晨在黎明之前，我們被一個黑色的人喚醒，用濕涼的手熟巧的揪着我們的下巴，用明亮的刮臉刀在塗了皂沫而無防衛的咽喉下刮光。六點鐘全團齊集操練，我們騎馬到一個寬闊的平原上，就在那裏操練或演習一點半鐘。隨後我們回營舍來洗澡，並去團餐廳用早飯。九點到馬廐及士兵住舍內視查至十點半止，然後乘太陽尚未射出最酷烈的光芒時，便回到自己的住所。散開着的營舍距離太遠，步行是不可能的。我們乘出賃的馬匹，從此處緩馳到彼處，但正午的太陽使出他的暴虐威力，在十一點以前所有的白種人都回到他們的室內。下午一點半我們冒着奇熱去吃午飯，回來便一直睡到五點方起。這時軍營中又開始活了起來，這該是打馬球的時間了，這就是我們終天活着所爲的時間。在當時我總是只要下了球場每一巡役都打完（馬球之一巡內打球可無間斷）。打球的全部程系，在早晨便周密規定好了，一個漂亮的小兵收集來所有的軍官姓名及各人願參加的巡數，這樣平均分派爲的多來參加，並多得練習機會。我每次都打八巡以上，而常常打十巡或十二巡。

馬球場上的人影放長了，我們渾身大汗精疲力竭拉着馬回去洗熱水澡，休息，八點半吃晚飯，有本團的軍樂隊奏着音樂，水瓶中的冰塊也在叮噠響着。然後有的人背着高級官四人打一種當時流行的撲

克牌，有的在月光下吸煙，直到十點半或十一點，最後聽到了「匪覺去罷」的號聲，這就是我會度過三年的「印度的漫長日子」；却也並不壞呢。

## 第九章 在班加羅爾城自修

直到一八九六年冬，我幾乎已經滿二十二歲了，我的求學欲望才忽然興起。我開始感覺到自己甚而缺乏關於許多重要思想領域的最模糊的知識。我會學會了很多的英文單字並很喜愛文字及感覺把字句用在恰當的地方，像銅便士從搖錢機口落下的鏗鏗有聲。我却發現自己使用的許多字不能確切說明它們的意義，我喜愛這些字，但却怕把它們用謬誤了。在我未離開英國之前的某一天，我的一個朋友曾說過一句話：「耶穌基督的福音是倫理學的定論」。這句話聽來很動人；但倫理學是甚麼？在哈魯或三德賀斯特軍校時教師全未對我提過這個名詞。從文氣上判斷我想它的意思必是「公立學校的精神」，「正直義氣」，「團結一心」，「光榮的行爲」，「愛國心」，等等。後來有人對我講倫理學不僅是關於你應當做的事體，而且還說明爲甚麼你應當做它們，並且有很多整本的書講這個科目。我幾乎想化二鎊的代價給一位學者，最低限度爲我講解倫理學一小時或一小時半。這個科目的範圍是甚麼？它的主要部分又是甚麼；它所涉及的重要問題是甚麼，以及它的主要爭論點；誰是最高的權威與那幾本是標準的書籍？但在此地班加羅爾城却沒有一個人爲感情或爲金錢教我倫理學。關於戰術我有一些了解；關於政治我有一種見解；但關於倫理學的一個簡明撮要的概論却是在此地不能獲得的奇事。

這傳只是當時開始對我不斷壓迫的十幾種類似的心智需要的代表之一。我自然曉得那些十九或二十歲的大學生們對於這些知識明瞭的很多，並能够以難的問題窘住你或給你以欺騙的答案。我們從未重視那些知識或他們的伴爲優越，却不忘他們只是抱定書本，而我們却指揮兵士保衛帝國。雖然我會有時憎恨他們似乎俱有很能幹豐富的知識，現在我却希望能找得一位良師，俾使我每天有一兩小時聽他講或由我問各問題。

那時有某人說了「蘇格拉底的方法」一名詞。那是甚麼？它顯然是一種方法先任你的朋友發表議論，然後用巧妙的問題制服他。總之，蘇格拉底又是誰呢？一位善辯的希臘人娶一位好絮叨的妻而最後因爲嫌他討厭被迫自殺！然而無疑的他仍是一位可敬重的人。他在一般有學問的人們心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我要知道「蘇格拉底的故事」。他的盛名爲何能流傳至今？甚麼是其重要竟使得一個政府就因爲他所說的話，而將他處死刑？那必是一些可畏的言辭：有關雅典元首的性命或是那多言的教授的性命！這種不相容決不會起於微小的事件。顯然的是蘇格拉底把潛伏已久的極暴烈性的事體重發表出來。智慧炸藥！德道的炸彈！但在女皇的軍人手冊中却毫未涉及。

還有歷史，我在學校時始終是喜歡歷史的。但在那裏我們所學的只是最枯燥最乏味的簡要「學生用休謨歷史」。有一次我被指定讀那本書百餘頁爲假期課業。十分出乎意外的，在我未返校之前我父親要攷我這門功課。那一段是講的查理一世時期，他問我關於「大諫評」一事，我對此事所知識的都是甚麼？我回答結果是國會打倒國王，並割下他的頭。這在我想像就是最大的教訓。並不僅此而已。我父親說道，「這是一個嚴重的議會問題影響到我國憲政史的全部機構，你雖然已近這次事件的中心，但你却

毫未能瞭解這事件所牽涉的。——我對他的關懷深覺迷惑不解；我當時看不出它爲甚麼有如許的重要，現在我打算更多知道它。

因此我決心讀歷史，哲學，經濟學，及其它等學科；並且我給我母親寫信要我所聽到關於這些科目的書籍。我母親很快的答覆我，於是每月郵局都寄來一大包我認作是標準的書籍。關於歷史我決定先讀吉本氏的著作。有人會對我講我父親很喜歡讀吉本的書；他心中能默記許多整頁的文章，並且會對他的演說及寫作的體裁大有影響。於是我立刻開始讀米爾曼版小厚冊吉本氏的「羅馬帝國之衰亡。」我旋即被這書的故事和文章的風格所攝。那整個印度白晝永長炫耀的中午時間，從離開馬廐直到夕陽報道該打馬球時止，我都在貪讀吉本的書。我在書中勝利的縱橫馳騁並極感津津有味，我把我自己的意見全隨時寫在每頁的空白處，並且不久我發現自己成爲本書作者的強烈同黨，反對他的自大假虔敬的編輯人的誹謗。即便那不妥當的注腳也不能離開我，反之米爾曼氏的道歉及推諉竟惹起我的憤怒。這本羅馬衰亡史令我如此愉快，遂立刻開始吉本的自傳，很巧的它就附在本書後。當我讀到他談及他的老嫗母：「假如世上有誰，我相信會有些，慶幸我能活着，他們都應該感謝那位仁慈可親的婦人，」我便想起我的老嫗母艾弗瑞斯特太太，並且這句也應當作爲她的墓誌銘。

我從吉本又改讀麥攷萊的書，我讀過他的「古羅馬之歌」全能背誦，並極喜愛；而且當然我知道他寫過一部歷史，但我却一頁也未會讀過。現在我開始踏上這莊麗的浪漫史，並用全力以赴之。我當時想起了艾弗瑞斯特太太的妹丈，那位老管獄員，曾有一部麥攷萊的歷史，買時帶補遺的釘在一起，他並且時常很虔敬的談到那本書。我承認所有麥攷萊的文章如福音，而我讀到他對瑪爾布羅大公的苛酷批評時

很覺得悲傷。我身邊沒有人能對我說這位具有迷人的筆法極度的自信的歷史家乃是文學惡漢之王，他永遠使事實遷就故事，並污辱或揶揄偉人並曲解文件以徇他的戲劇之宜。我不能原諒他欺騙我的信念和我那管獄員老朋友的簡單信仰，我仍然應當承認在別的方面他給我的許多益處。

並不少於歷史，我又大讀他的論文。維廉庇特，弗烈德大帝，克萊武，印總督瓦倫哈斯丁，並且最重要的是文學傑作孟高美利的詩。

從十一月到五月我每天讀歷史和哲學四五小時，柏拉圖的共和國——這像是與蘇格拉底的著作，實際上具同樣的宗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叔本華的悲觀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同時還讀些分量較輕的書。這是一種奇異的教育，第一因為我以空虛飢餓的心去接近它，並且胃口很強；我遇着甚麼便吃甚麼；第二因沒有一個人會對我講：「這本書是不足信的。」——你必須從某某得到那個答案；兩者合在一起將給你論辯的精華。——關於那種問題還有更好的書，」等語。而今我才開始第一次羨慕那些在大學裏的年輕孩子們得有好學者告訴他們甚麼是甚麼；盡他們畢生精力專研究學術的每一門類的教授們，那些願意把自己所得學識富藏乘生前分贈給別人的人們，但現在我可憐未畢業的大學生們，每逢我看見有許多人在可貴的一瞬即逝的時機當中竟過那極輕浮的生活。畢竟一個人的生命必須釘在或思想或行動的十字路上，沒有工作便沒有遊戲。

當我陷入蘇格拉底的心情並計劃我的共和國時，我對於富家子弟的教育制定了很大的改革，當他們到十六歲時，他們應該開始學習一種技術並做有裨健康的勞力工作，閒暇時可以隨意讀詩歌，跳舞，健身操練。他們這樣就可以去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必須他們是真的有求知的飢渴，希冀多聞多見事物，我

方允許他們進大學。這是一種榮譽，一種可美的特權，只給予在工廠或田地中證明值得或者特長與努力顯著的人們。

x

x

x

x

我以後的兩年讀各種書籍，使我問自己關於一些宗教的問題。以前我會忠實的接受別人告訴我的每種事體，甚而在假期我永遠是每禮拜日都去教堂，而且在哈魯學校時每天早晚祈禱之外，禮拜日做三次禮拜。這一切都是很好，那些年中我在敬神的銀行中存了很多的積餘，以供後來隨時自信的取用。結婚，命名，喪禮每年又不斷增加收入，而我却從未細算我的虔誠帳目。也許我會支取過多了。但在這青年時代的明朗歲月，我的敬神的出席數次遠多於禮拜日數。在軍隊裏也有一定的教會操演，並且有時我帶着羅馬正教徒去禮拜堂，有時帶領着基督新教徒去教堂。宗教的自由在英國軍中的傳佈已越過不過問的範圍，沒有一個人因為他的宗教信仰被妨害或企視，每個人都得有規定妥的宗教儀禮的便利。在印度各種神的百餘教條都列入帝國衆神堂被尊敬的例行之事。在騎兵團裏我們有時竟常辯論許多問題，如「在這個世界活完之後，我們是否再到另一世界去生活？」「我們以前活過嗎？」「我們死後彼此還能否相遇或記憶還是像佛教徒再從新投生？」「是否有最高的知慧者管理世界或世事就自己向前推進？」「世上有一條一般的定論，只要你努力去過一種光榮的生活，盡你的責任忠於你的朋友，並且不欺辱弱者貧者，你信甚麼與不信甚麼便不關重要，一切都不會有錯的。我假定這就是而今所謂的「心地光明健康的宗教」。

有些高級軍官也談論基督教對於婦女的價值，（這可以幫忙使她們正經），及對於下等階級（這裏

沒有能給他們一個好時代，但這使他們較為滿意想着他們今後可以得到那時代。基督教似乎還有一種紀律價值，特別是經英國教會表現出來。它使人們需要被尊敬，保持外表體面，並因此減少許多濫言，從這論點看禮節與儀式便不算重要了。它們只是一樣的意思變成不同的語言，以適合不同的人種與氣質。然而任何一種太過多的宗教都是一件壞事情。特別在土人之中宗教狂是極危險的並引起他們謀殺，叛變或反抗。我想這就是我所涉及的問題，各種意見的公允標準計。

我現在開始讀不少書籍，更對我在哈魯學校所受的整個宗教教育施以挑戰。其中第一本是瑞德著的「人類的殉道者」。這是布瑞巴松上校嗜讀的鉅著。他曾讀過許多遍，並認為是一種聖經。實際上這是一本簡明的寫得很好的人類通史，對於一切宗教及神祕之說，加以苛酷的語句，並達到一種令人沮喪的結論，人們恰如臘燭一樣的熄滅。我大為驚駭，並的確被我所讀的激怒。但後來我發現吉本氏顯然也抱這同樣的見解：並且最後萊琪著的「唯理主義的興起與影響」及「歐洲道德史」兩書我在那冬天讀完，遂在我心中建立一種有力的非宗教的世俗見解。有一度我很憤怒被那些我當時敬重的引導我幼年的學校教師與教士教給我許多非真理。當然假如我曾在一個大學，我的這些困難必被著名的教授與神學家代為解決。無論如何，他們會拿給我同樣可足信的與那些相反見解的書籍。我像這樣經過一度猛烈激進的宗教的過程，假如繼續下去我很容易成爲一個討厭的人物。我的平衡得以恢復是後來幾年常與危險接觸的結果。我發現不論我作任何想或爭辯，每逢在了敵人的砲火下時我決不遲疑請求上蒼特別佑護；當我平安的回到家飲茶時却又不覺得誠意的感恩。我甚至請求一些比不要太早陣亡較小的事物，而且幾乎在所有那些年中，且我一生皆然，我都得到我所要求的。這種做法像是十分自然，而且與和它恰相反對的



推理步驟同樣的堅強與真實。再者這種做法很快慰而推理却不能及此。我因此都依照我的感覺而行爲不再費事使這行動與思想的結論相符合。

對於未受高深教育的人讀名人語錄之類書籍是有益的。巴特萊特的「常用語錄」是一本可愛的書，我並且很用心的讀它。那些名句若能深刻在你的記憶上會給你很好的思想。它們還使你急欲讀那些原著者並要更多知道一些。在這類的一本書上我曾讀了一句法國人的名言，其意義恰與我前意反相，我覺得它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假如拋棄心的推理以徇頭腦的感覺實在極愚。我誠然看不出爲甚麼我不能對二者皆欣賞。我不會煩惱思想是這樣却相信那樣的矛盾。那似乎不妨讓心力盡可能的去探索思想與邏輯的道路，而且也不妨請求援助與幫忙。我不能覺得給予我們心靈同着性情的至上的造物主會因爲這二者假如不能永遠圓滑行動而不悅。畢竟他一定從起初就預先見到此事，並且他當然完全明瞭這一切。

因是我永遠驚訝的看到一些我們的主教們和牧師在調解聖經故事與現代科學及歷史知識時顯出嚴重不悅的臉色。他們爲甚麼要調解那些呢？假如你是一封信的接受者，那信息鼓舞你的心靈維護你的精神，允許你將來在一個機會更大同情更寬的世界能再會着你所愛的人們，你爲甚麼還擔憂那信封的外形或因行長路而褪色，郵局戳記的日期對否以及郵票貼足沒有呢？這些事體或令人困惑，但它們決非重要。重要的是那封信及你接到它可得的利益。精確的推理可以使人得一確切的結論是奇跡乃屬不可能：如說「那多半是人的見證會錯誤，而自然大法不應違反」；在同時一個人會很高興讀到耶穌把海水變成酒或在海上行走或能使死人復生。人類的腦子不能了解無限，但算術的發明能使它很容易的被處理。以爲除去我們所領悟的以外沒有一件事是真實的，這種意見是愚笨的，那些我們的心所不能調解的，便是

相互破壞的意見，更是愚笨。因此我在很年輕時就選定了去相信凡是我所要信的，而在同時任理智無拘束的去追尋它所能走的道路。

我的幾個受過大學教育益處的堂表弟兄，時常用辯論證明除了我們想到它就沒有任何事物是存在的來嘲弄我。整個的創造只是一夢；所有的現象都是幻想。你一邊生活一邊創造你自己的宇宙。你的想像力愈強你的宇宙的顏色愈多樣。當你的夢醒了時，宇宙便也不復存在。這種有趣的心智的演藝玩着頗無妨。它們完全是無害的也完全是無用的。我警告年輕的讀者把它們看作一種遊戲。

我永遠依據多年前我爲自己規定出的下面這條議論。我們仰看天空並望見太陽。我們的眼睛被迷眩，於是我們的官覺記錄這種事實。因此這個偉大的太陽顯然是在於我們的形體官感的基礎上。但我慶幸的是還有一種完全離開我們形體官能方法，可以試驗太陽的真實性。那就是利用算術。用碩長的數字步驟，這全與官感無涉，天文學家就能夠計算出何時將發生日蝕。他們用純粹的推理可以預測在某一天有一黑點行經太陽。你到時去看，你的視覺告訴你他們的計算被證實了。因之這裏你有了官覺的證明又加強以絕對不相關的數學推理的獨立程序的證明，我們獲得在軍事地圖上所謂的經緯「交叉方位」。我們得到太陽的確實性的獨立的證據。當我的形而上學的朋友對我說，天文學家計算所用的資料多是得自他們原有的官覺的證明，我回答道，「不對」。無論如何在學理上講，它們必是得自由於光線的射上而動轉的自動計算器，決沒有人的官覺混合在內。他們若是堅執必須有人告訴我們如何計算，並利用我們的耳朵，我回答說，數學程序本身就有其真實性與優點，並且一旦發現之後它會成爲一個新的獨立的要素。在這一點上我還時常加重確定我的堅信太陽是真實的，並且它還是熱的——實際熱得像地獄，而且

假如形而上學者懷疑此事他們不妨去到那裏一觀究竟。

x

x

x

x

我們的第一次侵入印度馬球界頗有戲劇味。在我們到達印度的六個星期之內，高爾康達杯球賽便在海達拉巴舉行。印王尼薩謨領土的京城及附近英國的駐軍，（在五英里外塞康達拉巴營舍）共計組織有六七個馬球隊。其中有我們適才換防的第十九驃騎兵團。在第四與第十九驃騎兵團之間有一種舊嫌，據說起因於三十年前某次十九驃騎軍接收第四驃騎軍的營盤時，曾有幾個小兵對於營舍的狀況有不良的批評。雖然當年此事發生時有關的人們一個也不存在了，兵士與中士却仍對此事知道得很清楚，而且憤怒的情緒就像發生在上一月。然而這種不和却未擴展到校官以上，而且我們被他們的軍官營團很熱誠的招待。我會被留住在一個年輕上尉柴特伍德（現任印度英軍總司令）的房間裏。除了別的駐軍球隊之外，還有兩隊可怕的印度勁敵：印首相的球隊和著名的高爾康達旅團代表隊，也就是印南王尼薩謨的衛隊。高爾康達隊被認為是在印度南部無與匹敵的最強球隊。他們與北印度的兩精銳球隊派太拉及朱特波會作過許多次緊張的比賽。豐足的金錢——在馬匹上可以表現——供他們使用，而且他們具有一切騎馬師的特長與對馬球的精通，這在當時是一般年輕的印度人與英國軍官共同的理想。

隨着我們從普那輕騎兵手中購買的一全隊馬匹，我們不安的但很堅決的起程經過得坎走很遠的路去與賽。我們的地主第十九驃騎軍熱誠的招待我們，並且很惋惜的告訴我們真是極其不幸抽籤的結果初賽就遇着了康爾高達隊。他們確是一番誠意說我們的運氣是如何的壞，來到印度不久，初出師就遇到必得錦標無異的一隊。

一天早晨我們作爲全體駐軍檢閱的參觀者。英國軍隊，印度的正規軍及印王的自衛軍，在我們的面前，也許是在軍界要人之前，分列操演軍旅的壯觀。在軍隊的末有二十多隻大象拉着縱列的巨砲。當時的規矩是大象經過閱兵台時舉起牠們的大鼻子敬禮，而且做得十分整齊。後來這種慣例取消了，因就粗俗的人們對此竊笑傷及了大象或象夫們的尊嚴。再後來連大象本身也完全取消，我們現在用牽引車拉這破壞威力更大的巨砲。文明因此進步了。但我却哀悼那些大象和他們的敬禮。

當天下午舉行馬球賽。這類賽會在海達拉巴城是轟動遐邇的奇觀。全會場的平地上都擁塞滿了印度各階級的大羣觀衆，對於球賽十分關切注意。在帳棚和看台上擠滿了英國人及印度軍政要人。我們被料定是一個很易取的犧牲品，並且當我們的身軀柔健，急飛，直衝的對手在前數分鐘之內連勝三球時，我們幾乎也抱了這種意見。然後詳細的情況不必多說，雖然重要，隨時間的進展及重大的事件却把那種意見抹殺了，在數萬觀衆的激動歡呼之中我們竟以九比三擊敗了高爾康達球隊。在隨後的幾天我們很容易的戰敗其餘各隊，並且造成了嗣後永未被打破的才到印度五十天竟贏得第一流的馬球優勝紀錄。

讀者可以想像得到我們對這件至艱至大的工作用了多大的堅決努力。而原常需要數年方能成功的。

一八七九年的酷熱季到來時，軍中通告一部分軍官可以有三個月的特別休假回英國。因爲新到此地很少有誰願意回去。我想這太可憐如此好的事體竟無人利用，於是我自願的補缺。我在五月底從孟買搭船在極度的炎熱，狂暴的天氣與可怕的暈船病中駛行。當我能再坐起來時印度洋已經走過了三分之二，並且我不久就遇見一個熟人瘦高的上校伊安哈米爾吞，當時負責訓練印度手瑟槍隊。他指明我一向所忽略的一件事，即希臘與土耳其之間情形緊張。實際上這兩國的戰爭即將爆發。因爲性喜浪漫，他是同情

希臘，並希望能爲他們盡一些力。我因爲生來是保守黨所以偏袒土耳其；並且我想着不妨隨着他們的軍隊當新聞通信記者。我還直說他們定能打敗希臘，因爲他們的武裝齊全至少成五與一之比。他真實的覺得痛苦；因此我表明決不參加作戰，但只旁觀觀戰並報告故事。當我們到了賽達港時情勢業已明顯，就是希臘已敗。他們已經聰明迅速的從不正直的爭鬥逃走。而列強正在努力以外交方法保障雙方不被破壞。於是我未能去色雷斯戰場，卻在意大利遊玩了兩星期，登維蘇威火山，作龐貝城之遊，並最重要的看見羅馬。我又重讀吉本氏晚年第一次遊此聖域時所描寫他的情緒的文章，而且我雖沒有他那樣的博學的憑據，我卻也不禁虔敬的踏着他足跡。

這次遊覽成爲回到倫敦社會各種樂趣的策劃殊佳的序曲。

## 第十章 瑪拉坎特遠征軍

當我聽說帕坦族在印度西北邊區發生暴動時，我正在倫敦郊外佳木的草地上欣賞美好的氣候。我在報上看到包括三旅團人的前線部隊業已組成，並且總司令的名字就是賓頓布勞德爵士。我立刻去電報提醒他會允許過我的，並立刻坐車到卜倫地西趕印度的郵船。我把我的原由深切的告訴維廉拜瑞斯福德勳爵。他把我的請求又向布勞德將軍加強提及。當我乘火車離維多利亞站之前，他又在瑪爾布羅俱樂部爲我餞行。這些位拜瑞斯福德人物有着偉大的風度。他們使你覺得這世界及世上的每個人都是很有重要的。我記得他對一些都比我年長很多的俱樂部的朋友宣布我的宗旨。「他今晚要去東方——去到戰地」。

「去東方」——這種說法很打動我。許多人會說「他要去印度」；但對於那時代的人東方的意思是指英國的探險與征服的門戶。「去前線嗎？」他們問道。阿，我只能答說我希望如此。然而他們都是最友善的並且甚而極熱誠。我自己覺得很重要，但自然我對於布勞德將軍的作戰計劃很能保持謹言。

我恰巧趕上了火車，但是以最愉快的精神趕上的。

一次去印度的航行就已够了；其它次數直令人厭足。那是一年中最高熱的時期，而紅海更是使人窒息。手拉的風扇，因為當時尚無電扇，在客人擁擠的大餐廳猛力的來回扇動，更激起飯菜味的熱氣。但這些身體上的欠舒適比着我心中的不安真不算一回事。我放棄了兩星期的假期。在下倫地西沒有得到布勞德爵士的回電。到亞丁時一定可以有的。到那裏我高興得兩腳舞動直到侍役分完了最後的電函又使我絕望。然而到孟買時有了好消息。將軍的電文是「很困難；沒有空位置；來作隨軍記者；候機按插。布勞德」。

我首先須要到班加羅爾我的團部請准假。這意思是要我坐兩天的火車，恰向我所想去的方向背道而行。團部很驚奇我的假期未滿就回來了，但多一個尉官服務也歡迎。同時我已聘爲「先驅」報的戰地通信員，並且我母親在英國又接洽好了我的通信可以同時在「每日電報」發表，那報館願意給我每欄五鎊的稿酬。這數目並不算多，試想一切的費用均由我自給。當我很不安的把布勞德將軍的電報呈給我的長官時我也帶了那兩份新聞記者證明書。但我們團長很寬大不計較，所以運氣很好。雖然那封電報，並非正式也非軍事文件，我卻蒙允許可以去並一試運氣。因之當天夜晚我帶了管衣物的小僮及行軍提包趕赴班加羅爾車站買一張到諾謝拉的車票。那位印度售票員收了我的一小袋盧比之後由窗孔裏遞出一張普通

票。我好奇的問他有多遠路。那和氣的售票員查一下行車表並泰然的回答兩千零二十八英里。印度真是一個大地方呢！這一來需要在最酷熱中走五天路。我是單人；但却帶着許多書，時間過得還不乏樂趣。那些用皮子作裏的寬大印度車輛，被深厚的遮蓋着以避強烈的日光，並且很涼爽由於用一種濕草圈可以隨時轉換，這對於當地的情況很合宜。我在黑暗蠕動的車廂裏過了五天，看書多半是用燈光或從窗隙透進來的一線強光。

我在瑞瓦品地下車停留一日夜，因為那裏我有一個朋友在第四龍騎兵隊當尉官。雖然此地離前線尚有數百英里遠，在瑞瓦品地已呈一些激動。全體駐軍皆願被調往北方。所有的請假皆已停止並且龍騎軍隨時預料下令磨擦他們的槍刀。晚飯後我們到下級士官餐廳去，那裏正在興高彩烈的歌唱着。最有效果喚起往事的莫過於一種熟習的氣味。其次的就是一支歌調。我會把凡我所參加過的戰爭時的，誠然還有我一生中每回危急與緊張時的歌調，都記在腦子裏。有一天我回到家去時我將把它們的留聲機唱片都搜集全了，並且然後我將坐在椅子上吸着我的雪茄，同時消失已久的影像與面貌，態度與情感都重回了來；而蒼白但却是真實的往日的光在閃照着。我記得當時餐廳中士兵們所唱的歌。一支是「新的照像術」，關於一種驚人的發明能够隔着不透明的障礙物或帳幕攝得相片。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像是不久一切秘密就可知道。當然我們以為這全是趣談，但後來我在報紙上看見記載說不久你身體內的骨頭也可以被照見！

他們又唱幾支頌讚祖國的歌，我很感覺興奮，特別是被他們的餐團熱烈招待。但我自己的態度表現很審慎，因為這時我們本團與這個出衆的兵團之間感情有點不睦。原因是第四龍騎兵團的一位軍官曾以

普通方式打電報給我們團中的一位上尉，說道：「請答覆與第四龍騎兵團調換之最低條件」。我們那位上尉很有趣的回答說「一萬金鎊，一貴族爵位與一自由行囊」。龍騎兵衛隊對此事頗爲憤恚，並認爲這是反映對他們的立場。這次的激怒對後來一八九八及一八九九年我們兩團爭馬球錦標賽時更增加興奮。

我須使讀者勿忘我是在火急赴前線的途中，並且於離班加羅爾車站的第六天早晨，我已到了諾謝拉的站台上，也是瑪拉坎特前線部隊的鐵路兵站終點。向前須在可怕的酷熱中行四十哩的平原，改坐輕馬車由小馬更換着疾馳開始爬上瑪拉坎特關道的紆曲危峻的山路。這條狹徑三年前曾被布勞德將軍突破過，這次新出征的司令部與一旅團各種兵都在山頭上駐紮。在飛塵昏黃中我去參謀處報到。將軍出去了。他帶了一枝飛騎去與本納瓦爾人作戰，這是一種最兇猛的土人住在他們自己的山谷裏數百年來抵禦所有來攻的人。一八六三年英國政府曾發遠征軍到本納，結果是在英印史上知名的阿木比拉之役。本納瓦爾人抵抗極其頑強，數百名英兵及印度兵的屍骨堆遍了一度出名的鹿開特崖，猛烈攻打得而復失者數次。誰也不知道布勞德將與此馳名慄悍的匪人作戰需要多少時日。同時我被約加入參謀處飯團，並被通知不妨把提包打開宿在帳棚裏。我決心極溫順的務必拿出我的最好的舉止，因爲深恐在我艱難爬上來的新環境裏落得不好的名聲。

布勞德將軍只用了五天就安撫鎮服了本納瓦爾人，但我覺得却像極長的時間。我努力利用這長時間。我認識一夥新同人。直到此時我還不會喝威士忌酒。我對那酒味極厭惡。我不明白爲甚麼那許多同事軍官們總喝威士忌加蘇打。我喜愛酒，紅的和白的，並特別喜喝香檳；而且極例外的場合我甚至能喝一小杯白蘭地。但這種烟味的威士忌我卻從未敢嘗過。現在我遇到這樣的酷熱，我個人雖尚能忍受，但



已够可怕的了，五整天除了茶以外沒有一樣可喝的，不然就是溫水，溫水與石灰水汁，或溫水與威士忌。我對了這幾種選擇我的道義上殊受苦惱。爲的要使自己適應這種活動的服務環境我克服了肉體的普通弱點。在這五天之後我完全克服了對威士忌酒味的厭惡。而且這決不是一片刻的習成。反之在那幾天裏所養成的我竟一生保持住。一旦你得到妙訣之後，那酒味的可厭反而變成一種引誘；並且直到現在我雖然確是實行節飲，然而遇到必要時機我決不畏縮飲英軍官在東方所慣飲的酒。

當然這種威士忌嗜好是與英國社交的習慣背馳。例如我父親非過去曠野打獵或在極濕寒的地方決不喝威士忌。他生在的是一「白蘭地與蘇打」的時代，那的確有許多高尚的理由。然而從公平的立場觀察及充分的試驗，我明白若爲平時日用把威士忌沖淡了飲是最相宜的。

現在我住在瑪拉坎特關上時竟談論到這個問題，讓我說明我及其他年輕軍官的生長環境與當時的大學生們完全不同。牛津和劍橋的大學肄業生常常像魚一樣飲酒，他們甚而有俱樂部及正式的宴會在那裏每人必須飲肚腹容不下的那許多酒。反之在三德賀斯特及在軍中醉酒是一件丟臉的過錯，不僅受社會的責備時常還受體罰，但假如讓長官知道了還要革職。我生來及所受的訓練使我輕視飲得大醉的人們——除了在極例外的機會與有數的週年紀念——並且我很願意把那些狂飲的大學學者們運到一處，適當的懲治他們，胡亂浪用我認爲是神的一種好賞賜物。在當時我極反對醉漢，禁酒者及其他嗜好過度的弱者；但現在我可以較寬厚的看待這些天性的脆弱而引起他們的浪費。在那時年輕的尉官們是一些量狹的人，他們時常認爲假如一個人狂飲或不許別人喝，他就該被踢。當然我們現在知道的多了，已爲第一次大戰所開化及提高了。

我在那五天內並使我自己各方面適應於我們部隊即將臨到的行動。我須買兩匹馬，雇一個馬夫。並在許多細目上備齊了我的戰中衣物。對他們是很不幸而對我却很方便的是有幾個軍官在上週陣亡了。他們的所有物按照英印軍的慣例在他們的葬儀完後即行拍賣。這樣我不久便購置齊備一切用品。這頗給我一種殘忍的打擊看着一個前天尚活着的同志所親用的東西——他的外衣，他的襯衫，他的鞋子，他的水壺，他的手槍，他的軍毯，他的飯鍋——如此隨便的就分散給陌生的人用。但究竟這也是十分合理的，而且符合最大經濟原則。這裏是最好的市場。一切的運送費業已支付了。死人的產業可以說全以獨佔的價格被處分。軍中的拍賣人比任何孀婦或母親對於甲副官或乙上尉的遺產的價格明白的更清楚。軍官的東西是如此處理，兵士的也如此。我仍然必須承認數星期後當我向肩上披我曾在日前看見一位被殺死的英勇朋友的軍索時我感到很悲痛。

此時我該使讀者對於此次戰況能大致明瞭更清楚一些。英軍三年來都佔據瑪拉坎特關的頂處，並因此維持從斯瓦特谷並經過斯瓦特河及其它數山谷而達奇特爾的這條道路。在奇特爾被視為極具軍事上的重要。那時始終像是維持得很順利，但無疑的是很重要。斯瓦特谷的族人因看到有軍隊到了他們認為幾世代來都是他們自己的土地上乃甚怒，突然發作，政府歸因於宗教，但在普通立場上也不難解釋。他們攻打據守瑪拉坎特關及賈克代拉小要塞——在一個崖頂上頗像小型的直布羅陀，防守着斯瓦特河上的吊橋——上的英駐軍。這種被誤誘的土人會殺害很多人，內中有不少和平友善的居民的婦女兒童。瑪拉坎特關的防禦因這突如其來的攻擊會一度很緊急。然而這進犯終被擊退。並且到天亮時嚮導騎兵及第十一鎗騎兵已把這好亂的頑強的土人從斯瓦特谷的一端驅逐到另一端，並將他們殺死許多。賈克代拉要

塞，雛型的直布羅陀之圍幸得解除而未傷一卒。那繩索吊橋得保完整，並且即由這吊橋上通過遠征軍約一萬二千人及馬匹四千頭，向山中進發，穿過代爾及巴朱爾谷，行經馬芒特郡，於克服了鄰近比沙瓦爾又一極頑梗土人莫曼特族之後，終又與印度平原的文明復合。

賓頓布勞德爵士如期由征服本納瓦爾人歸來。他是一位極有經驗的英印軍官，並且他幾乎未傷一人已使本納瓦爾人番然就範。他喜愛這些野蠻人種並曉得怎樣和他們談。帕坦族是一種奇怪的人。他們有種種可怕的習慣及駭人的復仇方法。他們十分會談判，並且只要你使他們知道你的實力極強可與他們談平等條件，一切便能順利解決。現在布勞德將軍已完全十分愉快的和本納瓦爾人辦理清楚了。共只打了一次仗，並且還是小戰，在此戰中他的副官，芬凱索勳爵及另一軍官獲得維多利亞十字章，因為在極危險需要勇敢的情況下救回一個因傷即將喪命的同志。隨後我在狄普頓相識的老朋友，總司令將軍和他的參謀人員及隨從還有他的年輕英雄同乘火車歸來。

賓頓布勞德爵士，在這些荒山與野蠻的各持來福鎗的族人中是一位顯赫的人物。他穿着軍服，騎着馬，跟隨着他的掌旗官及馬隊比我在平安舒適的英國所看見的他更加威武的多。他曾看見過許多在戰時及平時的英國及印度軍隊，而他在任何點上皆認識極清而毫無幻覺。他很自豪他是那出名的布勞德上校，在查理二世時代會欲以武力從倫敦塔上竊走皇室珠寶，的直系後裔。這段故事載於歷史書上。當上校手中拿了珍寶最貴重的部分跑出塔門時被捕。帶去以嚴重的叛國罪及其它幾種重大的罪過被審判，他蒙赦免並立即派為國王的衛隊長。這件事的奇異結局引起一些無禮的傳言說布勞德上校擬盜取寶物國王自己實在是伴作不知。那確是不假，當時的國王很缺乏錢用。不論此事真象如何，布勞德爵士對於他的

祖先盜取王室珠寶認爲是他家族歷史上的最光榮的事件，並且結果他對於印度邊區的帕坦族人十分同情。假如布勞德將軍能把所有各種族的土人招集在一起用擴大器把這段故事詳細講給他們聽，也許決不需要這三族人及無盡的騾馬與駱駝運輸隊行經這深山及人烟稀少的高地受罪，並使我在隨後幾個星期內跋涉。

將軍當時已是一位老將，今日却極活潑強壯。他在這次戰役只遇一次個人的危險。一個瘋狂的土人代表，猛然拔出刀來從八碼遠處向他撲來。布勞德將軍騎在馬上，抽出他的手鎗，我們大多數人平常以爲一位師長帶的手鎗只是一種裝飾武器，在兩碼遠處將行刺的人打死。這當然很容易想像全出征部隊中的每個官兵直到清潔夫對於這件事都如何的高興。

我的目的不在敘述這次戰況。我業已寫過了關於這個题目的標準史，不幸現已絕版。因此我將只用很少幾句話略敘此事經過。瑪拉坎特遠征軍的三旅人先後經由我前面說過的幾個山谷前進。隨軍隊同行的在硬領帶有白垂片的政治官吏們，一路上與各土民首領，牧師及其他當地土著們談商。這些政治官們很不受部隊中軍官們的歡迎。他們被視作誤事者。據說他們總把事情胡亂辦理並給英帝國加上許多污名而不使任何人知曉。他們被責以常犯嚴重的「優柔寡斷」罪過，意思可解釋爲在你開鎗之前做你能做的任何事。與我們同行的是一位漂亮的狄恩少校，因爲他總令我們的軍事行動停止而極爲大家所厭煩。正當我們看準了前方定有一場好戰，並且所有的槍都實了彈而每人皆極興奮時，這位狄恩少校——他爲何當的少校？我們都這樣問——實際還不如一個平常的政治員——便走了並令我們停止一切。顯然所有這些野蠻的首領都是他的老朋友並幾乎和他有血統關係。沒有方法能擾害他們的友好關係。在作戰之間，

他們談商像人與人又像親友和親友，一如他們和我們的將軍談話時像強盜同強盜。

我們不知曉支加哥城警察與匪黨相互間的情形如何。但這必與那情形相似。無疑的他們彼此了解很清楚，並極輕視如民主主義，重商主義，賺錢，商業，誠實及粗陋的人們。在我們這方面却想要放槍。清楚我們冒着這樣難忍的酷熱與不舒服一路來此，不是爲的參加這個政治員與乖戾兇狠的土人之間永無終了的不知所談何事的心腹商談。在另一方面我們的敵人中却有一些頑強的青年血性的兇狠精神。他們想要殺我們而我們也想要殺他們。但我們雙方都被阻於他們稱作年長人，或現在可以叫作的「老奸黨」，而我們看得很清楚的就是那些在襟前佩着白垂片或白羽毛的政治員。然而如一向常有的情形，那食肉的敵人却得便宜了。土人不願「老奸黨」的壓服也不受我們政治員的鎮壓。因此許多人被殺。並且在我們這方面他們的孤孀只好由英政府撫卹，其他也有許多受重傷的一生殘廢跛行，並且那確是極緊張的，而對於未死也未傷的人是極有趣的。

我希望以這些不太恭敬的文句使讀者明瞭一些英國在印度政府所持的忍耐與知識。那需要忍耐因爲在其它事體之中都知道假如到了無可奈何時可以把任何人打死。它的問題是要避免這種仇恨的結局。它是一個鎮靜的政府爲法律所維繫，纏繞着會談及許多親密的關係，不僅與國會聯繫，而且與各種純英印的約束從大自由的偉大觀念直到官樣文章的最細微的阻礙與不便。因此在平時各種會社必須組成。強大的兵力在統治者之旁，無數的阻止使用它們的任何一部分。仍然時常有事故與過失發生，而且所謂「遺憾事件」引起，並且就是以上的事件之一遂使我在下章中必須一述。

## 第十一章 瑪芒特谷之役

在印度邊區行軍本身就是一種經驗。這裏的景物與人民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再尋不着相等的。山谷的削壁在兩邊拔起約五六千呎。軍隊行列在巨大的走廊彎曲山境中爬行，其下是白浪的怒流在銅色的天空下奔流。在這些野蠻的光輝景物之中居住着個性恰與此等環境相調和的人種。除了在收穫時期，自衛行爲暫時奉令停止，帕坦種人永遠是在私鬪或公開的作戰。每人都是一個武士，一個政治家與神學家。每一所大房子實際就是一個封建的堡壘，誠然只是用日光曬乾的土坯築的，但都有牆垛，砲塔，槍孔，兩翼瞭望塔，吊橋等皆全。每村莊各有其防禦。每一家各養成爲近親復仇心，每一族各有其宿仇。這些許多族人及各族的合併彼此都有帳須算。沒有一點事被忘懷，而且很少的舊帳未被算清。爲了社交生活的目的及收穫時的傳統觀念，一種最精心的榮譽法規被制定並且完全忠實的被遵守。一個人若知曉這法規並無誤的遵守它可以不帶任何武器從防地經過到那防地。然而稍有過失便要喪命。帕坦人的生活因此是充滿趣味；而且他的山谷完全一樣被無盡的日光和充足的水所滋養，甚是肥沃，只須稍用一些勞力所得產物就足夠稀少的人口之需。

十九世紀帶到這個歡樂世界來兩種新事件；後膛來福槍與英國政府。前者是一種極度豪華與幸福；第二種則是真正的厭物。這種後膛槍，尤其是它的彈藥的便利，再沒有比在印度高原被重視了。這種可以在一千五百碼以外能準確射擊的新武器對於每個能獲得它的家族開闢了無上愉快的一個全新的局面，

一個人可以實際上就坐在自己家裏便能射擊約一哩外的鄰人。一個人可以爬在高懸崖上等候着以前此從未聽說過的射程射殺下山極遠處騎馬的人。甚至各村都能彼此射擊再無須乎離開自己的家。因此對於這些科學的光榮產品會出極高的代價爭買。來福槍賊掃蕩過全印度以增強誠實的私運者的努力。這種被垂涎的武器的繼續流入其勢力擴張到各邊區，並且帕坦族人對於基督教文明的尊敬愈大見增高。

在另一方面英政府的活動却完全不甚滿意。向南進的有組織的強大實力無異一種可怪的戰利品遊戲。假如帕坦人到平原地帶掠奪，他們不僅被追趕回去（這總算是公平）並且事後必有很多的干涉行動發生，更不斷派征討隊辛苦的經過那些山谷，斥責土人並對他們所致的損害課以罰款。沒有人會管到這些征討假如他們只是來了，打一戰然後回去。在許多次他們都是像上述的做法即所謂的「討伐政策」也就是印度政府所長久採用的。但到了十九世紀末這些侵入者開始經過這些山谷修路，特別是到奇特爾的大道。他們爲保障這些道路的安全曾用恫嚇，用堡壘並用津貼。對於最後一種辦法是無人反對的。但這築路的整個趨勢是被帕坦族人認爲極其不悅的。沿全大道的人們必須保持安靜，不准彼此開槍，並且最緊要的不許射殺行路的旅客。這些要求太多了，並且許多的衝突都由此根源而起。

我們向莫曼特那出發使得我們須穿過瑪芒特谷口。這山谷是扇形的平原約十哩寬。我們與瑪芒特人之間沒有糾紛。他們的名譽是毒惡的，我們以最大的謹慎不惹他們。但這些美麗設計遮蔽日曬的帳幕偉觀，還有一簇醫院帳棚及成羣的馬匹，駱駝，騾和驢，使得馬芒特人太垂涎了。我們夜間宿營的燈火光輝成一大四邊形，實在是印度邊區土人性情所不能抵抗的誘惑之目標。單人的狙擊是不能避免的，並且

日暮以後來侵我們先頭旅部帳幕。沒有甚大的損害演成。少數人受點傷。賓頓布勞德爵士仍泰然的繼續用晚飯，雖然有一陣我們把臘燭熄滅。翌晨不理瑪芒特人的莽撞，我們繼續向那瓦蓋前進。但土人們這時憤激起來，當我們的第二旅團和我們前後隔兩天來到此地時，數百人帶着各種武器從最老的燧石槍到最新式的來福槍，經興奮的三小時之久繼續射擊大隊的人和牲畜。大多數的部隊業已各自掘成淺坑，並且整個營舍周圍都用戰壕防守。然而那一夜的交手仍犧牲了他們四十餘名官兵，此外還有許多馬匹及運貨牲畜。布勞德將軍接到這項報告後立刻下令報復。第二旅團的司令傑夫瑞奉令次日攻進瑪芒特谷並討伐那野蠻的攻擊者。這次征討採取以無退路陣地極端之方式進軍山谷，摧毀所有他們的莊稼，破壞了所有的水源，儘時間的可能焚毀各堡壘，並且射殺任何阻礙這種程序的人。「假如你想要看一場惡戰，」賓頓爵士對我說，「你可以騎馬回去加入傑夫瑞將軍的部下。」於是我借着一名要回第二旅團的孟加拉槍騎兵的護送，我小心的踏回前後兩營幕間相隔十哩的起伏不平的道路，並在日暮之前來到傑夫瑞將軍的司令部。

那一整夜槍彈都從營幕間飛過；但每人都已有了很好的穴坑躺下，而且驟馬等多皆有了保護。在九月十六日的黎明之前，我們全旅團，由一中隊孟加拉槍騎兵爲先鋒，以作戰的陣式向瑪芒特谷前進，並且不久便展開在它那寬闊的面積。我們分成三獨立分隊，各有我們應完成的征討使命。因爲以扇形的分散，又因爲我們的總數只一千二百作戰的官兵，不久我們便成爲很小的部分。我隨着中間的一枝軍其使命是進向山谷的最遠的那端。我開始騎馬隨騎兵同行。

我們走到山谷的頭上竟未放一槍。鄉村和平原都極荒涼。當我們走近山壁時我們用望遠鏡望見一羣



叢小的物體聚集在一個圓錐形的山上。從這小斑點上太陽光不時反射出鋼鐵強烈光線來是土人們揮動槍刀。這景物給我們每人極大的興趣，我們的先頭部隊緩緩前進。到一個小樹林，那裏距圓山約在一彈射程之內。我們在此下馬——大約共有十五枝騎槍——並在七百碼的射程處開鎗。立刻那整個小山被白色的彈煙所點染，並目鎗彈開始嘯響着穿過我們的小樹林。這種有趣的小交戰約歷一小時始息，而在同時步兵已辛苦的行經平原漸漸的接近我們。當他們到達時被決定了由第三十五塞克印度兵的主力攻打圓錐山並由另外兩隊人向左邊一條長的支脈前進目標在一個從圓石中及山邊搖曳着玉蜀黍地可望見的村莊。同時騎兵應負責防衛平原並與在旅團長手下的後備兵力，現時只餘第三聯隊，取得聯絡。

我決定同第二部分人爬上那橫嶺到那村莊去。我將我的馬交給一個印度兵並開始同步兵沿山邊辛苦上行。當時正熱得可怕。太陽將近中午烈光曬得人的肩膀發痛。我們艱步蹣跚着向上走約一小時——忽而行經高的玉蜀黍地中，忽而爬過圓石，又沿着石邊或走光的坡路——但始終是向上行。從山高處放出幾聲鎗響；否則便是被整個的靜寂籠罩着。當我們向上爬升時，整個橢圓如盤形的馬芒特山谷在我們的背後展開，停住脚步，擦額上的汗時，我坐在一塊大石上觀察形勢。這時已近十一點。第一件事使我驚駭的是竟看不見部隊。約半哩遠的橫嶺脚下有幾個鎗騎兵下了馬。很遠處山壁前升起一股薄的烟是堡壘在被焚。我們的軍隊那裏去了？他們僅在幾小時之前一共出發一萬二千人，而現在却被山谷完全吞沒了。我取出望遠鏡觀察平原地，土村莊及堡壘在遠近分布着，深陷的水流，閃耀的蓄水池，孤立的樹林——一切皆在明朗的氛圍中鋸齒狀的山巖是其背景——但英印旅團的蹤影却無有。

我第一次發現我們是極小的一夥：連我在內共五個英國軍官，與大約八十五名印度兵。全部只有這

些人；而這裏我們却到了可懼的馬芒時谷的頭上，攀登上來討伐最遠的村莊。我十分清楚的記得在三德賀斯特軍校時所學關於「實力全散」的警告，並且早晨我們的強大兵力從營舍出發時所取的慎重和目前我們這少數人們的形勢的對比誠然是極顯明的。然而像多數的年輕傻小子一樣我也在找是非，並且希望着一些興奮刺激的事體發生。它果然發生了！

最後我們到達村莊的幾所土房子。像其它的村舍一樣，這也是荒涼無人的。這村莊位於橫嶺的頭上，與其它的大山由一條寬的山頸相連，我和一個軍官及八名印度兵伏在向着山的村莊這邊，同時其餘的人們搜查那土房子或坐在房子後面休息。約一刻鐘的時間過去並無事體發生。隨後印度兵的大尉到了。

他對少尉說道：「我們要撤退了。你留在這裏掩護我們後退直到我們在村下邊的那個小丘佔妥新陣地」。他又接着說，「第三聯隊不打算上來了，並且上校認為我們這裏似嫌孤立」。

這使我震驚確是一種恰當的觀察。我們又等待了十分鐘。同時我推測他們，因為已經看不見他們，的大部分已從村莊退到了下邊圓石處。突然山邊活躍起來生命。刀劍從崖石後面閃耀着，明亮的旗幟飄搖在各處。十幾處散佈頗寬的白煙團出現於我們前面崎嶇山頭。震耳的爆炸聲在近處齊響。從一千，二千，三千呎高處的山巖上出現白或藍色的人形，從崖路上墮下山邊猶如猿猴從欲倒的樹枝跳下來。尖銳的喊叫從許多地點發起。噢！噢！噢！邦！邦！邦！整個山邊開始為濃煙所點染，並且小的人形向下跑來而每一剎那顯得愈接近我們。我們的八名印度兵開始單獨的放鎗，並且愈來愈快。敵方的人形繼續向山邊下跑，而數十個已開始在離我們百碼處的山石上聚集。這目標太使人心動了。我向身邊一個印度兵

借過來他的馬太尼式鎗，他很高興的遞給我子彈，我開始慎重的射擊聚在山石上的敵人。很多槍彈在我們身邊嘯響。但我們平爬在地上所以並無危險。這樣經歷約五分鐘高的槍音不斷。我們的確找到了我們所要的冒險。隨後一個英國人的聲音來自我們身後。原來是營副官。他喊道「趕快回來。不能稍失一點時間。我們可以從圓石處掩護你們」。

借給我鎗的印度兵把八九付子彈放在我身邊。軍中規則是不得使彈藥落在土人手中。那印度兵像是頗受刺戟，因此我把子彈一副一副的遞給他裝入他的彈藥袋內。這是一個很幸運的靈感。我們一夥的其他人們已經站起來轉身後退。山石後邊聲響糟雜。吶喊，哭叫，呼號。我此際想到我們五六個人已跌倒了，兩個已死，三人受傷。一人胸部被射穿鮮血狂流；另一個面面向上躺着腳踢手抓，一個英國軍官正在我身後旋轉，滿臉是血，他的右眼被射出。是的，這確是一幕驚險。

在印度前線不許使受傷的人拋在後邊是一種榮譽行爲。落在帕坦土人手中的官兵必被殘酷可怕的割裂處死。營副官又跑回來，跟隨着另一個英國少尉階級軍官，一個印度上士，與兩三個兵士。我們一齊動手救護受傷的人並開始背或拉他們下山。我們走過幾所房子，十一二人攜帶着四個人，並走到一帶空地上。這裏站着本隊的上尉同着十二個兵。下面一百五十碼遠處即是圓石接應的部隊該在那裏。却沒有他們的影子！也許是再下面那圓石處。我們毫無後衛，全體都抬着受傷者。我因此確知更惡劣的事體就眼在我們後邊。我們尚未走盡空地的一半時二三十個兇獍的人出現於房舍中間，如狂的放鎗或揮動他們的刀。

我不管後邊再發生何事只能慢慢的跟着走。幫我抬受傷者的兩個印度兵的一個被擊傷小腿。他痛得

喊叫，他的頭巾脫落；他的長黑髮披散在肩頭——一個悲劇的黑面炯眼偶人。前邊的兩個人又走上來抬着我們的傷兵。那個新來的少尉同我拉剛受傷的印度兵的衣領疾行。幸而已全到了山下。顯然我們拉着他在石路上受傷甚痛，因之他情願自己走。他跳着，爬着，踉蹌着却走了很遠。他這樣逃脫了。我轉臉向左看。營副官被擊傷。他的四個兵士抬着他。他是一個胖子，因之他們都貼近他。從房舍旁邊躍出來五六個持劍的帕坦人。抬着可憐的營副官的兵們立刻放手而逃。領頭的土人疾馳到躺在地上的營副官並用他的劍對之亂砍了三四下。這時我忘掉了一切，一心只想殺了那土人。我佩戴着我的磨得極銳利的長騎劍。當初我會獲得公立學校擊劍獎章。我每逢對單人爭鬪時多用它。那土人看我來了。我離他只約二十碼。他拾起一塊大石頭用左手向我擲來，並且然後等待着，揮舞他的劍。在他後邊不遠還有幾個土人在等着。我改變了我的主義，我抽出手鎗，心中想着極慎重的瞄準並放射。沒有效果。我再放鎗。又沒有效果。我又放鎗。我射中他與否我不敢說。無論如何他回頭跑兩三碼並在一塊石頭後邊猛力跌倒，鎗聲繼續齊鳴。我左右觀看。我完全在敵人面前孤立。看不見一個朋友。我盡可能的快跑。各方面都是鎗聲。我跑到了第一個圓石。哈哈，印度兵們正據守下面一塊圓石！他們做出急切的姿勢，並且在幾瞬間之後，我已跑到他們中間。

還有一哩的四分之三的支脈須走盡才能到平原，並且在我們左右還有別的支脈向下生長。我們的追趕者就沿着這支脈跑來，打算截擊我們，並向我們兩翼放射。我不知道我們用了多久才跑到底下。但一切都緩緩安穩的達成了。我們抬着兩個受傷的軍官與六個印度兵。這一共約二十人。我們後邊留下了死傷的一個軍官十二名兵士被土人們切爲肉塊。

在這一場惡戰中我自己帶了一個陣亡兵士的馬提尼式鎗與子彈，並向左邊山崖約八十至一百二十碼遠處的土人極謹慎的放射約三四十槍。在這種場合的困難是每人都因力氣用竭，假如不是因爲奮激，而顫抖且幾乎喘不過氣來。然而我敢說我決未曾不瞄準就放鎗。

我們跑到山底下時直像一羣烏合之衆，但仍攜着受傷的官兵。那裏共有一中隊預備兵及領帶大隊的中校與幾個傳令兵。受傷的人被放在地下，所有全隊尚生存的官兵背對背排成兩列；同時土人們此刻約有二三百名在我們兩翼聚集成寬的半月形。我看見英軍官們正忙於指揮印度兵保持秩序。雖然這樣呈現一個絕大的射擊目標，而總比分散開的好。土人們全都聚作一團，並且他們也像是因受戟刺而顯狂亂。

上校對我說，「第三聯隊離此約半哩遠。去告訴他們快來，否則我們將全被掃滅了」。

我剛轉了一半身就要去傳達這使命時，一個妙想打動我。我在幻想中看見這一中隊人被壓倒數目的敵人所掃滅，我這個師團長的傳令官是唯一的生存者，喘不過氣來，以飛快的速度帶着不利的消息前來呼救。

「我須要帶着寫下來的命令，上校，」我這樣說。上校像是很驚異，摸索他的外衣，掏出記事本來並開始寫。

但這時上尉在聲音紛亂中高聲發出命令。他勅令那中隊人停止胡亂的放鎗。我聽見一聲口令：「齊放。預備。瞄準」。嘩啦！至少十幾個土人倒地。又一次齊放，他們又倒下了。第三次齊放，於是他們開始向山上退去。軍號吹出「進攻」。每個人都吶喊着。危機過去了，並且此時，榮耀歸上帝，第三聯隊的先頭一小分隊出現了。

於是我們歡欣慶賀並吃午飯。但隨後才曉得在今晚以前還須走很長的一段路呢。

第三聯隊現在全體趕到，並且固執的決定奪回我們被追趕下來小山頭，爲的恢復威信及營附官的屍體。這使我們到下午五點任務方完。

同時第三十五印度塞克兵的其他中隊，在我們右邊登山的，所受的損失更大。他們最後重回到平原，抬着約十二個受傷者，並留在後邊幾位軍官及約十五個兵士將被野狼吞食。黃昏的暗影已落滿整個山谷，並所有的各隊在早晨被欠思慮的分散開去，這時都走回營舍，漸漸被暴雷雨及夜色所包圍，並被野蠻歡躍的敵人緊跟蹤着。我隨着第三聯隊及受損傷甚重的塞克兵一同回來。我們走進圍護營幕的深壕時天已黑了。所有其他部分在不如意的，雖然不太嚴重，的作戰之後都已回來了。但將軍那裏去了？而且他的參謀隨員們在那裏？還有驟砲隊呢？

營幕的周圍防守甚嚴，並且我們在如細雨的槍聲中弄些食品自己吃。兩小時過去了。將軍在那裏？我們這時知道除了驟隊之外他還帶半中隊士兵及地雷兵，並且共有十名英國軍官，突然從山谷中回響着大砲的巨聲，計算約在三哩外。隨後在短の間隔中又響了大約二十次，然後沉寂了。甚麼事發生呢？將軍在這黑夜裏用他的砲火攻擊甚麼目標呢？顯然他必是就在附近作戰。他們一定都全體參加作戰；或者這砲聲是求援的信號嗎？我們應當去援救他嗎？勇士是不缺乏的。高級軍官互相商議。像是時常發生的遇到事體危急時一切的常禮都被拋棄了，我發現我也參加討論。經討論後決定在深夜中不能派隊伍離營，若錯誤的派出援兵在黑夜裏步行無數的陷坑及障礙的山谷將引起更甚的不幸，而且還削弱駐營的實

力，假如被攻擊時並且是很可能的。將軍和他的砲隊無論在何地必須抵抗到天明。山谷的砲聲又響了起來。如此他們尚在有能力殺敵。我第一次看出戰爭的憂急，緊張與複雜。它顯然不全是一種有趣的冒險。我們業已在危險中；而且任何情形都會發生。經決定孟加拉槍騎兵隊及一支隊步兵一俟晨曦稍露便馳往援救將軍。此時已過子夜，我於是不脫去靴子倒身酣睡數小時。

在白天那山谷的寬盆狀地對我們並無可懼。我們發現將軍和他的砲隊都聚集在一所土村子裏。他所經歷的很艱險。他的頭部受傷，但不甚重。夜深以後他曾遣出部隊到一些房子裏臨時作成堡壘。瑪芒特土人同時也來到那村子裏，並且一整夜的激戰發生在各屋與各屋及村子迷境中的小巷裏。進擊的土人對於村中的每寸地勢都十分明瞭。他們無異是在自己的廚房及前庭中作戰。防守者只能在漆黑中依據自己所在地位，毫不知曉地上及各房子的情形。土人從牆壁突出或爬上房頂，或從屋頂下來放鎗或用他們的長刀刺殺。這像一場在人口稠密中激戰。人們互相扭成一團，對着自己的人也誤放鎗：大砲對着二三碼近處的敵人竟像放手鎗一樣的發射。十名英軍官中已傷了四名，工兵及砲手的三分之一都已傷亡，並且幾乎所有的騾子都死了或仍在鮮血直流。活着的軍官們的憔悴面色給這可怖的清晨景象添加最後的點染。然而，現在一切都過去了。因此我們去把受傷的騾子用槍打死以結束牠們的痛苦，然後我們吃早飯。

當我們全體回到營幕時，我們的將軍用回光信號機經過一個很遠的山頂與在那瓦蓋的賓頓布勞德爵士互通信息。賓頓爵士及我們的先頭旅團在前一夜也遭嚴重的攻擊。他們損失數百牲畜與二三十名官兵。布勞德將軍命令我們仍駐守瑪芒特谷並用火與鎗刀報復使之完全成爲廢墟。我們按照命令施行，但

出以異常的謹慎。我們作有系統的進行，一個村莊一個村莊的。我們毀壞了一切的房屋，填平了所有的水井，炸倒砲塔，砍倒高大的樹，燒掉了五穀，並破毀了水源，完成討伐的大破壞。村莊因爲是在平原，這事所以很容易做。土人們坐在山上並悲苦的望着他們的家屋及生活所需全被毀壞無遺。然而當我們在山邊的村莊時，土人們仍猛烈抵抗，並且每個村子我們都損失兩三名英國軍官及十五或二十名印度兵。這是否值得，我不能說。無論如何，在兩星期末這座山谷成爲荒區，而榮譽也得以滿足。

## 第十二章 泰拉遠征

由於九月十六日作戰的損失後重整各部隊時，爲緊急措置我被派到第三十一判查布印度人步兵團服務，除上校之外只有三位英國軍官。我在平時或戰時共曾以團軍官的資格服務於第四驃騎軍，第三十一判查布步兵團，第二十一槍騎軍，南非輕騎軍，牛津郡志願騎軍，第二禁衛軍，皇家蘇格蘭聯隊，並且最後是牛津郡砲兵隊。這些在亞洲，非洲及歐洲各不同的部隊中的情形是極不一樣的。而這判查布步兵團裏的事體是最奇特的。雖然我是一個騎兵軍官，當然我在三德賀斯特軍校也受過步兵的訓練，並且認爲我自己在各種次要的或主要的軍事調度上已很稱職。然而語言的困難是更嚴重的，我幾乎對於因教官缺少不得受我指導的印度當地兵士不能說一句話。我須要幾乎完全用信號，姿勢及手語進行教練。在此以外我又加上三個字，「瑪魯」——殺，「賈婁」——前進，「太里忽」——奮勇。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講到操典上所說的指揮官與他的部下之間的密切關係。然而就用這種方法我們經過三四次小作戰皆得



平安無事，雖然我不因此作戰而覺尊貴，但對於極少的參加作戰的兵士們却是有教訓價值與激刺性的。我完全是以道德的力量完成的。

雖然我不能很充分的深入到他們的思想與感情，我對利查布人却發生敬重。無疑的他們很願意在作戰時有一位英國軍官和他們在一起，並且他們小心的注意他看事體如何演變。假如你露齒而笑，他們也笑。因此我勤勉的常笑。同時我把作戰的情形用電報及通信拍寄「先驅」報及「每日電報」。

現在我很有希望長久的屬於瑪拉坎特遠征部隊，並且在這些山谷中漂泊些時日。然而作戰的性質改變了。九月十六日一役的故事，在各族土人中傳佈得很廣遠，並且當然瑪芒特土人大約宣傳自己獲得大勝。他們誇大所殺傷我們的人數，並無疑的宣稱他們的作戰全按原定計劃。我們也是這樣的說，但他們不會看我們的報紙。無論如何全邊疆地域皆被騷動所激起，並且在九月底更有力的阿弗瑞狄土人也參加暴動。阿弗瑞狄人住在庇沙瓦爾以北與凱伯關道以東的多山地帶的泰拉。泰拉一帶的諸山比在瑪拉坎特的山更高更險；並且泰拉的山谷不是平底的而是V字形的。這樣愈增加土人們的便利而給正規軍隊更大的困難。在泰拉中部也有一塊平原像瑪芒特谷，但面積却更大，而且只有經過V字形的山壁狹道之後，才能達到那平原。這種叫做泰拉曠場，這像倫敦的海普頓刑場而四週以山代替短垣。

印度政府用它的聰智決定派遣遠征軍去泰拉曠場，他們在這裏可以獲得阿弗瑞狄土人的倉廩，牲畜及大部的居民。這些都可以完全毀掉，並且土人和他們的婦孺都被驅上高山在深冬過極不舒適的生活。爲了加重這次討伐，兩整師團，每師三旅團約三萬五千人，及運輸兵站的大批人員是必需的。這批大軍因之動員，並集中在庇沙瓦及致海特準備進攻泰拉。英國的軍隊還從未到過那曠場。這次作戰被視爲自

阿富汗戰役以來邊疆上最嚴重的工作，並將指揮權昇交最顯赫最有經驗的一位將軍維廉勞克哈特爵士。布勞德將軍則仍駐守瑪拉坎特一帶用以牽制土人。因此我們的積極工作告一結束，而且同時判查布步兵團的預備英軍官被調來補充該團的空位置。我於是轉眼注意到泰拉遠征軍並十分努力設法參加該部。然而我在該軍中不認識一位高級將領。伊安哈米爾吞上校固然帶領該軍的一旅團並一定可以幫忙我。不幸的很，他在走過考海特關道時從馬上跌下來，傷了腿也丟掉了該旅團的指揮權，更未得參加那次作戰，並幾乎傷了他的心。當我正陷於這種不利的地位時，脫離這部隊尚未投入他部隊，遠在印南的我的上校開始迫令我回去。縱有賓頓布勞德爵士的好意，我成爲腳踏兩地而落空，並終於回到了班加羅爾。

我的同事軍官們見我回來都異常的慇懃客氣，但我發覺一個很普遍的意見認爲我離團太久，現在應當多做一些例行的職務。本團正忙於秋季訓練並即將舉行操演，因是在我聽罷瑪芒特谷的槍彈飛響之後未及兩週，我發現自己遠在二千哩外放着空槍作假想戰。這像是十分可笑聽着各方的槍聲齊響，却沒有一個人掩藏或低頭。除此事以外，生活完全和以前相同。天氣仍然酷熱，仍然極渴，並且我們一天一天的行軍並露營。買索爾，這可愛的鄉間，到處是巨大的樹木和無數廣闊的集水！我們圍着一座名叫南代羅格的大山演習作戰，那山中有金礦且有極美麗的紅葉的森林。

這誠然沒有可抱怨的，但時日一週一月的過去，我用思慕的目光注視着報紙上記載的泰拉之戰。那兩師團已投入山中，並且經了許多次交戰及在當時認爲是很重的傷亡，最後到達了中心平原或叫泰拉盆地。他們的第二動向是在嚴冬臨到之前撤退回來。這事他們立刻就做，但却並不太快。激怒的而且現在是勝利的阿弗瑞狄人沿嶺追着以極準確的技術射擊順着河身而行的長列隊伍，並且每天被迫須渡十二

次凍了的溪流。數百兵士與數千牲畜被打死傷，並且第二師團沿巴拉谷撤退時損失得極為狼狽。的確有時常聽人們私下的說，這討伐軍的勝利撤退更像敗北。毫無疑問的有人受到懲罰，有人付那筆用費。三萬五千人在那些山谷中追趕阿弗瑞狄人，且亦被追趕共兩月之久，還有兩萬多人保護他們的運輸接盧比計算時成爲一個可厭的巨大數目。加爾各達的自作智慧的人們的臉色發怒，而且國內的自由反對黨發出極大的非難聲。

我不會爲泰拉征討的不幸而哭泣。畢竟覺得他們太自私而不允我與他們一同去。我想他們明春仍須去討伐，於是我加倍努力參與他們軍中。我母親從她那方面也極力的幫我的忙。爲了我的事她想盡了方法，尋盡了門徑，託盡了人情。經我的授意她會竭力去麻煩伍斯雷勳爵及羅伯次勳爵。但他二人却頑固的不允。羅伯次勳爵的覆信寫着：

「我當以最大愉快幫助你的公子，但我向勞克哈特將軍關說恐亦無用，因喬治懷特爵士最有權力，他既不允溫斯頓在業已參加過瑪拉坎特遠征軍之後改隸布勞德將軍部下，我以爲他亦不能同意使令即加入泰拉討伐部隊。我可以致電懷特爵士，但我確知在此情形下，他會憎惡我這樣做」。

同時我被束縛在班加羅爾的營中無計可施。然而在聖誕節請十天假是很容易的。十天不算長。實際上則足夠到前線再轉回來的時間。但我知道很清楚，若事先不接洽好，冒然往前方司令部求用是不易生效的。這隻軍事的小貓是一可愛的動物，只要你曉得如何不使她的爪伸出，而一旦被激起或被惹怒，她却能成爲極不愉快。再者，假如她陷入了這種情境，則很難使她恢復常態。因此我決定不去前方而去加爾各達，並努力從印度政府方面交涉，在前方謀一位置。那時從班加羅爾到加爾各達須坐三天半的火

車，再留出三天半的回程，我只餘六十小時進行我的重要工作。印總督艾爾錦勳爵，後來我曾在他的殖民地部大臣任下當過次官，對於有適當介紹的年輕軍官給以優渥的招待。我被當地駐軍饗以華貴的盛宴。這固然是很好的，但我的主要工作毫無進展。我當然用盡每種可能的方法，並接受我所接近的高級權威者的極佳指導。他們都一致承認爲最好的機會仍是去一見副將軍，一位極不和氣的人物他的名字我願意已經忘掉了。他能做假如他想做，而假如他反對則沒有人能強他做。因是我去到他的接待室並請求一見。他直截了當的拒絕見我，於是我開始明瞭我的請求是一無望了。這兩天裏在吃飯席上我所遇見的高級軍事將官們都有一點諷刺愉快神氣。他們全知道我是爲甚麼來的與我的請求所得到的是一無所獲。從總司令喬治懷特爵士以下他們都是極客氣的，但他們的好意之中却像是含着的一種暗示有些問題最好不談。並因此在我的六十小時終了時我又爬上了火車狼狽的跑回班加羅爾。

在這次冬天我寫我的第一本書。我從英國曉得我給「每日電報」的通信很受歡迎。雖然匿名的用「一個年輕的軍官寄」，它們却很引起讀者注意。「先驅」報上的也很被稱贊。拿這些通信做基礎，我決心建造起來一個小的文學之屋。我的朋友告訴我說芬凱蘇勳爵也在寫這次遠征的故事。這成了一個競賽看誰的書先寫完。不久我便感覺寫作的一種真正樂趣，而每日中午常用爲午睡或玩牌的三四小時，都見我勤奮的在工作。全稿在聖誕節後不久便完竟並立刻寄給我的母親代爲售出。她和巨人出版社接洽付印。

既養成了寫作的習慣之後，我開始寫小說。我想一試我的手寫一部小說。我發現這比精確的記載事實是更快的工作。一旦開始了，故事自己就暢流出來。我選定一個題目假設在巴爾幹或南美洲有一共和

國，其自由派領袖推翻了獨裁政府之後，却被一個社會革命所吞滅。我的同事軍官們在故事的發展中都  
 很感興趣，並作許多建議加添些愛情的趣味而我未能接受。但我們敘入了很多戰爭與政治，並散置許多  
 我們所能想出的哲理，最後結局是一隊軍艦駛進如達韋尼爾海峽並平服了叛變的都城。這部小說約兩個  
 月寫成。後來在「麥米蘭雜誌」上以 *Seymour* 爲篇名發表出來，並且隨後又再版幾次計在數年之內共得  
 版稅七百鎊。我曾始終勸我的朋友們不必讀它。

同時我的關於印度邊區之戰的那本書正式付印了。

爲的免除把校稿寄到印度往返須兩個月的時間，我遂把校樣事拜託我的一位叔父，人很漂亮也是有  
 經驗的寫作家。爲了某些原故他竟未校出數十處嚴重的排誤也未改正標點。然而這本「瑪拉坎特的遠征  
 軍」立刻獲得很廣大的成功。書評家們，雖然對於排誤等處很加諷刺，彼此爭着稱贊此書。當第一捲的  
 評論及一本新書寄到時，我心中充滿了得意，並對於贊揚該書的評論感到愉快而對於書中的錯誤感到驚  
 恐。讀者須記得我以前從未被誇獎過。我在學校時的工作所得的評語全是「不用心」，「不整潔」，  
 「疏懶」，「劣」，「極劣」等等。現在這個大世界及它的著名文學報章和博學鴻儒批評家寫出整若干  
 欄的誇獎文字！實際上甚至我現在若轉錄那批評我文章風格的熱烈字句時還自覺赧然。「先驅」報有一  
 句評語云，「聰智與領悟遠超出其年紀」。這真是太過！我感到震驚。我曉得假如這就能及格將會有更  
 多的作品寫出，並且我覺得一條新的謀生與表達我自己的道路，在我面前光明的展開。我看出來就只這  
 本小書已使我在數月之內賺得一個尉官的兩年薪金。我決心一旦世界數處似已爆發的戰爭結束之後，並  
 且我們獲得馬球優勝杯，我將使我自己從一切的軍紀與權威之下自由解脫，並在英國完全獨立的生活下

去，沒有人給我命令或用鈴或號聲喚醒我。

我接到的一封信給我極大的愉快，我發表在這裏用以證明威爾士親王所永遠不吝給青年人的異常仁慈與關懷。

「親愛的溫斯頓，

我不能自禁寫這短信祝賀你的新書的成功！我以最大可能的興趣讀它，並且我以為書中的描寫與文字一般均佳。每個入都在讀它，並且我所聽見的都是致稱贊。現在你已經看過了積極的軍役你一定願意再多經歷，並且我深知你有極大的機會如芬凱蘇之獲得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我並希望你不要學他，我很覺遺憾的說他擬脫離軍隊俾走入議會。

你的前途遠大，且一定在軍中服役不急欲在你的名字之前加上國會議員(M.P.)的名銜。

祝你的著作宏富，

你的極誠懇的 A. B.

一八九八年四月廿二日自瑪爾布羅王室寄。」

直到三月中旬本團馬球隊開往北方參加騎軍年賽之前我再沒有假期。我很幸運獲得一代表地位，並準時發現我自己已到米羅特，即馬球賽舉行的大軍營所在地。我想無疑的我們是參加比賽的第二最優的一隊。我們被優勝隊，著名的道海木輕步兵，所敗。他們是歷次獲得騎軍馬球賽優勝杯的唯一步兵團。他們從未敗過。所有的精銳國隊在他們面前都敗北了。當地最好的一隊也遭同樣命運。所有高爾康達城及拉其普那省的財富，所有印度大君的尊貴及他們赫赫球員的技術，却全被這些長勝的步兵一掃而覆。

在印度馬球史上從未能及他們的紀錄。他們的成就應歸功於一個人的腦力與毅力。就是德李斯爾上尉，後來立戰功於加里波里及在西線擔任一部隊指揮官，他極意訓練，組織並經四年領導他的球隊轉戰全印度各地無不獲得確實不破的勝利。我們在他的印度馬球史的最後一年敗於他的威力之下。

米羅城在班加羅爾北一千四百哩。但這距前綫仍有六百哩。我們的假期在最末次賽後的三天即滿，而且整須三天火車回到班加羅爾。在另一方向尚須一天半始能到底沙瓦爾及前綫。我現在處於絕望使我感覺時間已到了須冒嚴重的險事。伊安哈米爾吞上校終于傷勢復元，並且從泰拉回來之後又復任旅團長職。他在軍中的名聲很高，並且是喬治懷特爵士極親密的好友和老同伍軍官，並且與維廉勞克哈特爵士交誼甚厚。我和哈米爾吞上校久已常常通信，他並且爲我的事出力很大。他的報告不很樂觀。遠征軍中有許多空位置須要補充，但所有的任命都是由加爾各達並且經副將軍部指派。這事只有一個例外，就是維廉勞克哈特爵士的參謀人員的任命。我不認識勞克哈特爵士，我也想不起我的父親或母親與他相識。我怎樣能接近他，而且更要勸說他委任我當他部下的一個屬官呢？此外他的屬員業已滿額。在另一方面，哈米爾吞上校却贊成我不妨冒險一試。他來信寫着，「我將盡我的力做。總司令的副官長海爾丹，曾在戈登高地軍與我同事。他的勢力不小——實際上他們說他在軍中的勢力極大。假如他對你高興幫忙，一切都能解決了。我已經先布置一切。他對你不很友善，但亦不仇視。假如你來此地，你可以用你的力量與說服除掉這障礙。」

這就是我在半決賽失敗後的翌晨接到上校的來信要意。我查看開往南北的火車。顯明的沒有多餘的一天半時間容我往北到底沙瓦爾，在那裏停留幾小時，然後再坐四天半的火車在假期屆滿之前趕回。簡

言之。假如我坐北上的車到前方而不能找妥了職務，我勢必至少誤了我的假期四十八小時。我知道的很清楚那便是犯軍規而必定受懲罰。若在平常情形打電報續假一兩天是很容易的；但既然我欲轉往前綫的計劃被我國的主官知悉，我應接到的不是續假而是立刻回團的命令。觀察一切的情勢我決定抓住這次機會，並即刻搭車去沙源瓦爾。

在一個黎明的清新空氣中我的心劇跳着來到維廉勞克哈特的司令部，並將我的名字投交他的副官長。走出來的是可畏的海爾丹，並不太親熱但顯然很感興趣並且帶着副心。我不記得我說些甚麼也忘記了我怎樣說明我的情形，但我必然不止一次的說得恰中鵠的。因為海爾丹上尉在碎石道上來回的走了約半點鐘之後轉身說道，「那麼，我去問問總司令且看他說甚末」。他去了，我仍在碎石道上踱着。他去未多久。「維廉爵士已經決定」，當他回來說道，「就派你在他的參謀處當一名額外傳令官，你須立刻就担起你的職務。我們與印度政府及你的團部去電通知。」

因此立刻我的情形在一瞬間從被嫌棄與不合法變為威風凜凜的有利地位。紅垂片掛在了我的上衣襟旁。副將軍把我的委任發表在軍報上。我的團部遠從班加羅爾把我的馬匹與僕役送了來，我並且成爲全軍司令的親近隨從。每天聽這位漂洒卓越的人物，他對前線的每一吋地皆明瞭並且四十年中每一次戰爭他都參加過，的談吐所得的興趣和愉快之外，更得機會去看他的軍隊每一部分，而且到處都看見帶笑的臉色。

在起初的兩星期裏我所舉動及被看待的恰合我的年輕與下級軍官的身份。我在吃飯時均安靜的坐着或偶爾問一個機敏的問題。但有一件事體忽然發生並給我在勞克哈特將軍的部下一個極不同平常的地位



●海爾丹上尉常約我每天同他散步，並且我們不久即成好友。他對我談了許多關於將軍及他部下的事體，關於軍隊及作戰，其觀點自然是從局內人的看法，這些使我明瞭它的經過是我及一般人所不清楚的。一天他提到有一個被送回國的報紙通信員曾在「兩週評論」上發表一篇文章嚴厲的批評，在他說是不公平的，泰拉討伐戰的全部經過。將軍及其全體參謀人員深爲這兇惡的攻擊所痛傷。總參謀長尼考森將軍——後來升爲全英軍的首腦，並且已被人親密的喚作「老尼克」——已經寫成了一篇嚴正的或至少很不客氣的答辯。這篇文章業已交上次郵件寄回英國。

這裏無論如何我看出了了一個機會報答我所受的優渥待遇，乃立刻說出我的有益建言。因此我說一位前方大軍的參謀高級長官和一個被免職的通信員在報紙上關於作戰的經過打筆仗是被認爲最不莊嚴的，甚而是不適當的；而且我敢保政府必然驚異，陸軍部必然大怒；而陸軍參謀部或將擁護他們的上峯或他們的政治家；而且不論所辯駁的是怎樣好，既然提起刊諸報端這事便是弱點的表示。海爾丹上尉極感不安。我們立刻轉身回營。那一整夜，總司令與他的參謀人員都在作親密的暢談。第二天我被問道那篇業已寄出的文章怎樣能扣起。應否報告參謀部給「兩週評論」的編輯一個命令，俟他接着那篇文章時禁止發表？他會服從這個命令嗎？我說他多半是一位君子人，並且假如他接到該文原作者的電報請要求他不必發表，他會立刻允諾的，而他若失望只可他自己承受。一封電報因之拍出並得到一個請放心的回答。從此以後我開始被視作參謀處的親信人員，並被看作一個成年的人。誠然我想現在我已處於很有利的位置爲了來年的春季作戰，並且我開始希望嘗到一些重大的事體。總司令像是很喜歡我並且我已完全通曉時尚情形。至少於我很不幸我的好運氣來的太晚了。每天都在希冀着的規模更大的作戰的發動漸漸的裝

謝了，隨後化爲與土人作長久的交涉，最後結果爲永久的和平，像一個初出馬的政治家，我被迫必須承認，但却於我跑庇沙瓦爾來的事體無涉。

如此海狸築就了他的堤，並且這樣當他的捕魚工作就要開始時，來了洪流沖散了他的工作，他的運氣還有他的魚。因此他必須再重新開始。

### 第十三章 與凱奇諾將軍的不洽

印度邊區的戰事尙未終了埃及蘇丹新戰端之風傳已開始釀成爲事實。薩里斯伯瑞勳爵的政府決心進軍卡托木，擊碎蘇丹代威謝僧人的實力，並將在其苛酷暴虐下的廣大地域解放出來，業經公開言明。甚而當泰拉遠征軍正在復員時，新作戰的第一階段已經開始；賀伯特凱奇諾爵士帶領英國及埃及軍約二萬人已經到達尼羅河與阿特巴拉河的匯合處，並且於一場激戰後摧毀了馬木特（回教國王的副將被派來迎戰的）的全軍。那裏只餘蘇丹這場戲的最末階段——南下二百哩至代威謝的都城並與其王國的全力作一場決定性的大戰。

我心中極不能耐的想參加其事。但現在我開始遭遇到一位新的可畏的人物的反對。當我最初入軍隊時並願意參加積極的軍役，幾乎每個人都是友善的並給以鼓勵。現在我感覺到有許多含惡意的生誤會的人們對於我的活動並不持好意的看法。反之他們開始發生一種不良的甚而仇視的態度。他們開始說一些這樣的話：「這個壞傢伙是誰？他怎樣能得參加這些不同的戰役？爲甚麼他替報章寫稿子同時還當軍官

？爲甚麼一個小尉官竟敢稱贊或批評他的上級官？爲甚麼將軍們都優待他？他怎樣在他團裏請那許多假？試看所有勤苦工作的人們從未由在一般日常工作中掀起一時的故事。我們看的這已足夠了——誠然太多了。他很年輕，而且將來他或者算是對的；但現在的邱吉爾少尉所需要的是一個長期的紀律與例行工作。別的人更近於漫罵的用「勳章追求者」及「個人廣告家」等名詞時常流傳於一些高級與下級軍官界，這態度我敢說會使讀者們驚訝痛心。這是很可悲的被迫記載這些人類天性的欠溫厚狀況，以最奇怪與誠然不可解的偶合，它們永遠像是出現於我的無邪的脚步後邊，並且甚而有時常跨過我想走的道路。

無論如何，在我方要進行設法參加蘇丹戰役時，我已覺察到埃及軍總司令官賀伯特凱奇諾爵士的毫不掩藏的不贊成與敵意。我參加該軍的請求，雖然軍部表示贊成，却被拒絕了，而同時幾位別的和我的標任務與階級的軍官則被接受。我從各方面打聽所得消息證明這拒絕是來自最高方面。我不能希望從我所在的班加羅爾軍營克服這種巨大的障礙。因爲我自泰拉遠征軍復員之後得有一段假期，我決定不遲延去向帝國的中心，並將此事在倫敦力爭。

回到倫敦我動員了凡是我所能及的方法。我母親用了她全部的力量促成我的願望。許多次歡暢的便餐與晚宴，所到的都是當代的重要人爲的那兩個月的費力交涉。但這一切全無效！阻止我去埃及的障礙力當時是太並且太大遠爲她所不能及。她爲我的事甚至私人給她十分熱識的賀伯特凱奇諾爵士寫信。他回信異常客氣說他業已有了爲這次戰爭過多的軍官了，他接到的請求書太多了，有些人的要求及資格更全備，但假如將來有機會時，他一定願意等等。

我們已到了六月底。英軍的大進攻必須在八月初發動。這事不能再以星期計，而須幾天辦了。

但在此際一件十分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發生了。首相薩里斯伯瑞勳爵，他與我父親的政治關係不無可悲的記憶，正好在讀「瑪拉坎特遠征軍」一書。他像是不僅感到興趣，而且還被引入勝境。突然的自動的，他願意認識該書的作者。在七月初的一天早晨，我接到他的私人秘書斯康伯莫當奈的一封信。告訴我首相讀過我的書極感興趣並很願意同我討論書中的幾部分。我可以規定方便的一天去外務部拜見他嗎？本星期二下午四點對他很合適，這是否對我也方便。我立刻回答欣然願往。

這個偉人，不列顛世界的主人，保守黨的無敵領袖，第三次任首相與外交大臣正在他的長久偉績的高峯時期，在約定的時間接見我，並且我是第一次進入那俯瞰騎衛隊練兵場的廣大的辦公廳，後來我也在這裏許多年看着很多的和平與戰事的嚴重事件被處理。

這位聰明的老政治家具有有一種可敬畏的空氣。薩里斯伯瑞勳爵，極反對新時代的意見，並且大約些地方正因此，很有一大部分的功勞在團結不列顛帝國與日俱增的力量以渡過罕有人能預知或測度到的受試練時期，任何歷史上可列舉的人物均不及他。我記得很清楚，他在門前遇見我時所表現的舊世界的禮貌，並且用一副帶酒的姿勢表示歡迎與爲禮引導我坐在那大廳中間的一個小沙發上。

「你的書極能引我入勝。我以最大的興趣讀它，並且，假如我可以這樣說，不但對於它的內容而且還有它的文章風格都使我極喜悅。國會上下兩院裏關於印度邊區政策爭辯異常兇烈，許多的誤解使他們迷惑。我自己對於在邊區山谷所發生的戰爭情形，能够獲得一個更真實的景象多是由於你的文章而非由我的責任應讀的其它任何文件。」

我想二十分鐘大約是我被賜見的時間，這我決不會打算再多超過，並且因此我準備到時候就告辭。

但他把我留過半點鐘，並且當他最後陪着我又走過大廳的長地毯到門首時，他臨別對我這樣說，「我希望你能容我說你是怎樣使我想起你的父親，我的政治生活的許多重要時日都是和他在一起渡過的。假如在任何時有任何事是我能做而對你有幫助的，千萬不要吝氣告訴我。」

當我回到家中我對於他臨別的那兩句話心中殷切的沉思許久。我不想把我的事讓老勳爵爲難。然在另一方面，我以爲只要他略作一點表示就足以使我獲得當時比我對世界上任何事都更想望的那件事，只要有他的最高支援者英首相的一句話，就一定可以使凱奇諾將軍撤回他對我的最謙遜要求的極不相稱的反對。後來的許多年當我自己處理大批的這種事體時，逢有青年要求參加實際作戰而他們的咨商長官拒絕時，我總是掃除這些拒絕於一旁並說道，「畢竟他們只是要求去止住一粒子彈。讓他們去好了。」

因此，經過幾天的考慮之後，我去求助於斯康伯莫當奈爵士，他是我從小時就常在社交場中所會見的。當時已是七月下旬，那已看出絕對沒有別的方法在進攻卡托木之前到達阿特伯拉軍中。我在一天晚上去拜訪他並見他正穿衣去用晚飯。首相可以給賀伯特凱奇諾去一個電報嗎？陸軍部已經推荐過我，我的團部已經准我假，第二十一槍騎兵團十分願意我去，那裏已經毫無任何障礙了。這請求太過份嗎？他能試想出薩里斯伯瑞勳爵對此作何感想嗎？

「我敢說首相願盡他最大的力量，」他說，「他極喜歡你，但他却不願走過某一點。他不妨願意問一問題，語氣中表示他所希望的回答是甚麼。你却不能希冀他強迫此事，假如回答是不利的。」我說就那樣我即十分滿意。

「我願立刻就辦，」這位勇敢的人說，他是薩里斯伯瑞勳爵長久當政期間最可貴的親信隨從，並且

後來到了很高的年齡，堅持要赴第一次大戰的前線，並且幾乎立刻被溜彈的礮殼炸死。

他立刻出去，放棄了他應赴的晚宴，尋找他的主官。在黑夜籠罩大地之前，一封電報已經拍給埃及總司令官大意是說薩里斯伯瑞勳爵當然無意干預總司令在任命屬下的意見與選擇，但在純私人的立場上他將極感愉快，假如我的欲參加將要發動的戰爭對於公衆的服役上沒有不利而允錄用。很快的回電來了，答覆是；凱奇諾爵士所需要的軍官已經够了，而且假如有任何空位置時，在這位年輕軍官之前還有不少別人等候他任命。

這種不快意的諷語立刻轉給了我。假如我在此時缺乏毅力，我必然永不能享有奧木得曼戰爭的動人一幕。但在這中間我得到一件消息展開最後一次努力的視域。

弗藍西周恩爵士，最著名的法官之一，始終是我家的一位好友。他的太太，現在的聖海羅爾夫人，在軍界交遊很廣，並常會到副將軍艾弗林伍德爵士。她後來在倫敦郡議會的工作可以視為她的才幹的運用及她在人物與事務上所使用的影響勢力。她對我說艾弗林爵士在某次宴會席上當着她會表示他的意見認為凱奇諾將軍在選擇陸軍部向他特別推荐的軍官時，太專斷獨行，並且在他的意思雅不願看着陸軍部完全被一個前綫指揮官不放在眼裏，他至多只是全英國軍隊的一極小部分的指揮官而已。埃及軍無疑的是那總司令的意見可以絕對通行的範圍，但英國分遣部隊（一步兵師團，一砲兵旅團及一騎兵團，即第二十一槍騎軍）也是遠征非軍的一部分，其內部組織却完全由陸軍部全權負責。她對我說的確艾弗林伍德爵士對於此事會表明極不悅的感覺。我隨即說道，「你告訴過他首相關於我的事會以私人立場發過電報嗎？」她說她不會。「告訴此事，」我又說，「且讓我們看他願否起來使用他的特權。」

兩天後我接到陸軍部的簡單通知，內容如下。

「你已被派為蘇丹作戰的第二十一槍騎兵團的額外副官。你應立即赴開羅的阿比西耶營盤向團部報到。惟你去非洲的費用全由你自備，並且倘若你在將來作戰時陣亡或受傷，或遇任何其它事故，一切均不能由英軍經費中提供。」

奧立渥伯斯維克，是「晨報」社長的兒子並對於該報的行政最有操縱力，是我的同時代人也是我的好友。感覺到那破崙的格言「戰爭應當支持戰爭」的力量，我那天晚上與奧立渥說妥，倘時機許可我將連續給「晨報」寫通信每一欄稿酬十五鎊。心理學研究會主席與我約定一個頗不合時的允諾，在晚飯後和他通消息，假如遇任何不幸事件發生。翌晨十一點我搭車去馬賽。我母親以高貴豪爽的姿態揮手送我離去。六天後我已在開羅。

x

x

x

x

阿比西耶營盤裏充滿了激動與擁擠。第二十一槍騎兵團的兩中隊業已出發去尼羅河。其餘兩隊第二天早晨也要開拔。一共已有七位額外軍官加入第二十一槍騎團以充實它的戰鬥力。這些軍官被分派指揮各中隊。先行中隊的一排兵原已留給我帶領。但因我來誤期及不定業已給了別個軍官。羅伯特格倫費少尉代替了我。他已興緻極高的出發。在後方的每人都相信我們太晚不及參戰。大約前兩中隊可以按時趕到，但誰也不敢說。格倫費給他家寫信說着，「試想我是如此幸運，這裏我得着應當是邱吉爾帶領的一隊人，並且我們是首先出發的。」機會不停的在我們的生命上動作，但我們永遠不能看得很清楚它的工作。事實的演變，這一排兵在九月二日該團的進擊時竟完全被擊為粉碎，而他的勇敢年輕的領導者也陣

亡了。他是高貴的格倫贊家爲帝國戰爭捐軀的第一人。他的兩個年輕弟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陣亡，其一還會得過維多利亞十字章；而他自己的熱烈精神與他們的相等。

本團向非洲中心行軍一千四百哩，以極敏捷順利且準時到達，這在那時是所有凱奇諾的規定中最爲出色的。我們坐火車到阿西奧特；從那裏坐尾部有輪的汽船到阿蘇安。我們拉着馬匹繞過費拉的急流；在西來爾重新上別的船，行四天到維的哈爾法；並從那裏行經四百哩的沙漠坐奇異的軍用火車，這條鐵道的完成算是注定了代威謝國力的運命。我們整用了十四天自離開羅到達前方軍的鐵道站地與兵營，那裏就是阿特巴拉河的水流入偉大的尼羅河的地點。

這次旅程很有趣。有極完善的預備爲了我們的安適與便利，與緻勃勃的同伴，河兩岸的奇異生動景緻，每個人往前幻想着即將臨到的大戰與全軍僅有此一英國騎兵團所將佔的重要地位，因而發生的興奮與無思慮的高興——這一切合成了愉快的經驗。但我却爲一種深刻無情的恐懼所追逐煩惱。我在開羅時不會聽到一字關於凱奇諾將軍對陸軍部違拗他的意見強委任我前來的事。我想像他這方面必會給陸軍部許多抗議電報。像一個急懼不安的心所常誇大的，我幻想着副將軍在國內陸軍部被幾乎是有無上威權的埃及總指揮的嚴厲異議甚或頑強的反對電報所煩惱。我預料着隨時被召回的命令。此外，我現在是受總指揮的管轄。再沒有更容易的事能比過他只須說，「將他送回後方，讓他來和補充馬匹跟隨着戰爭」，或其它不下數十種的可憎辦法。每次火車近一站，每次輪船走到一個上岸地，我都用銳利注意的眼光看着人羣，並且每逢望見一個參謀人員的標識時，我立刻斷定我的惡運已到。我假想一個罪犯從法院逃脫在每一站地必有此同樣的心情。感謝上帝，當時幸而沒有無線電，不然我將無一刻的安靜矣。當然你



逃不出普通的有線電報。它的長線圈那時已能束縛住人了。但至少還有四五天的間隔，當我們在大河中安然前進與外面殘酷的世界完全斷絕連絡時。

然而因為旅程的一段段都未遇不幸，希望乃開始在我的胸中堅強起來。當我們到達維的哈爾法時我已開始以更較自信的心情推想事體，必然的在他最嚴重與決定性的大戰前夕，有許多極其複雜的事體須集中心力去做，這些極細微的事雖說他都經心，但總司令也許為別的事佔住了心思而忘記對一個不幸的尉官加以妨害。也許他沒有時間和忍性用密電與陸軍部爭論。他也許忘了。最好是他或者甚至並未被告知這些！並且到了八月十四日的晚上我們從阿特巴拉營幕渡到尼羅河左岸，準備向代威謝的京城開始二百哩的進軍時，我感覺到像聖經上（見撒姆耳前書十五章）阿瑪里開特王所相信的：死的苦是過去了。畢竟我的努力未曾失敗。我事後聽說賀伯特凱奇諾爵士看到陸軍部委派我的電令時，僅只一聳他的肩隨即就去注意其它更重要的事體了。

## 第十四章 奧木得曼戰爭之前夕

沒有能像奧木得曼之戰再可以被看見的了。它是那些以生動威儀的壯麗賦戰爭以魔力的壯觀交鋒的長鏈的最後一環。每樣事都可以使肉眼得見。軍隊在尼羅河支流四散到處是錫及銅鑛的沙漠平原的鬆脆表面上行軍列陣。騎兵在緊急的命令下以最速的奔馳衝鋒，而步兵或槍手直立着排成行列或成羣去抵抗他們。從遠近突起於大河兩側的石山上可以看盡全部的景物，奇異的紆曲着模糊着並分佈着層樓的錯視

的水影。有限與有形的以最深刻懸繫的形式呈現着，而旋即閃光中消失於不真實與幻影中。長條的發光的水，我們以爲那只是沙，却使渡過的隊伍陷入到膝或胸部。砲兵的大砲或騎兵的長陣從不平的晶亮膜狀的世界出現走上硬的黃赭色的沙地，並在紫影紅黑色的巉巖間佔定他們的地勢。從這廣大的，黃棕色的變化到藍玉色，藍玉色到深藍色的蒼穹射過來火熱的太陽，在行軍者頸和肩上艱而且重的灼着。

第二十一槍騎兵在八月十五夜由阿特巴拉匯合處渡過尼羅河左岸，向前行九天到達沙布魯卡急流北邊的先頭集中營。這形勢是奇特的。尼羅河到地中海的四千哩河身，大自然在這裏，擲下一面巖石高牆。這河流不向西迂繞十哩，却定願正面沖擊並會沖透了或發現了從這而障礙的中心流過。沙布魯卡的形勢被認爲是可怕的。任何船隻用任何力量也不能駛過這段急流，除非先繞過這座山去。此地的形勢給代威謝一很好的戰略機會埋伏在沙布魯卡山後，準備從側面襲擊必須從此處繞行的任何軍隊。因此無疑的凱奇諾將軍於接到他的騎兵，他的間諜報告敵人在此軍事重地並未設防的確切消息時，心上必然大爲難快。

然而，一切作戰的戒備在繞過山角經沙漠的危急行軍時都照常遵行。所有的騎兵都走一個很大的圈子。至於我們，雖然我們是在內翼大約也從早晨自沙布魯卡北方河邊走出去二十五哩，到晚上又走近河邊宿營於河南岸奧木得曼方面。我們組成先頭偵察隊的官兵們，在滲進有刺的灌木時預料着在每一叢矮樹後邊都有敵人，我們並且竭盡了目力和耳朵，隨時期待毛瑟槍的第一聲響。但除了望見幾個疾馳的騎兵之外，毫無敵人的形像或聲音擾亂甚或改變了我們的前進，而到了廣大的平原在落日裏變得通紅時，我們跟着自己的碩長影子平安的但極渴的又走回大河的甜水邊。同時平底砲艇與輪船拖着極長的帆船裝

載着我們的給養，都已安然駛過那急流，並且在八月二十七日我們全體的部隊從沙漠及河中來的，都集中於沙布魯卡山的南方，只餘五天在寬坦的平原上的行軍便可到我們要征服的城池。

在二十八日全軍作最後一次的前進。我們以全副的備戰狀態前進，且一天只走十哩或八哩，爲的節省所有我們的力量以備隨時交鋒。我們隨身攜帶的只限自己及馬匹所需的東西。我們每晚從尼羅河及其艦隊上領取食物飲水。在非洲的此地及一年的此際正是極炎熱的。雖然穿戴着厚的軍衣，肩墊，寬邊塗瀝青的帽盔，仍使人感到太陽用它那灼熱的光線刺射到人的肌膚。那帆布水袋懸在我們的鞍際，由水氣的蒸發頗爲涼爽，但下午尙未過去一半便被飲乾了。每到晚上是如何的愉快，那時步兵已趕到，並下令宿營，騎兵放槍撤回，並且我們在紫金色的黃昏中下馬去寬闊急流的尼羅河飲，飲，飲個痛快。

當然這時英騎軍的每個人都在心中想着一定沒有戰事了。這不全是呆子嗎？果真有代威謝人的存在，抑只是英埃及軍總司令及其侍從所製造的神話呢？消息靈通者認爲，無疑的確有很多代威謝人聚集在奧木得曼，他們已全決定避免戰爭，並已經成羣結隊沿着大路行數百哩到考都凡去了。「我們將就這樣的一月一月的向赤道進行。」好的，沒有關係。這是一件有趣的工作，一種愉快的生活；健康情形很好，運動是興奮的，食品足夠，並且在黎明與黃昏——最低限度——水是無限制的。我們隨時都看見一塊新的土地，並且大約幾天之後，我們還可以看見別的一些東西。但在三十一日晚我與埃及兵隊的英國軍官一同用飯時，我發現一種不同的意見。這些與代威謝人作戰了十年的人們說，「他們全聚合在那裏。他們必然要爲他們帝國的京城決一死戰。他們是不會跑。我們將發現他們全陳兵在城外；而現在距城只十八哩。」

九月一日我們的進軍開始一如往昔一樣平靜，但將近九時我們的前哨已開始望見東西了。報告從先頭小隊向後傳達給中隊。我所屬的中隊那一天僅擔任接應先頭的哨兵，我們騎馬緩緩前行，心頭充滿着抑壓的與愈增的激奮。約十點半我們走上一塊寬的沙丘，並且看見我們面前不及一哩遠，所有我們的先頭哨兵及兵隊都停住了成爲一條長列，一些東西顯然就出現於他們的路那邊。不久我們也得到命令停進，並立刻有一位熟識的前哨的尉官走回來傳給我們一件緊要的與決定性的消息。「敵人看見了」，他快活的說着。「在那裏？」我們問。「那，你們看不見嗎？看那長的褐色東西，那就是他們。他們並未逃跑，」他說完自去。我們全注意那遠處地平線上的暗黑染色，但認爲是刺樹林。最好的望遠鏡在我們停立的地方看不出別的東西。隨着圍上士也從前哨線回來。

「那裏有多少人？」我們問。他回答，「一軍，總有一軍的人數」，並且也走他自己的路去了。接着有一道命令給我們預備隊着派一匹有好馬的少尉馳往前哨兵線去見上校。

「邱吉爾君」，我的中隊長說，並且立刻我打馬前行。跑過一塊低地又走上一塊高地，我在某沙丘的外哨綫尋着了馬丁上校。

「早晨好，」他說道。「敵人正剛開始前進。他們來得很快。我讓你來親眼看看這情形，然後盡可能的快跑去，只要不使你的馬過疲，並親自報告給總司令官。你會找着他與步兵同行。」

因此畢竟我要去會見凱奇諾！他看見我時會驚異嗎？他會惱怒嗎？他會說，「你這討厭鬼在此做甚麼？我想我會告訴你不要來。」他會輕蔑的漠視嗎？或者他只接到這報告而全不屑問來報告的軍官的名字。無論如何你此時不應問這偉人別的事體只有將敵軍已向他而來的消息報告完了。這幕將臨的情形

對我的興趣與激動一如將臨的戰爭，並且在後方的可能事態的興趣決不小，而且在某些方面，較比前邊的敵人並非不可懼。

經過仔細觀察敵人的形勢並聆聽報告的前哨情形之後，我開始疾走與緩馳過隔着先頭騎兵隊與大軍主力的六哩沙漠地帶。天熱如炙，並且因為我想必定當天下午我們要在馬上與敵人作戰，所以我在命令的緊急必要之外極小心我的馬。結果約用四十分鐘我才走近大批的步兵。我稍停片刻使馬休息，並從一座黑石山的支脈上一觀全般的情勢。這景色實在莊嚴。英國軍埃及軍以作戰的陣式前進。五旅團步兵（每旅各三四大隊）分縱隊向前邁進，後邊從尼羅河作梯形隊。在這些大隊人之後，跟着的是長列的砲兵，並且在此外邊是無窮的駱駝隊載着軍需品。在河裏與第一旅團並行的是大批的帆船沉重的裝着軍火被數十輪船拖着，並且在這些船隻以外現出七八隻白色的砲艇準備妥了行事。在沙漠的這面向着敵方的是十幾個埃及騎兵中隊在寬的距離支援着前哨線，並且再往內地是灰巧可力色的駱駝隊完成了這幅寬大的圖畫全景。

使我的馬喘息定後，因為我不願倉皇的跑到，我驅馬向步兵的中間。不久我看見他們的前頭有一大羣馬隊跟着一面閃亮的旗幟，走近前我望見英國旗飄在埃及旗一旁。凱奇諾單人騎着馬走在他的參謀人員之前約二三四匹馬的距離。他的兩個掌旗官很近的騎馬跟在他後邊，並且英埃軍的主要將官在他後邊跟着完全如圖畫本上的形像一樣。

我走近一隅，作一個半圓，拉我的馬順於一邊並略在他的後邊，舉手敬禮。我這是第一次細看那副非凡的面貌，業已很出名了，後來並且大約幾十年中全世界也都會熟知的。他把嚴肅的臉轉向我。那

密的鬚鬚，那奇異圓睜的眼，那被日曬得幾乎成了紫色的兩頰和下巴給五官一個生動的表現。

「先生，」我說道：「我從二十一騎兵團來有要事報告。」他只略一點頭表示教我繼續說。我適才在馬上想好的儘可能的簡要敘述前方情形。敵人已經出現，顯然人數很多；他們的主力，約在七哩外，並且幾乎正在我們此時的地點與奧木得曼城之間。截至十一點，他們仍未動，但在十一鐘五分已看出他們將有活動，並且在四十分鐘前我離開時他們仍在迅速的前進。

他完全靜默的聽我講的每個字，我們的馬在我們併肩前行時踏得沙地礫礫作響。隨後停了片刻，他說道，「你說代威謝軍隊是在前進。你想我多久可以會着敵人？」我迅即答出，「你至少須一小時——大約一小時半，先生，即使他們仍以現在的速度前來。」他猛然抬起他的頭，其姿態使我懷疑他接受還是拒絕我的估計，並隨後略一躬身表示我的使命業已完了。我敬禮，勒住我的馬，並讓他的隨從們走過去。

我開始不安的計算速度與距離爲的看我方才的回答合理與否。結果我很有把握差不多。設以每小時最快四哩爲代威謝軍的速度，我判斷的相距七哩則一點半鐘恰好不差。

這種沈思被一個熟悉的聲音打斷。「來並和我們一同吃些點心。」這是全軍情報長官瑞金納文蓋特爵士的隨從一位軍官。他領我去見他的長官，他很和氣的接見我。我不消說一些豐盛的食品，一位居要職的朋友，及獲得未來專體的最確消息，是三重的可喜。同時我看見各處的步兵組成行列與尼羅河作弧形，並且在先頭旅團前面刺灌木被忙着砍掉並縛成柵牆。隨後就在我們的路上出現一道用餅乾箱堆成的矮牆，並且在這牆上我望見一條長的白油布蓋着其上又擺了許多像請客的酒瓶及大盤的鹹牛肉與各樣的

鹹菜。這種可喜的景物如變魔術一樣的在戰場的曠野忽然出現，使我的心中充滿感謝這勝於我每天吃飯前讀禱告文時的愉快經驗。

每人都跳下馬來，傳令兵紛紛上前牽走馬匹。當這用餐臨到時，我望不見凱奇諾的影子。他像是與他的參謀人等離開一點。他是在別的分開的餅乾箱上單獨用飯或根本不吃，我既不知道也不管它。我專心一意去吃醃牛肉飲冷水。每個人都是精神勃勃興趣極好。這很像在英國大賽馬以前的便餐賽。我記得我發覺坐在我身邊的是德國參謀部的代表——泰德曼伯爵。「今天是九月一日」他說道，「當初是我們的紀念日（一八七〇年普法戰德獲法名城）現在是你們的重大日子，塞當與蘇丹。」他很得意這句話並且對左右的人們說了好幾遍，有些人認爲他這話帶譏刺意味。「真的還將會有一場戰爭嗎？」我問文蓋特將軍。「當然的，多半有，」他回答。「甚麼時候，」我又問，「明天嗎？」「不，」他說，「這裏，這時，一兩點鐘。」這真是活着的好時候，並且，我這個可憐的少尉原以爲自己要被擯棄的，却在這些軍事要人的一齊歡樂之間專心運用刀叉大吃特吃。

在整個用餐的時間中可以看出各隊的步兵被迅速的配置，並且刺柵在他們之前每分鐘每分鐘立起。在我們前邊平坦的沙平原從河邊漸次的升起一個新月形的高地，其上就是我們的騎兵前哨並且，假定敵人便繼續向那而來。在一小時內這戰場就會騰起衝擊的代感謝人，並且堆積着死屍，同時刺短柵後面的人便齊發他們的槍彈而所有的大砲也齊鳴。當然我們要勝的。當然我們要把他們掃滅的，然而，仍是這些代感謝人，雖有這些現代武器的精確，却不僅一次如在阿布克雷與塔麥會突破英軍的陣地，並且一再擊毀僅是埃及軍防守的前線。我在平原上用想像繪出幾種就在目前就在近處的戰爭的可能的變形；而且

接着，就像宣佈它的開端——呼，呼，呼，榴彈砲從一小島上射向奧木得曼的回教主的墳地。

然而，九月一日將沒有戰事。我剛跑回前線又到了我的中隊時，代威謝軍已經停止前進，並且在發出驚人的祝砲之後像是停下來過夜。我們整下午與晚上都看守着他們，並且我們的哨兵和他們的有小接觸，隨後各跑開。直到天黑以後我們才退回尼羅河並奉令將我們的人和馬都退到河的○岸之下圍柵內。

在這種雖有遮蔽但無益的位置，我們聽到所接可靠的消息說敵人將於夜間進攻。最嚴厲的懲罰將加給任何人不論遇何種情形——即使爲救他的性命——在刺圍柵之內放手槍或馬鎗。假如代威謝人突破防線侵入營舍，我們只許徒步用長槍或劍自衛。我們使自己放心的是近衛軍第一大隊與來福槍旅團的一大隊防守一百碼外的柵圍，並且就在我們的上邊。信賴我們的安全於這兩隊精兵，我們乃各自準備用晚飯。

在這地方一件快活的經驗臨到我身上。當我和一位軍官弟兄沿着河岸散步時，我們被離岸二三十呎遠的砲艦上的人們所招呼。那砲艦是歸一位海軍中尉指揮，他名叫柏提，在尼羅河艦隊服役有年，並且命定在水上要建奇功。砲艦上穿着潔白的制服的軍官們，急欲知曉騎兵們所看見的前方情形，我們自然樂於告訴。我們隔着一道水在日落之際談得很愉快。他們特別高興聽到不許在柵圍以內放槍的命令，並且對我們說了許多可悲的玩笑。其中包括會說假如遇到大不幸時他們一定款待我們。我們將遣建議高傲的置於一旁，並表示我們的堅信決將用騎劍及長槍徒步在沙崗上於漆黑的夜色中殺斃代威謝的島合之衆。經過一陣被取笑之後，來了一件好運氣。

「你們喝酒了嗎？我們船上甚麼東西全都有。你們能接住嗎？」並立刻從砲艦上擲過一瓶香檳酒



來。它落在了尼羅河裏，但幸而天意使這河水很淺，並且河底也軟，我踏着沒到膝蓋的水，並低身撈着了這寶貴的禮物勝利的攜回餐團。

這種戰爭充滿了令人心醉的驚險。這不像世界大戰。沒有人希冀被殺。這裏那裏在每團或大隊，數個人，二十幾人最壞三四十人作了戰罪的償命者；但對於大多數在當年鬆心的日子參加英國的戰爭的人，這只是在一壯觀的賽會中的遊戲因素。我們大多數都被命運注定着一種危險性極大的戰爭；在那裏死亡是一般都要遭遇的，有重傷便認爲是幸運的脫逃，那裏整旅團的人在大砲與機關槍的鋼打禾機之下被刈去，那裏一陣颶風過後的僅存者自知他們定會被下一個或再一個颶風所消滅的。

每件事都按着事件的天秤而定。那夜在距着六萬精壯兇猛的代威謝兵三哩內躺下去睡的我們年輕人，每一瞬間都預料着他們的突擊或侵入，並且敢保戰爭最遲不能過天明——我們大約是可憐的，假如我們認爲我們已與真正的戰爭相扭鬥。

## 第十五章 騎兵衝鋒的情緒

在黎明之前很久，我們就起床整裝，並且剛到五點第二十一槍騎兵就全都騎上馬來到柵圍以外。我的中隊芬少校，是澳洲血統，前幾天曾允許我到時候必給我一個機會。我恐怕他認爲昨日我去報告凱奇諾爵士的任務就算報償了；但現在我從隊伍中被喚出來帶一名哨兵前去偵察尼羅河與吉伯爾色哈木石山峯之間的嶺地。我們中隊與埃及騎兵的其他哨兵業已都派在黑暗中急速前去。我帶了六個人和一個伍

長。我們縱馬加速疾馳過平原，並且不久就到了全不熟悉的山嶺坡上。此時毫無黎明影子，在天幕拉起之前一刻鐘來到一種不能知的環境內確是一種戰爭的緊張經驗。山嶺上有敵人把守沒有？我們是在黑暗中馳入數千兇狠的野人陣內嗎？每一步都可以致命；然而却沒有時間多顧慮。全團人馬已跟在我們後邊而來，並且天在破曉。我們登上山坡時天已半明。我們在山頂上將發現甚麼？我在此際感到寒冷緊張的激動。

現在我們已近山頂。我讓每人相隔一百碼尾隨着，這樣遇甚麼事發生時，可以告訴後邊的人。那裏除了我們自己的人馬脚步声以外完全寂靜。我們已來到山嶺。我們勒住馬匹。地平線每分鐘在向外擴展；我們已能望見二百碼遠。現在我們大約能望見四分之一哩。一切都是安靜的；無有別的生命唯有我們自己的呼吸在岩石與山嶺砂丘之間。沒有埋伏，沒有隊伍佔領地！遠處的平原呈現在我們下面：我們此時可以望見半哩多了。

原來他們全都撤營而去！正是我們所料到的，他們全都逃往考都凡去了；沒有戰事了！但且慢！黎明迅速的升起。遠處景物一幕一幕的拉起。在遠處平原上發着微光的是甚麼？而且——此刻更亮了——在微光下面的那些黑點是甚麼？他們在那裏！這些大批的黑塊是數千的人；那微光是他們的兵器閃照。現在已是白天。我下得馬來；我在戰地服役手冊上寫下。「代威謝軍仍在吉伯爾哈木西南一哩半的陣地。」我把這報告交給伍長逕送呈總司令。我在上面劃着×××。這在操典上表示「至急文件」。

燦爛的日出恰在我們身後升起；但我們却在欣賞一些別的事。這時天已大亮可以用望遠鏡了。那些黑塊正在改變他們的價值。他們業已比平原變明亮一些了。他們是淡黃褐色。現在他們變成白色，而平

原呈暗褐色。在我們面前是四五里長的大橫行列。它佈滿了地平線直到與我們右邊色哈木峯的鋸齒側影相接。這確是有生命的時辰。我們再上馬，並且突然新的印象觸着我們的眼與心。這些大堆並非停止的。他們是在前進，而且他們前進甚速。一片潮水湧來了。但我們聽得這聲音是甚麼：一種沉悶的叫聲像波濤一般向我們而來？他們是在向神歡呼，向他們的先知，向他們的聖君。他們想着他們將要勝利。我們現下就能看個究竟。我仍要承認我們勒住馬並立在山頂上片刻才開始奔下山坡。

但現在已是早晨，並且斜射的太陽給這景物又加些光耀的顏色。那大堆人自己分成各羣，整齊的行列舉着明亮的武器，並且在他們之前舞動着很多華麗的旗幟。我們所望見的與十字軍所見的一樣。我們還可以看見更多些。我縱馬向前疾馳到昨天第二十一槍騎兵會停的砂丘旁邊。這裏我們距那大堆人只約四百碼遠。我們再停下來我並且令四個兵向他們開槍，其餘兩人拉住他們的馬。敵人如海水一般而來。一陣毛瑟槍聲響在我們前面和左邊。砂丘的塵土被掀起。這裏不是文明人在的地方。我們急馳而去；所幸人馬均未受傷。我們又跑回山嶺，並且幾乎在同時那幾個伍長騎着喘吁的馬又回來。他直接從凱奇諾那裏來，並帶着一道他的參謀長簽字的命令。「儘可能的留在那裏，並報告來襲的敵隊如何行動。」說笑話！你從何處探聽此事！在馬上，在白晝，在敵軍射程之內，看見每件事，並直接報告司令部。

因此我們在那山嶺上停留約半小時，並且我看得很清楚一幕情景是很少人得見的。所有的那大隊人除了一支一度走出我們的視線而到我們右邊的色哈木峯以外。但那一支總有六千人直接走過山嶺的側面。他們業已爬上前邊的山坡。從我們騎馬所在的地點我們可以看見兩邊。那邊是我們的軍隊臨河列陣

聚集。那裏是礮艦在水上準備着。那裏是所有的礮都準備開火。並且同時在另一方面，這大長方形灰色的大羣很有秩序的迅速爬上顯露的山頂。我們約離我們的礮陣二千五百碼，但離他們進前來的標的只約二百碼。我叫這些代威謝人爲「白旗軍」。他們使我記起北耶克斯掛氈上的圖畫，一隊人舉着白的黃的旗幟。同時代威謝軍的中心遠在平原上的，此時也走近射程，並且英軍與埃及軍的大礮一個跟着一個的向他們放射。我的眼被一處更近的景象所釘住。在山頂上的「白旗軍」停住了重整他們的行列，並且在山頂上分作寬而堅實的陣式。隨之礮火轉向他們而來。兩三門大礮及所有的礮艦，至少有三十門礮，發出猛烈的礮火。他們的礮彈尖叫着向我們而來，並且在「白旗軍」的頭頂上入堆中炸裂。我們距得那樣近，當我們在馬上恍惚着，我們幾乎分受了他們的危難。我看見死滅的暴風如狂的擊打這人體的牆。他們的旗幟十幾面倒下他們的人數百名一齊死傷。寬的空隙與不成樣的人堆出現於他們的陣中。你可以看見他們在爆炸的彈片下跳起與跌倒：但沒有一人後退。一行跟着一行他們全都湧過山邊，並進向我們的柵圍，放着極密的來福槍，彈烟圍繞着他們。

一向沒有人會注意到我們；但我現在看見巴格拉騎兵兩三人一組馳過平原在我們左邊向山嶺而來。這些哨兵中的一組三人走近了一手槍的射程內。他們是黑色，纏頭巾的人，像在馬上的和尚——醜陋，兇狠的惡漢持着長槍。我從馬上向他們放幾槍，他們立即避去。我未看出爲何我們不可以當這攻擊時就留在那山嶺上。我想我們可以徐徐退至尼羅河並在那裏看雙方的作戰而不至受到傷害。但此際接到芬少校的斷然命令，因是我被迫不能再與總司令通消息，說：「立刻退回柵圍以內因步兵即將開始射擊。」實際上我們若留在山頭上當更平安，因爲我們剛剛跑回步兵隊中來福槍的猛射便開始了。

這並不是我的目的在記我個人的印象時對奧本得曼戰爭作一概括的敘述。這故事已經被講了許多回，並且是那樣確切詳細的軍事記載使每個對於此問題感興趣的人無疑的可以明白當時所發生的經過。我將只略述戰爭的進行俾能幫助解釋我自己的經驗。

代威謝王的全軍，約六萬衆，前夜從他們的宿營處以臨陣的次序前進，而在尼羅河前坡形的圓劇場，有凱奇諾的二萬精兵列陣以待。古代與現代彼此對面。中古時代的武器，方法及迷信與十九世紀的組織及發明演成一種時代錯誤的悲慘的衝突。其結果是不足驚奇的。當那些回教軍走下長平的坡地離近河邊與他們的敵人時，他們遭逢到排作雙重的兩師團半精練步兵的來福槍射擊，同時還有在河邊的砲艦上應援的至少七十門砲以極準確的砲火向他們齊射。在這種砲火下整個的進攻萎謝了並趨於停頓，損失約計六七千人，至少在英埃軍陣地的七百碼以外。然而代威謝軍約有二萬來福槍，從極舊式的到最現代的，而且當持長槍的兵不能再前進時，這些來福槍手爬在平原上開始零亂無目的但一齊射擊向着那刺樹柵圍的黑界綫。現在他們是第一次加給他們的敵人以損害，而且就在那短的擊射時間內英埃軍已有二百人傷亡。

見到敵人的進攻已被擊退且死傷甚重，又見到他距奧本得曼城比距代威謝軍尤近，凱奇諾立刻改變他的五旅團人成爲他慣用的梯形陣式，並以他的在河上的左翼開始南向奧城前進，打算那樣將他認爲的代威謝殘部與他們的都城，他們的基地，他們的食糧，他們的水源，他們的家鄉切斷，並將他們趕到河兩岸的空曠沙漠地帶去。但代威謝人並未敗北。他們的左翼全部因射過了標的，尙毫未經砲火。土酋的

預備人約一萬五千仍然完好無傷。所有這些羣兵現在以無畏的勇敢前進攻擊英埃軍，而當時的英埃軍已不復列爲準備作戰的陣式，但只自由的穿過沙漠。這第二次的震驚遠甚於第一個。向前衝擊的代威謝人到處均獲得進距英埃軍一百或二百碼之內，並且後衛的蘇丹兵旅團被兩面夾攻，幸皆賴他的指揮官海克特麥克唐納將軍的精幹沉着未被全部擊潰。然而紀律與機械終於克服了最兇狠的剛勇，並且經過一陣大屠殺，必定超過二萬人，這些屍體撒布在地上成堆成捲像一風吹在一處的雪堆一，代威謝人的大隊分散爲支隊及零星並向沙漠的迷境而散去。

埃及騎兵與駱駝軍當柵圍被攻擊時會担任防守其右翼，而第二十一槍騎兵是在左翼並離奧本得曼城最近的唯一騎軍。在第一攻擊被打退之後，我們立即奉令離開柵圍，去察明甚麼部隊，假如尚有，阻於凱奇諾及奧城之間，並且假如可能把這阻軍趕開並爲前進軍廓清去路。當然一個擔任團軍官的人對於全戰場上所發生的一切知道得很少。在第一次攻擊時我們拉着馬伏在尼羅河下邊等候着，河的高岸遮蔽住在頭上響着的槍彈。剛剛砲火略緩和並且都說敵人已被擊退，一位將官帶着他的隨員急急馳來帶了緊急命令即刻上馬前進。只兩分鐘四大隊人已全上馬並疾馳出柵圍向南方行。我們又上了吉伯爾色哈木山的高坡，此地於作戰之起初階段時會見重要，並且從它的山嶺上不久就看見我們面前呈現整個的奧本得曼平原及其土城，它的回教堂尖塔及圓頂，展開在我們面前的六七哩遠處。經過幾次停進與偵察之後，我們發現我們自己以縱隊式前行。每大隊分四小隊一團共四大隊。現在每一小隊跟隨着另一隊。我帶領着由後數的第二小隊，共計二十至二十五名槍騎兵。

每人都預料我們將要去衝鋒。這是自從我們離開羅以來在大家心中所存的一種念頭。當然會衝鋒

的。在那時候，南非戰爭之前，英國騎兵所學的很少。這裏顯然是很好的騎兵衝鋒機會。但對甚麼敵人，在甚麼陣地，在甚麼方面或爲甚麼宗旨，却是行伍中的隱密事體。我們繼續在硬沙地上前行，向有幻景的平原注視，心上泛起極高的被壓抑的激動。不久我注意到在我們側面三百碼外並與我們進行路綫成平行，一長列藍黑色的物體，相隔皆二三碼。我想那裏約有一百五十。隨後我們漸確知那是人——是敵人——在蹲伏着。幾乎就在這同時吹起了「疾馳」的號聲，並且全部長隊騎兵開始釘環馳向那蹲伏者的前面。我們正在戰爭暫息的當中，並且四處都是靜寂的。立刻從每個藍黑的斑點發出一股烟，並且一陣大聲的毛瑟槍的齊發突破奇異的岑寂。這樣的目標在這樣的距離內很少會失差的，於是在所有縱隊裏到處看見馬匹躍起與少數的人落下。

我們上校的目的無疑的是想繞過他此刻看見了的敵人的側面，這股敵人因藏在他們的來福槍兵後面的平原地伏處，故先未被我們看見，然後從較有利的方面攻打他們；但砲火既已開始，且死傷亦增，他必是判斷若延長他的隊伍行經空無掩護的平原實非得策。號聲又吹起「向右成橫隊」並且所有這十六小隊都轉向藍黑色的來福槍兵。幾乎立刻全團馬匹向前奔馳，並且第二十一槍騎軍在戰場上作第一次的衝鋒。

我願意確切的描寫我的經歷；我所看見的和我所感覺的。在這事件過後我常常的在心中回想以致印象清楚生動仍如五十年前一樣。我所帶領的一小隊在向右成橫隊之後列在全團右邊的第三。我騎的是一匹敏捷矯健的灰色阿刺伯的馬球小馬。在我們開始右轉，並疾馳之前，許多軍官們都已拔出了劍來。因爲我的肩膀之故，我曾永遠決定，假如我遇到打交道時，我必定用手槍而不用劍。我曾在倫敦買了一

枝自動毛瑟手槍。當時是最新最近的樣式。當我們沿着尼羅河行軍時，我會小心的練習使用它。這是當時我決定使用殺敵的。我首先須要把劍插回鞘內，這在馬快跑着時並非易事。我須要從木匣抽出手槍，並扳上二段擊機準備放射。這兩件事做完很需要一些工夫，並且直到做完，除了往左略顧敵人的砲火如何，我不會注意一般的情景。

隨後我立刻看見在我前面，這時只有馬球場長的一半遠處，一列蹲伏的藍色人形如狂的放槍，白烟繞着他們。在我左右鄰隊的隊長們指揮得甚是整齊。緊跟在我後面的是一長列舞動着的鎗矛放低了準備衝擊。我們跑得快而沉着。那裏盡是馬的踏踐聲與來福鎗聲。看罷了左右及我自己的小隊之後，我又看前面的敵人。那景象似乎突然變換了。那藍黑色仍在放槍，但在他們後邊，此刻顯出來一條低陷的地像是窪下的淺路。這裏被塞滿了人從他們隱藏的地下站起來。閃亮的旗幟像魔術變出來，並且我望見不知從何而降的回教人長官騎着馬在敵人之內與周圍。代威謝人在最厚的地方像是有十一二層，一大堆灰人閃耀着鋼鐵武器，塞滿了那乾的水道。在同一瞬間我還看見我們的右翼包過了他們的左翼，我的大隊恰衝擊他們隊伍的邊角，而在我右邊的同隊騎隊將擊空了。我的同隊尉官第七驃騎軍的伍爾茂德在右邊諒也看清此形勢；並且我們都加增我們的速度至最快的奔騰並向裏彎如月亮的尖角。一個人至此實在無暇恐懼或想任何別的事情只有我所描述的這必要的行動。它們完全佔據了心靈和感覺。

這時衝突是就在眉睫。我立刻看見在我面前，不及十碼以外，有兩個藍衣人爬在我的道上。他們大約相隔兩碼。我騎馬在他們之間前奔。他們一齊放槍。我跑過鎗烟並自覺未受傷。緊跟在我後面的一個兵恰在此地此時被擊斃，是否那兩人所射我不得知。我勸住我的馬因地面在馬蹄下已開始低陷。這聰明



的動物像貓一樣跳下四五尺到水溝的沙底上，並且在這沙底上我發現我自己被大約有十一二人圍着。他們在此並未靠在一處，俾容我與他們實際交手。而格倫費將軍的部隊在我左邊隔一隊，這時完全停住了，並且遭受很大的損失，我們像是向前推進就如你有時所見騎馬的警察衝散羣衆一樣。在不及述說的時間內，我的馬已爬上淺溝的那岸上。我環顧四周。

我又上了堅硬脆裂的沙土上，我的馬在疾馳。我得的印象是分散的代威謝人向各方向來回的跑。正在我迎面一個人仆在地上。讀者應記得我會受騎兵的訓練相信假如騎兵陷入步兵羣中，步兵將受騎兵的擺佈。我的第一個意見因而是那個人已甚懼怕。但同時我看見他的彎刀發光，當他抽到後邊要狠命砍時。我有充分的地方與時間撥開我的馬跑出他所能及的距離，並向右傾身在三碼遠處向他打了兩鎗。當我在馬鞍上直起身來時，我看見迎面又一個人正揚起劍來。我舉起手鎗並放射。我們相距是那樣近，只用手鎗其實就能打住他了。人和劍在我下邊後面不見了。在我左邊，十碼以外，一個阿拉伯騎兵穿着顏色光亮的鎧衣與鋼盔，還有鎖子甲的懸垂物。我對他放鎗。他轉一旁去。我勒住馬使他緩走，我並又四面觀看。

就一方面講一幕騎兵의 交鋒很像日常生活。只要你行得對，應穩的坐在你的馬鞍上，你的馬拉在手裏，並且武裝齊備，很大的敵人將都退避三舍。而一旦你失了一隻鞍蹬，一條繩繩斷了，掉了你的武器，受了傷，或是你的馬傷了，這時便是敵人可乘之機從各方都向你奔來。這就是不少在我左邊馬隊中的同伍們的命運。在敵人堆裏實際被困頓住，從每方面都被扼緊，被長槍和劍亂砍，他們被拉下馬來並爲兇狠的敵人砍成碎段。但這我在當時未看見或亦未明瞭。我的印象仍屬樂觀有望。我認爲我們是

情勢的主宰。懾服了敵人，將他們衝散殺盡。我停住馬並觀看我的周圍。在我左邊四五十碼以外有一堆代感謝人。他們都緊聚在一處，集合起來以俾互相保障。他們像是因受激動而瘋狂，他們的腳在舞動着，上下震搖着他們的長槍。這全幅的景物像在閃爍。我得一個印象，但太快了乃至不能描繪清楚，只見褐衣的槍騎兵到處都和這洶湧的人羣混合在一起。在我近鄰的零散的敵人無意殺害我。我的隊伍在那裏？大隊的其他小隊那裏去了？在一百碼以內我看不見一個官或兵的影子。我又回頭看那一夥代感謝人。我看見兩三個來福鎗兵爬伏着從人堆邊上用鎗向我瞄準，於是第一次在那天早晨我感覺到突然驚恐。我覺得我自己完全孤單。我想着這些鎗手會射中我並且其餘的人如狼一般吞吃了我。我是多末優在這敵人堆裏閒遊！我爬伏在馬鞍上刺馬飛奔逃出這亂戰。二三百碼以外我發現我的隊伍已向後轉，並且一部分已自行整列。

大隊的其他三小隊都在一處加以重整。突然從隊伍中間跳出一個代感謝人。他怎會在那裏不得知。他必是從那灌木或坑中跳出來的。所有的兵士都對着他並將長矛擲過去；但他來回的亂跳，當時頗引起一陣騷動。已受傷幾次，他蹣跚着向我舉起他的長槍。我在不及一碼的地方用槍打他。他跌倒沙地上，並死在那裏。殺一個人是如何的容易！但我不會憂慮此事，我發覺我已經放完我的毛瑟手槍的子彈，因此我又裝進一新夾的十粒子彈，然後再去想其他任何事。

我仍然存着一種見解，以爲我們予敵人極大的屠殺而我們受損失很微。我隊中有三四個人失蹤。六個人與九或十匹馬因被槍刺或刀傷仍在流着血。我們全都預料立刻被命令再衝殺回去。人們都已準備妥，雖然他們顯着很嚴肅。有幾人要求被允許拋棄他們的長矛拔出他們的劍。我問我的第二伍長他是否

已很感興趣。他的回答是：「噢，我不能確切說我對它感興趣，先生；但我想下次我將會更覺得慣了」。全隊人聽了這話都大笑起來。

但此時從敵人方面來了一幕連續的可怕顯現；馬匹在噴湧着血，只餘三條腿在掙扎，人們在蹣跚着，人們從慘極的傷口流着血，魚鈎刺的尖槍直擊穿他們脛膀臉面被砍成幾片，肚腸流出人們在喘息，喊叫，仆倒氣絕。我們第一件工作是去救護他們；並且同時我們的領袖們的血冷了。他們第一次記得我們有馬槍。每件事仍在大紛亂中，但號聲又起，並且發出命令，於是我們全都移動向敵人的側翼疾馳。到達一種地勢俾使我們便於縱射掃擊水溝，兩大隊人下了馬，並且在幾分鐘之內從三百碼遠處用槍彈迫使代威謝人後退。我們因之停留下據有戰地。當我們第一次向右轉入陣地並開始衝鋒，於二十分鐘以內我們已停在幾乎險遭覆滅的水溝地方用早飯。那裏你可以看出常被誇耀的白刁戰之無益。代威謝人已將他們受傷的人抬走，並且地上拋棄着三四十具敵人的屍首。在這些之中也躺着二十多個槍騎兵，被亂砍切斷得幾乎辨不清。我們全團三百十名官兵共在約兩三分鐘之內死傷五個軍官六十名士兵，與一百二十匹馬——幾乎佔全團實力的四分之一。

這就是我在這次馳名的偶然之事所得的幸運。這是很罕見的騎兵與步兵在雙方實力尚未大失時，因衝擊的結果而混雜在一起。或是步兵仍昂起他們的頭將騎兵擊下馬來，或是騎兵將步兵衝成紛亂被長矛刺得死傷枕籍。但在奧本得曼水溝地方對抗第二十一槍騎軍的二三千代威謝人却尚未被戰爭的緊張所震撼或畏懼騎兵。他們的火力不甚佳未能阻止衝擊，但無疑的他們在與阿比西尼亞人作戰時已和騎兵交綏過許多次。他們已經很熟悉衝鋒的嚴重試驗。這種作戰是他們十分明瞭的。再者，這次戰爭是用同樣的

武器，因為英國官兵也像昔時一樣用劍和長槍。

一隻白色砲艦望見我們的頭一次前進也會急駛向前希望援助。它的艦長柏提中尉從遠處以呼吸屏息的興趣望着這全部事態的演進。許多年之後我才會到這位軍官或曉得他曾目睹我們的奔馳。當我們相遇時，我是担任海軍大臣而他是英皇家海軍中最年輕的海軍大將。「那次戰爭像甚麼？」我問他。「你的一般印象如何？」「那像是，」柏提大將說道，「像是梅子布丁：褐色的小葡萄乾撒滿在一大塊板油上。」有這個動人的，假如略近家常，形容方法我這場的歷險敘述恰好可以結束了。

## 第十六章 我脫離軍隊

代威謝軍已完全被擊敗與毀滅致使節儉的凱奇諾乃能立即遣散軍費最浩大的一團英國騎兵。戰爭以後的第三天第二十一槍騎軍即向北開拔回國。我被允許坐載禁衛軍的大帆船順尼羅河而下。在開羅我找着了狄克莫林諾克斯中尉，他也是像我一樣暫時來加入的第二十一槍騎軍。他的右上腕會受劍砍傷甚重。這會將肌肉完全砍斷並因之使他的手槍落地。在同時他的馬也從很近處被擊傷。莫林諾克斯被他的一名騎兵的勇敢搶救方未遭屠殺。他現在由一位醫院看護陪伴回英國。我決定和他作伴。當我們談話時大夫來給他換藥。那真是一個可怕的深傷痕並且大夫急欲它能趕快長上皮。大夫對給他解開藥布的看護低聲說些甚麼。他們退到一個屋角，他要開始把女看護的皮割下一片移植在莫林諾克斯的傷口上。那可憐的看護臉色變得蒼白，大夫遂轉向了我。他是一位粗骨格的愛爾蘭人。他帶着愛爾蘭語音說道，「我打算

割你的。」這是無法逃脫的，並且當我捲起我的袖口時，他又和氣的添一句說，「你聽說過一個人被活刺嗎？哈，這就像那滋味。」他隨後動手從我的前臂裏面割去一片皮和一點肉約有一先令幣大小。我的感覺在他用刮臉刀慢慢的來回鏟時完全證實像他所形容的那種嚴重試驗。然而我努力忍耐直到他切下來一片美麗的皮和連帶着的一層肉。這可寶貴的肉片遂即移接在我的朋友的傷上。它至今仍長在那裏並給他很多的益處。我這方面則保留這個疤作爲紀念。

X

X

X

X

我的父母會始終能生活在倫敦社會的中心與頂點，並且在最樸實適度的標準下，可以享有每種事物最佳的。但他們從未富有過，更不會能儲蓄。反之，債務與牽累，在他們的緊張積極的公私生活時會不斷的増加。我父親於一八九一年遠遊南非洲時會使得他獲得一部分貴重金礦的產權。除了其它財物之外，他購有蘭德金礦五千股均按原來票面價格。到他生活的最後幾年這股票的價值在市場上幾乎天天上漲，並且到死時幾漲至他最初買價的二十倍。不久之後價格又猛漲五六十倍；而且假使他能再活一年他必能有一筆巨額的財產。在那時，課稅尚不很重，並且貨幣的購買力至少可及現在幣值的一半，即便只有二十五萬鎊，就是真正的大富了。然而，他死的時候，正是他的新財富幾乎恰好等於他的負債。那股票當然被賣了，並且等到任何事都圓滿解決了時，我的母親所有的只是由她的婚姻解決得到的一點產業。然而這已很够享安適，幽閒，愉快生活之需。

我最心中不安的是決不要再當她的累贅；並且在作戰和馬球賽的奔馳與激動中，我會嚴重的回顧我的軍事生活的財政狀況。我每年的五百鎊津貼尚不够馬球馬匹及驃騎兵的費用。我眼看著虧空一年一年

殘烈的高築，雖然不大——一切虧空皆似如此——却終是虧空。我現在看出來我所學習的唯一職業將永遠不能給我足以避免負債的收入，更不能如我希望的取消津貼並完全獨立。把一個人的最可寶貴的幾年用於所受的教育使達到一種地位，每天約賺十四先令却須用之供養兩匹馬及最昂貴的軍服，回想起來很難算是一種賢明的辦法。即便再當少數幾年的軍人將唯有陷我於愈見增加的困難中。在另一方面我寫的那兩本書及我爲「每日電報」寫的通信，一共給我的報酬業已比女王所給我三年勤奮且有時甚危險的工作的薪金多五倍，女王陛下被國會節制得甚至不能付給軍人維持生活的工資。我因此決心十分抱歉的及早辭退軍役。我給「晨報」的關於奧本得曼戰爭的連續通信，雖未署名，已經給到三百鎊的稿費。同我母親在家中生活我的用費將很低，並且我希望從我的關於蘇丹戰役的新書，我決定命名爲「尼羅河之戰」，能够我至少兩年的零用錢。此外我還已計劃與「先驅」報訂合同從倫敦寫每週通信三鎊一篇。到後來我的稿酬比這數目增高；但在這時我回想那數目也幾乎等於我當尉官得的薪金了。

我因此計劃一八九九年的應辦事件的次序如下：回印度去贏得馬球賽錦標；提出辭職書並離開軍隊；不再讓我母親給我津貼，給「先驅」報寫我的新書與通信；並且伺時機進國會。這些計劃將來可以看出大體都實行了。事實上從這一年起直到一九一九年，當我毫未料想到承繼得去世已久我的曾祖母弗蘭西安尼·倫敦那侯爵夫人，的一筆寶貴的遺產，我完全自食其力。在這二十年中我維持我自己，並且後來還有我的家庭，却從未缺少健康或享受的任何東西。我對此很覺自豪，我並且把我的例子傳給我的兒子，當然給我所有的子孫們。

x

x

x

x

我決定在十一月底回印度爲的預備來年二月的馬球賽。在這尙未離國的期間，我發現各方人士對我都極好。我寫給「晨報」的通信引起很多讀者的注意。每個人都要想聽關於非洲戰役與奧本得曼並且尤其是那槍騎兵的衝鋒。因此我時常發現我在宴會席上，在俱樂部或在賽馬名城「新市」，在那時是我常去的，成爲多比我年歲大的聽講者與問詢者的有識人士團體的中心。那裏也有許多年輕婦女對我的閒談與事體也頗感興趣。這若干星期的時間所以過得很愜意。

就是在這時候我遇到一羣保守黨的新議員們，我後來會與他們很熟識。伊安麥爾考爾本會有一次約我吃便飯其他的客人有休西錫爾勳爵，皮爾西勳爵（已故諾森伯蘭公爵的長兄）及柏爾卡斯勳爵（現在克羅福勳爵）。這些都是保守黨的新興政治家；並且有許多次國會召開時尙未到像這次聚會的人物們。他們全都有興趣要見我，因爲已聽說過我的活動。並還因爲我父親身後的名聲。自然我很奮發，並且不無嫉妬這些僅大我兩三歲的青年們，生於富貴之家，都在牛津或劍橋很出類拔萃，並且都是爲保守黨的分子。我誠然感覺如小巫見大巫。

休西錫爾勳爵的智慧天才如生命之晨一樣的明朗。在一位首相與政黨領袖的家中被培養近二十年，他從幼年就會聽見從一國負責的首腦的觀點所討論的國事的諸大問題。西錫爾家的人們，不分男女，彼此互相談論與辯爭是在別處罕見的。意見的不同是被鼓勵的；敏巧的對話與答辯往復速達於父子之間，兄妹，叔姪，老幼之間，就像他們全處於同等的地位。西錫爾勳爵業已能在下院抓住全體的注意，辯論演說一點多鐘，關於國立教會及伊拉塔斯教人（倡宗教當受國家支配說）與高派教（英國重儀式之教）人的區別。他是一位各種修辭或敏辯的老手；並且是那樣敏善於答辯，並且在談話時輒出奇鋒，所以

聽他談話真是一件快慰。

皮爾西勳爵，一位富思想與浪漫的青年，信峨爾文教，極具個性的勳人力與極高的學術成就，曾在牛津設紐地蓋特獎之前二年獲得該年作詩的最佳選。他曾在小亞細亞與高加索的高原旅行甚廣，曾與如王子的野人共餐宴，並與加教士的宗教狂者同絕食。

談話轉到一個題目是否人們有權建立「自己」的政府抑只享能有「良好」的政府；人類天生的權利是甚麼，並且它們是根據甚麼？從這問題我們談到奴隸成爲一種制度，我很驚異發現他們竟毫不遲疑的贊助這些問題的最不合民意的方面；但是使我驚異並甚且使我煩惱的是我想說明我的正確的與十分明顯的意見竟駁不倒他們的錯誤的，但極其巧妙的辯論的這種困難。他們關於辯論和它的諸種可能性比我明瞭的多，致使我對於自由，平等與博愛的明顯廣泛的論據大受攻擊。我以「在英國的旗幟下無奴隸」一標語自衛。他們暗示奴隸制度可對可錯。英國的國旗固然是可敬重的一塊羽毛布，但這二者之間有何道德的關係呢？當我與人們辯論對方堅稱太陽只是我們的想像的虛構，我想爲我一向十分堅信的那種主張尋一存在的基礎時，我也遇到這同樣的困難。誠然我雖似乎開頭很佔優勢，但不久我就感覺像是走向聖傑木斯街，並立即豎起一個柵欄糾合一羣民衆去擁護自由，正義與民治。然而等到最後西錫爾勳爵對我說不要把這種談論看成太嚴肅了；情感縱極可貴亦須慎思，而且他和他的朋友們實在並不如我想的那樣贊成奴隸是一種應有的制度。原來這是他們只想試探我，並使我在他們明知道有許多陷阱暗坑的路上狂奔。

從這次的遭遇之後我立定主意當我從印度比賽歸來，我必需入牛津大學。我希冀到那時，我能够從



牛津的生活和思想獲得利益與樂趣。我於是開始打聽如何能進去讀書。似乎是即使像我這樣的成年人也須受考試，並且這種方式乃不可免。我不明白我爲何不能到那裏去並繳上我的學費便去聽講且和教授們辯論，並讀他們所介紹的書籍。然而，這似乎是不可能。我必須不但拉丁文考試及格，而且還有希臘文。我實在不能在已經帶過英國的軍隊之後再想去受罪讀希臘文的不規則動詞；因此在攷慮了許久之後，我十分的遺憾把這計劃擱置一邊。

在十一月初我會到保守黨在聖斯提芬院的中央事務局，詢問關於選定一個選舉區。我的一個遠親費茲魯斯都滯在那裏當義務職有年，他介紹我會見黨理事米杜頓先生。他的聲價很高，因爲保守黨獲得一八九五年的普選勝利。每逢政黨因爲領袖不佳或政策失當，或只因競選之鐘擺遲緩了而遭失敗，他們必定要革除黨理事的。因此這些負責人應當獲得所有勝利的榮譽乃是公允的。黨理事極熱誠客氣。本黨當然可爲我留一候選區，他並且希望可早見我入國會。他隨後便婉轉的提到錢的問題。我能否負擔我的用費，與我每年能付多少代價給這個候選區？我說我很願意努力競選，但除了我個人的用費外，我拿不出一文錢來。他聽了這話像是頗灰心，並且解說最優與最有把握的選區總希望他們的候選人出最大的捐助。他舉例大約每年須出一千餘鎊方可取得候選位置。不可靠的位置沒有這樣大的代價，至於全無希望的競選區則很賤。然而他說他願意盡力而爲，並且說我的情形無疑的算例外，因爲我父親的關係，他並且還說因爲我的作戰經驗，保守黨的工人們一定歡迎我。

在出來時候我又和費茲魯斯都滯一談。我的眼睛亮起來看到他桌上的一大本書皮外貼一白紙條上寫：「徵求演講人。」我驚異的注視此書。試幻想之！演講人被徵求而且有一大本簿子登記應徵者！現

在我總想演講一次；但我却從未在任何大或小的場合被請或是說被允許演講。在第四驃騎軍裏沒有演講，在三德賀斯特軍校也沒有——假如我應當除却一次在這裏我不須說。因此我問斯都渥道，「告訴我這件事。你是說有很多的集會需要演講人嗎？」「是的，」他回答，「米杜頓先生已對我說過不能不給你找出一點事來就讓你走。我可以為你定規一次演講嗎？」我深被激動。在一方面我感到極大的切望；在另一方面又感到極其恐懼。然而在人生的障礙飛越賽馬你永遠必須跳過來到你面前的障礙。當我努力恢復平靜之後，並逆着我的情感採取漠視，我回答假如各方情形都合適，並且有人真願意聽我演講，我很高興接受他的要求。他翻開那本子。

那原來有數百的室內集會與戶外宴會，展覽會與聚會——這些都是急需演講人。我注意這種情況就像一個飢童看着麵包師的窗子。最後我們選定巴斯城作為我的正式處女講的地點。規定妥於十天之後，對一羣櫻草會的會員們演說，地點在一個花園裏，是斯克倫先生的產業，位於俯視那個古城的一座山上。我帶着抑制的興奮辭出保守黨中央事務局。

有幾天我深恐這個計劃流產了。也許斯克倫先生或當地某要人不欲約我演說，或已另請他們更喜歡的人。然而，一切都很順利。我事先接到正式的請柬並在「晨報」上宣佈這個集會。當時奧立渥柏斯維克寫信來說「晨報」將特派一記者去巴斯城錄記我所講的每個字，並且「晨報」將刊於重要地位。這愈增加我的熱心與不安。我用了許多鐘點預備我的演講辭，並統統熟記在心裏，幾至我在睡覺的時候都能倒着背出來。我決定擁護英國政府採取急進甚而猛烈的作法。我特別高興我自撰的一句話，就是「英國由保守派民主主義的激漲的潮流所獲得的將遠比由日涸的排水管的激烈主義所獲的多多」。我對於這個

及其它類似的句子十分沾沾自喜。這些有趣的意思一旦開始泛起，像是來得十分自然。的確不久我所有的意思已足供幾次演講的。然而，我問明我可以演講多久，並被告以講一刻鐘即可，我竭力的以二十五分鐘爲限制。我用馬錶試驗若干次，發現我一定能够講二十分。這還要留出發問的時間。最要緊的是你不可着急倉皇。你不可太容易的對聽衆的弱點讓步。他們是在那裏；他們能怎末辦呢？他們會要聽講而他們必須聽着。

日期到了。我從派了吞站上火車。那裏正有「晨報」的記者，一位穿着灰色衣服的可親的人。我們一路走，並且當車中只有我們兩人時，我將我要講的話對他略說少許，像在談話中自然引起的。我們同乘一馬車走向巴斯城高處的小山。斯克倫先生和他的全家人們客氣的迎接我。集會就在空地上舉行。各種有趣味的遊藝如投椰子比賽及表演等在舉行着。天氣很好，並且每人都很興緻。因記着以前的一次經驗我略顯不安的詢問關於集會的情形。一切都順利。在五點鐘他們將振鈴，這些遊人們都聚集在一個帳棚口，那裏搭了一個講台。該區的黨主席將介紹我。那天的演講者只我一人。

依既定秩序鈴聲響後，我們一齊去到帳棚並登上講台，台是用四塊長板放在幾只小木桶上。既無桌子也無椅子；但到了約有百餘人勉強的（我這樣想）放下在花園裏的幼稚遊戲，主席遂站起來將我介紹給聽衆。在三德賀斯特軍校及在軍校裏恭維語是極罕的，並且獎譽尉官更是從來未有。假如你獲得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或全國障礙躍馬賽或軍中重級鬥拳冠軍，你只能得到朋友們對你警告不要因你的好運氣而驕傲。在政治上顯然極不相同。這裏是極力的恭維。我聽見我的父親被恭維（當年會被無禮的對待）爲保守黨從來未有的最偉大的領袖之一。談到我去古巴，在印度前線及尼羅河上的冒險，我懇求但願我的

團部官兵永不至聽到主席所說的。當他誇獎我一揮劍則英勇，執筆則燦爛，「我深恐聽衆將喊出『胡說亂道』等類似的話。我很驚訝並且放心，當我發現他們竟像聽福音一樣的完全接受。

隨後該到我了。硬了我的心，鼓起我的堅決，我發洩我的演說。當我順着已熟習的常規從一段到一段，從一點到一點，我感覺進行得很順利。聽衆們人數逐漸增多，像是都很高興。他們在我語聲略停（爲的給他們機會）的適當地方熱烈的鼓掌，並且甚而在我所未預料的地方也喝采。我演完畢他們更大聲鼓掌良久不止。似此我原來也能演說！它還像是十分容易。那位記者和我一同回去。他恰站在我面前，並逐句記錄下來。他很熱誠的向我道賀，第二天「晨報」刊出一整欄，並且此外，你留意，還有一段贊許的短評稱爲政治舞台上出現一個新人物。我開始對自己及社會極覺有趣：並且帶着這樣的心情我搭船去印度。

x

x

x

x

我們現在轉來談一些別的更鄭重的事體。本團的全體軍官贊助資送我們的馬球隊去參加在印度米羅特舉行的比賽。三十四匹馬由一位伍長率領搭專車首途一千四百哩的行程。除了他們的馬夫之外，同行的還有幾位我們最可靠的下士及一位獸醫，全都歸那伍長帶領。火車每天行二百哩，並且每到晚上便將馬匹拉下來並加練習。如此牠們到了目的地時仍像初出發時一樣的熟練。我們與馬匹分車而行但於同時到達。我們計劃於去米羅特之前在印度西部佐德波爾城練習兩星期。在這裏我們蒙著名的波特卜星格爵士招待。波特卜爵士係佐德爾省可信賴的攝政王，因爲他的姪子仍然年幼。他在他的高大涼爽的石廈中盛大款待我們。每天黃昏他與他的年輕同宗們，其中兩個是賀爾基星格與道考爾星格都是印度極優秀的馬

球員，還有佐德波爾省別的貴族們，慎重的與我們打馬球並隨時指導我們。老波特卜酷愛馬球僅次於打仗，常常讓球戲暫停並指出我們的玩法與配合的錯誤，或可能的改正。「再快些，再快些，像飛一般」，他常這樣喊着以增加球戲的速度。佐德波爾馬球場在球戲進行時紅色的塵土被掀起如濃雲。這些雲般的土隨着強烈的風給在下風的人一種煩惱並頗危險的困難。裏頭巾的人影從雲塵中飛快的奔跑出現，或者是球出人意的飛了過來。這實在是困難追逐全場的球戲，並且你還常要設法躲避塵煙。他們當地的人對此十分習慣，並且漸漸的對於我們也不算是困難了。

在我們將要離佐德波爾赴米羅特的前夕，我突然遭遇到一件可悲的不幸。在下來去吃晚飯時，我從石階上滑倒並且我的肩膀脫環了。我很容易的又推捏上去，但那整塊的筋肉受傷損了。第二天早晨我簡直沒法使用右手了。從痛苦的經驗我知道須休養三四個星期方能再用力打一個馬球，而且即便要打時也必須預先謹慎的把我的肘部綁在離我的身體數吋以內。比賽將在第四天舉行。讀者很容易想像到我的失望。我的胳膊漸漸有力了，並且我會担任本隊的第一球員。現在我竟成了一個殘廢者。我們幸而還有一個額外的預備員，因此當朋友們挑選我時，我對他們說必須把我除外。他們第二整天會嚴重的考慮此事，並且隨後我們的隊長告訴我他們已經決定不論如何也要我登場。縱然我完全不能打住球而只要能持球棍在手，他們認為我對於馬球及我們球隊合作的豐富知識就可給我們球隊勝利的機會。在確切知道這種決定並非出於感情而完全是有此必要，我乃同意盡我的力量去作。在那時越線受罰的規則仍存在，而球隊的第一前鋒必須時時不休的與對方的後衛相抗爭，那後衛迂曲撥轉他的馬永遠在設法使他的對方陷入越線犯規。假如第一前鋒能够看住了對方的後衛阻止其撥轉馬頭無能為力，那末他給本隊的建功

勝於他多打球。我們知道哈德瑞斯羅特，後來成爲國際著名的馬球選手對抗美國，是我們將會戰的最強的龍騎軍的後衛與最可懼的球員。

因此我的肘部被緊綁在身邊，仍然感覺着疼痛，我參加頭兩場的比賽。我們在那兩場都獲勝，雖然我只能作有限的出力我的朋友們已覺滿意。我隊的第二前鋒阿爾伯薩渥瑞是一位準確的敏捷的擊球家。我爲他打開路好容他擊球，馬球是各種遊戲運動中最有趣的，因爲它兼有打球的一切興趣（這是許多娛樂的基礎）及所有騎馬與馬術的樂趣，並且在這兩種之外還加上足球與籃球最切要的緊密忠實團體合作精神，而且發揮出一種真正的團結遠超越於組成的每個份子。

嚴重的日子到了。恰如我們所預料的我們在決賽時遇着第四龍騎軍。比賽從開頭就激烈並均敵。在堅硬平整的印度馬球場上，球很少被撲空並且每人都知道將被擊到何處去，我們來回的競跑奔馳。不久我們勝一球而對方勝二球，隨後良久競爭陷入均衡狀態。我從未離開那後衛，並且使得他很忙於奔跑。突然在敵方門前的一陣混戰中，我看見球向我面前轉來，它正在我懷裏面。我幸能舉起棍來傾身向前無力的把球往前輕擊。它滾進了球門柱。二平！除了殘疾的第一前鋒之外，我們的確是一很强的球隊。我們的隊長瑞金納德賀爾，第三前鋒，在印度是不易勝過的好手。我們的後衛巴尼斯，我去古巴的同伴，像一塊巨石，並且幾乎從無失差的用他有力的反擊將球送到第二前鋒薩渥瑞所等待着的地點，並由我向前開路。約有三年之久這種比賽是我生活上主要的心事，並且我們把所有的資財都用在這上邊。不久我又得一機會。球又在敵方球門附近轉向我來。這次的球滾得很快，並且我在這飛馳的一秒鐘之內我只能伸出球棍並使它滾進門桿之間。三比二！隨後對方加油向我方兇猛奔來，並又勝一球。三平！

我必須解釋當時的印度馬球賽規則，爲了避免不分勝負的比賽，補助分可以算數。半球門寬的距離在門柱兩旁各豎一面小旗，即使球未滾進門，若滾入旗桿之內就算補助分。補助分不等於正分，但遇正分相等時就由補助分決定。不幸我們的對方的補助分多，除非我們再勝一球，我們便要輸了。幸運又一次臨到我的面前，我在亂馬蹄間將球輕輕一擊，第三次看見它滾進門去。這樣使第七圈作了結束。

我們最後共得四正分三補助分，我們的對方得三分四補助分。因此假如他們再多一正分他們不但得等分而且立刻便勝利了。很少的時機我會看見雙方球員臉上那樣的緊張。你根本不以爲它是遊戲，而是生死的鬥爭。最後我聽見我從來最歡迎的聲音：比賽告終的鈴響了，並且使得我們騎在馬上汗流力竭的說，「我們獲得一八九九年國際比賽的勝利」。長久的歡喜，內心極度的滿足，與當夜的飲酒盛宴慶祝這次的勝利。不要厭惡這些從許多團隊集合來的年輕兵士們的歡樂與遊戲。這些快樂的人羣很少命中注定看見老年。我們那隊永遠未能再一同玩。一年後薩渥瑞在南非脫蘭斯瓦爾戰死，巴尼斯在納塔耳受重傷，我變成一個不活潑的政治家我的受傷的肩膀更使我殘疾了。若非那次恐我們永遠不可獲勝了，並且自那次以後再沒有駐印度南部的騎兵獲錦標的了。

最後我離職回國時我的全團對我極好，並且我最末一次與他們吃晚飯時他們很稀有的舉杯祝我康健。我和他們相處時是如何快樂日子，並且彼此是怎樣忠誠的朋友！它是每人的偉大的學校，紀律與同志義氣是它教給我們的課程；並且大概這些正與大學校的學識有同等的價值。而人們仍想兩者兼得。

同時我仍繼續寫「尼羅河之戰」。這本書的範圍被擴充了。由僅只是奧木得曼戰役的記事，向前敘

這幾乎成爲蘇丹的覆滅與得救的一部歷史。我參閱幾十本書，凡關於這個問題的任何書物都搜集來；並且我現在計劃寫成兩厚冊。我兼採麥考萊與吉本兩人的筆法，前者慣用的對比法與後者的起伏如波的文章；並且隨時加入我自己的筆風。我開始看出來寫文章，特別是記事體，不僅爲文句之事，而且還有分段。誠然我認爲文章每一節段，並不比每一文句次要。麥考萊是最擅於分段的。恰如每一文句應包括一個完整的意思，每一節段也應當包括一個清楚各別的記事；而且又如文句應先後聯絡適當，節段也應當彼此相適合一如火車前後車輛自然相連。分章法也開始漸使我了解。每一章必須是獨自完整的。所有的各章應當具相等的價值，並且大致應長短相同。有些章能自然明顯的劃清自己的界限；但比較甚爲困難的是遇着有些龐雜的事件每種都不能刪去而須要交織在一起成爲一段完整的記事。最後這工作必須就全體加以觀察，並且從頭至尾均須有適當的比例與嚴整的次序。我業已曉得依事件發生的年月而記是敘事文的要訣。我已經明瞭「有條理乃是寫好文章的基礎。」我警告自己使我的故事開頭不要犯那些俗作家所慣用的「在上古洪水氾濫的四千年前……」冗長令人生厭。

寫書是一種極有趣的事。作者與書一同生活。它成爲一個伴侶。它建立起一個不可觸摸的結晶的範圍包括起你的興趣和意思。在一種意義使你感覺像在缸裏的金魚；但在這種情形下是金魚自己製造的缸。它使旅行決不感到是流蕩浪費，並且無一時缺乏適意的工作。或是缸的玻璃需要擦光亮，或是結構需要擴張或縮減，或是四壁需要加強。我一生中注意到許多不同種類的事物有着極相似處。寫一本書和建築一所房子或計劃一場戰爭或畫一幅畫，並無不同。它的技術不同，它的材料不同。但它的原則一樣。基礎必須先打好，資料要搜集來，並且屋宇必須能負起完結後的重量。裝璜或修飾然後再增添。這



整體完畢時只是一段記事的成功顯現。然而在作戰上有對方隨時加以干涉，並使事體紊亂，而最能幹的將官是那些能達到計劃的結局而不爲計劃所束縛。

在我回國的船中，我和從來遇見的新聞界一位最精幹的人物斯提芬斯做了朋友。他是哈木斯渥斯先生新創的「每日郵報」的明星作家，這報新近出世，並且使得「每日電報」更向維多利亞的莊嚴前進一步。哈木斯渥斯先生在報紙初創的緊要時期很仰仗斯提芬斯的力量，並且因爲對我有好感遂告訴他多讚揚我。「鼓吹報紙推廣者」是當時幼稚期的哈木斯渥斯新聞的標語。並且根據於此我被選爲他們的賞識者。

我在「印度人」號船的大艙間寫文章，並且已寫到我的故事中極興奮的一點。尼羅河部隊經一夜的緊急行軍已到達阿部海木得並且就要攻打該地。我以我的最具格式的筆法寫當時的背景。「時天方破曉，而夜來的霧從河上泛起並因初升的太陽而分散，顯露出代威謝城及其背後半圓形的石山的輪廓。在這嚴肅的圓形劇場之內戰爭戲劇的一次要一幕現在就要開演了。」斯提芬斯從我背後竊看了，並「哈！哈！」兩聲。「你來替我寫完它，」我說着站了起來；我並且到甲板上散步。我心奇的要看他怎樣辦，並且我的確希望他給我可貴的供獻。但我回來時我發現他在我的整潔的稿紙上用細的筆跡寫着。「噢！噢！噢！噢！噢！噢！」並且在紙的末尾用大字塗個「碎！」我對他這種輕浮舉動很不滿。但斯提芬斯在他給「每日郵報」所寫的裝腔，活潑，草率的作品之外還有許多別的风格。此際在報上刊出一篇假名氏的文章談英帝國的前途署名「新吉本」。讀的人可以想到它是從那位羅馬歷史家的書上整頁的抄了下來。當斯提芬斯承認他是那個作者時我很震驚。

後來斯提芬提十分可感的讀我的稿樣，並給我可貴的意見我轉錄在下邊。他寫着說「我所讀過的書中各部對我像是斯提芬提的著作的補篇，誠然都是有價值的作品。我認爲它是上等的，確當的，開端與組合均佳，並充滿最明朗與敘述的部分。我可提出的唯一批評處是你的哲理的反想，大致表達頗好，時常是精明的有時也很對，但却顯得太頻多了。假如我是你的話我願在一八九八年一月除掉那哲學家，只在最末後時給他一個短的值班機會。他只能使人厭煩。那些願要這種反想的人們時常可以不須幫忙自己提供」。他的有趣的喜嘲弄的精神與湍漣有聲的機智使他成爲一個可親的朋友，並且我們的相識在一八九九年的夏天進而成爲知交。這是他過的最後一個夏天。他在來年二月因患傷寒症死於南非雷狄斯米爾城。

x

x

x

x

我在埃及京城開羅停留兩星期爲我的書搜集資料並請求幾位蘇丹戰爭的重要人物的合作。這樣我遇着基羅德，一位年輕的加拿大皇家工程師會修築沙漠的鐵道；斯拉廷派沙，短小的奧國軍官會爲埃及酋長的俘擄十年，並且他著的「蘇丹的火光劍影」一書是在此領域的正統之作；瑞金納文蓋特爵士，情報部的首領，我業已承他招待一次重要的盛餐；蓋斯丁，埃及航運業務部長；還有幾位埃及的重要政治家及首腦人物。所有這些能幹的人物會在戰爭與行政方面佔重要的地位並於不及二十年內將埃及從紊亂，破產與失敗提升爲勝利的繁榮。我早已認識他們的首領克魯墨勳爵。他約我到英國代監廳去見他，並且立刻從事讀我業已寫完的，關於蘇丹解放及戈登之死的數章。於是我送給他一大捲打成的稿件，並且我很高興而又驚訝的在不幾天之後就收到送回的稿件內中用藍鉛筆刪改許多地方，這使我回想起當年在哈

魯學校時代我的拉丁文練習所受的待遇。我看出克魯墨勳爵會很費心力於我的長文上，我因此順從他的評註與批評，這多皆是精確的而有的則頗嚴酷。例如我寫到關於戈登將軍一生事業的一個時期會任瑞朋勳爵的私人秘書，我寫着「這輝煌的太陽作了一個小天際的衛星」。克魯墨勳爵對此句評云「輝煌的太陽」，似乎讚揚太誇大而「小天際」對於瑞朋勳爵的總督地位又欠公允。瑞朋勳爵本人或不計較，而他的朋友們也許會憤怒，並且多數的人會訕笑你的。」我給他回信說，我願犧牲這句我在當時很重視的珍文，並且我仍以謙遜的精神接受許多其它的酷評。這樣解除並平息了克魯墨爵士的憤慨，並又繼續對我的工作持友好態度。他寫信說，「我知道我所評論的未免嚴峻，而且你很敏感的都接受它們，以那種所希冀的精神——那些顯然都是友善的。我爲你做的正是我會屢次請求別人爲我做的。在我寫或做任何重要的事體之前，我「永遠」請朋友們給我批評。在你做某事之前使你的弱點被友善的批評指出，遠優於事後遭敵意的批評而即欲更改爲時已晚。我希望你的書成功並且我想它將如此。在生活中仍能使我感到興趣的極少數的事體之一就是看着年輕人向前努力。」

我在那兩星期之內曾屢次去見克魯墨勳爵並且由他的學識智慧獲得極大的裨益。他極度的代表在東方的最高英國行政長官所慣有的冷靜與鎮定。他從來不慌忙，從不急欲做聳人聽聞的言行，他坐定了而別人都來就他。他靜觀事件的演進直到他能順利的有決定性的加以干預。他能够等待一年像等一星期那樣容易，並且時常等候四五年才開始進行。他在埃及已經執政幾十六年。他拒絕一切誇大的頭銜；他只擔任英國的代辦官。他的地位是無定限的；他不妨甚麼全不是；他實際又是一切。他說的話就是法律。工作進行全由幾位精明的助手，都是年輕能幹並都像他們的領袖一樣訓練成隱在幕後，克魯墨勳爵用精

細忍耐的謹慎操縱埃及行政的每一部及其政治的各方面。英國與埃及的幾度政府時起時廢；他曾看見蘇丹的喪失及再征服。他却始終緊握着財政大權並熟巧操縱埃及政策的整個運動。這真是異常愉快看着他就這樣使他的一生工作照耀圍繞着他，這種不須華貴或明顯努力而具有的最高權力。他對待我的這番關心使我感覺光榮。我們今日再看不到像他這樣的人物，雖然我們的需要是愈嚴重。

## 第十七章 奧爾丹木市選區

在一八九九年春我發覺原來還有一個溫斯頓邱吉爾也會著書；顯然的他只寫小說，並且也是很好的小說，在美國銷售的很多。我從許多方面接到賀函稱贊我寫小說的技巧。我起初以為這些是對我寫的那本小說「薩弗羅拉」遲到的稱贊函。漸漸的我才明瞭，原來另有一位「對點子」，幸而是在大西洋的對岸。我首先給橫渡大西洋我的「對點子」寫一封信他也給我覆函大概是一種文學上的稀奇事體。

「一八九九年六月七日自倫敦發。

溫斯頓邱吉爾茲函候溫斯頓邱吉爾君，並請他注意一件與兩人皆有關係的事體。他從報上得悉溫斯頓邱吉爾君行將又有一部小說「瑞查德卡維爾」問世，必然又將暢銷於英美。溫斯頓邱吉爾也是一部刻正連載於「麥克米蘭雜誌」上的小說作者，並且他希冀將來也能在英國及美國銷售一些。他還計劃於十月一日出版一部關於蘇丹戰爭的軍事紀實。他無疑的明白溫斯頓邱吉爾君由這封信——假如果然不由別的方面——將看出一種嚴重的危險會把他的作品被誤認為溫斯頓邱吉爾的。他確切感到溫斯頓邱吉爾

君必也和他自己一樣不希望如此。將來爲竭力避免錯誤起見，溫斯頓邱吉爾已決定於所有發表的文章，小說，或其它作品皆署名「溫斯頓斯賓塞邱吉爾」，不再署以往的「溫斯頓邱吉爾」了。他相信這種約定將可得溫斯頓邱吉爾君之讚賞，並且他敢再建議爲預防從這種奇特的同名姓而起的未來紛亂計，溫斯頓邱吉爾與溫斯頓邱吉爾君應在各人發表的文章之前，加一短註對讀者說明那些作品是溫斯頓邱吉爾君的與那些是溫斯頓邱吉爾的。這段短註的文字可作爲將來討論的題目，假如溫斯頓邱吉爾君贊成溫斯頓邱吉爾的提議。他藉此機會祝賀溫斯頓邱吉爾君的風格與他的作品之成功，這永遠會引起他的注意，不論是在雜誌上或單行本，並且他相信溫斯頓邱吉爾君必也會從凡能引起他的注意的，他的作品得到同樣的樂趣。」

「一八九九年六月廿一日自美國威爾芒特州寄。

溫斯頓邱吉爾異常感激溫斯頓邱吉爾先生提出一個會給溫斯頓邱吉爾先生許多不安的問題。溫斯頓邱吉爾很能體會溫斯頓邱吉爾先生的美意，在他的書籍文章上皆改署「溫斯頓斯賓塞邱吉爾」。溫斯頓邱吉爾茲願急切聲明，假如他有別的名字他必一定也附加上一個。溫斯頓斯賓塞邱吉爾先生（今後即如此稱之）的大作自他在「世紀」月刊上發表第一篇小說時即引起溫斯頓邱吉爾的注意。溫斯頓邱吉爾在當時尙未以爲溫斯頓斯賓塞邱吉爾先生會與他自己試寫小說的工作發生任何衝突。

溫斯頓斯賓塞邱吉爾先生的提議在溫斯頓邱吉爾先生及溫斯頓邱吉爾的各人作品上加一短註，其文字由雙方商酌——溫斯頓邱吉爾甚願接受。假如溫斯頓斯賓塞邱吉爾肯費神起草此短註文字，無疑的溫斯頓邱吉爾將完全同意。

此外溫斯頓邱吉爾將徵詢他的朋友與他的出版者，可否在他的書扉頁上的姓名後邊加印「美國人」三字。假如他們以為可行，他將要求他的出版者於再版時照改。

溫斯頓邱吉爾不揣冒昧特寄贈其所著小說兩部於溫斯頓邱吉爾先生，他對溫斯頓斯賓塞邱吉爾先生的作品極為崇拜並愉快的希望能讀到薩弗羅拉一書」。

一切皆和睦的解決，並且讀者大眾漸漸的各自知曉這件事實，即有兩個同姓名的人，從此將豐富的供應他們文學的，或者倘有必要並供給他們政治的需要。一年後我到波斯頓城時，溫斯頓邱吉爾是第一個來歡迎我的人。他約許多青年人作陪開一次極有趣的盛宴招待我，我們並且致辭互相稱道。然而仍免不了有一些錯亂發生；所有我的信件都送到他的住處而晚宴的帳單却送給我來。我不消說這些錯誤都很快地被矯正了。

x

x

x

x

有一天奧爾丹本市的保守黨議員羅勃特阿斯克羅夫特約我去參觀國會。他領我到吸烟室並且展示給我一個重要的計劃。奧爾丹本市是兩個議員的選區，而且在此時的兩議席都屬於保守黨。阿斯克羅夫特是先任議員，有着堅強的地位，因為他不懂得保守黨選民的擁護，並且還是奧爾丹本鎮棉業職工協會的誠摯可靠的律師。當事實像是他的同伴議員患病許久，阿斯克羅夫特正在想物色一個人與他併肩工作。他顯然認為我可以勝任。他吐露一些明顯的話語。「年輕人」，他說道，「多皆不能像年紀大的人們有那樣多的錢。」我不知道甚麼事可以使我能抵抗這種痛苦的事實。然而他像是以為一切阻礙都能克服，並且我允許能早去到奧爾丹本，並由他召集一個聚會我來演說。

經過了幾個星期——而且聚會的日期已定妥，使我極遺憾的見到報紙登載阿斯克羅夫特的突然逝世。這實在奇怪像他那樣健壯忙碌的人竟如此而故去，同時他曾十分擔憂他那位身體多病的同伴却仍活着。羅伯特阿斯克羅夫特深得奧爾丹木勞工界的尊敬。他們募集了兩千多鎊的捐款，其大部分都是工人們任捐的小額資金，爲他建立一座像並題作「工人之友」。他們約定——並且我以爲這正可代表郎卡郡工人們的特性——這筆錢決不使於任何有用之途；不捐給醫院添購床位，也不擴充圖書館，甚至也不做噴水池，專作爲一種紀念。他們說，他們不願把贈品送給他們自己。

現在議員的定額須要填補，並且他們立刻選定了我。據說實際上我已被那位已故可敬的議員所選定。我的名字業已公佈於公告板上，將對一次集會演講。把我父親的回憶加在上邊，這件事體就算完備了。我不須任何請求或聲明，或到某委員會提出，我直接獲得正式的約請參加議席競選。保守黨中央理事局理事長像是十分滿意於地方的決議，但他主張爲利用補缺選舉的利益應同時取消那兩個議席。在他的看法政府在當時不太有把握獲得郎卡郡的補缺選舉勝利。他們不願意使奧爾丹木在數月之內又出空額。薩里斯伯瑞勳爵大可不願兩個議席的丟失。最好現在都放掉它們，並且不理奧爾丹木鎮直到總選舉時，它們可以完全被得回。這種態度的重要我並非不會覺察。但在那時期在任何情勢下的任何政治競爭對我像是皆優於全無競爭。我因此展開我的旗幟並走上戰場。

我現在在加入候補選舉並以盛大的宣傳參加這幕插曲。截至現在我已經參加過十四次選舉競爭，每次約佔去生命的一月時間。這是可悲的，每當回想到我們生命的短促，而一生中十四個月的時間會用於這種耗人精力的爭奪。補缺選舉我會參加過五次，這比普通選舉更討厭，因爲全國所有的幻想家及有怪癖

的人與他們有關係的人們以及一切的寄食者的組織都來對這可憐的候選人糾纏不放。假如他是當時政府的擁護者，所有全世界的災難，所有人類社會的失敗都加在他的身上，並且喧囂着強求他說明他將對這些問題怎樣做。

在這次的情形反對愛爾蘭獨立派的政權漸開始不受歡迎。自由黨已許久不當政使得選民們頗想換一換執政者。民治主義不贊成繼續不變。除了遇着重大的時機，英國人將不會放棄自己的高興踢去所有的政府各大臣，並倒轉他們的政策，不論他們都是誰也不論那政策為何。因此我開始起航時便遇着逆潮。再者當時保守黨方在下院通過教區什一稅法案使得英國教會的窮教士們的生活稍舒服一些。在郎卡郡極有勢力的不信國教獨立新教徒包括維斯理教徒在內，對此不會感到熱心的。激烈派，其嘲弄近於無恥，竟甚而形容這種寬厚的辦法為數額極微的「牧師賑濟法案」。我不消說直到我抵達奧爾丹木我的心從未在這種爭論的任何方面跳動過。我所受的教育和我的軍事經驗都不會給我一點暗示，俾對這個問題引起一點熱情。我因此問別人這問題究竟為何。大多數贊助我的主要人們都像贊同激烈派的認為「牧師賑濟法案」是一件大錯。等到他們對我解釋完了這個問題時，我看出了一個解決辦法。當然牧師們應該得適當的贍養。假如不是這樣，他們怎能維持他們的地位呢？但為何不同等維持他們，就像我們對待軍人一樣呢？按照他們的牧師人數計算每個教會，把他們加在一起，然後把額外的資金平均分配給他們！這樣是公平，合理，恭敬而且和平。我奇怪以往竟無人想到這一點。但當我把這計劃講給我的幾位競選委員們，沒有一個人像是認為這樣可以解決此問題。實際上他們竟說這毫無用處。假如人人都感覺此點，它一定是正確的。因此我放棄了一律補助金的祈求和平提案，並再尋找別的講題以投這全國最大選區的



所好。

在此時我的新同伴加入競選戰。他的加入被認為是保守黨中央事務部的一種拿手方策。他就是傑木斯毛斯雷，一位社會主義派，並且是紡績工人協會的最受尊敬的秘書。毛斯雷先生是我曾遇見過的保守黨工人候選者的最純粹的代表人物。他大膽的宣稱贊成保守黨民治主義，並且甚而保守黨社會主義。他說這兩黨都是偽善的，但自由派是更壞些。他在他自己方面高傲的站在講台上以古英國貴族的子孫的身份為那些明瞭他甚清楚，並且信賴他很久的工人們主張公道。我很為這種發展所動，並且有幾天顯得頗成功。這種「貴族子孫與社會主義者」的合夥像是政治上的一個赫赫新動向。不妙的無禮的可憎的激烈派竟來破壞這種好印象。他們並得不少職工協會的乖戾份子的援助。他們痛斥可憐的毛斯雷背棄他的階級。他們對於保守黨極無禮。他們甚而仍不改其對薩里斯伯瑞首相的不敬重，竟至說他不進步，並與現代的民治情緒不調合。我們當然駁斥這一些誹謗。然而最後所有的自由黨與激烈的職工協會會員都立即去選舉各自的黨員，而我們所餘的只是我們自己的有力的擁護者，並且頗為出現於他們的講台上的一位背道的社會主義者所煩惱。

同時我們的兩位對方自由黨的競選人被證明是具有才幹與名望的。先任議員艾茂特，出身於幾代皆在奧爾丹木操有數千隻紡錠的工業之家。富足，有經驗，正在壯年，交織在城市的織品中，深具才幹，後來使他升到很高的政治地位，並且居於反對政府的大眾黨的高位，他實在是一位不易勝過的政敵。後任議員倫錫曼，當時是一位年輕動人的人物，能幹完美並且極富，也是一位特殊有價值的候選人。我的可憐的職工協會朋友和我兩人一共很難拿出五百鎊，然而我們却被攻擊為代表社會的既得權益，同時

我們的對方無疑的可以拿得起二十五萬鎊，却慷慨的宣稱擁護貧窮與困苦階級的利益。一件奇異的事實顛倒！

這次競選爲時既長而且緊張。我辯護現政府的優點，社會的既存制度，英國的國教與帝國統一。「過去從來未見」，我說道，「英國有如此多的人口，並且他們從來未有過這樣豐多的食糧」。我說明英國的生氣與力量，蘇丹的解放與需要阻止爲監獄工人所製造的外國貨物進口。毛斯雷也依此而發揮。我們的對方悲鳴勞工階級的困苦，貧民區的污穢不潔，貧與富的顯明的不平等，並且特別是，當然是最重要的，「牧師賑濟法案」的不公平。這次競爭將成爲最相懸殊的，若非邱卡郡工人羣衆慣用一種不可思議的才幹願看爭取他們投票的贊成與反對的票數均衡。他們在這種顯然極不公平的競選運動上用盡種種的糾正辦法。我從早到晚發表大聲疾呼的演說，並且毛斯雷繼續不改的重述他的標語，就是說自由黨無疑的比保守黨更是偽善。

奧爾丹本是一個純粹的工人階級選區，並且在當時是極富裕的城市。他們不僅紡織棉製品供給印度，中國及日本之用，而且此外更製造出機器，終於能使印度，中國和日本自己也能紡織棉製品。在那城中沒有旅館可以住，並且極少闊大的房屋；但那裏有數千滿意的勞工階級的家屋，約有五十多年一切也都慢慢確實的改善了。他們的富足程度日漸提高，女孩子頭上也披了毛圍巾，她們和赤腳的孩子們腳上都穿木底布鞋。我曾得活着看見他們在世界勢態中落後，但都仍然遠優於他們在當時認作繁榮的水平線之上。在當時有一句諺言說，「從木底靴到木底靴共四代」：第一代人賺錢，第二代愈增，第三代耗費，到第四代又走進工場。我活得能看見他們因爲絲襪稅使他們激動，過一種在我早年尚不知曉的生活

方式，然而仍抓緊商業衰落日見其細的工場烟窗與商業霸權的消失。沒有人能接近郎卡郡的勞工羣衆者不希望他們興旺。

在競選的半途所有我的主要贊助者都請求我放棄「牧師賑濟法案」。因爲我忽略了促成這法案的需要，並且和由它引起的熱情分離開，這種拋棄它的引誘力是很大的。我對這種引誘讓步了。在我的贊助者的熱烈呼聲中我宣佈，假如被選我將對此法案不贊成。這是一件可怕的錯誤。那對你擁護的政府或政黨毫無一點益處，除非你對它們被攻擊最烈的弱點也竭力辯護。在我這樣聲明的時候國會裏對此議案也正發生最激烈的辯論。在威斯明斯特的政府被嘲弄他們自己挑選的競選人竟不能在郎卡郡的選民之前提出這個問題，並且在奧爾丹木的對方被我的宣言所激勵，更加倍攻擊此法案。活着並且學習！我想我可以決非自誇的說在當時我是一個很好的候選人。無論如何在我們這方面，我們有真正的熱誠，並且使我心中歡喜的是看見那些勞工羣衆誠摯的，並無物質的利益，表現出他們對於英帝國的光榮與他們的愛護本國的古傳統。然而等到計算票額時我們大大敗北。在共約二萬三千票的櫃中——當時可算英國最大的投票區——我落後一千三百票而毛斯雷又比我少三十票。

永遠跟着各種失敗而來的互責於是發生。每個人都把錯誤推到我身上。我已注意到他們幾於永遠是這樣。我假定還是因爲他們都想我一定勝任的。高貴的保守黨人及卡爾登俱樂部都說「他應得此報因爲與一個社會主義者爲伍。任何主義的人也不會做出此事！」拜爾福先生，當時的國會議長，聽說我聲明反對他的牧師什一稅法案，在下院接待室內說道，（我必須承認這是很公正的）「我會想着他是一個大有希望的青年，但他却像是一個輕於允諾的青年」。保守黨的各報紛紛撰爲社論述說這是何等的錯誤

的一個年輕無經驗的候選人去那樣大勞動階級選區競選，並且當時每個人都願趕快忘掉這件小事體。我回倫敦去時懷着的洩氣感覺就像一瓶香檳酒或是蘇打水只剩了半瓶並且一夜未塞上瓶蓋。

我回到我母親的住宅時沒有一個人來看我。然而拜爾福先生，永遠是忠誠與理解的，寫給我一封信——每一個字都是他的親筆——我剛從我的最老的書庫中找出來。

一九一九年十月七日。

我很遺憾聽說你在奧爾丹木市的競選未能獲勝因為我極希望能看見你能早進國會在這裏我和你父親當年曾併肩作過許多次的有趣政治戰。然而我希望你不要因所發生的事體而沮喪。有許多理由這是作候補競選極不利的時期。在候補選舉時對方可以很安全的伏在批評之後，並且不致被迫提出一個敵對的方針來。這在任何時期都是一種便利；這更成爲加倍的有利當對方的政策包括像愛爾蘭自治案那樣的無望的項目。再者反對者的批評這時都有人愛聽。工人們不喜歡賠償法案；醫生們不歡迎種痘法案；一般人不喜歡牧師，因此階級法案不受歡迎；牧師憎恨你放棄那法案；愛爾蘭新教黨是乖戾的，並且即使允許贊成利物浦市的提案，他們也會拒絕調和的。當然那些因我們的方策而得益的人們不表示感激，同時那些自以爲受損失的人們則會恨那方策。在郎卡郡競爭議席的環境的確是無希望的！

不必介意，它將會完全好轉的；而且這樣的小挫折在你的政治前途上不會有常久的不良影響的。在這一年的七月底我得與張伯倫先生長談。雖然我會幾次在我父親屋裏遇見過他，並且他在許多別の場合用很和藹的態度誇獎我，這却是第一次我真正的同他熟識。我們都是我的朋友周恩夫人的來賓。她在泰晤士河上有一所很舒適的住宅；並且那天下午我們在河上坐着船吃便飯。不像艾斯奎先生從不在

營業時間以外談生意，張伯倫先生却隨時歡迎談政治。他是最爽快並且同時是堪驚駭的正直無邪。他的談話本身就是一種實用的政治教育。他明瞭一切的細微，這種遊戲的每個轉灣與扭動。並且深知在各大政黨內工作的動力，而各黨的最激進的抱負，他都會逐次贊助過。主要的在船上便餐及晚餐時都是我們兩人對談。南非洲又開始成爲一個日趨重要的問題。與克魯格總統交涉關於那微妙的重大的宗主權問題已漸引起國家而且是全球的注意。讀者必然深知我是急於主張採取強硬手段，我並且記得張伯倫先生說，「吹了衝鋒的號聲隨後四下望望發現無人跟隨是沒有用的。」後來我們經過一位老年人在河邊草地上端坐着。周恩來夫人說道，「看，那就是賴邦克先生。」張伯倫先生看一眼他的兇惡的政敵立刻掀轉頭批評一句，「一束老破衣服！」我很驚異這種厭惡與輕視的表情，在他臉上很嚴肅而遂即從我心中消逝。像一道閃光我明白了我的著名的，可親的，精神充沛的遊伴在他與自由黨及格萊斯頓的衝突時結下了並報復過如何嚴峻的仇恨。

其餘的時間我都用心於寫「尼羅河之戰」。一切的困難工作都已完畢，並且我現在是埋首於有趣的校對工作。現在我不受軍隊的約束，我能够隨我的意思寫關於凱奇諾勳爵而無須懼怕，小心希其加惠於我，並且我確是這樣做了。我已經對他污辱回教主的墳墓，並將回教主的頭割下裝進煤油桶作爲戰利品的野蠻行爲大起反感。在國會裏關於此事件業已引起激烈的辯論，並且我發現在旁聽席上我同情約翰莫雷與斯考特先生（曼却斯特衛報的嚴正的主筆）對凱奇諾將軍的抨擊。回教主的頭不過是那些小事件的一件引起大羣人的情緒的發洩。所有的自由黨人鄙爲之震怒，認爲這是破壞文化古蹟。所有的保守黨則視爲一件嬉戲。因此我在這裏已經亂了步。

我計劃着在十月中旬出版，並且我已起始計算日子直到這兩厚冊，曾費去我一整年的光陰的大著便奉獻於期待着的讀者大眾之前。

但到了十月中旬時，我們却全想着別的事體。

## 第十八章 與布勒將軍赴南非

人們常說過，重大的衝突時常起於小事件但決不由於小原因。南非戰爭的立即準備，很少有人注意的，已遍及全英國，而且確也遍及全世界。英國人與南非荷蘭農民間，自一八八一年英國敗於馬久巴山以來之關係的長久故事，而且在此不幸事件以前的許多誤會的更長遠的傳說，是爲極夥的衆人所熟知的。一八九九年的交涉與紛爭的每一步驟，都被不斷的注意所重視，並且在下院反對黨發動最苛烈的辯爭。夏季與秋天的幾個月時間過完了，英國政治上的陣線劃分爲一方面是感覺與南非共和國的戰爭是必要的且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的人士則決意用各種的努力論辯，忍耐與警告去防止之。

夏季的數月酷熱。空氣漸漸但堅定的變爲緊張，電光閃閃，充分預兆着暴風雨。自從三年前的傑梅森事件發生以還，托蘭斯瓦爾共和國便已積極擴充軍備。武裝齊備的警察隊嚴厲的約束着「外鄉人」，而德國工程師徘徊於俯視約罕尼斯堡城的一座堡壘的周邊並以重砲鎮守該城。大砲，軍火，來福槍自荷蘭與德國大批源源運來，不但足夠武裝起兩南非共和國的人民，並且還可以武裝起全好望角殖民地的多數荷蘭人。被反叛與戰爭所威脅，英國政府慢慢的增加在納塔耳省及好望角的駐軍。同時日趨嚴重的公

文電函在倫敦唐寧街與托蘭斯瓦爾首府普瑞托里亞之間陰暗的繼續往還不斷。

突然在十月初操縱托蘭斯瓦爾政策的猛烈大胆的人們決意使此問題成熟。一件最後通牒在十月八日從普瑞托里亞電達英政府要求英軍自托蘭斯瓦爾共和國的邊境撤退，並且倘再增兵必加逮捕。這通牒限三天滿期從那時起戰爭已是確定了。

南非的哀的美敦書從電報機上收到了不及一小時，奧立渥柏斯維克已跑來約我爲「晨報」的主要戰地通信員，月薪二百五十鎊，一切費用在外，行動與意見完全自由，至少四個月內聘用期——這些就是條件，我想這是英國新聞界從來對於戰地通信員未曾出過的高代價，並且當然對於一個只謀自己生活再無其它負擔的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是一極有力的引誘。最早的船「鄧腦塔堡」號，定於十一日啓旋，於是，我立刻搭該船去南非。

歡欣鼓舞着整理行裝佔去了我在家僅餘的幾點鐘的工夫。倫敦已沸騰起愛國的激動與政黨的劇烈辯爭。接踵而傳來的消息稱南非人業已先發動，並且他們的軍隊已同時進向好望角殖民地與納塔耳，瑞德渥斯布勒爵士已任英軍總司令，所有的預備兵都召集起來並且我們僅有的軍隊立刻就要派往泰布爾灣。

我想我應當在開船之前去看張伯倫先生。雖然這位大臣公務紛忙，他還約我在殖民部會見；並且當我未能準時前往，他又給我一個通知第二天早晨到王子花園他的家中一談。按時間我去那裏拜訪這位卓絕的人物適在他的政治事業最關緊要之際。他像平常一樣在吸雪茄烟。他同另外一個人與我會見。我們談論時局約十分鐘，我並且說明我將要去做的。隨後他說，「我必須去殖民部了。你可以和我同車，我們在路上還可以談談。」

在當時坐二輪輕馬車從王子花園到白廳約需一刻鐘。我不願因任何事使這段行程縮短。張伯倫先生對於戰爭的可能演變極抱樂觀。

「布勒，」他說道，「或許太遲了。他應當聰明些早出兵。現在，假如南非軍進攻納塔耳。喬治懷特爵士和他的一萬六千人或不難解決整個的事件」。

「麥費肯城如何？」我問道。

「噢，麥費肯，那裏也許被圍攻。但假如他們不能支持幾星期，我們可希望的是甚麼？」

隨後他又慎重的說道，「當然我要以陸軍部的意見爲根基。他們全都堅信，我只能依照他們所說的。」

當時的英國陸軍部是下議院的堅固吝嗇的兩代產物，任何嚴重的呼聲也不能打破。它的意見是那樣全與實際的事實不生關係，這時一位澳洲人要求派遣臨時軍，唯一的回答只是「只派步兵即可。」然而他們的情報機關，所址不設於軍部內，却關於南非共和國的種種造了兩厚冊的報告——後來送呈國會——內容包括最豐富正確的情報。這情報機關的首腦約翰阿爾達爵士，對陸軍大臣蘭斯棟勳爵說需要二十萬人。他的意見被擯絕；並且送交布勒將軍的那兩本情報也於一小時內退還附着一句他「關於南非洲的一切都明瞭。」陸軍次長喬治文達本在某一晚間同我用晚飯，只他個人像是明白這次戰爭的困難與規模不小。他說南非人會有充分的準備，並且是按一定計劃而行。他們有大量軍火，內有一種新式的重速射機關炮可發一吋的炮彈。他認爲戰爭的開端將不會如意，英國軍將會逐一被攻擊，他們將到處被游動的敵人包圍，並且在陷入停滯時，會被這一吋彈的重炮擊爲粉碎。我應當承認因青年的熱血，我極歡心



聽說這次戰爭不只完全是一面優勢的，或僅只是一回示威的操演。我認爲南非人頗含賭博性來惹全英帝國，我並且十分高興，他們不是毫無防禦力的而且自己實鑄成錯誤的作準備。

讓我們學得自己的教訓。決不可，決不可，決不可相信任何戰爭是順利的，容易的，或者任何人登上一個生疏的航程時能測知他將遇到的狂潮和颶風。屈服於戰爭熱的政治家必當明瞭一旦戰爭的信號發出，他不再是政策的主宰而是不能預見且不能把握的事件的奴隸。古老的軍部，軟弱，不稱職或傲慢的將官，不可靠的盟邦，敵意的中立國，不祥的天命——醜惡的意外，可怕的失算——全體在宣戰的翌晨都出席諮詢會。永遠記住了，不論你怎樣有把握你能極容易獲勝，但假如對方不想着他也有勝利的機會就不會有戰爭了。

x

x

x

x

我父親的一位老朋友比里戈瑞爾德，多年前曾與瑞德渥斯布勳爵士約定（就像我會和布勞德將軍約妥的），假如何時將軍接得赴戰場的指揮官職時，他一定要帶着他前去。現在戈瑞爾德勳爵已很年老，十分富有，在社會上極其有名，並且是賽馬場重要的主有人之一。因他的即將出國赴前線阿奈斯特凱賽爾爵士特在卡爾登飯店設宴爲他餞行。我在此次盛會上也得列末席。威爾士親王以及四十多位統治階級的要人合成一個有力又有趣的集團。戈瑞爾德勳爵的任務是照顧總司令個人的起居舒適，並且爲了這個目的他在晚宴席上拿出來我不知道有多少箱的最好的香檳酒和倫敦藏酒窖裏所誇耀的最老的白蘭地。酒的贈予者告訴他說遇機會他將與我共享這些美酒。在座的每個人都是這樣的縱情愉快，這情景常歡祝戰爭的開始。同座的有一個朋友也是將赴前線的，他一向常不自檢點飲酒過量。他當然成爲大眾的笑柄。

當他起身向我們告辭時，瑪卡斯拜瑞斯福特勳爵很熱誠的說道，「再會，老朋友，留神V.C.」。我們這位可憐的朋友深受感動，回答道，「我決努力去獲得它。」「噢！」瑪卡斯勳爵說，「你弄錯了，我說的V.C.不是指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我是說你小心法國的白蘭地 *Vieux Cognac*」。

我在這裏不妨附帶說這些箱香檳與白蘭地以及我對它們可分享的都成了這次戰爭的許多失望事體之一。爲了使這些名酒能安全到達前線總司令部，戈瑞爾德勳爵預先在箱子外邊貼上「筐藤子油」的字樣。兩個月後在納塔耳，這些酒尚未寄到，他給德爾班城的兵站拍急電要他的泄油。回電說那些箱寄給勳爵閣下的藥品已經發給傷兵醫院了。然而現在兵站基地存有大批的筐藤子泄油而且兵站長已立即寄去一大桶！

我們在南非洲的許多經驗多蹈這同樣的計劃。

「鄧瑞塔堡」船從南桑普頓啓旋的十月十一日，也是南非哀的美敦書滿期的日子。這隻船上不僅載着「晨報」的通信員和他的所有財產；布勒將軍及我們組織的唯一遠征軍總司令部的全體人員也列在本船的乘客名單之上。布勒是一位特有的英國人物。他像是有點感覺魯鈍。他說話很少，而且他所說的都是含糊的。他不是那種會解說事體的人，而且他從不試做這事。在嚴重的討論時他常是在喉中微語，或點頭，或搖頭；亂雜的講他自己的事。在他的日常談話中是絕對避免的。他在年輕時會表現爲一勇敢練達的軍官，並且約有二十年他都在政府裏担任安定的重要行政職務。因爲他的政治見解帶自由主義色彩，他被認爲一極敏感的軍人。他的名字很久就在民衆眼前；並且有着這些特點無疑的他們對他的信任是無限的。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九日首相薩里斯伯瑞勳爵在倫敦市政廳說道，「我對於英國兵士的信任只

有我對於瑞德渥斯布勒爵士的信任可與之相等。」他誠然是一位堪敬重的品級的人。他從一件錯誤到另一錯誤，並由不幸到另一不幸，都是勉勉而行，從未失掉他的國家對他的重視或他的軍隊的信任，他對他們的給養皆予以嚴重的注意。獨立的，怪異的，一位熟識世情之人，並且是一位專業家——他在這時際給予英國人的印象恰是後來我們所看見霞飛將軍之於法國。

當戰與和的問題像是懸在最後波動着的天秤上，並在一聲不可挽回的鎗彈放射之前，我們的船駛入灰暗的風雨中。在那時當然沒有無線電，因此在這最緊張之際總司令，總部參謀人員與「晨報」的通信員都完全與世界隔絕了。我們還希望着第四天到達馬得拉時能得點消息。在馬得拉並無新的消息，除了交涉已至最後變方的軍隊均在調動中。在這種懸慮中我們又向前駛行，這次是進入藍色的海天。

我們現在須要經過兩個星期完全與充滿我們心中的戰局斷絕消息。這兩星期天時無雲風平浪靜，輪船安心無慮的前行。它甚而也不比普通商業性質行駛時的速度增加一點。這種辦法是以前未有過的，幾乎已經五十年英國不會與白種人作戰了，並且在這種事體上時間頗佔重要，似乎完全不在她的辦法之內了。絕對的平靜籠罩着這和平的船。航海中應有的各種遊戲和消遣佔住了她所有的乘客，平民與軍人都一樣。布勒每天在甲板上慢步鎮靜得如獅身人首的石像。總部人員們的一般意見都說在他們到達以前一切將全解決了。有幾位最精幹的軍官在我們船上，他們簡直不能想像這些「非正規的，業餘的」荷蘭人部隊如何給有紀律的職業化的軍人們任何印像。假如荷蘭人侵入納塔耳，他們會立刻遠着駐紮在納塔耳最北端鄧地的本西芒斯將軍和他的一步兵旅團，一騎兵團和兩隊砲兵。參謀人員們擔憂的是他們受此震驚之後便不再想和正式軍隊決一勝負了。這樣真是令人氣沮，並且我不驚奇瑞德渥斯布勒爵士時常面帶

快快不樂。

十二天在靜默，和平與付測之中過去了。我會構思出十幾種幻想的情勢，由好望角京城被南非總統克魯格佔領到普瑞托里亞城被喬治懷特爵士甚或爲本西芒斯將軍所攻克。這些幻想沒有一種能使我堅信。然而再有兩天我們就能夠知曉在這昏睡般的十四天內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間歇時期就要過去。世界情勢的幕又將拉開。我們將看見些甚麼？我想那將會使布勒將軍極不易忍受的。他用甚麼方法能知道所已發生的事體呢？政府是太笨了何不派一隻魚雷艇在五天前離岸駛往與他會晤報告一切的實況，俾使他把問題放在心裏並在安閑中冷靜的想出他的初步應付辦法！

突然甲板上一陣騷動。看見一隻船正在對面，必是從消息地而來。我們很快的互相走近了，若不是我們船上一些年輕人鼓起一陣激動的聲音，我想她就會從我們的船一哩外駛了過去。他們一齊喊道，「我們一定能從她得些新聞嗎？我們不能使她停住嗎？她也許有好望角的報紙在船上！我們就放她過去，不想一點辦法嗎？」

這些喧聲達入高級將官的耳朵。立刻召開嚴重的商議。決議的是在海上勒令船隻停住是不應當的。可能的是對方將向政府要求賠償損失，或其它處罰。因爲大胆的變通辦法，我們給對面船一個信號，問他們新聞。她因這種要求遂改變了航線從我們船身的一百碼處駛過。她是一隻運貨船，上邊約有二十人。他們全都出來看我們。並且我們——讀者定然相信——也都出來看他們。一面黑板在那船艙上面高舉着，我們從那上面望見幾行大字：

「荷蘭人已敗。共打三次仗。本西芒斯將軍陣亡」。

她隨之消失在我們船後邊，並且我們都陷入沈思這隱祕的消息。

參謀人員均爲之震驚。那裏顯然已有戰事——確實的戰爭！而且一位英國的將官也戰死！因此那必是劇烈的戰鬥。這頗屬不可能，荷蘭人還有甚麼實力存在。假如他們已連敗三仗，他們像是還會繼續那無望的掙扎嗎？深沉的抑鬱籠罩着我們這團體。只有布勒仍然像是固執的不可測，在多事故時期的一座威力的要塞。他用望遠鏡已看見了那消息，但却沒有表示。直到過了幾分鐘後一個參謀官鼓勇向他說道，「看來似乎將可完畢了，先生」。

彼此迫問，這位大人物作如下的回答：

「我敢說那裏還有許多未了的容我們在普瑞托里亞城外作戰」。

這種軍事的本能是確切而真實的。那裏還有很多未了的事！

這句深刻的話又恢復了我們的士氣。這話從一人傳給另一人，並且在數分鐘之內即傳遍全船。每隻眼睛都更亮了。每人的心都感覺更輕鬆一些。參謀人員互相慶賀，並且副官們歡喜得跳起來。這種樂觀是如此的普遍以致沒有人轉過臉睨我當我提高聲音說「那只需十分鐘就可以使那隻船停止並得到正當的消息俾使我們知曉我們現在已到何處。」反之竟有人作不合理的回答：

「年輕人的弱點就是不能忍耐。我們不久就可以知道已發生的每件事。瑞德渥斯布勒爵士已表現他特有的鎮靜不去料想到好望角之後便都可明白的消息。再者，據總司令的意見所餘的戰爭唯有等我們到達普瑞托里亞城才會發生，而普城又離好望角還有七百哩，很有富餘的時間佈置一切必需去探知荷蘭人尚存的抵抗力。最後，在戰時，或在平時喜贊問高級將官的決定方策的習慣，縱在一個軍事記者也是很

可憐的，更何況還是一個最近仍穿過軍官制服的人。」

然而，我仍是不能忍耐並且未被說服。

## 第十九章 鐵甲車遇險

當我們在泰伯爾灣拋錨時已經黑天；但無數的燈光從岸上閃動着，並且許多小汽船的激蕩不久就圍繞着我們的船。高級官員及陸海軍軍官都前來，各帶着他們的報告。總部人員通夜不眠的閱讀它們。我弄得一捆報紙並也用同樣的注意讀之。

南非荷蘭人曾進攻納塔耳，曾攻擊鄧地我們的前進部隊，並且雖然在太拉那山之戰敗北，却打死了本西芒斯將軍，而且幾乎包圍起急遽危險的退至雷狄斯密司城的三四千英兵。在雷狄斯密司喬治懷特爵士身先率領一萬二三千人，四五十尊砲及一旅團的兵，試圖阻止他們的再向前進。英政府的意思，雖然在當時我不知曉，是希望他渡吐吉拉河向南撤退，延緩荷蘭人的前進直等到能與目下緊急從英國及印度調來的大軍會合一處。最重要的，他應慎防自己勿被切斷並受包圍。英國軍的作戰計劃擬暫時放棄納塔耳北部，這個顯然不易防守的突出三角地，並且布勒所率領的大軍主力應從好望角經奧倫治自由邦地向普瑞托里亞城。這一切計劃却不久全零亂了。

我記得幾年後的某晚上一同吃飯時我對拜爾福先生說，喬治懷特爵士被處置得太難堪了。一副深仇的嚴峻突然代替了他的安閒，帶笑，和藹的面容。一位不同的人望着我，他並且說道，「雷狄斯密司的

混亂全是因爲他」。

在我們到達的當天（十月三十一日）嚴重的事體就已發生於雷狄斯密司周邊。懷特將軍，在伊薩斯雷格獲得局部的勝利，意圖對善巧避的，前進的，包圍而來的荷蘭民軍發動野心的攻勢，一件不幸發生了。幾近一千二百名英國步兵在尼考森峽被迫投降，而其餘分散很廣的部隊都向雷狄斯密司退下來。這他們趕緊形成一個很大面積的設壕的營幕，而很快就被荷蘭兵由各方面侵入了，並且他們的鐵道被截斷，成爲長期的被圍以待救援。荷蘭人既將他們從各方圍住了，留下三分之二的兵力看守他們，並且據推測是想使其餘的兵渡吐吉拉河侵入南納塔耳。同時在西部的其他荷蘭兵力也同樣的包圍住麥費肯城和奇木伯雷城，並且無感覺的鎮守住擬把城內的人們餓斃。最後，在好望角殖民地帶的荷蘭區的人民也動搖着要叛變。全非洲的每個人都舉手反抗他的弟兄，而英國政府此時在他的海軍砲彈射程以外是全無把握的。

雖然我不曉得我們的計劃也不知敵人的情勢，而且納塔耳那一日的不幸事件的一切消息仍被扣壓，我們一登岸就已明白的是第一場大戰必將在納塔耳。布勒的隊伍將需要一月或一月半方能在好望角城與伊利薩白港集齊。這有的是時間去看納塔耳的作戰然後回到好望角屬地看主要的進軍。我會這樣想，並且幾日後，造成他的事後之悲的，瑞德渥斯布勒爵士也會這樣想。奧倫治自由邦的一切交通當然都斷絕了，而到達納塔耳的路線包括經德阿爾至斯陶木堡的連接線至伊利薩白港的七百哩火車路，再從那裏坐小郵船或拖船到杜班——共走四天。從德阿爾至斯陶木堡的火車路與敵人的前線平行。這段路毫無防禦並且隨時可以被切斷。然而，當局認爲很有穿過去的機會。因此與「曼却斯特衛報」通信員，一位精明

的青年，後來任一觀察者——編輯的阿特肯斯君結伴，我立刻出發。實際上我們坐的車是最後開出的，並且我們到達斯陶木堡時車站上的人員已經收拾文物準備走了。

我們從東倫敦搭一隻約一百五十噸的小輪船，逆着可怕的南極巨風而行。的確我想着這小船將被這些鉅浪壓入海底或者將被擲到從船左舷望去約一哩外的許多礁崖的利齒上。但這一切的疑懼很快就被我一生最兇的一次暈船病衝發而驅散。我實在想不出有任何辦法救我的命。在甲板下的船尾有一間窒塞的艙間或者稱爲廚房，六七個水手在那裏住，睡，吃。在這艙間的一個床架上我的身體極受苦楚的躺着，同時我們的小船跳躍並搖蕩着，像被踢起與被擲出，像整個翻倒了並又正過來，或者像我所能知道的，在無盡頭的下午，更長的晚間與永恆的夜，就這樣整個的旋轉。我想起泰塔斯歐次在受過慘重的鞭笞之後又很健壯的活了許多年，並且有此回憶又連同堅決信賴天神決施行最善之事，建立起我僅有的希望。每件事都有一個終結，並且愉快的再沒有比身體痛苦的記憶消失得更快的了。然而至今我仍深切的記憶着去杜班的航程。

我們在杜班上岸並走一夜的路到畢特瑪瑞資堡城。醫院裏已經收容滿了傷兵。在這裏我發現瑞金納巴尼斯的大腿被槍彈射穿。他是在伊藍斯雷格車站那次赫赫的小勝仗時被敵人於很近的距離擊傷的。那次是我的朋友伊安哈米爾吞，現已升爲將軍，指揮作戰。他對我講整個作戰的情形及荷蘭民兵是怎樣精於騎馬與放槍。他還把他的腿伸出給我看。骨頭並未折，但從臀部直到足趾都像煤一般黑。後來外科醫生確切對我說那只是瘀傷並非我所恐懼的壞疽症。那天夜裏我又去到伊斯特攷特，一個產錫的小城僅數百人口，再向前火車便沒有了。



我的目的是能抵達雷狄斯密司，到那裏我知道伊安哈米爾吞會照顧我並給我很多可看的。我來的太晚了，門徑已被關閉了。荷蘭人已佔領吐吉拉河上的考冰索車站並佔據了鐵路上的鐵橋。弗倫奇將軍和他的參謀，海格與賀伯特勞倫斯（一九一七至一八年歐戰時曾分別任總司令及英軍總參謀長）均在內，剛剛從砲火之下乘最末一次火車逃出雷狄斯密司將去好望角，那裏騎兵的主力行將齊集，那沒有別的辦法只可在伊斯特考特等候着並以匆忙調集來的極少數兵士防守荷蘭人即將侵入的納塔爾南部。一聯隊愛爾蘭輕步兵，二三尊砲與幾中隊納塔耳兵，兩中隊杜班輕步兵還有一列鐵甲火車，便是僅有的防衛這殖民地的兵力。所有其餘的納塔耳的軍隊都被封鎖在雷狄斯密司。增援的兵力正在忙着從英帝國的各處向此地派遣；但當我在伊斯特考特的一星期中我們的力量弱到幾乎每天都等待着被圍困，並且所能做的僅有防禦我們的營盤並裝作自信的神色。

在伊斯特考特我遇見幾位老朋友。里歐阿莫瑞，十年前我在哈魯學校不幸推下游泳池的級長，後來在議會與政府均多年爲我的同僚，這時是「泰晤士報」的戰地記者之一。這是第一次我們能够以平等的身份與友善相會晤，並且同我的「曼却斯特衛報」的朋友，三人住在火車站三角支路的一個警燈空帳幕裏。那一晚上在城中的一條小街上散步時，我竟巧遇海爾丹上尉，他曾努力幫忙我在討伐泰拉時得進維廉勞克哈特爵士的部下。海爾丹在伊藍斯雷格作戰時受傷，並且希望能回到雷狄斯密司仍歸到他的戈登高地人兵團，然因像我一樣爲敵人所阻，他遂被派暫時指揮一中隊愛爾蘭輕步兵。日子過得既慢而又不安。我們這薄弱的兵力的處境是最危險的。在任何時一萬多荷蘭騎兵都可以向前掃蕩攻擊我們或切斷我們的退路。然而伊斯特考特必須盡力的固守下去，並且儘可能的帶出很鞏固的姿態。騎兵偵察隊每天早

晨派出去十餘哩俾早給我們報告敵人何時前進；並且在還不幸之際指揮此處部隊的將軍派出他的鐵甲車沿着這十六哩完好的鐵路去支援騎兵的力量。

再沒有東西能比鐵甲車看着更可畏而驚人的了；但事實上也再沒有它是更易攻擊與無救的了。那只是炸毀一座橋或地下溝就能將這怪物擱淺在距本家及後援甚遠的地方，並全受敵人的擺布。這種情形我們的指揮官像是全未想到。他決定派一中隊愛爾蘭輕步兵與一中隊杜班輕步兵，登上共六節車廂的鐵甲車，並添一架從「可畏」砲艦上卸下的六磅砲與幾名水兵，還有一隊鐵路修理隊，他就派了他所有兵力的這樣大的一部分進向考冷索偵察。海爾丹上尉被他挑選擔任領導此行動的責任。海爾丹在十一月十四日夜間告訴我第二天他要去的工作，並且在黎明就要動身。他不會隱藏他對於這件欠慎重的工作的疑慮，但他當然像每個在戰爭初起的軍官，很想冒險並希與敵人小戰。「我可以同他前去嗎？」他會歡迎的，假如我真去。出於同志義氣，並且因為我想那是我的責任爲「晨報」盡量多得一些新聞，還因爲我急欲找難事，我毫不遲疑的接受了他的約請。

以後發生的軍事情況已是人所共知的，並且常被討論過。那鐵甲車向敵方開去約十四哩，並幾將到了奇章雷車站均未遇一點反抗，或者誠然無一點生命與活動在這廣大起伏的納塔耳景色中。我們到奇章雷時稍停並打電報給司令官報告我們的到達。我們剛剛辦完這事就望見約六百碼遠處在我們與歸途的中間並俯瞰這條鐵道的一座小山上，有許多小的人形在忙着移動，並向前奔。他們一定是荷蘭人。無疑的他們已在我們後邊。他們對這鐵路線將怎樣處置？這時一刻也不能遲延。我們立即向回開車。當我們走到小山時，我正站在鐵甲車的最後一輛的一隻木箱上，我的頭和肩都露在車鋼板外。我看見一堆荷蘭兵

聚在山頂。突然一架三輪的東西出現于他們中間，並且立刻明亮的閃光一開一閉約十幾次。一個大白煙球被放射出來並且變成一個圓錐形，像是就在我的頭上幾尺高。這是榴霰彈——這是我在戰場上第一次看見的，並且幾乎是最後的一次！車輛的鋼板被連續的槍彈射得叮噠的響。車輛前方發出相撞擊聲，還有連續的爆炸聲。鐵道在山脚下彎行一段很坡下的傾斜路，並因受敵人砲火的激動與路的斜度，我們的速度猛行增加。荷蘭人的砲火（兩尊砲與一架機關槍）在我們的車轉過山坡逃出他們的視線以前只能再放射一次。我心裏忽然想到前面必然仍有別的圈套。我正轉臉對海爾丹建議應當派人爬到車前頭去告訴司機生減低速度，突然發生一極巨的震蕩，他和我以及所有車輛裏的士兵們都被擲得頭向下脚朝上的跌倒在車輛裏。這列以每小時不下四十哩的速度開駛着的鐵甲車突然因前方的障礙或鐵道有損毀而被擲出軌了。

在我們車廂的人幸無受重傷的，並且只消過幾秒鐘我已爬了起來，並從車頂向外望。車輛躺在一個山谷裏約離敵人的小山一千二百碼遠。在那山頂上有數十人向前跑着，並爬在草裏，幾乎立刻從那裏發出準確與猛烈的來福槍聲。槍彈在頭上嘯鳴，並且紛紛射在車鋼板上密如冰雹急降。我從車中下來，並且海爾丹和我辯論應該怎末辦。經商議定他和那架小海軍砲與他的愛爾蘭輕步兵在最末一節車裏努力抵抗敵人的砲火，我向前去看車頭遭遇了甚麼情形，鐵道損失如何，並且有無希望修復或將被毀的車輛從軌道上搬除了去。

我爬下車來並沿着鐵道向車前方跑。火車頭掛在前後車輛的中間，仍安然在軌道上。第一節車是普通車輛，整個上下顛倒過來了，車裏邊的幾個修車工夫有死的也有受重傷的；車身完全離開了鐵道。其

後載着杜班輕步兵的兩節裝甲車完全出軌了。一節車仍直立，另一節已倒在道上。這兩輛車互相橫亂擠緊阻住了其餘車輛歸去的道路。在翻了的車輛後邊的杜班輕步兵，有的被擦傷，震昏還有幾人受傷甚重，却有了暫時的掩護。敵人的砲火繼續不止，並且不久在來福槍聲之中夾雜着野砲聲及它的砲彈極近的爆炸聲。我們算墜入敵人的圈套中了。

當我經過車頭的時候又一個榴霰彈立刻就在我頭頂上炸裂，將它的彈片擲散在空中發出刺耳的巨響。司機生立刻從車中跳下來跑到那翻了的車輛後邊躲避。他的臉被彈片削傷血向外流，他無益的憤怒厲聲的訴怨。「他是一個平民。他們怎樣想他此行是否值得？幾爲一個彈片炸死——他決不應該！他不願再停留一分鐘。」情形像是他的激刺與不幸——他已被頭頂上的彈聲嚇昏——將使得他不能再管車頭，且因只有他一人懂得機械，則逃回的希望算是斷絕了。因此我對他說沒有一天受兩次傷的；並且一個人受了傷仍繼續他的工作更會被重視爲特出的英勇，而他或再不能得着這樣的機會。他聽罷我的勸說才又振起精神擦去臉上的血，爬回到機車上，並且自此以後他完全聽從我的吩咐。（約過了十幾年我才能够履行我這次的諾言。軍事當局對於他未有一點表示；但到一九一〇年我任內務部大臣時，我的任務有向英皇建議應得阿爾伯特獎章的人名。我因此翻閱舊記錄，與納塔耳總督及鐵道公司通電報，並且終於使那位司機與火夫獲得平民罕受過的最高英勇勳章）。

我得了一個意見頗屬可行，就是用機車當作撞車，把前邊出軌的兩節車拉動並用力整個推出鐵道以外，然後全部官兵便都逃回去了。鐵道像是全無損，鐵軌也未被扒。我沿着鐵路回到海爾丹上尉的末一節車，並從以槍眼對他說明車的情形和我想到我們應當做的。他對我所說的完全同意並在同時從事於使

敵人忙着交綫不停。

我極幸運在隨後的時間內未被槍擊傷。我必須幾乎總不停的跑前跑後或站在空地上，告訴司機生應該怎樣做。第一件事是將那節半出軌的車和前一節整個出軌的車分開。欲做這件事機車必須向後開動將那半出軌的車拉回一點使與前輛壞車完全離開，然後再將這節車擲出軌道以外。那節鐵甲車皮在枕木上的呆重是很大的，機車輪子滑動了幾次之後才拉動了，最後這節車已拉回相當的遠，我並且喚下一些奮勇的兵士下來幫着把那節車推翻，同時機車從後面推。很明顯的這些人必露於頗危險之境。原說需要二十人，並且立刻均回應，但只有九個人，包括杜班輕步兵隊的少校與四五個愛爾蘭人步兵，實際走下車來。然而這也够用了。那節車經他們的力量向外推，並由機車在恰當的時際猛推，車輛完全離開鐵道，路軌似乎完全清理了。安全與成功同時顯現在面前，但我生命中最大失望的事體之一又突然吞滅了這希望。

機車上的踏腳板約比煤水車寬六寸並且恰擠住剛弄翻的那輛車的角度。這像是不能太用猛力撞，不然機車本身就要出軌。我們把機車與後面的車輛摘開，慢慢的向後移動一二碼然後再向前衝那障礙車輛。每一次它都移動一點，但不久又發現了麻煩事體。新出軌的車輛和原先出軌的那輛漸擠在一處成T字形，機身愈再衝，障礙愈大。

我看出來假如那兩節車因前推力能更擠緊一些，再爲向後拉的力量帶得便能多離開一些。然而現在又發生一件新困難。機車的掛車軸鏈與翻了的車差着五六吋接不上。設法尋找一個多餘軸鏈。很幸運的找着了一個。機車拖着那輛壞車向後拉了約一碼並離開鐵道。現在路軌上的障礙確是完全除去了。但不

料機車的踏腳板又與那車角擠在一起，於是我們又傾軋的停頓了。這樣工作的緊張與激奮完全佔住了我全副的精神。我記得想着這像是在一塊鐵靶之前工做着而敵人在來福槍射程之內不停的射擊。我們在這鏗鏘震耳的鐵車廂之間掙扎了七十分鐘，砲彈一再的炸裂着槍彈不停的在鏗鏘着，而只繫於五六吋長的一條鐵鏈將決定危險，被捕與羞辱，或是安全，自由與勝利的兩個絕不相同的世界。

最重要的事是我們必須小心別使機車出了軌。但到最後，因砲火愈趨激烈，而且第二尊砲又開始由敵方側面打來，我決定冒一次極大的危險。機車後退到最遠限度並改用全速力向前面的障礙物衝去。發出一陣刺耳的裂碎聲，機車在鐵軌上搖曳，並在那障礙的車尾豎起時機車通行過去並已到了歸家的方面，自由了並且已得安全。但剩在後面的，我們那三節車却在五十碼以外，仍留在障礙的這面，因為機車過去了那車尾又落回原處。我們如何辦呢？我們當然不能再使機車回來。那末我們能拉着這三節車去就機車嗎？它們比機車仄，所以尚容易過去。

我又回去見海爾丹上尉。他接受到這計劃。他命令他的兵士們爬出鋼板來，並試將車身向前推就機車。這計劃是很確當的，但又因迫于情勢而失敗。這車身極重竟需要全體的兵士下來推動；砲火正烈並且騷動愈甚。以致顯露於敵人砲火那面的兵士都跑了過來。敵人因我方的反擊砲火停止，現在顯然都大批的出現於山坡上，仍猛烈的放槍。我們於是決定讓機車載着傷兵，此時數目已是很多，慢慢沿鐵道向回走，愛爾蘭步兵和杜班輕步兵全徒步退却，跟在機車旁邊以避敵人砲火。四十多名傷兵，多數仍在流着血，都擠在機車與煤水車上，並且我們開始慢慢向前行動。我是在機車上司機人的小屋裏指揮着他開車。這屋裏也塞滿了傷兵致使人無法動轉。砲彈在炸裂着，有的打着機車，有的打得鐵道上鋪的圓石飛

起碰着車身及其不幸的乘客們。速度漸增，隨行在機車旁的步兵漸跟不上，並且終於落在後邊。最後我迫使司機生完全停住車頭，但在我能使機車停止之前，我們已離步兵三百碼遠。近在眼前的是橫跨綠色克蘭茲河的鐵橋，一個很寬的距離。我告訴司機駛過橋在對岸等候，並擠出那小屋跳下來向回走去尋海爾丹上尉，與他及他的愛爾蘭步兵同行。

但當這些事體發生中其它每件事也在變動中。我還未退回二百碼時，並非海爾丹和他的兵士而是兩個穿便衣的人出現於鐵道上。「修路工人！」我自己心裏說，而隨後突然明白了他們是「荷蘭兵！」我的心對這兩個高大的人所得的印象是面顯充足的精力，穿着黑色飄動的衣服戴垂邊的風雨帽，端着他們的來福槍只在不及一百碼之外。我又轉身回來向機車這頭跑，當我在鐵道中間跑着時那兩個荷蘭人從後邊放槍。他們的鎗彈噼噼的在我左右響，所差僅只幾寸。我們跑到一段淺溝兩岸高約六尺。我猛跳進岸裏，但却不能藏身。我又回頭看一次那兩個人；一個正跪下瞄準。唯一的機會像是只有跑。我又向前奔去：又有兩聲鎗在空氣裏響着，但都未擊中我。這情形不可持久下去。我必得跑出這淺溝——可惡的走廊！我向左跳起；並爬上了岸。地面在我旁邊被鎗彈射起。我從鐵絲網穿過幸未受傷。在溝外有一個小的窪地。我蹲在這裏，掙扎着喘一喘氣。

五十碼以外有一所修路工人的小石房子；那裏可以藏身。約在二百碼遠就是綠克蘭茲河邊的石崖突起；那裏更有許多藏身地。我決心向河邊跑。我站起來。突然在鐵道的那邊，與我隔着鐵道和兩條未斷鐵絲網，我望見一個騎馬的人如狂的急急奔來，一個碩高黑色的人，右手持着來福槍。他勒住了馬並對我搖着槍大聲發命令。我們相距四十碼遠。雖然我只是通信員的身份，那天早晨我却帶了我的毛瑟手

槍。我想我可以打死這個人，而且我受了這樣一天的罪，我更急欲這樣做。我用手摸我的腰帶，手槍竟未在。當我忙於清除出軌的車輛屢次進出機車時，我把它取下來了。它在了機車上安然返回營去。我現在却需要它！但此際我是毫無防衛。同時，我設想在我覺察此事時，那個荷蘭騎士，仍坐在馬上，已用他的槍看定了我。那馬立定不動，他也如此，並且我也如此。我向河邊張望，又向修路工人的小屋望。荷蘭人仍不轉睛的望着我。我想這是毫無逃脫的機會了，假如他開槍他一定會擊中我，因此我舉起我的兩手並自己投降當戰時俘虜。

「一個人遇到孤單又無防衛時，投降是可以原諒的，」偉大的拿破崙這樣說過，並且在隨後可悲痛的幾分鐘內，這句話傳到我的心中。但他仍然可能失算；綠克蘭茲的河峽就在近前並且兩道鐵絲網仍未被割毀。然而，那件事實已決定了。於是我的受降者放低他的槍，並示意招呼我過到他那邊去。我服從着。我走過鐵絲網並經過鐵道站近他的身邊。他翻身下馬並開始向鐵橋那邊的機車和幾個潰走着的英國兵放槍。隨後當最末一個人影也失散了，他再上馬，並且我跟他身旁向回走到我與海爾丹及他的兵士分別的地方。他們的一個人我也未看見。他們早已當了俘虜，我注意當時下着大雨。當我在我的受降者身邊從深的草地重步而行時，一件不安的與恰合時的回想起於我的心中。我還有兩排毛瑟槍彈每排十顆，在我的茶褐色布上衣每邊的一個小口袋裏裝着。這槍彈是和我在奧木德曼作戰時使用的一樣，並且是專供毛瑟手槍用的一種子彈。它們被稱爲「軟頭子彈。」直至此刻我從未想到它們；而且銘刻我心上的是它們乃一件極危險的所有物。我把右邊口袋裏的一排子彈掏出擲在地上幸未被牠注意。我已掏出左邊袋中的那排子彈握在手裏，並就要拋掉時，我的受降者目光銳利的向下看，並且用英語說，「你拿的



是甚麼？」

「這是甚麼？」我說道，伸開我的手，「我揀來的」。

他接過去，看一看然後拋掉它。我們繼續前行直到來在一羣俘虜的地方，並且立即發現我們被圍在數百蘭荷騎兵中心，他們陸續而來，或三或兩排列甚長，許多都持傘以禦頭上傾盆的大雨。

x

x

x

x

以上就是二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那列鐵甲車出險和我被捕的故事的一段插話。

直到三年以後，南非荷蘭人的幾位將官到英國來爲他們糜爛的國家要求借款或援助時，在一個私人的宴會上我被介紹和他們的領袖鮑薩將軍認識。我們談及那次的戰爭，並且我簡要的講述我被捕的事。鮑薩靜聽着；隨後他說道，「你不認得我嗎？我就是那個人。是我把你擒作俘虜的。我，我本人。」並且他的明亮的眼閃動着愉快。鮑薩穿着白襯衣大禮服與當年在納塔耳戰場上的那一天我所見他的黑膚色高身量的印象極不相同。但關於那件奇特的事實乃是毫無疑問的。他曾以市民軍的資格侵入納塔耳；他本人因不贊成戰爭乃使他在戰爭初起時未列爲高級將官。這是他的第一次作戰。但他雖只是一個普通的市民加入行伍他却因熱心追敵縱馬奔馳在所有荷蘭軍的最前邊。這樣我們相遇。

我所認識的人們之中很少有比路易斯鮑薩更使我感到興趣。在一種奇異的情況之下相識，並且經一次幾乎不可相信的介紹而促成我極其珍視的友誼。我在這位碩大硬直的人物身上看出是他國家的國父，聰明與深謀的政治家，農民軍人，獵野獸的能手，沉着，穩健的孤僻人物。

一九〇六年他新被選爲托蘭斯瓦爾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他來倫敦參加全英帝國會議，在維斯敏斯

特廳舉行的招待諸自治領總理的盛大宴會。我當時任殖民地部次官，並且這位不久之前還是我們敵人的南非荷蘭農民領袖，在行經大廳走向他的座席時，他停住脚步對立在我身旁的我母親說了道「他和我曾經過各種的危難。」這的確是真的。

篇幅不容許我這裏追記在很長的一些年間，關於公家重要事務，使得我和這位要人的許多次接觸情形。他首先對我透露打算把克林南鑽石——最純白光亮並且最少也比世上任何金剛鑽大二十倍——獻給英皇。在下院竟輪到我的份上來說明給奧倫治自由邦與托蘭斯瓦爾自治政府並實行憲法的全部政策。後來在商務部與海軍部任內時，我常常同鮑薩將軍及他的同僚斯末資將軍交接，同時他們自一九〇六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的十五年中治理各自的國家是那樣卓著的精巧。

鮑薩總感覺到應當特別提起我的注意。每回他來到歐洲，我們彼此要會面多次，在商議席，在宴會中，在家裏與在政府的公事廳。他的無差錯的本能警告他大奮鬥的將至。一九一三年他去德國用那裏礦泉水醫病，回來時他極熱誠的警告我德國內部遍有的危險情況。「告訴你當準備，」他說道，「不要信任那些人。我知道他們是極危險的。他們對你是禍害。我聽見你不能聽見的事體。留神你要使你的艦船都準備。我能够覺得空氣中的危險。並且還有一件，」他接着說，「等這一天來到時我也一定準備妥。當他們攻打你時，我將去攻德屬西南非洲並且一下子把他們永遠清除完畢。時機到來我必在那裏盡我的責任。但你，與統帶的海軍，留神你不要措手不及」。

機會和奇事繼續將我們的命運交織成奇怪的形式。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或二十九日，正當世界爆發事件演進的危急一週中間，我從下院於質問時間後走出來並在皇宮廣庭遇見南非洲的一位公使德格瑞

夫先生，一個極能幹的荷蘭人我很久就認識。「情形是怎麼回事？你想將會發生甚麼事體？」他問我。「我想將會有戰爭」，我回答，「並且我以為英國將牽涉在內。鮑薩知道這是如何危急嗎？」德格瑞夫顯得很嚴肅的走了，並且我不再想到這件事；但它却有其結局。

那天晚上德格瑞夫打電報給鮑薩說道「邱吉爾認為戰爭必起且英國將參加」或類似這意思的措詞。鮑薩未在政府裏，他去北部托蘭斯瓦爾了，並由斯末資將軍暫在京城普瑞托里亞代理。他看了電報，排往一邊，並又繼續看別的公文。當他辦完公之後他又看一看。「裏邊一定有事情，」他想着，「否則德格瑞夫不會打電報來，」並且他將這電報轉拍給在北托蘭斯瓦爾的總理。這樣遲了幾小時才到鮑薩將軍手裏，但到得正是時候。當晚他坐火車到代拉高灣，並於翌晨乘一隻德國輪船首途回好望角城。若非那封電報，他後來會對我說，當戰爭宣布時，他實際正在海中一隻德國船上。南非最重要有力的國家領袖的總理，當南非聯邦在叛變的險境動搖時，已在了敵人的手裏。若是這件大不幸發生時，南非將遇到些甚麼厄運實不能測。在接到消息時鮑爾將軍立刻打消他原來的行程並坐專車回普瑞托里亞，他到達在開戰之前並且時間恰好。

他在戰爭時的偉大出力，他所冒的危險，他所表現的堅毅勇氣，他對他的國民所行的巨大領導力，他侵佔德屬西南非洲的赫赫姿態，一九一七年在帝國戰時內閣會議時的直爽暢快的忠告，一九一九年勝利後在巴黎和會上他的政治家態度與高貴的風采——這一切都是歷史上的記載。

當他最後一次離英國時我正任陸軍部大臣。他到陸軍部向我辭行。我們談很久關於人生的起伏顛坡與我們幸得平安渡過的那些極危險可怕的事件。在當時的勝利之後各國的重要人物都常來陸軍部見我，

領只有一位是我親自陪着走下那大樓的階梯並由我親手扶他上等候著的車子。我從未能再見他。他回到他的本國很快就死了，在平時與戰時，在憂患與勝利時，在叛亂與和好後，他都是他國家的真誠救主。

x

x

x

x

我希望讀者能原諒我離題這許久，並且我要趕緊回到隨時間先後的記事正路。當我被淋得透濕並悲慘的與其他俘虜及幾位受傷很重的人們坐在地下時，我咒咀不僅我的運氣還有我的決意。我很能安然的隨機車跑回。我想我定然，從得以逃回的人們關於此事所說的，可以得到他們很好的接待。我會毫無用處的並且費了很大的力奮鬥我自己於無益的與絕望的災難中。我的打算走回去並未能救了一個人。我只把我自己與這激烈戰爭及其危險與變化的無限可能的全體割斷。我茫然的沉思這好意的冷酷報酬。然而這次的幸，假如我能預知未來，却築下我後來生命的基礎。我不是從此就與這戰役完全無關。我不是當一名俘虜而沮喪下去。我要脫逃，並因脫逃博得甚廣的聲譽或壞名使得我嗣後被全國人所知曉，並且使我被承認在一大選區內為候選人。我還被置於一個地位賺得的錢使我多年的經濟獨立並能進國會，反之假如我隨着那機車逃回去，雖然我或也被大家稱贊與慰問，我不難在一月後的考冷索之戰被擊斃，像在瑞德渥斯布勒爵士部下我的幾位熟人所遭遇的。

但這些事件與可能之事我還不會知道，並且我心上憤怒着在迅速立起的荷蘭人總部的帳幕之前歸入俘虜的隊中。我的憂鬱的沈思轉入更銳更暗的途徑，當我發現我從其他被擄的官兵之中被挑出並令我單獨站在一邊。我很明白軍中法規，一個穿半制服的平民在作戰時參加積極重要工作，即使他自己並未放鎗，也可以立刻被臨時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何軍隊也不欲對此多耗費十分鐘。我

因此孤獨的站在傾盆雨中，異常痛苦不安的捕獲品。我心中想着應該怎樣回答不久便要問到我的各種簡單嚴峻的問話，並且我該帶出甚麼態度假如不久突然告訴我我的就死之時已到。這樣等了約一刻鐘，帳幕裏舉行商議的結果，我被冷淡的命令又回去大隊中，我心中安定許多。我的確感覺十分高興在數分鐘後從帳幕中走出一個小官來並說道，「我們不让你走，老朋友，雖然你是一個通信員。我們不能每天擒獲一個勳爵的兒子。」實際我不必太懼怕。在白種人中南非荷蘭人是最仁慈的。非洲黑人的殘暴故事是不同的，但在荷蘭人心中傷害一個白種人的性命，即使在戰時，也是一件可悲與震驚的事體。他們是我極幸運的會得轉戰四大洲所遇見的敵人中心地最善良的。

因此我們被決定押解着步行六十哩至荷蘭人的車站起點伊蘭斯雷格，然後送往普瑞托里亞城作戰俘虜監禁起來。

## 第二十章 在監禁中

戰時俘虜！這是俘虜或罪犯中不幸的情形最輕者，然而它却是一種憂悶的情況。你是處在你敵人的權力中，你的性命全仰他的仁慈，並且你每日的食糧也仰他的憐憫。你必須服從他的命令，去他指示你的去處，停在吩咐你的地方，等待他的高興，忍耐着你的心情。同時戰爭仍在進行，重大的事件在演進，活動與冒險的好機會丟失了。還有日子是極長。每小時慢爬着像患麻痺的百足蟲。沒有能使你消遣的事物。讀書是困難，寫東西，不可能。生活自早晨到睡時是一個長期的無聊可厭。

再者，監獄中的整個空氣，即使是最安適與管理最好的，也是可憎的。遭這種不幸的同伴們常因小事而衝突並且從彼此的相處只得到最小可能的樂趣。假如你以前從未曾被監禁過，並從不曾曉得當俘虜是何況味，你會感覺一種長久的恥辱被圈在一個狹小的地方，用柵欄和鐵絲網圍住，有持鎗兵士看守着，並且受一些規則與禁條所束縛。無疑的我被監禁時的每一分鐘的憎恨，甚於我一生中的任何一段時期。幸而為時很短。從我在納塔耳自己屈服當俘虜起不及一月我又自由自在了，雖在廣大的南非洲到處被緝拿但身體已自由。回顧那些天裏的情景我永遠對於囚犯或俘虜感到最深切的憐憫。把任何人，特別是受過教育的人，置於現代囚犯人的監獄中數年之久是一種甚麼滋味我真不敢設想。每天完全和前一天相同，留在後面的浪費生命的無益灰燼，而所有長久年月的束縛展開在眼前。因此在若干年後我任內務部大臣，並且全英國的監獄都由我管轄時，我會盡我的最大權力於不違公家政策限度內對於監犯的生活加添一些變化與寬容，給有知識的犯人一些書籍讀，並給所有的犯人定期的娛樂俾使他們向前瞻與後顧，並在合理範圍內盡量減輕他們的困苦命運，假如他們罪有應得也只得去忍受。我雖然咒咀一個人對於別的人能加以可怕的懲罰甚或死刑的這樣事，在有些我負責任的場合我安慰自己的是想着死刑，遠比終身的無期徒刑更仁慈一些。

暗淡的心情常容易充滿心中。當然假如他的飲食極不足，被囚在暗牢裏，不見日光並陷入孤寂，他的心情自然只關懷他自己。但是當你正在年輕，飲食充足，精神盛旺，看守亦鬆，能夠和別的人共謀，這些心情使得思想逼近決斷，並且決斷更走近行動。

我們步行及坐火車共走了三天才從前線到達普瑪托里亞城我們被監禁的地方。我們在敵我的砲聲中

行經圍攻雷狄斯密司的荷蘭人的防線，直到我們抵達伊蘭斯雷格車站。在這裏我們的小團體——海爾丹上尉，一個極年輕的愛爾蘭中尉名弗蘭克蘭德（一位極精明能幹的軍官。他後來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於加里波里海戰陣亡，時已任上校，）和我——還有五十餘名兵士一同登火車，緩慢的搖曳着行經數百哩駛進敵人國土的腹部。我們到前邊一站時又上來一個英國皇家輕騎兵也是在那天巡邏時被捕的。這個人名叫布羅奇是一個南非殖民地人。他對荷蘭人冒充是一個軍官，並且因為他會說荷蘭語及南非黑人語頗流利，並很熟悉當地情形，所以我們並不反對他。我們想着他對我們很有用。我們都於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到達普瑞托里亞城。士兵們被押往跑馬廠收容起來，我們四個軍官被監在國立模範學校內。我們在沿路上每遇機會便低聲商議脫逃的計劃，並且已決心盡最大的可能恢復我們的自由。奇怪的很，我們四人中的三個均在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情況下從模範學校逃跑；並且除了一個例外我們是從他們手中得以逃出的僅有的俘虜。

在模範學校我們發現所有在戰爭初起時，並主要的是尼考森山峽的一戰，被擄的軍官們。我們新來的人也住在同一宿舍裏，並極慎重的尋找我們的住處。我們不想別的只是逃走，並且從早晨到夜晚我們都在絞腦汁去發現逃跑的門路。我們不久便看出我們被禁錮的方法有許多缺點。我們在自己的範圍內有很大的自由，並且在白晝與黑夜的大部分時間都不被監視，因之我們能夠不停的進行我們的目的。我們到那裏不及一個星期，我們原來逃脫的動機消沒於一個更加野心的計劃中。

漸漸的我們參預深切討論一種危險與極大胆的行動計劃。這自然是起於情況的事實。我們自己在模範學校共有軍官俘虜約六十人，並且還有十一二名英國兵充當差役。看守我們的是約四十名南非共和國

警察。其中十個人是派作時時噙戒於中間就是校舍的大垣牆內的四面。白天各有十名警察不值班可出去到市內玩；同時下餘的人們則擦拭他們的器具，玩紙牌或在他們的帳棚裏休息。這警衛的帳棚是立在這四方形垣牆內的一個角上；夜晚那三十名不值勤的警士就在這帳棚裏酣睡。

假如這些衛兵能够被壓服並解除其武裝，一種很重要的步驟必須採取。最初極端必要的是設法知曉他們夜間是怎樣的情形，他們把來福槍及手鎗怎樣放置，他們有多少人卸下自己的服裝用具，全帶着武器還是只帶手鎗。慎重的訪察日夜在進行着。攷察的結果已確知所有夜間不值勤的警士實際都各圍起毯子在大營帳內的兩邊睡成兩行。夜間不當班的人們脫去了各人的皮靴與大部分的衣服。即便是一兩小時後該去換班的警士也脫去他們的上衣，皮靴，而且更取下他們的腰帶。他們的槍枝和子彈帶都架起來並掛在兩根帳棚柱上。因此在夜晚介於換崗的中間時期，這三十個人，除了帳幕再無防衛的熟睡着，距六十個決心的強健的英軍官只五十碼遠，決不像他們所想的那樣安全。

帳棚口上有一個警士把守。誰敢說甚麼是可能甚麼是不可能？在這些行動的範圍內不經試驗是不能講的。非不可能的是這個警士可以由一兩個軍官去和他談話敘說一個故事或別的，或是關於會發生的驚人事件或某人突然生病，而在這時兩三個有決心的俘虜可以從那帳幕後邊割破幕進去，從幕杆上取下長鎗或手鎗，並且看守住從睡中驚醒的全體警士。在帳棚中噙戒的警士在驚慌之際可以擒住。不放一鎗或全無警報便將這些警士們操縱住了是極其難且危險的問題。關於這樣的一件企圖我們能够說的是戰爭的歷史——並且我必須附加說罪犯的歷史——包括許多同樣出乎預料與大胆的突擊。假如這事成功了，它不過僅是第一步。



那十名全身武裝值班的衛兵是第二步。這情形更加麻煩的是其中三人站在垣牆帶尖釘柵欄的外邊。他們距垣牆只一碼遠，並且在白天時常靠着牆閒談。但在夜間却無此時機發生，因此他們是無法獲住的，並在獅穴以外。所有其餘的人都在裏邊。這十個人（三個在外七個在內）的每一人都是需要特別考慮的題目。

這種企劃却不致全敗假如有一兩個警士得跑脫並去報警。一旦帳棚裏的三十個人被制壓並且他們的長鎗及手鎗得到手裏，我們便成了在數目上優於他們的實力——而且我相信在軍紀與智能上也優於他們——且勝過任何至少在半小時內能調集來抵抗我們的荷蘭人組成的團體。許多事體在半小時內可以發生！顯然的是約在清晨兩點鐘，第二次換班的中間，是最有利的時機，並且假如沒有事體出錯，這像是很有希望，我們便成爲國立模範學校的主宰。

整個的牆垣被高杆柱上的電燈照得通明。但懸着這些電燈的線却被我們發現，經過我們住的模範學校的宿舍。我們之中的一人對此事頗擅長聲稱他能够在任何瞬間弄斷電線，並使那整個地方陷入漆黑之境；並且此事實上曾做過一度試驗。假如此事在已看管住帳棚裏的警士的信號發出一分鐘之後能够實行，則逮捕迷惑不知何事發生的值崗警士便不那末難了。最後，國立模範學校的健身室內有很多哢鈴。誰敢說在黑暗中各持哢鈴拼命的，並且知道他們要幹甚麼的三個人，不能抵抗，縱然有武器，但却未懷疑且不知何事發生的一個警士？假如一旦我們把帳棚中無防的警士出其不意的鎮服住並解除多數值崗警士的武器，假如一旦我們三十名軍官得到手鎗，其他三十人各得長槍進到敵人京城普瑞托里亞的中心，則這件重大與奇怪的企圖的第一而且是最難的階段，算是成功了。下一階段是甚麼？

距國立模範學校一哩半就是普瑞托里亞城的跑馬廠，並且在這鐵絲網圍繞着的裏面就是兩千英國俘虜——兵及上士官——被囚禁的地方。我們和這些人會有接洽，並且能夠和他們共商計劃。我們通信消的方法很簡單。被派來模範學校供軍官支使的十名英國兵有的時常感到不能滿意，並被送回跑馬廠再調換別人，因此我們隨時知曉這兩千名英國兵的心情和他們被幽禁的景況。我們聽說他們是極不滿意，他們的生活枯燥，他們的配給不足，他們的用品等也極少。他們是飢餓，又且怨恨。有一度他們踴躍上守門的衛兵，並且雖未發生流血，我們却曉得了荷蘭人感覺看守着這許多俘虜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我們所得的情報是只有約一百二十名南非警察與兩架機關槍，看守這個大的俘虜營。這些警士假如有充分的準備，無疑的可以壓迫任何流血的叛變。但假設俘虜們蜂起之際，跑馬廠的站崗警士被六十名持槍的軍官從後邊襲擊！假設那機關槍後面猛被奪取！假設全體兩千人依既定計劃而行，從前面進擊！誰敢說在混亂與黑夜中人數和計劃不能佔優勢？假如情形皆如此，我們的企劃的第二階段也算成功了。以後怎樣？

在全普瑞托里亞城內沒有五百人能夠持槍；並且這些人之中多數是富庶的市民被特免不去前線，不適於去當民軍，政府的官員，機關的職員等人。這些人名義上組織為城市衛隊並發給來福槍。至此為止，這組織再沒有別的工作。假如第一步得以實現，第二步就容易多了，而且第三步更容易。在幻想中我們成了敵人京城的主人。各堡壘只為普通防守人所守護。其他每人都在前線。堡壘的砲位都面向外。它們實際上毫無防衛由背後來的攻擊。我們若佔領城市已經成功，取得這些堡壘便容易了，事實上這是自然的結果。距離最近的英國軍隊在三百哩外。但假如一切進行皆順利，我們只消一揮塵杖便佔據敵人的沒有防衛的首都，以足用的兵力與充裕的食糧和火軍至少可以像麥費肯城防守同樣的長久。

這整個的計劃將在黃昏與黎明之間發動。我們在被反攻之前可以有多長時間呢？我們想幾天的工夫是一定可以穩得的。我們應當據守南非共和國的鐵路連絡中心站。這裏向北，向東與向南的鐵路都連接在一處。我們可以沿每條路線開出去一列車慎重的行駛到可能遠處——大約四五十哩或更遠——然後退回來把我們後面所有的橋樑和溝道都加以破壞。這樣可得以拖延期間。此城的防禦可以有有效的組成了。假設這種事發生了！假如荷蘭人的軍隊醒來時發現他們的京城已在他們不慎的收集得過多而未能恰當防守的一羣俘虜手中！他們需要抽調回多少人來圍攻此城？荷蘭人最擅長的作戰是需要空曠的郊野。他們在整個戰爭中從未能擊破任何防禦堅固之地。奇木伯雷，麥費肯，雷狄斯密司等城便是例證。每逢遇到戰壕及固守的陣地，他們便畏縮。他們發揮可怕的威力的戰場是無邊的草原或疏林地帶。假如我們得到普瑞托里亞城，我們可以據守數月。而且是怎樣的一種英名！克魯格總統及其政府將成了我們手中的俘虜。這的確是要使他顫抖的事體。

大概我們手中握有這些左券，我們可以進而談判光榮的和平，並以友善與公平的條款結束戰端，衝却軍隊的跋涉與作戰。這是一個大的夢。它佔據我們的思想許多天。有幾個熱心的人竟先共同縫了一面英國旗備「那一天」使用。但一切仍是夢。我們將計劃報告給與我們在一處爲俘虜的兩三位高級軍官，他們堅決的反對此事；我當然不能說他們是錯誤。這使我們想起來舞台上的趣劇。那惡漢鄭重的宣布：「一萬二千名持槍的騾夫已準備妥搶掠城市。」有人問他，「爲甚麼他們不動手呢？」他回答，「警察不准他們搶。」是的，那裏有障礙。十個醒着，並且武裝着的人不妨是一個大計劃的小阻礙，但在此情況，和許多別的一樣，它卻是具有事體成敗的決定性的。我們放棄了集體的計劃，並集中心力於個人逃

走的方法。

## 第二十一章 我的脫逃（二）

在我被捕後的前三個星期，雖然我是一切暴動或逃走計劃的一份子，我仍和荷蘭人當局爭辯，因為我是新聞記者，故應當釋放我。他們回答說，因我在那鐵甲車上作戰的行爲，已喪失我的非戰鬥人員資格。我抗辯道我不會放一鎗，並且被捕時並未帶武器。這嚴格的講是確實的。但荷蘭兵已截獲納塔耳的報紙。這些報上大事刊載我的活動，並且將那機車和傷兵們的得以脫逃完全歸功於我。朱伯特將軍暗示即便假如我本人並未放一彈，我却因放走那機車而損傷了荷蘭軍的作戰，並且因此我必得被待爲戰時俘虜。在十二月的第一星期，我聽到這種決定之後我決心要逃跑。

我將轉錄那時我所記的而無法再修改的脫逃經過如後：

「國立模範學校在一個四方形的院中，兩邊圍以鐵柵欄，其餘兩邊是約十呎高的鐵板牆。這些牆對於任何富精力的年輕人並不能算是大阻礙，但它們的裏邊却有衛兵把守，僅距我們五十碼遠並各有來福槍與手槍，這樣使得他們成爲幾乎不能克服的障礙。再沒有像活的牆壁更難穿過的牆了。

「經過急切的沈思與不斷的留心，幾個俘虜發現了當守兵們沿着東邊巡邏時他們有一短時間不能看見在圓廁所附近幾碼長的鐵牆的上端。院子中間的電燈照得全院通明，但東面牆却在暗影裏。因此第一件事爲逃過廁所附近的兩名守兵。必須要恰巧在他二人一同轉過臉去時逃了出去。爬過牆去是隔壁一家

別墅的花園。到那裏此計劃告一結束。此後的每樣事，仍屬空幻與不定。怎樣跑出那花園，怎樣走過大街不被人注意，怎樣躲避圍着城的哨兵，而且最重要的如何行經二百哩到達葡萄牙人的邊境，這都是後來要發生的問題」。

「我和海爾丹上尉與布羅奇中尉三人在十二月十一日非受任何決定所驅使會作未成功的試逃。得到那圓廁所並不困難。但從牆上爬過去却是極其危險的。任何人這樣做必定有一瞬間在牆頭上被十五碼外的守兵明顯望見，假如他們恰在地方並正向牆上看！守兵是否跑過來或放槍全在乎他們個人的心氣了，而且沒有人能知道他們將怎樣做。然而我已決心第二天要冒險一試。十二月十二日的白晝漸漸過去我的恐懼愈益結晶爲不顧死活。晚間我那兩個朋友已先試辦但未能找着順利的機會，我躡過那方院並潛入那圓廁所。我從鐵門縫注視那守兵。有良久他們呆定站着無隙可乘。隨後突然一個守兵轉來走向他的同伴並開始閒談。他們的臉轉過去了」。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登着一個架子，用兩手抓住牆頭並用力引體向上。我兩次因心中急慌身子墜了下來，隨後第三次決心猛用力爬了上去。我的背心和牆頭上的鐵飾品纏在一處。我會停了一陣解開糾纏。在這時際我對守兵們又臨別一望，他們仍在十五碼外背向着我閒談呢。一個兵劃火柴燃烟捲，並且他手中火柴的亮光在我心上記得很深刻的印象。隨後我輕輕放下身子到隔壁的花園裏，並爬在小樹叢中。我得自由了！第一步已經做了，並且是不能挽回。現在且等候着我那兩個朋友的到來。這些花園中的灌木是很好的藏身地，並且在月光下它們的影子黝黑的投到地下。我在這裏極着急不安的躺了約一點鐘。人們不斷在花園中行走，並且一度有一個人僅在數碼外向我走來，並且一直看我這裏。他們在那裏

？爲甚麼他兩人還不逃出？

「突然我聽見方院裏邊有人大聲說，『全失敗了。』我爬近牆邊。有兩個軍官在裏邊走來走去，喃喃說拉丁語，連說帶笑些無聊的話——中間我聽見說我的名字。我冒險咳嗽一聲。一個軍官立刻開始單獨談話。那一個慢而清楚的說，『他們不能出來。守兵們懷疑了。這次失敗了。你還能回來嗎？』但現在我的一切懼怕都立刻從我心上消失。回去是不可能了。我無法希冀爬回去時仍不被人看見。牆外也無足架幫忙。命運直指向前。再者，我對我自己說，『當然我將再被捕獲，但至少我也拚着我的錢用。』我對院裏我們的軍官說，『我要單獨走了』。

「現在我已獲得做這冒險的正當心情——失敗是幾乎一定的了，任何阻礙成功的事體都不能影響我。一切的危險都比已確定之事輕微。在大路上的門離另一守兵只幾碼遠。我壯起胆來，把帽子戴在頭上我向花園中間走去，經過房子的窗外不再躲躲藏藏，然後從大門走出並且向左轉去。我從守兵五碼以內走過。他們多皆認識我的像貌。他會否看我則不得知，因爲我從未回頭。我用最大的困難約束住想跑的動機。但走了約一百碼並未聽見有追趕，我知道第二個障礙已勝過了。我在普瑞托里亞城得自由了。

「我在深夜閒散而行，嘴裏哼着曲子並揀路的中間走。街上充滿市民，但他們都不注意我。漸漸我已走到城郊，並在一個小橋上我坐下來沈思與考慮。我是在敵國的中心。我不認識一個可以請求援助的人。在我與代拉高灣之間相距幾三百哩。我的逃跑到早晨就被知道了。這緝是立刻就要施行的。然而所有的出路被阻住了。城內被搜查，鄉間被巡哨，火車有檢查，路線有防守。我穿一件平民的褐法蘭絨衣服。我身上帶有七十五鎊鎊和四板巧口力糖，但可以引導我的指南針和地圖，可以支持生命的肉餅及糖

片藥片却全在我朋友的衣袋裏未能帶出那模範學校來。最糟的是我不會講一句荷蘭話或南非黑人語。而我將怎樣弄點食物或問路呢？

「但當希望已絕時，懼怕也跟着消失了。我想了一個計劃。我要找去代拉高灣的鐵路。雖無地圖或指南針，我不願搜查也要順着它走。我仰看羣星，獵戶星座照得很明。不及一年前我迷失在沙漠中它會指引我到了尼羅河的岸上。它給我水源。現在它應當指引我得到自由。這兩種缺一我都不能支持。」

「向南走約半哩我遇着了鐵道。它是去代拉高灣的還是去彼特斯堡的支線？假如是前者，它應當向東走。但就我所能見的，這條路却向北方。還有它不妨只是在山中彎轉出去。我決定沿着它走。夜色是極幽美。涼風拂着我的臉，並且一種狂喜的感覺充滿我的心中。無論如何，我是自由了，那怕只是一小時。那差勝於無。冒險的魔力產生了。除非天上的羣星爲我鬥爭，我是不能逃脫的。那麼何處該當留神呢？我輕快的沿着鐵道走。遠近有巡邏的燈光閃動。每座橋頭都有看守的人。但我都走過了，在危險的地帶略繞行一段路，並且實際很少過於慎重。也許這就是我能成功的原因。」

「我一邊向前走着又推廣我的計劃。我不能徒步走三百哩到前線。我不妨跳上一班火車藏在座位下面，車輛頂上，兩車掛軸處——任何可藏身的地方。我幻想着我從座位下邊鑽出來，並且賄賂或說服一些頭等車中胖乘客幫助我。我應當乘那一次車呢？當然是第一次遇到的車。走了約兩小時後我望見一個車站的燈光信號。我離開鐵道，繞過了它，藏在車站前方約二百碼的鐵道旁的溝中。我判斷着車必在站上停住並且再開出走過我等着的地方時速度還不太快。一點鐘過去了。我開始感到着急。突然我聽見機車響笛與軋軋聲漸近。隨後車頂上的黃色燈光閃照而來。車在站上停約五分鐘，於是極大的響聲和放氣

聲又行開車。我爬在鐵軌旁邊。我在心裏演習我的動作。我必須等待車頭走過去，否則我會被人看見。然後我必須趕快跑着跳上車輛。

「火車開時頗慢，但速度增加得比我預料的快許多。矚眼車燈光很快近前。軌軌聲變成狂號。一團黑東西在我上邊停約一二秒鐘。車頭司機生面對着鍋爐的火光顯出半面的側像，機車的黑影，放氣的濃霧很快的過去。於是我向後邊的車輛猛撲，摸着了一個東西，失落了，又去抓，又沒抓住，握住了一個像是把手，躍起我的腳——我的足指碰着車道，掙扎用力才得坐上了從前車數第五節車的掛軸處。這原來是貨車，車上裝滿了貨袋，軟的袋子被煤末蓋着。實際上這些袋子裏邊裝的是空煤袋被運回煤礦場去。我爬上車頂並將我自己埋在煤袋中間。煤袋頗溫暖舒服。也許司機生會看見我跳上車並將在下一站發出警號；或者也許不會看見。這火車往何處去呢？它到那裏卸車呢？它會被檢查嗎？它是在去代拉高灣的路線上嗎。到天明時我應怎末辦？啊，不要管它。今夜得過便是幸運。再遇事故時再想辦法。我決定先睡，我想不出再好的搖籃能像這軌軌的車並且帶着一個脫逃的俘虜，以每小時二十哩的速度離開敵人的京城。

「我睡了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我忽然醒來時所有的歡喜感覺完全消失，只剩下感到壓迫的困難沉重的在我心上。我必須在天明之前離開火車，因之可以找一個水池喝點水，並且在天仍黑暗時尋找一個藏身處。我不能冒危險和煤一同被卸下來。到再一夜時我再跳上一趟火車。我從暖適的煤袋間爬出來並再坐在兩節車的掛軸處。火車走的還頗快，但我覺得是該離去的時候了。我握住車後邊的鐵把手，我的左手用力強拉着，然後跳下。我的腳碰着地時踉蹌兩大步，並且跟着我就爬在了路旁溝裏雖受很大震動但



幸未受傷。當了我的一夜忠實好友的火車，又繼續向前奔它的路程。

「天仍然黑着。我此時是在一個寬的山谷中，被矮的羣山圍着，大地像毯一般生着深的草爲露水所潤濕。我在臨近的溝中尋找水，並且不久找到一個清潔的水池。我渴極，但在我飲得已止渴後很久我仍繼續的喝，俾使我在一天中儲足了水分。」

「不久開始破曉，東方的天際發出黃與紅色，從濃黑雲中翻開。我心中舒快的看出鐵道是往日出的方向而行，畢竟我選對了路線。」

「把水喝足了以後，我向山中而行，我希望在山中能找着藏身所，天已大亮時我走進生了一個深谷邊的一處小森林。我決定在此等到天黑。我有一件安慰：世界上沒有人知道我在何處——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時是早晨四點鐘。在我與黑夜之間還有十四小時。我仍然有力氣但不能向前走的着急更加倍了這距離。起初還很冷，太陽漸漸升高了，近十點熱氣又很逼人。我的唯一伴侶是一隻大兀鷹，他表示對我的情況很關心的樣子，不時的發出可怕的不吉的鳴聲。從所在的高處我對全山谷的形勢作一觀察。在西方約三哩遠有一座鉛房頂的小鎮。散布着的農場，每個都有一簇樹，調濟了起伏的大地的單調。山脚下有一個土人的村舍，它的居民的影子點綴着耕作的田地或圍繞着草地上的牛羊羣。……在白天我吃了一板巧口力糖，因爲天熱更引得口渴。那水池離着不到半哩遠，但我不敢離開我所藏身的小樹林，因爲我能够看見白種人的影子騎着馬或徒步偶而在山谷中行走，並且有一次一個荷蘭人走來並向離我躲藏處很近的鳥放了兩鎗。但無人會發現我。」

「前一夜的得意與興奮已消失了，一種沮喪的感覺隨着而來。我很餓，因爲在逃跑之前未曾吃晚

飯，而巧口力糖雖能維持但不能飽。我幾乎不會睡，但我的心跳得很兇並且我對未來是極不安與煩惱使我不能安定。我想到阻礙我的一切不幸之事；我擔心並憎恨或會再被捕押回普瑞托里亞的心情實非文字所能表達。我在人們舒適有力與安全的時期暢遊的任何哲學思想中都得不到安慰。它們像是僅能共安樂的朋友。我恐懼的覺得運用我自己的微弱智能與力量，決不能從敵人手中救我出來，並且若沒有比我們所承認的更常干涉因果的最終結局的至高神力的援助，我決不能成功。我熱誠的祈禱許久懇求援助和指導。我的禱告，我似乎覺得，很快的並奇異的得到回應」。

以上是我在許多年前我的那次冒險印象還強時寫的。以外我不能再多說了，再說便會有累那些援助過我的人們的自由甚或性命。許多年來這些原因已消失了。時間已經到了可以容我敘述以後發生的事件，並且將我從幾至絕望的境地變為極其有利的。

在白天我會留意的注視鐵道。我望見兩三次列車向兩方面開過去。我認為在夜晚也照開這些趟車。我決定跳上其中的一趟。我想我可以改善前一晚我的程序。我觀察得火車，特別是長的貨車，爬上幾處高山坡時開行極慢。有時它們幾乎慢得像步行。這是不難選擇一個地點的鐵道不但是向上行而且灣轉。這樣我可以登上一節灣在凸出去的車輛，那時機車和後邊的守車都灣向裏結果司機與車警都看不見我。這計劃我覺得在各方面都很堅實。我看見我自己在黎明之前又離開火車，夜來又被載向前行六七十哩。那離邊境已不足一百五十哩。而且這步驟有何不可再照做幾次？缺點在那裏？我看不出來。連着三夜跳上三次車我便到了葡萄牙人的領土內。同時我仍有兩三板巧口力糖與一口袋碎餅干渣——足夠，這是說，在必不得已時暫維持身心活過，未計算可怕的再被捕與行將犧牲一條性命。在這樣的心情下我愈加

精力不能忍耐的等待着黑夜的來臨。

漫長的白晝終於結束了。西邊的雲撲着火色；羣山的暗影伸長在山谷中；一輛笨重的荷蘭人的車和它的一列牲畜慢慢的拖着它沿着大路向那城鎮走；土人們喚集他們的牛羊並且拉着繞過他們的茅舍；白晝逝去了；並且不久已是很黑。這時而且直等到這時，我才走出來。我忙走向鐵道，先爬過圓石與深草地並在中途停下飲一灣溪流的甜而且涼的水。我向白天看好了車輛很慢的爬上坡的地方走去，並且不久找着鐵道的轉灣處全都滿足了我的計劃的條件。在附近的一叢小灌木後邊我坐下並滿懷希望的等待。一點鐘過去；兩點鐘過去；三點鐘——却無車來。自上次的車駛過去後已是六小時了。一定有一次車該來了。又過去了一小時。仍然沒有車！我的計劃開始受挫，並且我的希也洩敗了。難道說這條路線上夜間沒有車開行嗎？其實果真是如此，而且我若等到天明也是枉然的。然而，在夜十二點到一點之間，我不能再忍耐，並開始沿着鐵道前行，決意無論如何也多走十哩或十五哩。我不會走很遠。每座橋樑都有武裝的人把守着；每隔不數哩都有草舍。在相當的距離的車站有鉛板屋頂的村莊圍繞着它。整個的草原都浴在圓月的亮光之下，並且爲躲避這些危險地方我會繞行很遠或在地上爬着走。離開鐵道我陷入溼地與池沼，分開帶濃露的深草，涉過架着鐵道橋樑的小河。不久我已溼到腰間。我在被囚的一月中很少練習體力，所以我很快的便因行路及缺乏食物與睡眠而疲倦。不久我走到一個車站。這只是在曠野中的一個小站台，有三二所房屋和草舍圍着它。但在岔道上却停有三長列貨車，顯然是因夜間暫停。這是可證明鐵路上的運輸不平均。這些在月光下呆站着車輛證實了我想這段路上夜間不行車的擔心。我白天下午看得那樣完善確實的計劃何處去了？

現在我又想着我不妨立刻爬上這停着的車上去，藏在貨堆裏到白天被帶往前去——假如一切順利夜間也不妨。在另一方面想，它們開往何處去呢？它們將停在那裏？它們到那裏卸下？一旦我進了車裏我的命運便注定了。我或者發現自己可恥的在維特班克或米都堡，這二百哩間的任何一站，被卸下來並再被擒獲。在踏上這車輛之前必須設法知道它們將到何處去。欲知此事我必須走進車站，查看車上或貨包上的籤條，並且看我能否從它們得到一些引導。我爬進車站，並且到了岔路上兩長列貨車之間。我正在細看車上的記號時忽然一些高聲很快來到車輛的那一邊使我極爲恐懼。幾個南非黑人用不調和的聲調笑着喊着，我並且聽見在我想是一個歐洲人的聲音在辯爭或發令。無論如何，這已够我恐懼的了。我從兩列車中間退到岔路的最末端，並且偷偷的而敏捷的潛進無邊的平原深草裏。

沒有別的辦法只可往前走——但却以愈加無目的無希望的姿態。我很感覺悲楚，當我四顧一下並望見遠近處房屋的燈光，並想到它的溫暖與舒適，但却深知它們對我只有危險。遠在月光的地平線上不久開始閃照出一行六只或八只大的燈光必是維特班克或米都堡車站。在我左邊的黑暗中有兩三處火光在閃動着。我確知它們不是房屋裏的燈光，但它們離此有多遠，或者那裏是何所在我不能確知。我心中的想法，那是土人村莊的火光。隨後我開始想我的下餘的氣力，最好的利用方法就是去往這些土人的村舍。我聽說他們恨荷蘭人並對英國人很友善。無論如何他們大約不會逮捕我。他們或許給我點食物和可睡的一個乾角落。雖然我不會說一句他們的話，然而我想大概他們懂得一張英國鈔票的價值。他們甚或可以被誘導得幫助我。一個嚮導一匹馬——但最緊要的，安歇，溫暖，和食物——這些激勵主有了我的心。於是我向那火光前進。

我因此決心必已走了一哩多，才感到它的弱點和欠慎重又籠罩著我。我於是又轉到鐵路大約向回走了一半的來路。隨後我停住步並坐下，完全挫敗了，缺乏該做甚麼或向何走的任何主見。突然無一點理由的我的疑慮完全消失了。誠然是毫無邏輯的程序，它們被驅散了。我只十分明白的感覺我要去到那土人的村舍。在幾年前我有一個「亂板鉛筆」並且由別人持著我的手或腕，自然就寫出字來。現在我完全像那樣無意識或下意識的狀態去做。

我很快的向那火光而行，在起初我想著離鐵道不會超過二哩遠。不久我發現它比所想的遠得多。過了一點鐘或一點半鐘，它們仍像原來的那樣遠。但我堅忍下去，並且不久在晨間兩三點鐘我發覺它們不是土人村落的火光。房屋角度的輪廓，開始顯露出來，並且不久我看出我走近圍著一個煤礦口處的一堆房子。紐煤的聯動機的大輪子已顯然可見，並且我看出來從遠處引導我前來的火光乃是機器的火爐中發出來的。在近處被一兩所小建築圍繞着的是一座小而堅固的兩層高的石樓房。

我在野地裏停住脚步觀察這景色並考慮我的行動。這時折回去仍屬可能。但在來的方向我看見任何景象惟有繼續無益的流浪最終是飢餓，發熱，被發覺，或降服。在另一方面，這裏在眼前的是一個機會。在我逃出來以前我會聽說在維特班克與米都堡的礦區住有一些英國人爲了使礦中工作繼續只得留在那裏。我被引導到他們之中嗎？這面呈黑暗與使我難測的房屋裏邊住的是甚麼人呢？一家英國人或荷蘭人？一家同胞還是仇人？這也許還不能盡包括其可能之事。我衣袋裏有七十五鎊英國鈔票。假如我宣布我的身份證，我想我能够担保拿出一千。我或可找到一些沒關係的中立心的人，他出於好意或很有錢願意幫助我的嚴重而迫切的需要。當然現在我要竭力的交涉——現在當我仍有力辯護我的原由，並且假

如結果不利時解脫出我自己。極大的不利可能仍在我前面，並且以蹣跚與不甘心的脚步我從微曙的草原走出來到火爐光的亮處，走向那寂靜的房屋前面，並用我的拳頭擊門。

停了一陣。隨後我又敲，並且幾乎立刻上邊發出一道光而且樓上的一扇窗開了。

「是誰？」一個人用德語問。

我感到失望與震驚的打擊直到指尖。

「我請求援助；我遇到一種意外，」我回答。

跟着是幾句喃喃聲。隨後我聽見下樓聲，門門拉下，鎖扭轉了。門立刻開了。並且在門道的黑暗中一位高身量的人急忙穿戴起，蒼白的臉色與黑的鬚鬚，立在我的面前。

「你要甚麼？」他這次用英語問。

我此刻想說一些事體。我最緊要的是和這個人細談，使得事態不致引起他驚恐並喚來別的人而與他能安然的相談。

「我是一個市民，」我開始說。「我遭遇意外。我是去攷瑪提港加入我的軍隊。我從車上墜下來。我們正在談笑着。我會失却知覺數小時。我想我的肩膀跌脫節了。」

這是很可驚異的一個人想到這些事體。我的故事從我嘴裏拚出來就像我心中早記熟了的。然而我毫無主意我講的是甚麼或下一句該講甚麼。

這位陌生人專心的注視我，並且猶豫一陣之後，說道，「好吧，進來。」他向黑暗的門道後退一點，推開在一旁的一個門，並用他的左手向那間黑屋子裏一指。我從他身旁走過並進屋去，懷疑這裏是

否我的監獄。他跟進來，劃一根火柴，燃着一只燈，並放在我立着的桌子這邊的一端。我所在的是一間小屋，顯然是餐廳與辦公室合用。我注意在這大桌子以外，有一張可旋轉的桌子，兩三把椅子，還有一架做蘇打水的機器，還有兩只玻璃球狀物上下壘着並裝在細鐵絲網中。我的主人在他立着的桌子的彼端放一隻手鎗，大概是他在右手裏握着的。

「我想我願意對你的墜車經過更多知道一些，」他停了頗久之後這樣說。

「我想我最好對你說實話，」我回答道。

「我想你應當，」他慢聲的講。

於是我決作危險之舉動，並將我的一切都明講出來。

「我是溫斯頓邱吉爾，英國「晨報」的戰地記者。我是昨夜從普瑞托里亞城逃出來的。我要去到邊境。我有的是錢。你能幫助我嗎？」

隨後又停頓良久。我的同伴慢慢從桌子旁站起來，並去鎖上門。做完這件事，這使我感到絕望並且當然很難明瞭，他走向我面前並突然伸出他的手。

「感謝上帝你找到這裏！我這是二十哩以內唯一不至把你交給官方的一戶人家。但我們這裏都是英國人，並且將救你出去」。

經過這若干年後我對那一陣放心的輕快回憶仍比用筆描寫來得容易。一刹那前我會想到我又墜入陷阱；而現今朋友，食物，財力，所有的援助，都供我使用。我像是一個將溺斃的人從水裏被救出來，並且被告訴說他得了賽馬大香檳！

我的主人這時自己介紹他是約翰何瓦德，托爾斯瓦爾煤礦經理。他在戰爭之前數年已經歸化爲托爾斯瓦爾的市民。但因爲考慮到他原屬英國籍，並且他給當地作戰騎兵隊一些賄賂，因此他不會被徵去打英國人。而且他還被允許和一兩個別的人同留在礦上，使煤礦繼續出產直到煤的產量又恢復已前的情形。他在礦上除了他的一位祕書是英國人之外，還有一位來自郎卡郡的機器師與兩個蘇格蘭礦工。這四個英國人經宣誓嚴守中立之後才被允許留在此地。他本人既屬托爾斯瓦爾共和國的市民，而今收留我就是犯叛國罪，並且假如當時被捕或事後發覺都應被槍決的。

「不要着急，我們總要安排妥當，」他說道並又接着講，「作戰騎兵今天下午會來這裏尋找你。他們已得了線索，並且沿着全鐵道和各地方搜尋」。

我說我不願連累他。只勞他給我點食物，一隻手槍，一個嚮導，並且假如可能一匹馬，我便自走我的路去往海邊，遠離鐵道或任何居民夜裏前進。

他不聽這些。他願爲我安排一切。他但囑咐我務必極端謹慎。間諜到處皆是。他有兩個荷蘭女僕也住在這所房子裏。在礦上各公事房與礦抽水機器室雇有很多土人。綜括了這些危險之後他變得很沈思。

然後說道：「但是你快要餓壞了呢。」我不會反駁他。他遂即往廚房去，同時讓我自己取威士忌酒和我前已提到的蘇打水機器。過一刻他回來拿着一隻冷羊腿的最佳部分還有各樣別的可喜的物品，並且讓我隨意大嚼，他從屋子的一個後門走出去。

幾乎過了一小時何瓦德先生才回來。在這期間我的體質健康已經與我未來展望的好轉相調和。我感到堅信必能成功，並可以勝任一切事。



「一切已佈置好，」何瓦德先生說，「我已經見着那些人，並且他們都願贊助。我們今夜必須把你藏在礦坑並下邊且你要在那裏躲到我們想出使你逃出國境的辦法時。一個困難，」他說道，「將爲飲食的問題。那荷蘭女僕看着我吃的每一口飯。廚子將要明白她的羊腿那裏去了。我今夜必得想出這一些的答案。你必須立刻下礦坑去。我們將使你住得很舒服」。

因之，恰在天將破曉時，我跟着我的主人行經一個小院到了礦坑轉輪所在的一個垣牆裏。那裏有一個很健壯的人名叫杜斯乃普是英國奧爾丹木城人，他極有力的握住我的手並鎖起來。

「他們下一次將會都選舉你的。」他低聲說。

一個小門開了我進入籠中去。他們立刻向地球的肚內急降。到了礦坑底下那兩個蘇格蘭礦工提着燈籠和一大捆東西後來知道是席和絨毯。我們在這漆黑的迷境內走了許久，不斷的轉灣，上下，最後停在一個空氣冷而新鮮的屋子。我的嚮導把席毯放在這裏，並且何瓦德先生遞給我兩支臘燭，一瓶威士忌，還有一盒雪茄烟。

「關於這些是沒有麻煩的。」他說道，「我把這裏都下了鎖。現在我必須想方法明早怎樣給你吃的」。

「你不要從這裏走開，無論發生甚麼事體」，這是他臨行時的囑咐。「天明了礦裏會有土人來往的，但我們將防備不使他們到這裏來。截至現在他們尚未看破一點」。

我的四位朋友提着燈走了，只剩下我自己。從這礦坑柔潤的黑暗中看，生命像是溶在了希望的光明中。經過了困難甚而絕望之後我認爲自由是確定了。代替了再羞辱的被捕與長期單調的被監禁，我幻想

我又回到軍中並樹了真正的功勳，並且充分享受年輕人最喜好的冒險與自由。在這種欣慰的心情再加上極度的疲倦，不久我就像一個雖疲弱却勝利的人睡熟了。

## 第二十二章 我的脫逃(二)

我不知道我睡了多少點鐘，但第二天的下午必已過去很久我自己才完全醒來。我伸手去摸臘燭，但却遍尋不得。我不知道礦坑屋中有多少陷坑，因之我想最好還是安靜躺在我的席上等候事態的進展。過了幾小時後才見有一線微弱的燈光表示有人前來。經證明是何瓦德先生本人，還帶來一隻雞肉和其它好吃的東西。他還帶來幾本書。他問我爲何不點臘燭。我說我找不着。

「你不會把它放在席下邊嗎？」他問道。我回答說不會。他說「那必是老鼠把它拉吃了」。

他對我說礦坑裏有鼠極多，幾年前他曾帶來一種特別的白色鼠，是極優的清食腐敗物與腐肉的鼠類，並且它們繁殖得極夥。他對我說他去二十哩外一位英國醫生家弄來這隻雞。他頗不安於那兩個荷蘭女僕的態度，因她們很懷疑那羊腿的失去我應負責。假如他不能再弄到一隻雞爲了留給我吃，他必得在自己吃飯時多要一份菜等女僕走出去時把多餘的菜替我藏起來。他說荷蘭人已來這裏尋問我，並且普瑞托里亞政府對於我的逃跑很騷動。米都堡礦區仍住有若干英國人的這件事實表示我可能逃到這裏，並且所有英國籍的人多少都被懷疑。

我又表示我願意帶一個土人嚮導及一匹馬自己走但這事他全然拒絕。他說這將很費計劃才能使我逃

出這個國境，而且我或許須在這礦中等很久。

「你在這裏是絕對安全，」他說，「麥克（他指蘇格蘭礦工之一）知曉所有已不使用的礦坑地點而再沒有一個人能夢想得到。這裏有一個地方滿是水僅餘一二呎不到礦坑頂。假如他們來礦坑裏搜查，麥克會帶着你從水裏泅過去到一個採掘地點。沒有人會想到去看那裏。我們會以鬼怪故事嚇那些土人，而且無論如何，我們仍繼續注意他們的行動」。

我吃飯時他陪着我，並且隨後走去，給我留下許多用品還有六支蠟燭，囑咐我收妥了，我遂把它們放在席上枕頭下邊。

我又睡了很久，並且突然醒來感覺在我身邊有甚麼活動。甚麼東西像是在拉我的枕頭。我趕快伸手去摸，一羣東西狼狽逃去。羣鼠在吃臘燭。還好未被拉走，我燃起一支。幸而我不怕鼠，並且知道了它們是十分馴良，我也不特別感到不自在了。完全像這樣，我在礦坑中過的三天不是在我記憶中最愉快的。羣鼠的小脚步聲和騷動與奔跑仍繼續不已。有一次我從小睡中驚醒是因爲一隻鼠實際從我臉上跑過去。等到點着臘燭時它們又都跑得看不見了。

第二天——假如你能叫做它一天——又到了。這是十二月十四日，並且是我從國立模範學校逃出來的第三天。我心上感覺慰藉的是那兩位蘇格蘭礦工來看我，我和他兩人作很長時的談心。我後來曉得並使我震驚的是礦坑只有二百呎深。

麥克對我說這裏有的地方可以從不用的豎坑望見日光。我願意繞着老的採掘處走走並且望一下光線嗎？我們用了一兩小時上下漫遊這地下的走廊，並且在一個灰暗的豎井底上停留約一刻鐘，太陽和高處

的世界的光線都可窺見。在這越遊行中我看見很多的鼠，牠們像是很好玩的小動物，極白的毛和黑的眼睛，我敢說在日光下必是淡紅色的。三年以後一個來此地區住防的英國軍官曾寫信對我說他會聽我在某次演講時提到這種淡紅眼睛的白鼠，並且認爲是我虛構的，他乃不辭辛苦特別來這礦上看個究竟，他並且向我道歉會懷疑我的誠實。

十五日何瓦德先生來說追捕我的呼喊聲似乎沈寂下去了。在礦區中不會發現逃犯的蹤跡。荷蘭軍官們的談話或以爲我此時必藏在普瑞托里亞城內對英國同情者的人家裏。他們不相信我有已逃出該城的可能。在這種情形下他認爲我不妨夜間上來在草原裏散步一陣，並且假如翌晨一切都平安我不妨搬到公事房後邊屋裏住。在一方面他像是很放心了，而在另一方面他愈被我的冒險所激動。因之，我在鮮美的空氣裏和月光下暢快的散步，並且以後，比我們的步驟尚稍早一點，我就搬到辦公室裏屋一堆箱子後邊住。我在這裏又住三天，每夜在無邊的草原上與何瓦德或他的助手散步。

十六日，我逃出的第五天，何瓦德先生告訴我他已經想出一個辦法，使我逃出國境。這礦場和鐵路由一支線相連。礦場附近住有一個荷蘭人名叫伯根納，十九日他將運一車羊毛到代拉高灣。這位先生對英國人很和善。何瓦德先生已經對他講明，並允參加我們的這件祕密且願意幫忙。伯根納先生的羊毛裝成大包並將佔滿兩三節大做車。這些車輛將在礦場的支道上裝車。這些包羊毛裝車時可以在中間留出一塊空隙容我藏身。裝滿後每輛車上用一塊油布蓋住扎緊，並且誠然不常會遇到的，假如扎裝完整到邊境時就會轉運過去的。我同意一試這個機會嗎？

一向在我的冒險中所遇着的任何事體都不像我對這件事的煩惱不安。一個人因特別的機會得到一些

大的便利或獎品，並且已到手裏享受了幾天，忽然又有丟失的可能，這幾乎是使人不能支持。我實際已認爲我的自由業經確定，而這時忽然要把自己置於將屬全然無能爲力的地位，一點不能動。到國境時完全隨檢查人的高興，真是極使我爲難。與其受這種裁判我寧肯騎一匹馬帶一名嚮導，遠離開人煙密處在荷蘭人的寬闊國境內向前奔。然而最後我接受了我的慷慨的拯救者提議，並且一切準備都依之而行。

假如我會得讀那些到達英國報紙上的電文我會更加不安了。例如：

「普瑞托里亞十二月十三日電——邱吉爾雖得巧妙脫逃但越過邊境的可能機會甚微」。

「普瑞托里亞十二月十四日電——據報稱邱吉爾已在邊境之考瑪提普特車站被捕」。

「勞倫瑪貴斯十二月十六日電——據稱邱吉爾已在瓦特維爾伯文被捕」。

「倫敦十二月十六日電——關於溫斯頓邱吉爾自普瑞托里亞逃出一事，一般人咸恐彼早又被捕且果如此或已被槍決；」或者假如我會讀到遍貼各處及沿鐵路的上面寫明我的像貌與擒獲的獎金的布告。我很高興這些我都不曾看見。

十八日的下午慢慢的過去了。我記得大部的時間我會用於讀斯提芬孫的小說「拐騙」。那些描述大衛柏爾弗及阿倫布瑞克在幽谷中逃亡的驚心的文句，喚起我極熟悉的感覺。當一名逃犯，一個被追緝的人，一個被懸賞尋拿的人，這是一種心靈上的經驗。在戰場上的危險，鎗彈或是礮彈的可怕是一種事，被警察追蹤着是另一回事。需要躲藏與欺騙產生一種罪惡的實際感覺對於精神極有損害。試感覺在任何時間司法的官吏可以走向前來或是任何陌生人都可以問道，「你是誰？」「你從那裏來？」「你到那裏去？」——對這些問題無法圓滿回答——嚙咬着自信心的機構。我周身的每條肌肉都懼怕在考瑪提普特

車站等候着我的裁判而且假如我要想從敵人手中逃脫，我必須無力的，消極的忍受。

正在這種心情時我被相距很近的斷續不一的來福槍聲所震驚。一種不吉的解釋在我的心上泛起。荷蘭人來了！何瓦德同他那少數的英國人在敵國的中心開始反叛了！我會嚴厲被囑咐在任何情形下也不可離開在箱子後邊我躲藏的地方，我因此極度不安的蹲在那裏。不久明白了最不吉的事體並未發生。談話之聲和立即可聽得的笑聲從公事房發出來。顯然的一種和善交際性質的談話在進行着。我又翻開書與阿倫布瑞克爲伍。最後聲音沈寂了，並且過了一短時間我的屋門開了，露出來何瓦德先生的蒼白憂鬱面孔帶着笑。他鎖上身邊的門安然向我走來，顯然是很得意。

「荷蘭騎兵軍官會來這裏，」他說道。「他不是來尋你。他說昨天在瓦特維爾伯文你已被捕。但我不願他多講，因此我和他比賽用鎗打瓶子。他贏了兩鎊並且高興的走了。」——今夜一切都準備好了。」

「我該怎樣做呢？」我問道。他回答，「甚麼都不須。我來找你時你就跟着我走。」

在十九日的早晨二時我完全穿戴齊備了等候信號。門開了。我的主人進來了。他招手。雙方未說一句話。他從辦公室的前面領着路到了三輛車停着的岔道上。三個人影，顯然是杜斯乃普和那兩個礦工，在月光下不同的方向走着。一羣土人忙着把一個大包舉到最後一輛車上。何瓦德走到第一輛車並邁過鐵路走到車末端。他這樣做時用左手指示。我躡足走到車緩衝機看見羊毛裝包與車尾中開有一個洞，其寬約恰可鑽進去。從這裏有一條用羊毛包堆成的仄孔道引至車的中心。這裏有一空隙寬恰可以躺下，高可以坐起來。我就在這裏暫時安身。

三四點鐘以後，白天的日光從我棲身的隙間及車底縫透進來時，我聽見一架機車走近的聲音。隨後

是掛車的碰撞聲。而且又等了良久。我們開始轉轉地走向吉凶未卜的旅途。

我現在查看我的新棲身處與爲我預備下的用品與兵器。第一這裏有一隻手鎗。這是一種道義上的援助，雖然不容易看出來它將怎樣幫助我解決要遭遇着的問題。第二，這裏有兩隻燒雞，一些肉片，一塊麵包，一個瓜，還有三瓶冷茶。到達海邊的行程預料用不了十六小時，但沒有人能夠知曉在戰時普通客車會延誤多久。

這時在我的藏身處光線很充足。在車身兩邊及底板上有許多隙縫，並經過這些縫射進來穿過羊毛包。從這條孔道至車後，我發現一個寬約八分之一吋的隙縫。並且從這縫裏可以望見一小部分外界的景物。爲計算路程的進行我在事前用心記熟了全路上的各站名。我現今仍能記許多；維特班克，米都堡，柏根代爾，拜爾法斯特，代爾曼奴薩，馬卡杜多普，瓦特維爾伯文，瓦特維爾昂德，伊爾斯，奴吉代特等等直到考瑪斯普特。我們此時剛到第一站。在這裏去礦場的支線與幹路連接。到這裏經過兩三小時的遲延和停在岔道上之後，我們顯然已被掛在別的車輛上，並且不久即開車而且以很快很令人滿意的速度前進。

一整天我們都在托蘭斯瓦爾境中向東方而行，到了夜晚我們被停在一個車站過夜。據我的記算應該是瓦特維爾伯文車站。我們幾已走了一半的路程。但我們在這岔道上將停留多久？也許停幾天；無疑的須等到明天早晨。白天的時間我躺在車板上讓最好的幻想佔據我的心，描繪自由的快樂的光明景色，重回軍隊的興奮。逃跑成功的勝利——但也不斷爲到邊境時受檢查的心中不安所驚擾，而這裁判是不可避免與漸漸接近的。現在又有一種憂慮苦惱我。我想睡。當然我不能總在醒着。但假如我睡着便會發出斷

響！而且假如車在岔道上靜停着時我的靜聲會被人聽見的。而且假如被人聽見！我在原則上決定慎重的辦法只可忍住不睡，但不久却很舒服的睡着直到第二天早晨被機車來掛鈎的碰撞震動聲所驚醒。

在瓦特維爾伯文與瓦特維爾昂德之間有一段極險峻的下坡路火車頭須用齒棒齒輪機緩行。我們每小段慢的走下三四哩，並且這件情形使我確切記得下一站實際已是瓦特維爾昂德。這一整天也仍在敵國境內奔馳，並且下午已過頗久我們到達可怕的玫瑰提普特車站。從車縫中向外看，我可以望見這是一個大地方，很多條的鐵軌支道與幾列車停在上邊。許多的人走來走去。聲音很多並且又有喊聲與吹嘯聲。作了初步觀察這些景物之後，我退回到我的藏身處的中心，用一條袋子蓋上平臥在車板上，心急跳着靜待事體的演變。

三四小時過去了，我不知道我們已經被檢查過了沒有。幾次有人們在車前後經過並說荷蘭話。但蓋車油布未被揭去，車輛像是未受特別檢查。同時天色又暗下來，我只得把自己再委諸無定的延續之中。業已走完了數百哩，而今只在邊境的幾百碼之內，却仍被留在這危險中不知到多久，真是愈增我煩惱。我又擔心靜聲的危險。但最後我睡着了又平安無事。

到我醒來時我們仍然停着。也許他們檢查車輛極細因而須滯留甚久！再不然，也許我們被忘懷了在這岔道上停個幾天或數星期。我極想向外看，但我忍住。最後，在十一點鐘，我們又被掛上，並且幾乎立刻就開車了。假如我認為昨夜所在的車站是考瑪提普特而無錯誤，我此時已身在葡萄牙境內。但也許我弄錯了。也許我計算的站名不對。也許在邊境之前還有一站。也許仍須受檢查。但所有這些疑問在我到達下一站時完全消散了。我從車縫窺探看見了站台上葡萄牙軍官的制服軍帽和車站立板上寫着瑞森納



蓋西牙的站名。我抑制住我的一切歡樂表情直到我們又開行之後。隨後，在我們驕驕碎碎向前走着，我從油布裏伸出頭來，用盡我的嗓子的力量，又唱又喊而且歡呼。誠然我是被感謝與快樂所驅，掏出手槍向空中放兩三響作爲祝砲。這些愚行尙未發生任何不良結果。

我們到達勞倫斯瑪貴斯時已是下午將過。我的車開進貨場，一羣南非土人上前卸貨，我想這時我應該離開三天來不安與困苦的藏身地了。我業已將食物等殘跡全都拋出並且將我會佔據過的跡象也收拾平整。我現在從兩輛車間掛鉤處の後邊鑽出來，並且不被人注意的和貨場裏土人與閒散的人等混在一起——我的疲累遲緩的步子和蓬亂的面貌很適合這樣做——我慢慢向門外走，並且發現我已在了勞倫斯瑪貴斯的街上。

柏根納在門外等候着。我們互相交換眼色。他轉身往市街上走，我在二十碼後面跟隨着。我們走過幾條街並轉過許多灣。不久他止住步並向對面房屋的頂上注視。我也往那方向看，那裏——可貴的景物——我看見飄動着的英國國旗的可愛顏色。這是英國領事館。

英國領事的書記官顯然未預料我的到來。「請走開，」他說道。「領事今天不能見你。明天早晨九點到他的公事房來，假如你要任何東西」。

我聽了這話大爲震怒，並且一再大聲喊着我立刻要見領事本人，致使領事先生聞聲向窗外望，並且終於下樓來到門口問我的姓名。從那一瞬間起一切的款待，歡迎事物都供我享用。熱水浴，潔淨的衣服，美味的晚飯，打電報的用具——一切我想要的。

我貪讀面前擺着的一堆報章。自我爬過國立模範學校的牆頭以後，發生了許多重大的事件。荷蘭戰

爭的黑暗週間臨到了英國的軍隊。蓋塔克將軍在斯陶本堡，麥森勳爵在瑪格斯方廷，還有瑞德渥斯布勒爵士在考冷索都會遭遇慘敗，並且死傷之重爲自克里米亞戰爭以來所未見。這一切使得我急欲重返軍中。並且領事本人也急於使我離開這充滿荷蘭人及荷蘭人同情者的勞倫斯瑪貴斯城。可喜的每週去杜班的航船當晚就開行；其實它正是與我乘的火車聯通。我決定坐那隻船走。

我到達本市的消息像野火一般傳遍全城，並且在我們用晚飯時領事第一次看見花園裏有一羣陌生人而感覺不安。然而這些人原來都是英國人並且都帶着武器跑到領事館來決意拒抗再行逮捕我的人。在這些熱心的人們保護之下，我安然從街上走到碼頭，並且約在十點，我已在了海洋中的「印度納」號船上。

我到了杜班市發現我自己成了一個馳名的英雄。我像是打了一次大勝仗的被歡迎。港口懸掛着許多旗幟。軍樂隊和人羣擠滿碼頭上。海軍大將，陸軍將官，市長都上船來和我握手。我幾乎被熱烈的好意撕碎。坐在羣衆的肩上，我被抬上市議廳的高階，他們一定要聽我演說方能滿意，經過一度相當的勉強之後，我只得開口講。一捆一捆的電報從世界各處向我紛紛打來，我那天夜晚懷着勝利的激昂首途返回軍中。

這裏我也被無上的好意歡迎着。我又去約在一月前被捕所在的那個修路工人住的小房子裏住下，並在那裏由許多朋友設備晚餐慶祝我的好運氣和聖誕夜。

## 第二十三章 返回軍中

我發現在我當俘虜的幾星期間我的名字已經震國內。我在那鐵甲車上所担任的工作會被鐵路工人及安然返回的傷兵們誇大的宣傳。這故事經住在伊斯特考特的各報記者又添了許多生動的形容傳到英國。因此各報充滿了對我的行爲的過份誇獎。我脫逃的新聞又加在這一切之上，經過九天的懸心與再被擒的謠傳，這次又引起大眾稱讚的爆發。年輕人尋求冒險。新聞界需要廣告。誠然這兩種我都得到了。我這時變成很著名了。英國在接連幾次戰敗很痛心應將發動它的力量，我以機智勝過荷蘭人，而逃出的消息給它很大但無疑是不相稱的滿足。這產生出不可免的反響，並且一種毀謗的暗潮，同樣的不值得，開始和欽佩的贊揚混合在一起。例如「真實」報十一月二十三日載：

「……車翻了並且據云邱吉爾下來召集兵士們喊着「要有男兒氣！要有男兒氣！」但指揮這小部隊的軍官該怎末辦呢？兵士們顯示出非男兒氣的舉止嗎？在戰場上的指揮官們容許一個新聞記者召集他們部下的士兵嗎？」

「鳳凰」報（現已廢刊）十一月二十三日載：「邱吉爾君在鐵甲車上救了一個傷兵的性命是很似有其事。可能的他還弄一枝槍向一個荷蘭人放射。但問題是他在那鐵甲車上做甚麼？他毫無那權利。他已不是一個軍人，雖然他曾一度在第四驃騎軍服役過，並且我聽說他已不再代表「晨報」。那末也許是指揮那不幸的鐵甲車的軍官越了他的權允許邱吉爾爲該車中的乘客，或者邱吉爾君以不當的自由未經許可

便上車，因而更增加了那指揮官已甚繁重的責任。……該報繼續以冷血的態度，認爲我是仍在敵人手裏的一個國人，其情形仍未判明；「誠懇的希望邱吉爾君不至被鎗決。同時荷蘭將軍亦不能被責難，假如他下令行刑。一個非戰鬥人員不應攜帶武器。在普法戰爭時所有持武器的非戰鬥人員立即被處死，當他們被捕時；而我們很難希冀荷蘭人比文化程度極高的德法人更仁慈」。……

「國家」日報（現亦廢刊）十二月十六日載稱：「邱吉爾氏的脫逃在軍界並不認作是顯赫或榮譽之舉。他以一作戰人員被捕，而當然和其他被擄的軍官同樣宣誓被監禁。然而他竟出而不顧一種信譽的行爲，倘普瑞托里亞當局採取更嚴厲的手段以防止此種行爲實不足驚訝」。……

最後「威斯敏斯特報」十二月二十六日載云：「邱吉爾氏又獲自由。以他慣有的機敏他得從普瑞托里亞城逃脫；而該地政府正忙於調查如何竟得逃脫。至此還算好。但欲獲自由固係在遊戲規則之內，我們坦白承認甚難了解的是據云邱吉爾會向朱伯特將軍提出要求釋放他因爲他是新聞記者，並且「從未參加作戰。」我們讀到此處擦淨我們的眼——我們不會讀過顯赫的（並顯然是實在的）記載邱吉爾在鐵甲車事件的英勇行爲嗎？朱伯特將軍一定也要擦亮他的眼。他回答邱吉爾君——與他無私交——被監禁是因爲所有納塔耳地方的報紙都歸功於他的勇敢或奮力，那鐵甲逃才得逃回。但這似乎是記載錯了，朱將軍相信那記者的話他是一個非戰鬥人員，並下一道命令釋放他——這在邱吉爾逃走半天之後才到達。邱吉爾的非戰鬥人員地位誠然是一個謎，但一件事乃是顯然的——他不能把兩個世界的最大好處全佔有。他致朱伯特將軍的信件絕對的賣弄了許多記者都已加贈給他的英勇勳章」。

當這些批評送到我的面前時我只能認爲他們是度量狹小的人。我對於那些鐵路工人與傷兵們傳說的

故事以及這些傳說怎樣的轉到英國是毫無方法負責的；而且它們被傳播的普遍我更沒法阻止。我是一個俘虜並必須緘默。這本書的讀者會明白我為何陪伴海爾丹上尉去他那次不吉的偵察，並且我在戰爭中會有的活動就是那些，因此他們自己可以判斷我聲稱非戰鬥人員合理到何程度。朱伯特將軍會否改變他原先視我為戰時俘虜的決定，我不得而知，但那誠然是一件奇異偶合他釋放我的命令恰在我逃出國立模範學校之後才發表。該報說我會破壞我的宣誓或任何榮譽的諒解而逃跑當然非真實。任何戰時俘虜都未宣誓，並且我們完全如我所描寫的在武力戒備之下嚴被監禁。

然而謊言一旦傳開却在政治論戰的領域內固執不消，並且我會被迫至少在四個不同的場合提起誹謗訴訟要求賠償損失與公開道歉。在那時我想是親荷蘭派的人們的毒計。

在軍界與社交界因為我從杜班發給「晨報」的一封信也激起了批評。

「觀察罷全般的情勢，」我寫着，「那實在是愚笨不承認我們是在和一個不能輕視與可怕的敵人作戰。南非自由城的市民們的高上特性增加他們的效率。他們的政府雖然卑劣的腐敗，却盡全力於作戰。」

「我們必須看清事實。每個南非的荷蘭人騎馬在他們熟悉的鄉野足敵三五個正式兵。現代來福槍的威力極巨正面的攻擊必須時被擊退。敵人的奇異的遊動性保障了他們的兩翼。對待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或是調來與來福鎗兵具同等特性與智力的人，或是調集大量的軍隊前來。若有八萬人的實力向前推進，再有一百五十尊大砲掩護的作戰，方是荷蘭人的力量所不能勝任的，但一萬五千人的隊伍僅只可供損失的。僅僅一點一點的發出增援而徒消耗軍隊實係冒險的政策。」

「南非共和國必像聯合州一樣消耗而轉弱。我們不可表示急忙，但我們必須調集大量的軍隊。派遣

來較必需的數量爲多，到最終仍是便宜。那裏有很多的工作是够二十五萬人做的，而且南非洲很值得所費的血和金錢。這裏需要更多的臨時軍隊。那些英國的紳士們都獵狐狸去了嗎？爲何不派一些英國輕騎軍來？爲了我們的國人，我們的忠實殖民者，和我們陣亡的兵士，我們必須堅決作戰到底」。

這些不愉快的實情遭受憎恨。「每個荷蘭人騎馬在他們熟悉的鄉野是敵三五個正式兵」這句話被認爲損毀英軍的名聲。二十五萬人係屬必要的估計被斥爲荒謬。「晨導報」說道：「我們不會得着證實蘭斯棟勳爵在羅伯次勳爵未到達之先已派遣溫斯頓邱吉爾指揮南非的軍隊，並以瑞德渥斯布勒將軍爲他的總參謀長」。不幸這是一種嘲弄。軍人俱樂部的老上校與將官們都極震怒。他們有些人給我來電報說，「這裏的好朋友們希望你不要再做蠢事」。然而，我的「幼稚」意見却很快被事件證爲確當。一萬皇家義勇騎兵與各種兵的紳士志願軍被派往援助正規軍隊，並且二十五萬多英國兵，或五倍於荷蘭民軍，却在勝利之前都開到南非土地上。我因此可以用一句聖經上的話安慰我自己：「做一個窮而聰明的孩子也不做一個老而愚笨的國王……」

同時那「黑暗週間」的災禍已激起了英國與當政者。首相拜爾福被批評者稱爲一位女性化的，好美麗的敏辯家，在這裏危機之前證明他自己是帝國政府的主動力。瑞德渥斯布勒爵士——雖然我們到很久之後才知曉——被他在十二月十五日考冷索之一敗及一千一百名的傷亡——這在當時認爲是可怕的損失——所煩惱，他遂拍給陸軍部一封驚慌的電報，並給喬治懷特爵士一個怯懦的命令。他給雷狄斯密司城的固守者建議把所有的彈藥放完並以最便宜的條件乞降。他十二月十五日給陸軍部的電文爲：「我不敢想我現在尙有力量援救懷特。」這電報是星期末到達的，並且所有的各部大臣只有拜爾福先生自己在

倫敦。他冷淡的覆電說，「假如你不能救援雷狄斯密司，把你的軍權交給弗蘭西斯克勒瑞爵士然後回國」。懷特將軍也淡然的回答說他無意投降。同時，早幾天德皇以奇怪的友善態度派駐柏林的英國軍官回英國攜帶一封致維多利亞女皇的親筆函云：「我不能永遠坐在安全瓣上，我的國民要求干涉。你必須打一勝仗。我向你建議速派出羅伯次與凱奇諾勳爵。」是否果因此建議抑有它原因，羅伯次勳爵於十二月十六日被任命為總司令並派凱奇諾勳爵為總參謀。增援部隊，包括印度以外全英國的軍隊以及從本國與殖民地有力的志願軍，都向南非調遣。布勒得強力的增援仍擔任納塔耳的指揮權並堅執解救雷狄斯密司之圍，同時大軍主力調集得遠較原來計劃的規模巨大，從好望角屬地向北前往解救奇木伯雷並奪取布羅木方廷。

布勒對於他的工作決不過份快樂。他知道在吐吉拉高地敵人陣勢的實力，而且自從在考冷索一戰受了震驚之後，他甚而誇大荷蘭人的高超特性。在某一次他的連續圖渡吐吉拉河均未成功，他業坦白的對我吐露他自己的心情。他說道，「我這裏被判定在納塔耳作戰，而所有我的判斷告訴我應當避免，並且要沿着對於我們軍隊是最困難的一條路線前進」。

他現在固執的屈服於他所不歡迎的命運。我毫無疑問的看出他這樣的年紀已不再具有他的職責所需的軍事才幹，或心智體質的精力，或智謀與殘忍。然而他仍掌握他的士兵們的信仰並且仍為英國民衆的崇拜者。

我懷疑一件事實就是一個在當年輕軍官時因勇敢獲得維多利亞勳章的人到二三十年後，是否仍適於指揮軍事。我會注意過不只一次由於這種假定而引起的不幸。年紀，安逸生活，身體笨重，在和平時期

多年的升遷與成績，消耗盡了緊張活動所必需的充足精力。在長久的承平時國家必須準備幾位中等官級年在四十歲以下的海陸軍士官。這些軍官應當受特別的訓練與試驗。他們應當從一種指揮權調到另一處，並且給以機會作重要的決斷。他們應召來參加國防會議，並且詳細徵詢他們的意見。到他們年紀老了應當由別的年紀輕的人們代替。老當益壯的人很少有。羅伯次勳爵是一個例外。

x

x

x

x

瑞德渥斯布勒爵士細問了我關於托蘭斯瓦爾的形勢之後，並且我把從車輛隙縫中所有能窺見的一點情形都告訴了他之後，他對我說：「你所做的是很好。我們有能幫你做的事體嗎？」

我立刻回答我願意在當時正從各方召集來的非正規軍隊中擔任一點工作。這位將軍，自從我們的海程結束以後就未見面，但當然我在軍中服役的四年裏是很聞名的，他對此顯得有點爲難，並且停了良久問道：

「對於可憐的老柏斯維克怎麼辦？」意思是指阿爾吉農柏斯維克爵士，後來的格林尼斯克勳爵，「晨報」的主持人。我回答我與他有一定的合同擔任戰地通信員而不能解除這種約定。情形因此成爲重大的問題。在以往幾年的各次小戰爭向例是在假的軍官擔任戰地通信員，並且實際上在職的軍官也有擔任兩種工作的。這會被認爲一種大的失當，並且無疑的遭受許多反對。關於此事受批評最甚的就是我曾在印度前綫與尼羅河作戰時兼任的兩重任務。尼羅河戰爭結束以後，陸軍部會確切的最後的決定軍人不許當通信員而通信員不得當軍人。這裏又遇到一種不可違犯的新規則，而今對我異於別人的開例——我本人就是訂這約規的主因——乃是一個極難的題目。瑞德渥斯布勒爵士多年來在陸軍部任副將軍，一位



通達世事的人，但也是最嚴厲的軍事學派的代表，發現此事甚為棘手。他在屋子裏來回走了兩三趟，態度頗可笑的用眼望着我。並在最後他才說道：

「好吧。你可以到彭谷的兵團去服務（賓格上校，爲團長，現在已是維米賓格勳爵。）你可以盡你所能的担任兩種的職務。但是，」他加上一句道，「你不能支領陸軍部的薪金」。

對於這種非正式的約定我立刻同意。

x

x

x

x

那末，你看我又回到了軍中以一尉官的名義加入南非輕騎軍。這兵團共計六中隊約有七百多騎兵和一隊自動機關槍，經朱理安賓格上校——第十驃騎軍的上尉並且是一位將遇重大事件的軍官——在好望角殖民地召集的。他派我爲他的助理副官，並且允許我在該團不作戰時隨意到何處去。再沒有比這事更適合我的了。我把官級肩章縫在我的褐色制服上，並且將一種烏尾的長羽毛插在帽子上，並且一天一天的極快樂的生活着。

南非輕騎兵團是鄧杜納爾德勳爵的兵旅團一部分，並且鼓勵與指揮這部隊的少數的軍官和朋友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時幾乎都露了頭角。賓格，柏德武特與賀伯特古全當了軍團司令官。巴尼斯，索雷弗羅德，托木布瑞支斯還有其他幾位都當了師團長。在納塔耳作戰的整個期間，我們一同圍着一個帳幕的火共餐，或在一個車上睡，並且成爲最好的朋友。士兵們從極不同的各界而來，但都是第一流的能戰的人。南非輕騎兵團大多數是南非洲人，從世界各處而來的飽嘗辛苦的探險者也佔很高的比例，其中竟有一個美國南北戰爭時的南方聯軍的騎兵。巴尼斯的皇家輕騎兵中隊都是來自藍德金礦區的「外鄉人」。兩

中隊納塔耳的卡瑞賓人和桑尼克羅夫特的騎步兵都是被侵攻省的優秀農夫和殖民，並且那兩中隊英國騎步兵也是英軍中的優秀隊伍。殖民們，當然特別是一「外鄉人」和來自納塔耳的人們，心中充滿了對敵人的仇恨而正規軍在當時却被認為非職業的軍人；但他們全都親切的共同合作。

## 第二十四章 斯庇昂山之役

這裏不擬詳細重述雷狄斯密司解圍故事：但一個簡要的敘述是需要的。瑞德渥斯布勒爵士放棄他在考冷索渡吐吉拉河的計劃，而沿鐵路線直向前進。他的軍隊增加到一萬九千步兵，三千騎兵與六十尊砲，他進行意圖攻荷蘭人的右翼，並且從考冷索向上游行二十五哩處渡吐吉拉河。一月十一日鄧杜納爾德的騎兵旅迅速進軍佔據俯視普吉特與崔家特渡頭的高地；並且第二天所有他的步兵將他們的營幕交由我們的騎兵哨戒沿河防守，全體在夜間進至崔家特渡頭，十七日黎明全部騎兵渡過河未遇重大抵抗，並且繼續向左翼前進於日暮前到達阿克通侯木斯附近並將約二百名荷蘭兵迅速擊潰。同時先頭步兵旅在渡過深渡頭時略遇困難，也已在斯庇昂山下地勢建立陣地並掩護兩座浮橋。這橋是在早晨築成，並且賈理瓦倫爵士率領下的第二師團與一額外旅及全軍大部分的礮隊都在夜間平安渡過。因此在十八日的早晨已有約一萬六千名隊伍安然渡過吐吉拉河，並且他們在距阿克通侯木斯平地不遠的騎軍很容易的由兩路向雷狄斯密司前進。在作戰部隊中的一般信念，包括有經驗的殖民地人在內，都認為繼續騎兵的左面進軍會轉變斯庇昂考普山西方高地的全部戰線，而解雷狄斯密司城之圍，可以只繼續推進此次順利的進軍即

可完成。

在另一方面布勒和他的屬員們並非無理由的擔心他們的交通線。事實上他們繞着最遊動的敵人右翼作很長的側面進軍。一旅英軍據守考冷索附近的渡口，李頓的另一旅對着普吉特渡頭築成防地。大軍主力從右邊調來駐扎斯庇昂山下而騎兵則更向左突進。但這三十哩的防線並非接連不斷的。在任何時間二千荷蘭騎兵可以在兩防守的渡口中間某處渡河，並且向南可以切斷所有給養必經的運輸路線。總司令所恐懼的惡夢是鐵路線被切斷，並像喬治懷特爵士之在雷狄斯密司被包圍而竟沒有築壕的營幕，或充足的給養支持被圍困。這些危險因阻礙布勒的一切行動的閒散狀態演成事實。因之當我們騎兵隊急欲推進我們的包圍行動時，布勒覺得必須縮短戰線，並且爲此目的而以斯庇昂山爲樞軸。於是在二十三至二十四之夜，一步兵旅及桑尼克羅夫特的一團被派去奪取斯庇昂考普山。這次進攻順利。在山上的少數荷蘭兵逃去，並且在清晨望見伍德紀特將軍的一旅人在山頂上駐紮，同時其餘的隊伍則散守山腳及西邊的山崖。

同時荷蘭軍對於英軍的不可相信的遲慢與行動呆笨已經注意了六天。布勒逍遙不前瓦倫行動遲緩。敵人得有時間重新作準備及防禦工事。他們得以從雷狄斯密司抽調七千名騎兵與大約十二尊礮與快速機關礮。然而，當他們發現我們的騎兵急進的威脅阿克通侯木斯時，發生了一種驚慌，並且多數市民軍不僅是單人的而且結隊開始向北遷移。英軍佔領斯庇昂山引起驚奇而未大震動。斯考克博格將軍以他個人的力量召集了一千五百人，多數是峨米羅及普瑞托里亞的民軍，在晨霧消散之前一小時向斯庇昂山以來的礮槍猛烈反攻，並且同時從各角度以他的雖少而極準確與廣濶的礮火向之射擊。

斯庇昂是一座石山——幾乎也可以叫做大山——在河面以上一千四百呎上有平頂寬如倫敦市內的特拉法加廣場。在這局限之地二千名英國步兵屯集着。山上沒有多少掩護，而他們在攻擊開始之前也未得掘成深的防身壕。荷蘭兵很快的在來福槍對戰中佔得優勢。榴霰彈從一個半圓形向衆多的英軍傾射。英國兵前進比守山頂容易。若突然向前奔下各山坡，並且全軍跟着前進攻打就在他們面前的敵人陣地這次必定可以獲勝了。但不會如此，山頂上的一旅人就守在那裏，於南非炎夏的長日遭受懲罰。旅長在攻擊開始時即陣亡，而全旅的傷亡與參戰人數的比例實極可怖。以這同樣的困難與不變這山頂被固守到日暮；但至少有一千名或全軍的一半官兵在這個狹隘的地方被打死或受傷。爲急謀援救這情況李圖頓將軍派兩大隊步兵從普吉特渡頭過河。這些精銳隊伍——第六十來福槍團與英國第二十七步兵聯隊——從另一面爬山，並且實際已佔據了名叫「雙峯」的兩個山頭，假如總司令會決意利用這兩處佔領地實在可作決定性的據點。其他的部隊觀望，而夜幕已臨英國兵遭受嚴重的打擊。但仍據守所有的重要地方。

我同着騎軍行至吐吉拉河，經過危險的一週間預料着敵人攻擊我們這稀薄的放哨線，在十七日晨從崔家特渡頭過河，並在當晚會參加阿克通候木斯方面的小交戰。這是一件興奮的事體。荷蘭兵以爲他們是從外圍包住我們的旅團並埋伏以待，同時我們的騎兵聯隊沿着河邊的低地掩蔽着奔馳去對他們也作同樣的任務。敵人騎着馬很大意的在一個匙形的窪地中兩人一夥的走着，我們立從三面向他們開鎗，並且結果擊斃他們的半數還俘擄了三十人，我們的損失只四五人。當然兩騎兵旅第二天應該令他們自由與敵人作戰，如此可以將敵人從步兵的前線牽制開。在這種形勢的三天後（二十日）我們攻打溫特支河前邊的高地。我們在砲火下沿着河疾馳，把馬匹留在窪地中，我們徒步爬上險峻的高坡，將荷蘭人的前哨擊

退。按着堅實的戰略我們向各凸點前進，猛攻孩兒山，並且到達山巔時僅有二十餘人傷亡。這些小山都是平頂的，荷蘭人的作戰本能竟優於操典知識，他們在這些山頂邊後退約三百碼處築有戰壕及鎗穴。他們對從山邊探出頭的每個人齊以槍彈射擊，而且就在這平坦的草坡上竟無法前進。因此我們就暫時保住這山頂的邊直等候到天黑被步兵來救應。

第二天我們休息一日，但到二十四日清晨我們醒來時，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視在我們右方的斯底昂山頂。我們聽說它在夜間已被我軍佔領，而荷蘭人的反攻可以圍着那山頂爆炸不休的榴霰砲彈的光圈得到證明。早飯後我和一個同伴騎馬去到「三樹山」觀看戰況的進行。這裏有六門野戰砲和一隊山砲，在這樣的戰爭中可謂很大的一部實力了；但却不曉得向何處開砲。他們找不着散開着的荷蘭人的砲位，但却一時不停只見它們向斯底昂山頭猛擊，而再沒有別的目標可見。我們決定爬上山。把我們的馬匹留在山下，我們從背後險峻的山脊爬上一塊塊巨大的圓石。戰況的激烈是顯明的。成羣的傷兵，有的被四五个未負傷的兵士攜抬着，幾乎向山下滾去，山腳的兩個醫院村的帳幕和救護車很快的都塞滿了。在平頂山的邊上有一大隊預備兵仍極完整，而且還有一位旅長像是無事可做。我們在這裏聽說伍德吉特將軍戰死之後，桑尼克羅夫特上校被派指揮在山頂上的全體部隊，並且仍在拚命的作戰，旅長已接到命令不要替代他。投降的白旗已一度升起，而且荷蘭兵已上前接收了幾中隊，但桑尼克羅夫特趕到大怒，砍倒了白旗，猛烈砲火在雙方相距極近中又行開始。在我們右邊我們能够望見「雙峯」，上邊有小的形時時活動。假如他們布置完妥不久將威脅我軍的退路。其實他們是自己的軍隊，從普吉特渡口來的第二十七步兵聯隊。我們向高處爬一段路，但砲火太猛不宜於旁觀。我們決定下山去把這情形報告參謀處。

我們到達第二師司令部時已日落。賈理瓦倫爵士是一位五十九歲的軍官，並且比他的年紀更顯得老。十六年前他曾指揮軍隊征討過南非的伯楚阿那蘭地域。他曾由軍部同意改任京都警察總監。現在他又被起用於最活動與責任重大的地位。他像是不勝其苦。他和山頂上已數小時未有聯絡。我們的報告也不會鼓舞起他的精神。他的參謀官說，「我們一天很不放心，但最惡劣的現在已成過去。我們將派遣新部隊前去，今夜據壕而守，並且明天用更少的兵力守住該陣地。現在就去告訴桑尼克羅夫特上校。」我請求把這信息寫下來，那參謀官允許了我的要求。

因此我又爬上山來，這時已是漆黑。我又經過那一團預備兵仍未發動，於是走上山頭。砲火已熄只有偶爾的槍聲穿過空氣。地上散着很厚的傷亡兵士，並且我尋找了一陣才遇着桑尼克羅夫特上校。我敬禮，祝賀他升任旅長，並將我帶來的便條交給他。「非常的命運明天等待着旅長呢，」他說道，「我一點鐘前已發下總退却命令。」他看那便條。他不耐煩的說道，「這還沒有甚麼確切的辦法，固然是要來援軍！這裏已經有了很多的人。但全般的計劃是甚麼呢？」我說道，「在你退出此山以前我再和賈理瓦倫爵士報告一聲不好嗎？我確知他的意思是讓你堅守。」「不，」他說道，「我已拿定主意。撤退已在開始。我們已放棄許多地方。我們會在隨時被切斷，」並且隨後又極着重的說道，「完好的六大隊人今夜安全下山總勝於明早流血被剿滅。」因為他沒有副官或參謀人員，並且他在精神和身力方面都因一天曾經磨難所枯竭，我隨陪着他一點多鐘看着長列士兵在黑夜中走下山去。

這時一切都已靜寂，並且我想着我兩人是最後離開這山頂的。當我們行經幾棵矮樹時黑的人影出現於近處。「荷蘭人，」桑尼克羅夫特低聲說；「我知道他們已切斷我們的退路。」我們抽出手槍來。當

然他們是我們的人。當我們又前行一百碼離開那高地時，我們遇着那團預備軍仍然完好未用。桑尼克羅夫特對那一簇的士兵們注視約一兩分鐘，似乎又衡量他的決定，但這時全部高地已撤出，並且我們知道已爲敵人再佔領，他搖搖頭又繼續下山。半小時後已將到山底時，我們遇見一大隊人攜着尖鋤與鐵鍬。在隊首的土工兵軍官提着一隻遮光燈。「我有一封信帶給桑尼克羅夫特上校。」那軍官說道。桑尼克羅夫特對我說，「一念一念。」我折開信封。原文很短。大意是，「我們派去四百工兵與一團步兵。到早晨以前築好你的戰壕，」但桑尼克羅夫特上校一揮他的手杖，令來援的隊伍向後轉我們一同向山下而行。夜色極黑，我經起伏不平的路上走了一小時找到瓦倫的司令部。將軍已睡了。我用手推他的肩並喚醒他。「桑尼克羅夫特上校來了，先生。」他很鎮靜的聆悉此事。他是一位有趣的老人。我真切的替他惋歎。我也替英軍惋嘆。

桑尼克羅夫特上校犯了極嚴重的錯誤違抗命令從他犧牲極大英勇固守的陣地撤退。他個人那一天的異常勇敢和完全因他的決斷在抗戰時不僅一次的阻止了不幸的投降被認爲可以恕過他的戰罪。當然那些把他拋在那裏許久也不下確切命令的人們不應該責備他。一個年輕靈活的師團長，已決定了一切救援的計劃，應當在日暮時到達山頂與他合力解決一切。一件慘重的不幸應因此而挽回。

荷蘭人也遭受重大的損失並且因奪取山頭失敗已喪鬥志。他們其實已撤退當路易斯鮑薩——兩月前尙爲士兵，而今爲總指揮——從雷狄斯密司來，令他們回去並指揮他們進佔山頂。這場屠殺真令人驚懼。淺壕裏堆滿了死屍與傷兵。幾乎有一百名軍官傷亡。鮑薩再佔領了山頂立刻掛起暫時停戰的旗子，邀我們收拾傷兵掩埋死者。二十五日完全無戰事過去。二十五與二十六日我們大批的車輛由橋上都開回去

，而且在二十六日的晚間全體作戰部隊又都渡回河去。我從未能明白爲甚麼荷蘭兵不向橋上發砲。因爲我們過河時未受一點擾害，瑞德渥斯布勒爵士才能宣稱他已完成撤退「未傷一人未失一物。」這是一部大軍作戰十六日損失一千八百人的全般表現。

布勒的二次努力是對了由斯庇昂山往東至杜爾恩谷峭壁間的諸山嶺。全軍又得到徵兵與增援。砲隊已增加到一百尊砲，內有不少五十磅彈海軍長距離砲。計劃又複雜了，但能够簡單的解釋。在普吉特淺灘架了一座橋。一旅步兵被大部砲隊支援着去威脅荷蘭人陣地的中心。當敵人的眼睛注視於此時，另有三旅人向下游二哩處移動並在那裏迅速架橋。其中一旅去攻左邊的瓦爾嶺，其他兩旅去攻杜爾恩谷陣地。兩旅騎兵，正規軍和我們非正規軍與一隊騎砲兵，這時向克利普特猛進穿過希冀因這外圍迴旋攻擊而得的敵人陣地間隙。我們在前一晚聽到這種意思極祕密的告訴我們之後，我們頗有疑難。事實上當我們從槍手山上用望遠鏡觀察那起伏的地，散布着圓丘與小河，並且點綴着灌木林與圓石，我們行將騎着馬從此地進攻，預料必遭很大困難。然而，此事非我們所可隨便發表意見。

行動開始先由我們在斯瓦特山上的重砲隊猛烈向敵陣地射擊，我們的騎兵長列從槍手山慢慢下來向河邊走着時，真是壯觀動人。敵人在瓦爾嶺的陣地在砲彈猛炸之下起火如火山爆發。我曾替我的一個年才十九歲的弟弟在南非輕騎軍中找了一個位置。他在兩天前才來到，我兩人一同走下山。李圖頓的旅團穿過第二座橋，向其左方列陣，並攻擊瓦爾嶺的東端陣地。當他們不能再向前進時，他們據地嚴守。此時該第二旅團發動了；但他們像是很不願進攻這困難的地帶。一大隊不久與敵人發生激戰，並且旅團其餘部隊的行動只可暫停。因此在下午四點我們被通知直到明天是不需要我們了。我們在高地附近宿營，



備偶爾被敵人的礮聲所驚擾。雖然我們的運輸部就在後邊五哩遠，我們任何未帶備只是準備向那敵人的間隙奔馳，假如是有間隙。夜間很涼。賓格上校和我共有一條軍毯。他翻身時我被凍着。我翻身拉過毯子時他抗議。他是團長。這不是一個好協定。我很高興早晨來到了。

同時李圖頓將軍和他的來福槍兵在他們的山嶺前據地嚴守。他們預料着到天明時必爲猛烈的礮火所擊，而且他們並未失望。然而他們掘的穴很好，竟能支持一天的礮擊，並打退敵人幾次來福槍的來襲而死傷共計不到二百人。我們整天在宿營處望着他們心情鎮靜只想着我們奔馳的時間將到，它却永未來到。那天夜間李圖頓的旅團撤退過河來，浮橋被收起，我們的全軍，損失了約五百人，以安閑的步子退回到一月前我們從而出發去援救雷狄斯密司的奇夫雷與夫瑞耳兩地駐紮。同時那城中守軍依配給行將餓斃，並且很快的吞食其驟馬。喬治懷特爵士宣稱他能再守六星期。然而他再沒有任何活動力與我們合作。他只能坐在那裏慢慢的被餓死。因此前途展望是淒涼的。

## 第二十五章 雷狄斯密司的解圍

縱使戰爭的進程很惱人，而解放雷狄斯密司的兩月作戰却造成我生命史中最快樂的記憶之一。雖然我們的非正規騎兵旅和敵人作戰的時機五天中至少有三天，我們的損失除了桑尼克羅夫特一團在斯庇昂山之外却並不太重大。我們一次跟着一次的小戰每回傷亡數目約爲五六人至二十餘人。一天一天的我們在清晨縱馬出去向左翼或右翼，並與荷蘭騎兵戰鬥，繞着石山奔馳或爬上去，望見遠處騎兵馳騁狂跑，

聽見幾聲彈嘯，瞄準了放幾槍，並安然回營飽吃晚餐會見愉快聰敏的同伴們。同時我給「晨報」發出連續不斷的通信和電報，並從他們得悉所有我的稿件博得廣遍而有勢力的讀者大眾。我認識所有的將官和其他諸名人，會接近過每個人，並且到處全很受歡迎。我們在曠野裏住得很舒服，寒冷的夜晚與明亮的白晝，豐足的肉，雞和啤酒。納塔耳著名的各報記者常於日中來到火線上並總是等待黃昏我們回去。我們完全生活在隨時發生的事體之旁。逍遙自在，無過去的追悔，無未來的憂慮，無化費，無欠債，無糾紛，並且時時我的薪金都在家中增聚着！當我被囚在普瑞托里亞城時，我會想我應當寫信給「晨報」解除合同，因為似乎他們已從我得不到甚麼好處。他們不會接受我的要求；但在我知曉此事以前，我已經又自由了。我和他們的關係仍繼續極佳；而且也是再難找的好雇主。

我感到的極大喜悅我的弟弟傑克來和我在一起，並且我總領着他到處觀光並爲他做出戰爭的榮譽。然而這種樂趣不久中斷了。二月十二日我們出去向東邊鐵道作六十哩遠的偵察，並會估據一個大森林山頭在軍中叫做驃騎山約數小時，布勒和他的司令部參謀人員似乎會想考察此地。用了全旅的兵力我們趕走了荷蘭人的哨兵和哨戒預備隊，樹立起我們自己的巡哨線並使得將軍來看他所想知道的。早晨過後，來福鎗聲漸趨活躍，並且到了要回去的時候，荷蘭兵尾隨着我們，並且爲擺脫後部敵人我們略有損失。下了驃騎山並且縱馬奔馳約離敵人一哩後，我們的中隊勒馬改爲緩行，並在一個長而平坦的草坡地上慢慢向回走。我現時已是一個有經驗的年輕軍官，並且我時常能够感覺從此處或彼處將有危險發生，就像你的頸或頰能感覺一陣微風。例如我騎馬走在不熟悉的某山下或水邊約一彈射程以內時，我總有一種冷森森的感覺。在這一次當我時時從肩旁向後看驃騎山，或觀看我們最後邊中隊的大批褐色兵士們，

那般安閒的騎着馬穿過起伏的原野，我對一個同伴說道，「我們離那些傢伙們仍然很近。」這句話幾乎尚未脫出我的嘴，一聲鎗響發生了，跟着是二三百枝毛瑟來福鎗的彈火齊發。如冰雹一般的鎗彈在我們中隊裏飛響，射落了鞍上的幾個人擊倒了幾匹馬。立刻我們全體馬隊分散開，並疾馳過二百碼以外的山頂。我們在這裏跳下馬忙掩護，爬身在草地，並對敵人猛烈還擊。

假如荷蘭人能再快一點並早在四分之一哩前截擊我們這樣的閒散態度必更犧牲重大，但現在的射程已在二千碼以外；我們爬伏着，像敵人一樣的不易望見，所以損失極微。傑克在我身邊爬着。突然他跳起並向後蠕動約一二碼。他的小腿被射傷，這是他第一次的作戰，被一粒幾乎希有的射近他的頭部的鎗彈。我幫助他退出火線並看着他上了一輛救護車。密運的鎗聲不久停止了，我遂騎馬到戰地醫院看他是否被適當的救治。在那時的英國軍醫官很嫉妬他們的職銜；因此我給那位外科醫軍敬禮並稱他少校，先說幾句這次的小戰情形，然後才提到我弟弟的傷。這莊嚴的醫軍正在高興之際，允許給上麻藥，沒有痛苦，並且特別細心照顧，而且果然都照辦了。

但這裏有一件奇怪的巧合之事。正當我在南非洲忙着時我母親在國內也未閒着。她募集一筆基金，抓住了一個美國富翁，獲得一隻船，把它改造成一個病院，上邊有全體的護士及各種舒服的設備。經過風浪的航程她到達了杜班，並且急着等待第一批受傷的兵士。她在一梅恩一病院船上接待第一個被救治的傷兵就是她的幼子。我請幾天假去看她，並在那船上住着像在一隻遊艇上。因此我們過了六個月的不同經驗又快樂的聚在一處。在杜班的最有名的人物是波西斯考特上校，「可畏」號裝甲巡洋艦的艦長。他特別的款待我們，並將軍艦上的各種奇異都領我們看到；他將改裝到火車上的四吋七的大砲以我母親

的名字爲名，並且甚而終於組織了一個參觀團約她到前線看那大礮放射。所有這次戰爭時的優美和愉快到後來的第一次歐戰的西戰場上却完全無有。

布勒此時開始他第四次的企圖救援雷狄斯密司。該城的守軍已到悲慘的景况。而且所有的我們援救者與被圍者，都希望着快些或被殺或被救。敵人的主要陣地是在沿吐吉拉河的高地與山嶺上。在流過考冷索被毀的鐵橋之後河道向雷狄斯密司彎轉很深。被河包圍的舌狀地在我們左邊（我們面對敵方）的是荷郎萬山，十二月十五日曾被南非輕騎兵所攻擊；在中間的是一帶長的草高原叫作青山，並且在遠處的右邊是兩座樹木叢生的山嶺名叫新高婁與支里斯托山。因此荷蘭人的右邊是河在其前而他們左邊和中間是河在其後。現在決定作一個寬大的側轉動作，打算出其不意取得這些成爲敵人左翼的重要山嶺。假如我們這計劃成功了，兩師團步兵及所有的礮隊支援着將齊攻中部的高原，並由此繼續右面攻擊佔領荷郎萬山。佔據此山之後，荷蘭人在考冷索周圍的陣地便不能守，並將打通了渡河的道路。這是一個確實而誠然十分明顯的計劃，實在沒理由何以從最初未曾按照實行。布勒像是以後毫未想到它。在考冷索時雖然確切對他說荷郎萬山是在河這邊，他竟不相信。他只漸漸的才承認這件事實。知道了也就完了。

十五日全軍從沿鐵路的營幕出發到驃騎山，並列開陣勢即將進攻。然而一切都全賴我們能否奪得新高婁和克里斯托山。這件任務交給賓格上校和我們的騎兵團，並有一旅步兵接應。這被證明是出乎意外的容易。我們夜間迂曲前行，並在十八日黎明登上新高婁的南坡。我們出其不意的並驅散把守這重要地點的少數荷蘭兵。在那一天和第二天，我們與步兵協力把他們自新高婁山趕跑越過兩嶺之間的峽，於是又佔領了全部的克里斯托山。從這高踞的山地我們俯瞰着吐吉拉河前面的荷蘭人全部陣地，並且望見雷

狄斯密司城是在我們山脚下六哩遠。同時步兵與礮兵主力攻擊中部青山的沙袋方形堡與戰壕也完全成功。敵人，被逐漸包圍與斷然的進擊所擾，因背後是河而不安，所以只略作抵抗。到二十日的夜晚在吐吉拉河南岸的荷蘭人全部陣地並包括荷郎萬的崎嶇山地已全在英軍的掌握。荷蘭兵撤出考冷索，並自各處退到他們河彼岸的主要防地。至此一切順利。

我們只須繼續這右手的推進以至勝利。因為克里斯托山實際操縱河那邊巴通山荷蘭人的戰壕；而且假如巴通山失了，則附近的高地等等皆暴露於我們礮火之下。但這時布勒，據說受瓦倫的慫恿，却犯了一難恕的錯誤他得到了訓誡而他的軍隊却蒙受大損失。在考冷索附近搭一座浮橋把他的右翼軍隊調回，放棄了控制的地勢，而開始沿着鐵路由左邊前進。隨後的兩天他使他的軍隊完全在亂山的迷徑中艱步前行，並催馬向考冷索而進。在這種種不利的情況下，無任何迂回行動，他進攻荷蘭人在彼特城前面準備已久戰壕極堅的陣地。這種半盲的有害的軍隊調動是許多人都看得明白的。二十二日的晚上我和司令部參謀處一位高級官（後來是有名的瑞賓頓上校）談話，他率直的說，「我不喜歡這形勢。我們已經從高地下來了。我們把大礮都運下山。我們要在吐吉拉河流域的這些山中被拘束住。這像是坐在羅馬大劇場裏一排一排的被槍決！」果然被證明是如此。荷蘭人本已絕望無法抵抗我們的大迂回行動，而且許多人已經開始向北退走，這時看見英軍又固執的把頭鑽入陷坑乃紛紛回來。

二十二與二十三的兩夜是在吐吉拉一帶的小山裏激烈混戰，並且傷亡甚重。對彼特陣地的進攻不到明天傍晚不能開始。因為騎兵不能參加作戰，我騎馬過河並向前進到一個石橫嶺，在那裏我發現李圖頓將軍（後來的尼維爾李圖頓爵士）伏在一塊大石後邊觀戰。他很孤寂，因而像是看見我來很高興。步兵

們，由哈特將軍的愛爾蘭旅團領先，沿着鐵道以單人縱列迂曲前進，在突出的地點傷亡不少人，並漸漸的完成向左邊進攻的陣勢。彼特陣地包括三個圓山峯從右邊向左很容易攻擊，而從左向右恐怕甚難擊破。下午四時愛爾蘭步兵開始向今名尹尼斯奇林山的峻坡努力上爬，而在都伯林與尹尼斯奇林步兵聯隊開始進攻時已是日落時分。這景象甚悲慘。從望遠鏡中我們可以看見被礮彈的烟火所模糊的荷蘭兵的頭和垂邊帽在黃昏的天際現出小型的側影。在毫無遮蔽的草坡上慢慢爬上來褐色的人形與愛爾蘭兵的閃亮刺刀，於是極密的毛瑟鎗聲震到我們的耳鼓。向上爬着的人形減少了，他們不再移動；他們消失在漸黑

的山邊。在進攻的一千二百人之內，兩個上校，三個少校，二十個尉官和六百名士兵喪失了，或死或傷。這是一次整個的挫敗。

這時瑞德渥斯布勒爵士自己也信服了再開始右面進軍，又在一條廣大的戰綫上列開陣勢。共計用了三天才撤回他那毫不必要的使陷入紛亂中的隊伍。躺在尹尼斯奇林山的數百受傷官兵，會受了兩天嚴厲的痛苦。這些在前線無救無水的可憐人們，揮着布條默默的求援的慘狀真是不忍看。二十六日布勒要求停戰。荷蘭人拒絕正式的暫停戰爭，但允許醫生和担架兵不必懼怕前來抬回傷兵並掩埋屍體。在日暮時，這工作已畢，礮火又行開始。

二月二十七日是非南人的紀念日，這一天納塔耳的軍隊作最後的進擊。所有的大礮現在又都運到大山上，諸旅團從荷蘭人未破壞的橋上過河，從右邊攻敵陣地。巴通山先受礮火猛擊。這接着是鐵路山的佔領；並且最後的業已一半被包圍而且有些地方已被控制的可怕的尹尼斯奇林山敵陣地以刺刀戰取得。在我們與雷狄斯密司城之間的最後一列山已失陷了。急忙上馬我們奔到河邊，希望向前追。總司令在橋

前遇着我們，並嚴厲的命令我們回去。「該死的追擊！」是他在這次說出的歷史性的一句話。像是別也可以說「該死的犧牲慘重的報償！該死的過期欠債的索還！該死的使未來作戰容易的獎賞！」

第二天早晨，我們以安閒的姿態過河去，行經被燬火所毀的高地，並向距雷狄斯密司六哩的平原前進。荷蘭人已全部退却；布爾瓦那山上他們的大礮已卸下，向北疾退的車輛掀起的塵土從地平線各處升起。「該死的追擊！」的命令仍未撤消。到處大家都轉說總司令會又云，「他們現在正在退走不要管他們吧。」一整天我們都在憤怒着，直到黃昏時兩中隊南非輕騎兵才被允許尾追着潰散的敵人後衛並跑進雷狄斯密司城。我會和這兩中隊騎兵同往，並疾馳過灌木點綴着的平原，只被一兩個荷蘭人的槍所瞄射。突然從矮樹後邊站起來憔悴的人形揮手表示歡迎。我們繼續前行，在被燬毀的一條鉛頂房屋的街頭遇見了喬治懷特爵士騎在馬上，軍服穿得十分齊整。隨後我們一同騎馬走入長久被圍困，幾乎餓斃的雷狄斯密司城。這是一個驚人的瞬間。

那晚上我和總部的官員們一同吃晚飯。伊安哈米爾吞，羅凌森，海溼斯萊木通，諸人熱烈的歡迎我。幾瓶難得保存下的香檳酒被打開。我尋找馬肉，但這次殺吃的是最後的一頭牛。我們的蒼白憔悴的主人們表示抑制的滿足。但經過這些艱險紆回的路走了這樣遠，我很高興終於到了雷狄斯密司。

## 第二十六章 在奧倫治自由邦

羅伯次勳爵會是我父親的好朋友。倫道夫邱吉爾勳爵一八八五年任印度部大臣時，曾堅持派他爲印

度軍的領袖，而把伍斯雷勳爵自己願任該職的要求拋在一旁。他們的友誼繼續到十年後我父親死的時；並且我在小時候就常遇見將軍而且自己很引以為榮的會和他暢談過幾次。他永遠是對於青年極和藹的，寬容他們的智慧早開與豐盛，並且天然有許多特長能博得他們的順從。我無疑的因是一個年輕軍官總覺在這裏的高級將領中有一位莊嚴的朋友可以依賴。

當我們在納塔耳因在許多失望之後獲勝正高興時，消息已經到來說是羅伯次已從好望角屬地北進入奧倫治自由邦，已解救了奇木伯雷城，且已在帕得堡一戰之後包圍並擄獲荷蘭人在克郎治的部隊。這像是由魔術棒一揮整個的戰局都轉變了，而一八九九年十一月的黑暗週間也為一九〇〇年二月的到處勝利所代替。這一切主要戰局的戲劇樣的轉變在民衆心中都歸功於羅伯次勳爵。據說這奇異的矮小人物突然出現於舞台上，並且像用魔法使得烏雲散去日光又明朗的照着在廣闊的南非洲各處的英軍。

由於他們屢敗的結果荷蘭人放棄了侵入納塔耳的計劃。他們以慣長的奇異神速從得瑞肯斯堡退回他們的本土。拉着他們的大砲和他們的軍需品，他們在兩星期之內消散了，並將納塔耳全部土地放棄給英國軍隊。這是很明顯的必須有長久的延遲，這樣龐大的隊伍——決沒有如布勒指揮下的那樣龐大——方能行動，修復被毀的鐵道，運輸他們那多量的軍需品，並走盡雷狄斯密司至托蘭斯瓦爾邊境的一百五十哩。

我現在變得沒有耐心走進這決定性的與主要的戰場。自我逃出普瑞托里亞之後納塔耳軍事當局給我的自由自在地位，使我不難從南非輕騎軍長期告假，且不辭去我的職務調轉我到羅伯次勳爵的軍隊，那時佔領布羅木方廷，去當戰地通信員。我收拾起我的小行囊，下了納塔耳的火車，從杜班駛往伊利薩



白港，橫過好望角屬地的鐵路，並據時到達好望角市豪華的納爾森山旅館。同時「晨報」以我爲他們的主要通信員，正爲我辦理到羅伯次勳爵軍中的手續。我計算這正式手續到達尚須幾日，我愉快的消磨這幾天去訪問南非京城裏的重要南非與荷蘭政治家們。

我以前曾被視爲愛國主義者喜殘忍的從事戰爭，並因此被傾向荷蘭人的份子所誹謗。我現在却和保守黨發生齟齬。侵略者的退出納塔耳把凡是加入，援助或同情過他們的一切人都拋露于報應中。憤怒的情緒遍及殖民地帶。在另一方面英國政府的第一個念頭是他們既已勝利就讓既往不咎。一位次官，伍爾渥頓，出來對此作演說。所有我的本能都歡呼這種寬宏。三月二十四日我從雷狄斯密斯發出電報云：

不顧爲帝國勇敢作戰的忠心的殖民們的情緒，我熱誠的希望並力陳應當採取寬厚與宥恕的政策。假如軍事征討兇烈而無休的推動下去，則給投降的叛徒一種「教訓」將既無必要亦無宥恕。聰明而正當的道路是打倒一切抵抗的人，甚至最後的一人，但對於凡願降服的人決不可不加寬恕甚而友道。加入敵軍的荷蘭農民只是在法律意義上的叛徒。他們順從其血統的天然本能與他們的同種人聯合，雖未證其確實，也是一種可恕。當然他們的行爲比歸化成南非共和國正式市民並兇狠的與他本國人作戰的英國人在道德上不可恕的程度稍輕。

然而即或這些英國人假如他們在法律上未被其公民資格所保障，也不妨得些寬恕。荷蘭叛民是比負義的英國籍市民稍欠兇惡，但二者都是我們前些年中在非洲的錯誤與罪過的結果。在純實用的立場上最重要的應分清自願投降的叛民與在作戰時被擄的叛民。各種力量都當用來削弱敵人並使他屈服。在一方面是有力的大軍無敵的前進，用一切戰爭的可怕機動力砍殺與摧擊；在另一方面平靖的農村與歸籍

在仁慈而又強勝的政府保護下平安生活。將這兩幅圖畫拿來放在共和國兵士們的眼前的政策才真是一瀟底，」並且這裏才有到「光榮的和平」的捷徑。

這封通信在英國受到很不良的批評。一種有仇意的精神無益的但非不自然的傳佈着。政府召集國人的意見；次官被制止；而我遭受保守黨的憤怒攻擊。甚而「晨報」雖刊出我的通信，悵然的不贊同我的見解。納塔耳各報紙更是大變的責難。我回答說這已不是第一次那勝利的角鬪士驚愕的看見被皇家包廂中的人所攢棄。

阿爾夫瑞德米爾諾爵士是很明瞭的，他和藹與了解的同我談話。他的副官長維斯敏斯特公爵會喂了一隊獵犬作爲他上司娛樂和運動。我們在桌子山下獵胡狼，在一陣愉快的奔馳之下坐在叢樹間吃點心。

這位最高長官說道，「當我看到你的稿件時我就想着他們會因此大不高興，特別是在納塔耳。當然這些人必得住在一起。他們必須寬恕與忘懷，並造成共同的國家。但現在人們的情緒正在高潮。他們的親戚朋友被殺害的，或是自己的家屋被毀壞的人們，不到他們冷靜下去時是不會聽信矜憐的。我了解你的心情，但這時表現出來是沒有好處的。」我聽罷從這樣一位會被各方描寫爲嚴厲的毫無妥協的征服派代表人物口中說出這些冷靜寬大的意見很爲感服。事實上雖然言辭很峻厲而英政府對反抗者與叛徒的待遇則是寬縱到極點。

這裏我必須自己承認我一生中總發現我和英國的各老大政黨交互着意見相左。我永遠堅決主戰及其它爭論並以全力赴之直到勝利爲止，並且隨後對戰敗者給以友誼。因此我永遠在戰爭時反對和平派，而在戰爭結束時反對喜侵略的愛國派。南非戰爭以後很多年，伯肯海德勳爵曾對我說一句拉丁成語，很

可代表這種意義，他很恰當的譯爲「赦免被征服者而打倒驕傲者。」我的未經傳授的感想似乎與這意見很接近。羅馬人已時常佔先了許多我的最好的意見，並且我必須將這句格言的創始權讓給他。誠然是再沒有像南非洲更適當這種情形了。無論何處我們離去，我們必遭失敗；無論何處我們追蹤，我們便獲勝利。

而且也不只在南非洲。我認爲我們應當征服愛爾蘭人並且隨後給他們自治：我們應當把德國人餓到將斃，然後再補給他們食糧；並且我們平服了英國大罷工之後，我們應當解決礦工們的艱苦。我永遠遭遇困難，因爲很少人採取這種方式。我有一次被請爲法國紀念碑草一句碑文。我寫着，「在戰爭時，堅決。在失敗時，反抗。在勝利時，慷慨。在和平時，仁慈。」這碑文未被採納。錯過完全在於人類的腦子是由於兩塊組成，只有一塊會思想，因此我們只能善用右手或左手；而假如我們是恰當的構成時，我們應該按照環境能以同樣的力量與技巧使用左右兩手。所以因此，那些擅於打勝仗的人們很少會完成好的和平，而那些擅於議和的人們又從不會打勝仗。若是說我對這兩種全會那大約爭論就要太遠了。

x

x

x

x

在好望角京城過了很舒服的幾天之後，我開始奇怪爲何我的去布羅木方廷的通行證仍未寄來。又過了一星期多仍沒有消息，我明瞭必是又遇到甚麼阻礙了。我想像不出阻礙是甚麼。我從納塔耳寫的一切稿件我已經努力不已的使在國內得到信任，並且將在納塔耳作戰的許多挫敗和「可遺憾的事件」都儘可能的給以最佳的面貌。在那時的小戰爭中戰地通信員是被敬重的人物，而我在那時是他們中最出名的撰稿者之一，並且爲一家最有力量的報館服務。我費盡腦力並尋究我的良知去發現我此時遇到的阻礙的任

何正當原因。

幸而我在羅伯次勳爵的司令部有兩位有權力的好朋友。他在雷狄斯密司被解圍之後，就調伊安哈米爾吞，他以前的副官長與可靠的朋友，到他的司令部來。尼考爾森將軍——在泰拉作戰時，勞克哈特的參謀人員「老尼克」——在司令部佔很高的地位。這兩人在羅伯次手下經過多少年的和平與戰爭，已成為他的左右手。他們都極得信認，並且是最接近總司令的人。縱然在年紀和官級上有些不同，我却幾乎看他們是平等地位的朋友。因此我只好去求助他們。他們覆電說阻礙不是別人，就是總司令自己。凱奇諾勳爵似乎曾為我的「尼羅河戰爭」書中的某段文字所觸怒，而羅伯次勳爵覺得他的總參謀長必然不悅假如我到他都隊裏當通信員。但據他們說還有一種觸怒的原因會很使羅伯次勳爵心中不快。在我從納塔耳寄給「晨報」的一封信，我會嚴厲的批評一位英國教會的軍隊牧師，在某次作戰的前夕對士兵們講道的甚不恰當。總司令認為這是對於那些虔誠的軍官靈性的傳教事務不公平的評論。我的朋友說他是「極端的屈強。」他們在努力使他軟化，並相信幾天之後當可成功。同時沒有任何辦法只可等待。

我現在很清楚的想起來那軍隊牧師講道的事件和我所寫的是甚麼。那是在斯庇昂山和瓦爾懸崖之間的一個禮拜天。明後天就要去作戰的一旅團兵士，聚集於恰在敵人砲彈射程之外的吐吉拉河附近一處草地上做禮拜。在這時所有的心，即使是最淡漠的，是特別容易接受宗教的安慰，而且這時若講一篇恰當的道義必可產生極深刻而永久的效果，我們所聽到的却是一段可笑的經文，說是以色列人，曾用不信的方策使耶律可城的城牆傾倒。我的批評，大約是苛烈，但的確非不應當的說是：「當我聽着這些愚笨的話時，我想起在奧木得曼戰爭時的勇敢可敬的布倫篤牧師的影子」。（當時在英國軍中是很有名的

可敬的一位人物；後來爲諸廷漢主教。）這種非難會引起國立教會的騷動。極大的憤慨被表現出來，並且跟着是一種真實的改革運動。幾位最擅講道的牧師離開他們的講壇，自願去前線，並且此刻正迅速的向南非出發，對於善意努力的軍中牧師隊作必要的增援。但雖然說其結果是這樣的效力，而且我們相信是有益的，其原因仍然是一種冒犯。羅伯次勳爵，一位最深信宗教的人，一生是一位軍人，覺得陸軍牧師部却遭受不應該的誹毀，而且如今有外界牧師的援助前來像是更增加了這刺痛。在這些情勢之下，我的幾天的等待似乎很暗淡，我在乃爾森山旅館的歡樂情景中不得慰藉的煩惱着。

然而到最後我的朋友的主張佔勝了。我的許可發下了，並且我可以自由前往布羅木方廷，但有一附帶條件即在我開始戰地通信員的職務以前，我應當先受總司令的軍事祕書長的訓話，嚴禁無情與苛刻的評論。這對我已很好了，那天夜晚，我開始一段長的鐵路行程。我受到我的兩位高貴的朋友極熱誠的歡迎，他二人的影響力與權威壓倒一切下面的反對。我準時並恭順的去聽取軍事祕書長的訓話，並從那時起我得着完全的自由，隨意到何處去，並且在溫和的檢閱之下隨意寫我所選的題目。但是羅伯次勳爵仍保持其不變的冷淡態度。他雖然知道每天與我在一起的人都是他最親信的助手和朋友，並且雖然他知道我曉得許多我的活動縱在重大事件緊急之時也成爲他的桌上時常討論的題目，他却從未召見我亦毫未作一點認識我的表示。一天早晨在布羅木方廷城的市場上在一羣軍官之中，我突然發現自己很未料到的離他只數碼遠，他接受我的敬禮僅像是一個陌生人的。

這裏每天的生活有那樣多的樂趣和興奮，乃致很少有時間對於這樣一位偉大人物與高貴朋友的不滿意作無味的煩惱。由「晨報」極隆厚的爲我設備下必需的好馬與運輸方法，我迅速的從這部隊跑到那部

隊，凡是有作戰機會的地方。有時十分孤零的騎馬跑過可慮的廣漠地域，我到達英國某部隊的後方，與他們同住三四天，假如那裏的將官歡迎的話，然後馳過靜寂得可怖的景物，回來撰寫一批通信和電報發給我的報館。

雷狄斯密司解圍之後，並且他們在自由邦失敗了，許多荷蘭人以爲戰爭已了急返回他們的農村。共和國用交涉請求和平，古雅的觀測英國人既然「現在已恢復了他們的威嚴」這必定是可能的。當然沒有人會存這種意思。帝國政府指出他們因荷蘭人侵略所受的損害。並且嚴峻的回答南非問題未來的解決條件將由普瑞托里亞政府使他們得知。同時數千自由邦的荷蘭人都返回他們的家鄉，並宣誓守中立。若是羅伯次勳爵曾經能不延遲的繼續向普瑞托里亞前進，可能的一切抵抗，至少在瓦爾河以南，都已完結了。但英軍必須首先調集給養。主要的鐵路橋樑均被毀壞，而它們的暫時修復便須減輕運輸重量。全軍每日的給養全賴它輸送，軍需品只能四天裏餘存出一天用的來。因此明顯的是須經數星期之後才能再向前進。同時荷蘭人的領袖們又連合在一起並從事第二次的努力，雖然資源較小却比原先的侵略計劃對我們更是長久而費用浩大。游擊戰爭的時期開始了。第一步是召集回來促成單獨媾和的市民們仍組成隊。用恫嚇與暴力，縱然已宣誓中立，數千這類的荷蘭人又被迫拿起武器來。英國人痛斥這種欺詐行爲，而且雖然沒有人因背叛誓言受死刑，一種新的痛恨因素從此滲入這抗爭中。

我聽說這次戰爭一向對於布瑞巴松將軍不很順心。他會來此率領一旅團正規騎兵，但在考里斯堡前面的這種等待與疲勞的作戰方式，使得他和弗倫奇將軍不睦。弗倫奇是較爲年輕而更有勢力的人物。老「布瑞巴」不易使他自己習慣於戰爭的新形勢。他想着「我們一八七八年在阿富汗會怎樣作戰，或一八

八四年在埃及蘇亞金的作戰，「當時的弗倫奇僅是一小尉官。但弗倫奇現在是他的指揮將官，並且一八七八與一八八四的戰法已成陳舊與漸消逝的回憶了。在這些不方便上布瑞巴松又加上他的說話隨便與好譏諷的危險。他的批評，不僅是關於弗倫奇的戰略並且還涉及他的年輕品行，是以一種揚揚得意的態度詳述着。這些事體被傳到總司令部。弗倫奇反攻他。布瑞巴松失掉了他的正規旅團而轉任統率此時漸漸調到南非的一萬名帝國義勇騎兵。這初看像是提升，並且對布瑞巴松也是這樣說。這被證明像是真實的這位「愛爾蘭人的再起。」這一萬義勇騎兵來到之後却分散到全部戰場。只有一旅這種被輕視的業餘騎兵由我的可憐朋友管轄。他就帶着這些人在布羅木方廷的東南地區作戰。我決定去他那裏。

我把我的馬匹和車輛裝上火車並向南去艾敦堡。四月十七日早晨在大雨中我從那裏驅車行經紛亂的地域。我一路上走着很順利，並在十九日夜晚我趕上離杜維斯多普十一哩的英國部隊。這是第八師團，這是從我們帝國各處要塞零星聚集來的最後一師正規軍。這由李斯里倫杜爵士指揮，後來被諺稱為「聞散的轉動爵士，」我在尼羅河作戰曾認識他。布瑞巴松的旅團在先頭偵察。倫杜很溫和周到：第二天早晨我騎馬趕上布瑞巴松。他看見我很高興，對我訴他的不平，並且把對弗倫奇的許多批評和故事，以及這次的戰爭與世界一般情勢都講給我聽。我們在一處住了幾天。

我們不久開始走近杜維斯多普周邊的山地。遠處稀落的毛瑟槍聲突破寂寞，我們的前哨倉皇退回。現在隨之發生一些我會見過的最可笑的作戰。布瑞巴松的義勇騎兵不久佔領了最近的山，跟着與在杜城前邊山崖草叢中有相當實力的荷蘭兵發生激急小戰。三四門敵人的砲開始放射。派人向後報告給倫杜，到傍晚他率領兩旅人趕到。我被邀列席會議。布瑞巴松極力主戰。一切準備妥明天正式進攻。然而

清晨絕早先頭的旅團長何伯特却木賽德爵士向我們的總指揮陳述這件企畫的重大性。在二十二年前的一八七八年却木賽德爵士曾參加過俄土戰爭。因此他說的話很有權威。他說荷蘭人這時所據的陣地像當年俄土戰中的普利弗那一樣的可畏。所以必須慎重的將所有的人和砲都調集來再開始或將犧牲數千性命的大戰。因此決定等候巴凱木伯爾將軍率領的第三旅團，包括兩大隊禁衛軍的到來，他們業已從鐵道出發晚間可以到此。因此我們經過很有趣的一天與荷蘭人小交綏，並且黃昏時又一長縱隊步兵到來。我們現在已有近一萬一千人與十八門砲。一切的準備是爲第二天的大戰。然而在當天晚上伯克郡兵團的四十個人，黑暗中出去到附近的泉水汲水，不幸失迷了路徑誤入荷蘭人的防線以爲是自己的。這事件對我們的總指揮產生一種不吉的印象，他並且打電報給羅伯次勳爵請示。所有的將官在這時都接到將遭遇重大犧牲的最嚴重警告。正面的攻擊實際全被禁止。一切事都用溫和與策略；這些指示在理論上是奇妙的，其效果却使全軍無能爲力！

在拂曉時全軍已列隊準備攻擊，並且我們的義勇騎兵靜候信號馳往敵人的左翼，突然跑來一個參謀官帶來消息說戰事又行延期至少本日不出兵。這又使布瑞巴松大不高興。他騎馬向我走來搖着頭，並且用一種滑稽的表情突然高聲在衆人之前罵了一句很難聽的話。這位參謀是否回去惡意的報告這件事我便不得知了。

爲了安慰布瑞巴松並多少做點事，騎兵隊被允許去偵察並試探敵人左翼的實力。並且就是這一次我遇到一回最驚心的冒險。

唯恐我的記憶鋪張這故事，我轉錄那天晚上我所寫的：



「那一族騎兵並有騎步兵在內共約一千人，在哨戒線後邊向南行作迅速與寬闊的繞道，不久就到了敵人左翼。……地勢驟然坡向一塊平坦的盆地，中間却突起一座最顯著而奇特的小山。被遮在這山後邊的就是杜維多普城。圍着小山是一羣荷蘭人，有的騎馬有的徒步約計二百人。」

「我們的迅速前進，幾乎已到他們陣地的中心，擾亂而震驚了他們。他們懷疑這是來偵察還是真的攻擊。他們決定確知此事乃試從側面包圍來圍他們的騎兵；我們的長射程來福槍彈迫使他們退回山後遮藏，這時恰又來了一股新兵力約二百人，騎馬馳出並經過我們陣線前約二千碼遠欲往我們右邊的一座白石小山。」

安格斯麥克尼爾，自芒特莫倫西斥候隊的長官陣亡後即任該隊指揮官，跑到將官面前道：「先生，我們可以殺光他們嗎？我想我們是能够做到的。」斥候兵們傾耳聽着。將軍沈思。「好吧，」他說道，「你可以試一下。」

「上馬，上馬，上馬，斥候兵們！」他們的急性軍官喊着，爬上他的馬鞍。隨後對我說，「同我們來，我們現在將露一手給你看——上等好的。」

幾天前在無守備的時候，我會允許跟着這斥候隊跑一天。我看看那些荷蘭人：他們比我們離那小白山近些，但在另一方面，他們需要爬山，並且大約沒有我們的馬匹好。這事可以辦，並且假如成功——我想起阿克通候木斯作戰的情形——他們在這平地上將犧牲多大代價。因此，爲了「晨報」着想，我跳上馬，我們全體——四五十名斥候兵，麥克尼爾和我——盡我們可能快，緊蹬馬刺，策馬前行。

在一開始就像賽馬一般，並且雙方都如此承認。當我們集合時我看見五個領先的荷蘭人，比他們其

餘同隊人的馬匹好，跑在別人的前面拚命要去佔有利地位。我說道，「我們不能佔先；」但沒有一個人承認失敗或使這件事不解決。後來事自然極其簡單。

我們到達離山頂一百碼——確切說是一百二十碼——前面的鐵絲網，下馬，砍斷鐵絲，就要去奪那寶貴的崖石之際——像我曾在弗瑞爾鐵道斷處所見的兇獍，長髮，可怕的——十餘荷蘭人的頭和肩露出來；而且在他們後邊還有多少？

那裏有一瞬奇怪的，幾乎是難解明的，停頓，或者也許並沒有停頓；但我似乎記得有許多事體發生。首先是荷蘭人——一個生着長而下垂的黑鬚，穿着巧可力色衣服，另一個頸上圍一條紅圍巾。兩個斥候兵魯鈍的砍着鐵絲網。一個人從他的馬上瞄準，麥克尼爾的聲音十分堅定的喊道，「太晚了：回到那一個山去。快跑！」

隨後毛瑟槍放射了，呼呼的彈聲充滿空中。我抬腳上蹬。馬被鎗聲所驚如狂急躍。我會試跳上馬鞍；它却滑到馬肚腹下邊。馬脫了鞍，如狂的奔去。大多數的斥候兵已跑出二百碼外。我隻身一人，已無馬，離敵人射程極近，並且距任何遮身處至少有一哩。

我尚有一種安慰——我的手槍。我不能再像以前全無防衛的被追捕了。但最光明的展望也是致命的受傷。於是在這回戰爭中又一次轉身在荷蘭的槍手之前徒步逃命，並且我自己心中想着，「這回我終於要完了。」在我跑着時我突然望見一個斥候兵。他從左邊跑來，經過我的面前；一個高大的人，帶着骷髏與骨十字肩章，騎着一匹蒼白的馬，死的徵象，但對我却是活命！

當他走過時我喊道：「給我一隻燈。」使我驚訝的他竟立刻停住了。「好的。上來，」他簡單的說。

我跑向他面前，這次上馬幸未拙笨，並且一瞬之間我已發現我自己已在他的馬鞍後邊。

隨後我們跑起來。我用手繞過他抓住一點馬鬃。我的手爲血所濕。馬被擊傷很重；但這勇敢的動物仍繼續高貴的奔馳。追擊的槍彈——因爲距離已遠——低響着從頭上飛過。

「不要怕，」我的救援者說，「他們不會打住你的。」隨後，因爲我不會答話，「我可憐的馬，噢我可憐的——馬；被一枚爆炸彈擊傷。可惡的鬼們！但他們的死期就要到了。噢，我可憐的馬！」

我說道，「不要介意，你已救了我的性命。」「啊，」他回答道，「但我想着的是我的馬。」這是我們一共所談的話。（這個騎兵名叫羅伯斯會因這次的勇敢獲得行爲出衆勳章）。

從我聽見的槍彈數目判斷我預料在跑出五百碼之後，便不至被擊中了，因爲在奔馳着的馬是一個困難的目標，並且荷蘭兵是被激動得喘不過氣。但等我轉過更遠處的小山角時我才感覺心上輕鬆，並且發現我又脫險。」

當我們回到營幕時知道了羅伯次勳爵以爲倫杜已被有力的敵人大軍所阻，已從布羅木方廷又開來一師團步兵，還有弗倫奇的三旅騎兵從西北方對杜維斯多普作廣大的橫掃行動。兩天之中兩軍已合併完畢，並且那二千五百荷蘭人等候了十天所消耗的力量至少十倍於英軍，最後安然向北退走，並攜帶着他們的俘虜——誤入彼等陣地的數十英兵——同行。我明白了遊擊戰的情勢乃成一大問題。

現在我自己參加弗倫奇的騎兵師團，並隨着他們向北去。這裏我發現我處於不很友好的氛圍中。像是其他許多將官一樣，弗倫奇也不贊成我。這個小尉官與到處跟隨的戰地記者混合人自然在軍人心中是可憎的。但在這一般的偏見之中又加上一層私人的複雜性。我被人們周知是我的老上校的同黨與密友。

我因此陷入了這更廣大的仇恨圈裏。甚而弗倫奇的副官長傑克米爾班克，現在受傷新愈並最近獲得維多利亞勳章，也不能減輕這種流行的敵對心。雖然我時常跟着弗倫奇的隊伍前進與交戰，這位將軍却完全漠視我的存在，並且毫無客氣或善意的表示。我對此很抱歉，因為我極欽佩所聽到他在攷里斯堡前線的巧妙防守。他從荷蘭人的防線勇敢奔馳去救奇木伯雷，並且自然爲這英勇軍人的姿態，這時日增的聲譽之光已照在他身上，所感服。因此在南非作戰期間我從未和這位將軍交談過一句話，後來他却成爲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並且在和平與戰時我與他許多年共同辦理嚴重的事體。

## 第二十七章 約罕尼斯堡與普瑞托里亞

直到了五月初羅伯次勳爵才補充完他的軍火，足以使他開始向約罕尼斯堡與普瑞托里亞兩城前進。同時戰爭的全部形勢已見惡化，望不見迅速結束的影子。軍司令部在布羅木方廷已住了兩個月，並且在前進之先是極其熱鬧。羅伯次勳爵這時的麾下計有諾弗爾克公爵，維斯敏斯特公爵，瑪爾布羅公爵。這使得急烈派的報紙著文諷刺，這位總司令——大約天性對於輿論敏感過份——決定縮帆。他選定瑪爾布羅公爵留守。我的這位堂兄很不高興被留在後方。幸而，伊安哈米爾吞升爲將軍並被派率領一枝兵力共一萬六千人，至少有四千騎兵，將在右翼或東邊四五十哩處和大軍主力平行而進。我已決定和這部隊同行，並且我一定被他們歡迎且極自在。我打電報給哈米爾吞提議由他調瑪爾布羅到他的部下。將軍同意了，並且羅伯次勳爵從來不願待任何人不公平，很誠懇的允許了。我駕好我的四匹馬的馬車，我們起程

行四十哩去追趕右翼的部隊。我們無防衛的但却安然的走過荷蘭人密聚的鄉間，並在文伯格城外追上我們的朋友。從此向前一切都是順利。

隨後開始有趣的行軍，連停止的時間在內共用六星期並且在此期間共走了四五百里。南非洲的奇異天空與氣候，沿途風景的偉觀，不停的行動與繼續的事件，使得這種生活在我心中的印象，縱於二十五年後仍以新鮮和興奮的感覺時時重現。每天我都看見新的鄉野。每晚我們都露宿——因為沒有帳棚——在一些新的河流旁邊。我們驅着一羣羊同行隨時宰殺，並且在荒涼的村莊牆角捕鷄鴨吃。我的馬車廂坐下有一塊高起的儲藏板裏面堆有兩尺高最佳的罐頭食品 and 倫敦最好的酒。我們極其舒適，並且我終日疾馳於移動的騎兵前哨網以少年的無慮態度尋找每種冒險，經驗或資料。幾乎每天只要天一亮我們散開的馬隊和我們的腳開始移動，來福槍的輕擊聲在前邊，在兩側或時常在我們後隊の後邊，給我們活動的任務一種異樣的刺激。有時候如在過沙河時，便有正式的作戰，大批的軍隊向被熟巧，敏捷與無處不有的荷蘭騎兵所據守小山或峭巖前進。每數天必有二十幾名我們的兵士被擊斃，致殘廢或俘擄去，使我們覺得這些慣使來幅槍的山野騎兵的極大作戰能力，像嗅覺銳敏的獵犬一般機警和頑強，緊隨着英軍的行動。

羅伯次勳爵，不信他的情報官的消息，相信敵人將退入托蘭斯瓦爾西部決不退往東部。因此，當我們走近托蘭斯瓦爾邊境時，伊安哈米爾吞爵士的隊伍，從主力部隊的右邊被調往左邊。我們穿過中部鐵路綫走向瓦爾河的渡頭。在這種準備之下我們的任務是轉過約罕尼堡區的西側面，並強迫敵人撤退，不需大軍主力作高代價的正面攻擊。荷蘭人看出了這種調度的宗旨，並且雖然準備退出約罕尼堡，他

們却派一有力隊伍在約罕尼斯堡至坡其夫斯托木公路的弗洛瑞達地方拒抗哈密爾吞部隊的前進。

這次一九〇〇年六月一日，正是四年前傑梅森叛變者投降所在的同一地點，打了一場在當時認爲激烈的戰爭。荷蘭兵伏在山嶺突出的崖石後邊不畏砲擊，終於用刺刀交手戰才被驅走。戈登高地軍，死傷約百人，擔任這次的艱險任務，同時弗倫奇的騎兵會努力但鮮效的圍攻敵人的右翼和背後。在這次作戰時我又得幸運的脫險。在這山嶺被高地軍佔據之後，斯密斯道倫將軍，哈密爾吞爵士部下的一位旅團長，打算立刻把他的砲隊移往佔據的陣地，並且因爲時間短促，決定擇他自己選的地點。約我跟着他走，他單人經過山坡向前慢走。荷蘭人按着他們所慣做的，燃着了乾的草原，長列的煙火從遍地各方燃起。在這種煙幕之中我們失却了山嶺上戈登軍的左翼，並且從這烟火中跑出來時發現我們離敵人只數十碼遠。來福槍聲立刻暴發了。圍着我們的空間近距離的槍彈聲像鞭響一般連接不斷。我們拉轉馬頭並躍回跳進我們的烟幕。一匹馬被一顆槍彈輕擦過，但我們幸均未受傷。

這次事件的翌晨，伊安哈米爾吞爵士的部隊經過大路去約罕尼斯堡的西方。這城南二十哩的某地點是羅伯次勳爵的司令部此刻應當到達的。這兩部隊之間沒有通信方法。約罕尼斯堡仍在敵人手中，而向南走回我們來的路途則無異繞行八十哩的崎嶇山地。騎兵立刻被派出沿此迂道而行。一種更快的與總司令通信方法在此刻是極端重要的。從那城出來到我們防線的平民所講城中的情形紛紜不一。荷蘭人要離開了，但他們仍在那裏。一個年輕法國人，像是很明瞭城內情形確切說穿便服騎自行車很容易進入該城。在行將退却之際被停住問詢的機會是很少有的。他願意借給我自行車並領着我去。我決定一試。伊安哈米爾吞爵士把信件交給我，並且我也帶了我給「晨報」的電函。我們當天下午騎自行車沿大路一直

向該城前進。我們走過本部隊的最前哨之後，我經驗到一種冒險的明晰感覺。不久我們已到了約罕尼斯堡城的大街上。天色業已漸黑。但街上的行人很多，並且我立刻在人羣中望見武裝的荷蘭騎兵。他們仍然據守此城，而我們是在他們防線之內。按照所有的戰時法令我的情形，假如被捕，將是很不愉快的。我是南非輕騎軍的一軍官，改換便服祕密潛入敵人防線。歐洲的軍事法庭成立以來，這種情形是決不難處理的。在這些事體上我是十分明白的。

我們須要推着自行車走一條很長的上坡街道，並在我們如此走着時聽見後面有個慢跑着的騎兵趕了來。若加快我們的脚步必起疑竇。我們繼續慢行，像是很不在乎的神氣，偶而互相講兩句法語這是我們事先說妥的。不久那騎兵已和我們併肩而行。他勒馬使牠慢走，並一再的細看我們。我抬頭看他，我們的眼光相對。他的來福鎗懸在背後，他的手槍在鞍旁皮袋裏，並有三子彈帶的彈藥。他的馬上駝着他的沉重物品。我們三人如此並行，在我覺得是很長的一個時間，隨後我們不歡迎的同伴用馬刺打馬又向前疾走，把我們留在後邊。這時高興還太早。隨時我們將會遇見荷蘭人的檢查綫——假如有的話——並且我們的目標是沿着這大路騎車前行不擬躲藏。然而我們不會發現荷蘭人的檢查綫，遺憾的也未見有英軍的檢查綫。當約罕尼斯堡的大街開始與鄉間連接在一處時，我們遇見羅次勳爵部下的先頭少數英兵。他們全未帶武器，並且緩步前往城中去尋食物或飲料。我們問隊伍在何處。他們表示說就在很近。我們勸他們不要再向前走，否則會被俘擄或或擊斃。

「怎麼回事？先生，」他們之中一人說，並突然感到這種奇怪的可能性。

被說知我們在一哩後還會走過武裝的荷蘭人，這些兵士才罷休了他們去城中的念頭轉身到附近房舍

去搜尋。我和我的同伴騎車沿大路前行直到我們找着羅伯次勳爵的先頭師團的總部。從這裏我們被引導到向南約十哩的總司令部。我們最後到達時天已很黑。我熟識的一位副官走出來並問道，「你從那裏跑來的？」

「我們從伊安哈米爾吞部下來。我帶給總司令一封信。」

「好極了，」他說道。「我們正渴望消息呢。」

他消失了。我的事務是找新聞檢查官，我帶來很重的一捆電報，都是最新最機密的消息。但在我尚未找着檢查官時那位副官又出現了。

「羅伯次勳爵叫你立刻進來。」

總司令和他的部下十餘位軍官在吃晚飯。當我進去時他從椅上跳起來，並用一種最熱誠的神氣向我走來伸出他的手。

「你怎樣來的？」他問道。

「我們經過城裏的大街而來，先生。」

「經過約罕尼斯堡？我們的報告說它仍被敵人佔着。」

「那裏有不多，先生，」我說，「但他們準備走去了。」

「你可曾看見他們？」

「是的，我們看見了幾個，先生。」

他的眼睛發光。羅伯次勳爵有一雙很非凡的眼睛，充滿了光亮。我記得在此際被這閃光所照。



「你看見哈密爾吞昨天的作戰了嗎？」這是他以後的問題。

「是的，先生。」

「告訴我那一切的情形。」

隨後，在被極度款待中，我把哈密爾吞將軍的作戰詳情講給我父親的老朋友，而且現在一度又成了我的老朋友。

X

X

X

X

四天後普瑞托里亞城投降。許多對的牛拉着兩門山砲，它們被稱作牛砲，走了數百哩來攻打這堡壘；但它們却終於未使用。然而我的再入荷蘭人的京城却是興奮的。五日的早晨我和瑪爾布羅騎馬同行不久便遇到已在該城郊外的一隊步兵的先頭縱隊。那裏並無軍事預備，我們和一大羣軍官來到鐵路行經的關閉着的城門。這時很慢的從我們眼前開過去一長列火車由兩個機車拖着，並載滿了武裝的荷蘭人他們的來福槍在每個車窗口豎立着。我們在相距只三碼遠互相呆視着。只放一槍就會引起雙方可怕的大屠殺。雖然遺憾這列車竟逃走了，而看着這最後的車輛從我們眼前滑走才真實的放心了。

隨後我同瑪爾布羅緩行進城。我們曉得俘虜的軍官已從國立模範學校遷移了，我們尋問到新的拘留所預料他們仍被監視着。我們恐怕他們被帶走了——也許就在那最末一次車裏。但我們轉過一個角，望見了監禁所，一排長的鉛房子被密的鐵絲網圍着。我揚起我的帽子並歡呼。裏邊立刻回答喊聲。跟着發生的很像一齣熱鬧喜劇的收場。我們只兩人，而在我們前面站着的是武裝的荷蘭衛兵持着來福槍準備放射。瑪爾布羅以參謀官獎發的精神命令他的官長立刻投降，並且願給他們繳出來福鎗的收據。俘虜們從

房裏蜂擁出院來，有的穿制服，有的穿法蘭絨服裝，沒有帽子或無上衣，但全都極爲興奮。哨兵拋下他們的來福槍，大門打開了，並且當最後的衛兵（他們共五十二人）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時，長期被禁的軍官們圍住他們並奪去他們的武器。有幾人拿出一面英國國旗，托爾斯瓦爾的標識被撕下，並且在我們被擄的朋友們如狂的歡呼聲中，第一面英國旗被懸在普瑞托里亞城。時間：六月七日上午八時四十七分。一個突發的驚人新局面！

x

x

x

x

我在南非還遇一件驚險事體。兩星期後參加過將荷蘭人遠逐出普瑞托里亞一帶的鑽石山戰役之後，我決定回國去。我們的作戰已告終了。戰事已變成遊擊性質，並且無一定形勢與結束日期。大選勢將不能再遷延。得到了軍事當局的同意，我又恢復平民身份，並乘車去好望角京城。

一路行抵約罕尼斯堡南方一百哩的小山車站都極順利。在清晨我和替羅伯次勳爵去辦公同車的維斯敏斯特公爵正吃早飯時，火車突然猛停。我們走下車來立在鐵道旁，而就在這時荷蘭人的一種小砲彈，幾乎恰射到我們的脚前面。那砲彈砰然猛響，鐵路旁土堤上的土塊被掀起來。在我們前邊一百碼處的一座臨時木橋正在起火。這一系列車極長，並且滿載着從幾十團隊中被挑出因事需要送往後方或回國的兵士們。沒有一個率領的人。士兵們開始紛紛由車廂中下來。我未看見有軍官。小山車站在後邊三哩遠，那裏有兩架五寸砲防守的營幕。我的鐵甲車事件的記憶，使我對於後退的路線極敏感。我不欲再遭十一月十五日的經驗；我因此跑着到前面的機車登上司機房並命令司機人鳴笛讓士兵們都回到車裏去，並立即將車開回小山車站。他均照辦了。當我站在車踏板上看士兵們是否都已上車，我望見不及一百碼遠在着

火橋下的乾水溝中，有一堆黑人形。這些是我看作敵人的最後一些荷蘭人。我將木托裝在毛瑟手鎗上並向他們放了六七槍。他們未還擊便散去。隨後機車開動，並且不久我們都平安回到小山車站的防壕中。到這裏我們聽說再前邊的一站杭寧支河發生了激戰。在我們前面開行的一列車被截住，並且在那時際正被內有大砲的一枝爲數頗多的荷蘭人所攻擊。我們車前頭的鐵道已被拆斷，無疑的是在阻止我們上前去援救他們。然而，損失約六七十人在杭寧支河的朋友們幸能支持到第二天從南邊來了援軍，荷蘭人始逃去。因爲鐵道修復需要數日，我們借得馬匹連夜從小山車站隨着一隊澳洲槍騎兵前行，幸未再遇危險。我想了許多年那顆在土堤上距我們極近爆炸的二寸小砲彈，應該是我看見在仇恨中射出的最後一粒彈。然而這種希望後來被證明無根據。

## 第二十八章 競選議員

英國大多數的人都認爲戰爭已經終了，因爲現在普瑞托里亞城已被佔領，並且更重要的是麥費肯城也被解救了。他們在這方面更爲羅伯次勳爵的演說所鼓舞。他們盡情的歡快。但政府明白得更清楚。他們被勝利之潮沖激到一種獨斷的與危險的地位。與荷蘭人的共和國之間將無交涉。他們純粹的被抹殺。假如荷蘭人願意單獨的或在他們將官率領之下來降，他們會得到很好的待遇，並且最後英國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已移住足夠維持安全的人數之後，他們會像別的英國屬地一樣被允自治。否則他們將被追擊，或逮捕甚至到最後一人。像南非自由邦長官米爾諾勳爵在後來會說的，「在某種意義上戰爭永不會終

了；「它只會逐漸消失了。遊擊戰的局勢將被軍隊解決；而在那之後山中和曠野的匪徒將被武裝警察所平服。

這是一件鑄成對我們代價極巨的錯誤。那裏仍有上萬的兇猛無畏的荷蘭人在他們的領袖如鮑薩，斯末資，德維特，德拉瑞與何左格之下，繼續在他們的廣大境內不爲求勝但爲榮譽而戰。在全已安撫了的地域駐軍背後游擊戰的怒焰一再的暴發。甚而在好望角屬地也被斯末資復燃起反抗之火醞釀或燃燒了深具破壞性的兩年，並且仍只能爲正式的交易所撲滅。這種延長的鬥爭產生了驚人的惡果。這些遊動的敵人不穿他們的制服；他們和普通人民混在一起，居住在會宣誓守中立的農民家裏並被他們援助，隨時隨地可以出來對不隄防的英國隊伍或孤立的哨戒地作致命的與流血的攻擊。爲應付這一切英軍當局發現必須把整個地區的居民加以清查，並將人民召集在集中營裏。因爲鐵道仍在被毀不通，所以供給這些集中營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甚是困難。疾病發生了結果數千婦女兒童死亡。焚燒背誓言的農民的房屋，不但鎮壓不了抗戰的荷蘭人，反而更使得他們拚命作亂。在英國人方面愈憤恨叛徒們，背誓約者，及穿槍得英國兵的制服的荷蘭人（主要的因爲他們沒有別的衣服，但有時也用爲詐欺手段。）然而，極少的人被處死。凱奇諾且以公正的嚴厲槍決一個英國軍官和幾名殖民地騎兵，因爲曾殺死幾個荷蘭人俘虜；這事還是在他們反叛之後很久，且最後他們還把他們受傷的人送到英國戰地病院來。似此人道與文明決非完全被排斥，並且雙方在相互可怖的損傷中在這消耗與糜爛的嚴酷兩年內彼此保持一些尊敬。然而這一切却在未來完成。

我歸國後受到最熱烈的歡迎。奧爾丹木城幾乎不分政黨的畛域加給我一種勝利的遊行。我進入該城

威儀非常的坐着十輛四輪馬車的行列，驅車走過街道時擠滿了熱烈的紡織工人和工場女工們。我在樂也爾劇院對極夥的市民的大集會講述我的逃脫經過。因為我們的軍隊已經佔領了維特班克煤礦地區，並且那些會幫助我脫逃的人們已安全在英軍保護之下，我是第一次可以自由的講那整個的故事。當我提到杜斯乃普君——繫我下礦坑去的奧爾丹木城的礦工——的名字時聽衆們喊道：「他的太太在樓上呢。」於是全場歡呼。

這種協和不可避免的須被損毀。保守黨的領袖們決定在勝利的熱烈消滅之前取決於民意。他們當政已經五年。總選舉在一年半之後便須舉行，並且這機會太好了怎能放棄。誠然他們不能實行合併南非荷蘭人共和國並用武力壓服一切反抗的政策，除非在一個新議會與新的多數議席。因此議會在九月初就解散了。我們那次的選舉比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選舉情形更爲激烈。所有的自由黨，甚而那些最忠實擁護戰爭的人包括喪失了自己的子弟者在內，都一律被非難爲「親荷蘭人派」。張伯倫先生發出標語說，「政府損失的每一議席就是荷蘭人多得一席」並且保守黨人一般皆倣效他。然而自由與急烈派民衆相信戰事的暫停就是完全終了，頑強的連合起黨的組織。選舉在全國緊張的競爭着。保守黨在那時博得英國選民的最大多數。民意盛行的趨勢是擁護他們的，並且薩里斯伯瑞勳爵和他的同黨結果獲得比所有的反對黨，包括八十名愛爾蘭國家黨在內，多一三四票的略減的多數。他在英國本島上獲得壓倒的多數。

我站在這次勝利的先頭。在那時我們的聰明而謹慎的法律使總選舉共經過約六個星期的時間。所有的選舉人並非盲目的都在一天投票，轉天早晨就曉得結果爲何，國家大事乃真正的決戰出來的。一陣猛

烈但熱心的透澈的共商國事發生在兩方的領導人物並佔重的地位。一個選區的選民數目不是不能操縱的。一位候選人可以向擁護他的人們演說。一位重要人物的大演說時常可以轉移一個選區或一個城市。著名與有經驗的政治家的演說被各大報紙詳細刊載並為廣大的政治階級所討論。因此由猛烈的辯論程序全國的決定經整齊步伐而達到。

在那時的競爭激烈政治，最初選舉的結果是被各方以極大的興趣期待着。奧爾丹木幾乎是第一個投票的選區。我力爭的主張是戰爭乃屬正確與必需，自由黨反對戰爭是錯誤的，並且在許多方面會阻礙戰爭的進行；而且必須戰到無可辯爭的結局，然後須有一個寬大的解決。我這次有一位新的競選同伴，克瑞普斯先生，倫敦市的一個商人。毛斯雷不再出來。他是一個很胖的人。他曾在瓷澡盆中沐浴因身體過重瓷盆被壓破，他受傷而且終因之死去。我的反對黨艾茂特與倫錫曼都採取魯斯伯瑞勳爵對於戰爭的態度；那就是他們贊助國家的從事戰爭，但認為保守黨所領導的戰爭極不能稱職。自由黨又像是會造成另外一些錯誤。作為一種代替的辦法，他們暗示自由黨可以運用外交手腕使戰爭可能完全避免，並且它的一切目的——如像使克魯格總統屈服——不必流血便能獲得。這些當然僅是一種主張而已。我答辯說不論交涉是如何進行，它們終會因荷蘭人侵入英國領土而中斷的；並且不論戰爭是打得怎樣不對，我們現已把侵犯者打退並佔領了他們的京城。保守黨在全國也辯論這是確認戰爭正當並去獲得完全勝利的國家重大問題的一次特別選舉；並且普通的階級，派別，與政黨分歧都應當為愛國的人士放在一旁。這在當時是我的誠懇信念。

張伯倫先生本人出來演說贊助我。他這一回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路易喬治和烏格拉斯海格爾

人奔走更顯得熱心。在同時也遭遇極大的反對；但敵對心終不能將欽佩之意從他們胸中完全攔除。我們同乘敞蓋馬車前往我們的大集會場。我們的朋友已佔滿劇院；我們的反對者擁擠在門口。我們的馬車到達劇院門前時，被一大羣敵意的民衆緊擠得數分鐘下不去，他們全都盡力的高聲怒喊表示輕蔑，並且因望見他們本份應當反對的一位著名人物而激奮癡笑。我極小心的保護着我的貴賓。他喜愛這羣衆的叫喊，並且同着我父親永遠要說「我從來不會懼怕英國的民主主義。」他的臉充滿血色，並且他的眼和我的眼接觸時閃動着純粹愉快的光。我必須解釋在那時我們有一種真實的民主政治被政治家階級所領導，並非被報紙所迷惑的一個流動的民衆。那裏有一種機構其中政治家，選舉人和輿論都各有其地位。在會場中我們全爲張伯倫先生的拘謹所驚訝。他的柔和低吟的聲音與有理的銳利語句，大多數他都有。一個慎重的音調，產生一種非常的印象。他演說一點多鐘；但最使聽衆感高興的是他說錯了一些事體或數字損及他的反對黨，他特別回轉來改正，說道他一定不能不公平。

到我們計票時，在約近三萬票中顯然是自由黨和勞工黨在奧爾丹木成爲較強大的政黨。艾茂特居票選之先。然而像是有選舉他的二百名自由黨出於個人的善意和贊助戰爭的情緒，第二次投票選舉我。因此投票結果，我僅以多二百三十票勝過了倫錫曼被選入下議院。我同着我的朋友們在鼓噪中走入保守黨俱樂部。我發現薩里斯伯瑞勳爵已經在那裏以熱誠的慶賀等待着。這老首相必是在聽着電話，或離着很近，得知投票的結果。隨後從全國各處紛紛投來欣慰讚揚我的信函。自此以後，我成了選舉中的幸運之星。全國各地都來約我。第二天晚上我在倫敦演說，並且張伯倫先生要求我隨後的兩晚去伯明漢區演說。我正在動身去赴此約時，拜爾福先生的信差趕上火車告訴我，他希望我取消倫敦的約定，立刻回曼

却斯特並在那天下午同他演說，晚上結束在斯托克普的競選。我依從了。

當我趕到的時候拜爾福先生正對着一大羣聽衆演說。全場聽衆見我進來都站起來並歡呼。用他的莊嚴的神態，這位下議院的首領介紹我給聽衆。從此以後我對之演說的都是些最大的集會。五六千選民——都是男性——充滿了興趣，完全明白主要的目標，蜂擁進最華貴的大廳，還有許多可敬重的黨中棟樑，並且是多年的國會議員坐在講壇上作爲贊助者！在那次的選舉並且誠然在以後約數十年中這便是我的經驗。我和張伯倫先生在海伯瑞區演說兩天。他有一整天在床上休息着；但等我坐專車去米德蘭地區三處集會演說回來時，他又精神極佳的約我吃晚飯並打開一瓶一八三四年的好紅葡萄酒。約有三星期我過的像是遍歷全國的勝利行。黨執委們選擇最危急的議席區，並且很多的勝利跟在我的車後邊。我那年二十六歲。我若認爲我的目的已經達到是可驚異的嗎？但幸而人生並不全像那般容易：否則我們會太快就走到終點了。

那裏像是仍有兩個重要步驟須辦妥。第一是積存下豐足的錢，俾使我能專心於政治而不必做其它工作。我的「尼羅河戰爭」及從南非洲的戰地通信集成的兩本書的售款連同「晨報」十個月的薪金二千五百鎊，共計我已有了四千餘鎊。欲再增加這筆存款的機會現在不難。我計劃在一秋季和冬季到英國各地和美國去演說。英國的演說在選舉完畢後不久即開始。每晚均有演說已經舉行了五個星期，我今後還須同樣的辛苦兩個半月，僅只在橫渡大西洋時的一週間中止演說。在英國各地的演說均很成功。第一次時是伍斯雷勳爵主席，並且三島上的兩政黨要人在我從甲城走到乙城時都曾替我當主席。所有的最大議會廳，均會坐滿了友善的聽衆，我用幻燈幫助對他們演說我的冒險和脫逃。我每晚的收入很少低於一百鎊。



並且時常超過很多。在利物浦的音樂堂我一晚獲得三百餘鎊。在十一月我一共存到銀行裏四千五百鎊，所走過的還只是一半英國的各處。

國會將在十二月初召開，並且我渴望出席下議院。然而我却渡過大西洋履行我的約定。一種不同的氛圍流行在美國。我驚訝的發現許多這些和藹客氣的講同種語言並在主要方面很像我們的美國人，却並不像在英國一樣對於南非戰爭的興奮。再者他們許多人還以為荷蘭人是對的；而且各地的愛爾蘭人更表示積極的敵意。聽衆們一個地方和另一地方的也不相同。在巴爾的莫城只有數百人聚集在一個可容五千人的大會堂裏。反之在波斯頓會舉行一次對英親善的大遊行，並且甚而特瑞芒特廳的進口路都擠滿了人。這裏的講台上坐有三百名屬於英美協會的美國人都穿着紅色的制服，並且這次集會的情形極壯觀。在芝加哥我遇到喧鬧的反對。然而我講了幾句取笑我自己的趣話，並對荷蘭人的勇敢和仁厚給以誠懇稱讚之後，他們才平服了。從全體看我發現美國聽衆是容易成爲朋友的。他們是冷靜與批判的，但也是有禮而天性溫和的。

在我的旅行中我得到著名的美國人幫忙。布克考克蘭先生，喬西德普先生，還有其他重要政治家担任主席，並且我在紐約的第一次演說是由一位著名人物「馬克吐溫」親自招待。我深被我的幼年時即聞名的同伴所感動。他現在已經很老，並且髮鬚雪白，並且在最有興趣的談話風度之中，兼具一種高貴的神情。當然我們辯論到戰爭。經過幾句交談之後，我發現我自己被戰敗至「我的國家對或錯」的衛城。「啊，」這位老人說道，「一個可憐的國爲自己的性命而戰，我贊同。但這不是你的國家的情形。」然而我想我不會使他不悅；因爲他很好意的答應我的要求在他的三十本著作中都替我簽名；並且在第一本

書上他寫了後面的一句格言，我料想是一種溫厚的勸告：「做好事是高貴的；教別人做好事更是高貴，並且無妨害。」

所有這種平靜的寬容等到我們越過加拿大的邊境時又改變了。這裏又表現熱烈的羣衆使我很容易的像在本國一樣相處。可惜，我只能在這些興奮的情境中停留十天。在一月中旬我回國並又繼續巡遊本國的城市。我每一個城市都去過了。當我在愛爾蘭廳演說時，可敬的杜弗林勳爵担任介紹我。再沒有人能像他更會稱贊的了。我現在仍能聽見他用那舊式的發音說道，「並且這個青年人——許多他的同時代人在此年齡幾乎尚未離開他們的書本——比半數在歐洲的將官們看見過的實在戰役還多。」我以前從未想到這層。這是很有趣的。

我的演說旅行到二月中結束時，我已力竭了。約有五個月我幾乎除了星期日每天晚上要演說一小時或更多，並且時常每天講兩次，而且不停的在旅行，多皆在夜間，在一張床上很少睡兩次。而且這又是緊在我行軍與作戰根本很少睡在屋頂之下或床上邊共計跋涉約一年之後。但其結果却是實在的。我的存款已近一萬鎊。我是完全獨立並且不須憂慮未來，或是多年除了政治之外不必做任何事。我將我的一萬鎊送到我父親的老朋友鄂耐斯特卡塞爾爵士，並附言說「請代喂我的羊。」他很謹慎的喂着我的羊。牠們增漲得並不快，但牠們逐漸肥大，而且沒有死一隻。誠然牠們一年一年的產生幾隻小羊；但這些還不夠我維持生活的。我每年還要宰吃一兩隻大羊；因此我的羊羣漸漸稀少，直到幾年後它幾乎完全被耗光。然而，當它存在着的時期，我是不用操心的。

## 第二十九章 在下議院

國會在二月末又召開，並且立刻陷入激烈辯論。在那時下院的議事錄爲各報紙詳細記載並爲選舉人們緊密注意。嚴重的問題時常以繼續不斷的興奮辯論三日。在辯論期間所有主要的演人都發言爭辯，並且在結束以後各政黨將受實力的決定裁判。下院向例開到深夜，並且從晚上九點半起幾乎總是擠滿了聽衆。下院議長拜爾福先生的習慣是起來結束每件重要辯論，並且反對黨的主腦們自十點到十一點總結起來他們的多數提案，從十一點至十二點可以聽得綿密的答覆。任何人想在首領們說完之後再發言必然要被呼喊所止息。

這是一種光榮能參加數百年來領導英國經過無數危險向帝國之途邁進的著名集會的討論。我雖然在數月之中未做別事只是對着衆多的聽衆演說，我恐懼着並切望的自己振作去赴我認爲最嚴重的試驗。因爲我冬季的短期議會不會參加，我出席議會四天之後，便立起來向下院演說。我無須重述我準備的痛苦與我竭力掩藏準備的工作。辯論的題目引起戰爭的主要問題，我想我感覺對於此事有資格辯論或建言。我從許多朋友方面聽取指教。有的說「這太早；再等數月到你明瞭下院時。」別的人說「這是你拿手的问题；不可失掉機會。」我被警告不可在每人均想表示好意時因太喜爭辯而觸怒下院。我又被警告不可講些無聲色的空泛話。但最佳的勸告是我得自亨利賈普林先生的，他以他的圓滿流利語氣道，「不要慌忙；說明你的情形。假如你有任何話可以說，下院會聽的。」

我聽說一個親荷蘭人派的年輕新起的威爾士人，還有我們最重要的怪傑路易喬治，從中立黨座位上將予自由黨領袖們以很難的題目，大約在九點鐘要發言。他對於政府的報告書有一些措辭溫和的修正意見，但他是否提出尚不確定。我推測，假如我願意，我可以得到在他後邊發言的機會。在那時並且當然有許多年，我不能講任何（除了答辯的一兩句話）我不會寫出來並在事前記熟了的事件。我從未會練習過像大學的青年們在小辯爭會中對各種問題臨時發揮意見的演說。我會竭力預期情形並準備許多不同的語句以應付其諸種可能。我因此帶着一箭筒的大小不一的箭枝，我希望有些可以射中鵠的。我的憂慮愈增因爲不能確知路易喬治先生將怎樣做。我希望我所預備的字句恰能接着他或將要說的話。

時間到了。我坐在一個角落的位子上，適在閣員們的後邊，也就是當年我父親站起來提議他的辭職演說及可畏的皮高特爭辯所在的那個座位。在我左邊坐的是一位友好的指導者富多年經驗的國會議員陶瑪斯吉本鮑爾士先生。將近九點議院開始到滿了人。路易喬治先生在反對黨席第三排椅子上起來發言，他被少數的威爾士人和急激派圍着，並且背後有愛爾蘭國家主義黨。他開頭宣稱他不擬提出他的修正案，但却願意講主要的問題。被愛爾蘭威爾士派人的歡呼所鼓舞，在不久就愈講愈有生氣，甚至愈激烈。我一句接着一句的措辭準備他坐下時我接連着他的話說。這可憐的連接語每句都隨之變成陳舊無用。一種驚慌並且甚而是絕望之感泛起我的心上。我胸中喘息着抑制它。隨後鮑爾斯低聲對我講，「你不妨說『與其不提出他的溫和的修正案而發表他的激烈演說，他勿寧提出溫和的修正案而不發表他的激烈演說』。」荒野中降下甘露何勝歡迎！它降得正是時候。我突然驚異的聽見我的反對者說他「願意縮短他的演說，因爲他確知下院希望聽一位新議員的演說，」並且以這樣溫雅的姿态他突然坐下了。

我在我知覺以前已經站起身來，並背誦陶米鮑爾斯的救命句。它獲得一致的喝采。勇氣恢復了。我演說下去很順利。那些愛爾蘭人——我一向被訓誥應當討厭的——却是奇異的聽衆。他們只提出恰當的反對，並且決不說他們認爲有擾亂性的話。當我說一句取笑他們的話時，他們似乎毫不惱怒。但不久我說到「在戰場上打仗的南非荷蘭人們——並且假如我是一個荷蘭人，我希望我也去戰場打仗——」我望見在我前邊財務部座位上略有波動。張伯倫先生向他的鄰坐者說一句話我未能聽清。事後喬治文達木告訴我那句話是「這是要放棄議席的方法！」但我已經能夠看見岸已在不遠，並且用力的向前泳直到抓住了岸，體力上已喘不出氣，比喻的在滴着水，但幸已安全。每個人都很仁慈。被給以慣有的補劑，我坐在位子上安然的昏睡直到我又強壯起來能夠回家。一般的評判尙無不利。雖然許多人猜想我是先背熟了，這因爲我受的痛苦而被原諒。英國下議院雖然已有很巨大的改變，仍然是一位嚴厲的集體個人。它永遠寬容以當它的僕人爲榮的人們。

在這一回辯論之後我第一次和路易喬治先生相識。我們在下院的售酒處被介紹。互道稱讚之後，他說道，「從你的意見判斷，你是背着光而立。」我回答「你對不列顛帝國持一種簡單的遊離的觀點。」如此開始一種相交經過許多次的興衰變遷仍得保持。

我從下院的保守黨議席上只發表了兩次真正成功的演說，並且都是在最初的數月內。陸軍部會派一位名叫考爾維爾的將官去指揮駐直布羅陀的一旅團。派遣之後他們又不滿意他一年前在南非戰爭時的一些行爲，但這事實他們剛剛發現。他們因此免了他的職。反對黨贊助那位將軍並非難他的過期懲罰。在質問的時間發生騷動，並且已定於下星期開始辯論。這是我熟悉的國土，並且我有充分的時間去選擇最

佳的防禦陣地。辯論開始時對政府頗不利，並且各方面的批評都來攻擊他們。在那時即使是佔有最大多數議席的政府在辯論時遭慘敗也是一件嚴重事體。這對於政黨很有損傷。各部大臣感覺十分難堪，假如他們看見哈考特，艾斯奎，莫雷或葛瑞攻破了他們的陣地。我此次講得很好，每個人都認為是一篇辯論演說；但這只是一種僥幸的預先知曉辯論趨勢的結果。其實我為政府辯護用的是打動反對黨的理由。保守黨覺得高興並且自由黨也客氣。此時任愛爾蘭大臣並與我愈益親密的喬治文達木對我說最高內閣大臣之間很說我的好話。我真的很像是在下院已找得了我的立足點。

然而同時我發現自己和保守黨的主要觀點起顯著的反動。我絕對主張作戰——這時又突然以無定的狀態發生起來——直到勝利的結束；為此目的我願意用更多的兵力，並且組織較實際使用的更優秀的隊伍。我還希望調用印度軍。同時我欽佩南非荷蘭人的無畏抵抗，憎恨對他們的虐待而希望光榮的和平俾將這些勇敢的人們及其領袖們和我們永遠聯結在一起。我認為焚燒農村是可恨的愚行；我對將他們的軍官斯奇波斯處死刑提出抗議；我變更了克魯森格軍官處死刑的原議大約我在背後有些關係。我的分歧更擴大了範圍。當陸軍部大臣說道「這是偶然的我們變成一個武力國家。我們必須努力保持，」我不大以為然。我認為我們應當用武力與寬厚結束戰爭，然後趕快回到和平，節約與改造之路。雖然我很欣慰我的特權在有趣的團體遇到多數保守黨的領袖，並且始終被拜爾福先生以極大的仁慈與好意看待；雖然我時常見着張伯倫先生並很隨便的聽他談論政事，我却堅定的走向左邊。我發現魯斯伯瑞，艾斯奎，和葛瑞，並且尤其是約翰莫雷似乎遠比我的本黨首腦們更能明瞭我的觀點。這些人們的智慧深邃及對於公共事務的廣大與奮進的眼光，而未受歷來大事件的實際負擔所束縛，我甚為傾心。

讀者應該記得因爲未能入過大學，我不會經過那些年輕的討論程序，在這裏任何意見可以愉快而不負責的造成或改造。我已經是一位馳名的社會人物。我——至少我個人——對於我所說的每件事都視爲很重要，而且誠然還時常被發表在報紙上。我變得急切欲使保守黨跟隨自由黨的路線。我反抗「侵略主義」。我對於南非荷蘭人持一種情感的看法。我發見我在各方面與兩政黨都不同，並且我是毫未經過教訓的想像我所應當做的是，想出甚麼是正確的並無畏懼的發表出來。我想對於此事的忠實重於其它一切的忠實。我不明瞭黨的紀律與一致的重要性，並且合法的犧牲自己的意見。

我的第三次演說是一件很嚴重的事體。陸軍大臣布羅德瑞格宣布他重整英軍依更大規模的計劃。他提議將所有的軍隊，常備兵，民兵及志願兵組織成六個軍團，這主要的只是一種紙上的議論。我決定在軍部預算提出時加以反對。我用了六個星期預備這篇演說，並且記憶得極熟，以至隨便從何處講起或變換全無關係。對此問題決定討論兩天，並且幸運的與蒙議長的好意，我在第一天的十一點鐘被召起發言。在中夜後即將討論別的問題，以前我有一小時的發言時間。下院中因之各角落都坐滿了人，從頭至尾我演說時極爲大眾所注意。我所發表的意見實係一種普遍的攻擊，不僅是對政府的政策，而且對保守黨的情景與趨勢，極力主張和平，經濟並縮減軍備。保守黨以震驚的重視對待我，同時反對黨當然慷慨的喝采。作爲一篇演說它當然是成功了；但它也畫出了與幾乎所有擁在我的座位周圍人們的意想和同情的明顯分歧。我在事前會把演說稿送給「晨報」，並且它已經付印。假如我不會被喚起演說或不會講完全篇，將發生何種現象，我真不能想像。自造並發表這樣的一篇定式演講稿的煩惱與不安真是可慮的。我在講完之後才放下了心。但得全體下院那樣的靜聽我演說，對我誠然是一極大的事件，並且得補

償了它的努力與結果。

同時我們組織起我們少數人的議員聯誼會，並給此會以「無賴漢」的綽號。會員計有皮爾西勳爵，休西錫爾勳爵，伊安瑪爾考木，阿蘇斯坦雷和我。我們每星期四在下議院聚餐並總要請一位貴賓。兩黨的諸要人都被請過。有時我們招待很著名的客人如美國大政治家伯瑞安。我們甚而請首相薩里斯伯瑞勳爵來吃晚飯。但他回信却邀我們去阿林吞街和他一同吃飯。首相的興緻極好，並且莊嚴的談提起來的每種問題。當我們走到街上時皮爾西對我說道，「我奇怪那是一種甚麼感想，做了二十年的首相而眼看就要死去。」隨着薩里斯伯瑞勳爵俱去的尚有許多別的。他的退休和逝世，標明了一個時代的結束。暴風雨和劇變的新世紀已經把不列顛帝國包圍在它的兇烈的緊握中。

薩里斯伯瑞勳爵會統御的世界，本書中所講述的時代與情景，保守黨的機構與特點，英國統治階級的基礎，一切不久都被在極短期間罕能分裂的鴻溝與空隙同我們隔離開。我們不能預知這潮流是如何的強大以不可抗的力量將我們沖向前或分離。然而皮爾西曾警告一些大事件的將臨，而他却沒福看見。當我和他秋天在鄧魯賓散步時，他對我解釋俄爾文教。據這宗教說有十二個使徒被派來警告人類；但他們所講的却無人聽信。他們的最後一人與維多利亞女主在同一天死去。我們得救的機會因而失去了。他以奇異的確實預料到可怕的戰爭與不能測量的恐怖時代的來臨。我們用了以前僅在聖經上見到的「世界終時善惡最後之決戰場」一名詞。那時恰值德國的皇太子也在鄧魯賓。我不能不懷疑這位可親的青年，我們打檯球等娛樂的同伴，將來會在皮爾西的悲哀的預言事件中佔任何地位。

一九〇二年四月在下院因一位卡特瑞特君引起風波。這個人在南非洲被監禁一年，因為當戰爭正在



演進時寫了一篇煽動的文章。他已在受處分中而希望能解回英國。南非軍事當局不准許他離開那裏，並且當大臣們在國會被質問到此事時，陸軍次官回答說「我們不盼望在英國增加散布反英宣傳的人數。」似此一種權力的濫用却爲最壞的理由所辯護：因爲反英宣傳這時在何處還能比在英國爲害最輕？約翰莫雷提議休會。在那時這種動議立刻被討論。所有反對黨的首腦們都憤慨的發言，我和我們小團體中的另一人從保守黨席上贊助他們。這件事本係無大價值，但情感却高漲。

那天晚上吃晚飯我們請張伯倫先生作來賓。用一種詰難的神氣觀看着我們，他說道，「我是和很不良的同伴們吃晚飯。」我們解說政府的行動是如何的不適當與傲慢。我們怎樣能贊助它呢？他回答說，「只在它對的時候贊助你的政府有何用？就是到了這種困難之境你們才應該來援助我們。」然而在他微醉時，他變得最有趣並使人傾心。我從不記得他談得比那次再好。當他立起來要走時他在門口停住步，並且轉身來很慎重的說，「你們年輕人很盛大的招待了我，爲了回報我願給你們一個無價的祕密。關稅！那是將來的政治，並且就在不久的將來。用心的研究它們並使你們成爲它們的主宰者，並且你們不致後悔對我的這次款待。」

他是很對的。大事件不久就起於財政的領域上，並使我投入新的鬭爭且貫注上我的全部思想和精力，至少直至一九〇八年九月，我結了婚並從那時以後永遠快樂的生活着。

（完）

邱吉爾自傳

A Roving Commission

版權所有

原著者

Winston S. Churchill

翻譯者

中州李木

出版者

上海華美出版社

總經售

上海勵力出版社  
天津李木書屋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定價每冊

元



上圖自右至左  
 邱吉倫之母邱尼倫  
 邱吉倫之父邱道倫  
 邱吉倫兩歲時小像  
 邱吉倫三歲時小像  
 邱吉倫四歲時小像  
 邱吉倫五歲時小像  
 邱吉倫六歲時小像  
 邱吉倫七歲時小像  
 邱吉倫八歲時小像  
 邱吉倫九歲時小像  
 邱吉倫十歲時小像  
 邱吉倫十一歲時小像  
 邱吉倫十二歲時小像  
 邱吉倫十三歲時小像  
 邱吉倫十四歲時小像  
 邱吉倫十五歲時小像  
 邱吉倫十六歲時小像  
 邱吉倫十七歲時小像  
 邱吉倫十八歲時小像  
 邱吉倫十九歲時小像  
 邱吉倫二十歲時小像  
 邱吉倫二十一歲時小像  
 邱吉倫二十二歲時小像  
 邱吉倫二十三歲時小像  
 邱吉倫二十四歲時小像  
 邱吉倫二十五歲時小像  
 邱吉倫二十六歲時小像  
 邱吉倫二十七歲時小像  
 邱吉倫二十八歲時小像  
 邱吉倫二十九歲時小像  
 邱吉倫三十歲時小像  
 邱吉倫三十一歲時小像  
 邱吉倫三十二歲時小像  
 邱吉倫三十三歲時小像  
 邱吉倫三十四歲時小像  
 邱吉倫三十五歲時小像  
 邱吉倫三十六歲時小像  
 邱吉倫三十七歲時小像  
 邱吉倫三十八歲時小像  
 邱吉倫三十九歲時小像  
 邱吉倫四十歲時小像  
 邱吉倫四十一歲時小像  
 邱吉倫四十二歲時小像  
 邱吉倫四十三歲時小像  
 邱吉倫四十四歲時小像  
 邱吉倫四十五歲時小像  
 邱吉倫四十六歲時小像  
 邱吉倫四十七歲時小像  
 邱吉倫四十八歲時小像  
 邱吉倫四十九歲時小像  
 邱吉倫五十歲時小像  
 邱吉倫五十一歲時小像  
 邱吉倫五十二歲時小像  
 邱吉倫五十三歲時小像  
 邱吉倫五十四歲時小像  
 邱吉倫五十五歲時小像  
 邱吉倫五十六歲時小像  
 邱吉倫五十七歲時小像  
 邱吉倫五十八歲時小像  
 邱吉倫五十九歲時小像  
 邱吉倫六十歲時小像  
 邱吉倫六十一歲時小像  
 邱吉倫六十二歲時小像  
 邱吉倫六十三歲時小像  
 邱吉倫六十四歲時小像  
 邱吉倫六十五歲時小像  
 邱吉倫六十六歲時小像  
 邱吉倫六十七歲時小像  
 邱吉倫六十八歲時小像  
 邱吉倫六十九歲時小像  
 邱吉倫七十歲時小像  
 邱吉倫七十一歲時小像  
 邱吉倫七十二歲時小像  
 邱吉倫七十三歲時小像  
 邱吉倫七十四歲時小像  
 邱吉倫七十五歲時小像  
 邱吉倫七十六歲時小像  
 邱吉倫七十七歲時小像  
 邱吉倫七十八歲時小像  
 邱吉倫七十九歲時小像  
 邱吉倫八十歲時小像  
 邱吉倫八十一歲時小像  
 邱吉倫八十二歲時小像  
 邱吉倫八十三歲時小像  
 邱吉倫八十四歲時小像  
 邱吉倫八十五歲時小像  
 邱吉倫八十六歲時小像  
 邱吉倫八十七歲時小像  
 邱吉倫八十八歲時小像  
 邱吉倫八十九歲時小像  
 邱吉倫九十歲時小像  
 邱吉倫九十一歲時小像  
 邱吉倫九十二歲時小像  
 邱吉倫九十三歲時小像  
 邱吉倫九十四歲時小像  
 邱吉倫九十五歲時小像  
 邱吉倫九十六歲時小像  
 邱吉倫九十七歲時小像  
 邱吉倫九十八歲時小像  
 邱吉倫九十九歲時小像  
 邱吉倫一百歲時小像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itials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